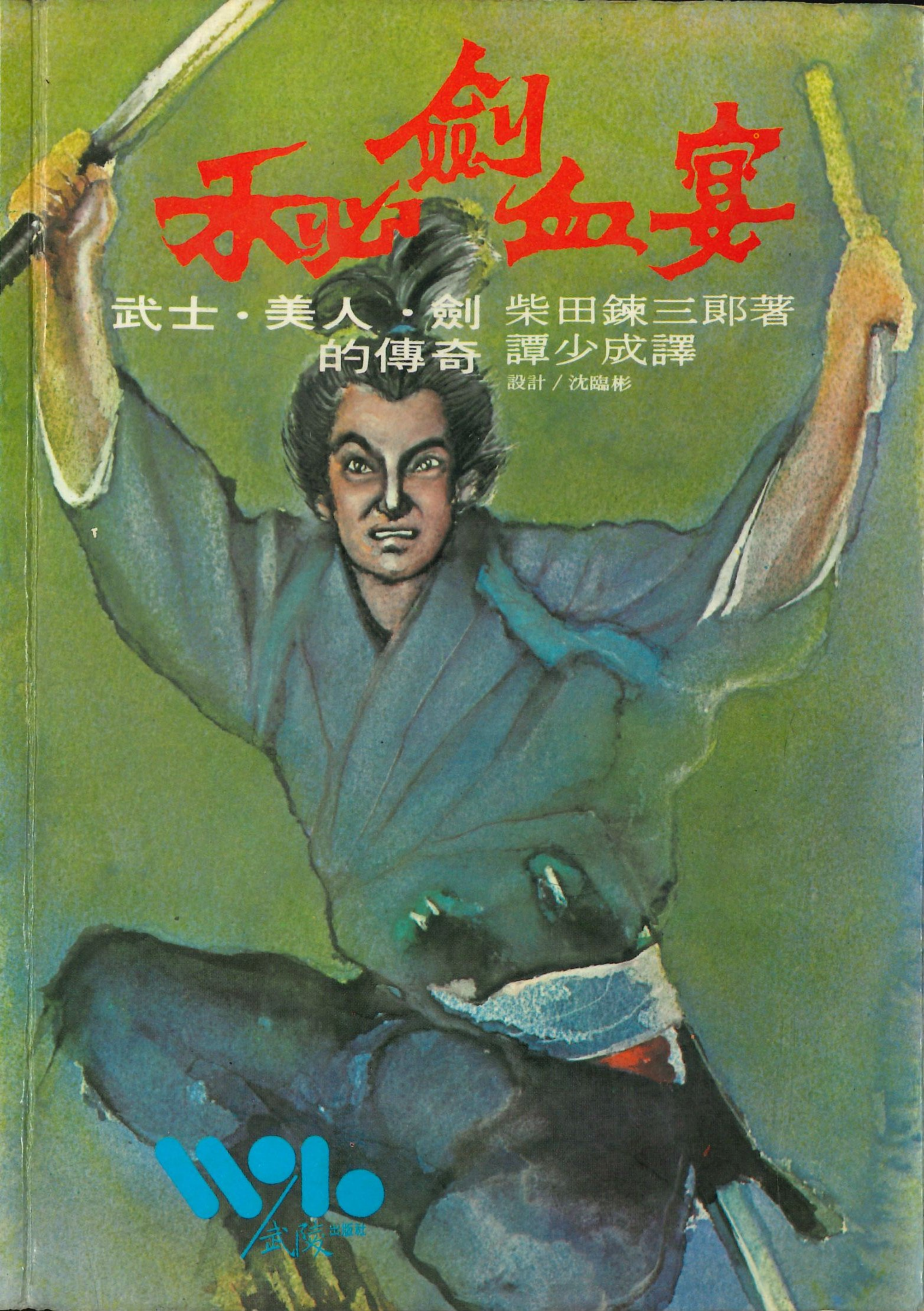
秘劍血宴
武士・美人・劍
的傳奇
柴田鍊三郎著
譚少成譯
設計／沈臨彬
武陵出版社

愛書人文庫
A035
柴田鍊三郎着
譚少成譯
秘劍血宴
武陵出版社

「秘劍血宴」原書名爲「源氏九郎傳奇」，作者柴田鍊三郎，是東瀛五大劍客小說家之一，其作品以正史爲經，傳聞爲緯深獲讀者喜好，可讀性極高，並排名於日本古今五十位大文學家之一。

「秘劍血宴」融合了着名的劍客小說，如「宮本武藏」、「佐佐木小次郎」、「丹下左膳」中各個人物之特性，選擇幕府末期的愛國俠士源氏九郎的一生傳奇性經歷，所寫出的一部傳記文學體小說，集聚各個武俠名着之精髓，實爲一不可多得的經典之作。

曠世美男子—源氏九郎，飄忽的行蹤，正義的胸懷，莫測高深的劍技。美艷的阿龍與遊子，痴情的織江與阿娟，……交織成一幅英雄美人，却又無奈的淡淡哀愁。

武陵出版社

愛書人文庫 A035

秘劍血宴

武陵出版社印行

目錄

血濺大道 3
月光下的三島客棧 16
秘劍・鳳蝶劍 27
妖劍戀情 40
美女纏身 53
少女情深 65
妖姬登場 78
星夜的決鬪 90
神秘香閨 103
一連串的意外 115

為誰辛苦為誰忙 127
清晨‧黃昏 138
鳳蝶雙劍法 151
幕終 172
黃金之謎 173
載歌妙舞之夜 255
稀有的貢品 303
梳子的奇蹟 357

血濺大道

對旅行於東海道的遊客而言：箱根八里，這條從小田原到箱根宿，再從箱根宿到三島為止的一段路，眞是非常艱險、崎嶇難行，這是衆所週知的。

此時是秋天，

在一條鋪滿落葉的道路上，有一個年約五十歲左右武士，神情悠然，邊走邊吟着漢武帝的詩句。

秋風起兮白雲飛。

草木黃落兮雁南歸。

詩如此景。

巍巍的富士山，倒映於蘆葦湖中。湖沼右邊的道路，盡是楓紅層層，像是以紅葉鋪成的地毯似的，美極了！

楓林的盡頭，是一條杉林的坡道。

陽光從樹梢隱隱約約的透出來，使大地蒙上一層淡淡的金黃色。

武士悠然步下箱根權現神社的石階，走了還不到十步，突然間，從石階旁閃出三個浪人，擋住了他的去路。

武士立刻拉出了迎敵的架式。

他行動敏捷，好似早已知道有人會擋住他的去路，並且從架式中，可以看出他是個通曉武術的高手，想偷襲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看樣子，你們大概是專程在此等候我大坪佐源太？」

這個五十來歲的武士，以非常鎭靜的口吻問道：

「不錯！」

那位站在中間的浪人，兩眼射出銳利的光芒，點着頭說。同時，劍已出鞘……。

就在這時，左右的兩個浪人，也拔出了劍，把大坪左源太圍在中間，一步一步的向他逼近……。

左源太左手握住刀鞘說：

「快報上名來，免得成了無名的寃魂！」

站在中間的浪人，高傲的答道：

「要成寃魂的恐怕是你哪！哼！」他很有把握的樣子，接着道：「我叫仙藤鬼十郎。」

其他兩人並未開口，顯然是仙藤鬼十郎的侍從。

「誰唆使你們來殺我？」

「少廢話！」

「快說！」

「說了也沒用，反正你馬上就要向閻羅王報到了！」

鬼十郎猙獰的笑着，使他那張原本凶惡的臉，看起來更加恐怖。

大坪左源太是柳生派的高手，功夫自然比窮浪人高出很多，但敵人所散發出來的騰騰殺氣，却也使他頓生寒意，而提高了警覺。

「好！」

左源太爲了驅逐自己的畏懼，故意提高聲音大喊：

「這倒要看看你們能不能奪走我背上的火焰劍再說！」

「哼！簡單！」

鬼十郎猛然舉劍，向前逼近一步。

左源太不慌不忙地後退一步，悠然地拔出了劍，陽光照得劍身閃閃發光。他將劍舉在齊眼的高度，擺好青平眼架式，準備迎接這場生死存亡的惡鬪。

大地一片沉寂，除了樹枝上兩三隻猴子吱吱的叫着。

突然之間——

「看刀！」

鬼十郎的一個部下，迎面向左源太砍來。

佐源太輕閃右肩，舉手一揮，劍尖已刺向敵人的腹部，幾乎在同時，劍已收回。

浪人發出一聲凄厲的慘叫，旋即倒地，動也不動，已一命歸陰了。

好厲害的劍法！

「啊！」

鬼十郎驚叫一聲，臉色頓時發青。

鬼十郎的另一侍從，好像要替同伴復仇的，高叫一聲！

「來呀！」

可是左源太絲毫沒將他看在眼裏。

經過了片刻的沉默——

「看刀！」

那名侍從，忽然向左源太的左側砍去。

說時遲，那時快，左源太蹲下身來，一劍揮出！

侍從的腰部立刻噴出一道鮮血。

鬼十郎趁左源太將要站起時，叫道：

「看劍！」

咔的一聲，兩鋒相接，相持於空中，從樹梢透進的陽光將劍身輝映得奪目而刺眼。

似乎過了一世紀之久——其實不過幾秒鐘。

「唉喲！」

一聲慘叫，向後飛去的是佐源太。

左源太的右眼，已被一支埋伏的吹箭所射傷。

當然，鬼十郎絕不會放過此一大好機會。啊！不！這是事先安排好的陰謀！

「我要——你——死！」

鬼十郎咬牙切齒，用盡全力向左源太的右肩砍下！

「唉喲！」

左源太雙眼流着血，狂喊道：

「看劍！」

隨即拚死的揮出一劍，但是，鬼十郎早已跳到左邊了。

左源太的身體慢慢的倒下，他一手撐在地上，悲憤地怒吼：

「我死不瞑目！」

鬼十郎對左源太的屍體，冷冷的看了一眼，然後走近他的身邊，想把屍首上的劍拔出來。

此時，鬼十郎突然把手放回。因爲在黑暗的樹林中，正有一個影子，不聲不響的向他逼近。

鬼十郎再回頭看時，他的眼前已站着一位裝束奇異的男子。

潔白的上衣，袖口繡着紛色水藻的花紋，腰繫着白絲帶，佩着一長一短的兩把劍，也是白色的。

他像天空中飄下來的一片白雲，楓葉襯托着他的袖口。

一頂斗笠，遮住了他的面孔，使人無法看清他的長相。

「你是不是想當替死鬼？」

出於一種本能的反應，鬼十郎敏捷的拔劍跳開，幾乎是同一時間，那把殺過人的劍，現在正緊緊地握在他的手中。

對方並不回答他，只是彎下身去看看左源太的屍體。

「唉！已經無救了！」

這名武士自言自語，聲音聽起來很年輕。

「你是誰？」

鬼十郎再次問着。

對方從斗笠中射出兩道逼人的寒光，冷冷的說道：

「你這卑鄙的傢伙！」

「你好大的膽子！我那裏不對？」

「剛開始時，我看你們好像是規規矩矩的比武，所以便在旁觀看，不想干涉。可是你竟埋伏吹箭，暗算人家，這實在不是一個眞正懂得武術的人，該有的舉動！眞是卑鄙可耻。」

「你也想挨吹箭嗎？」

「不錯，我正想嚐嚐吹箭的滋味！」

武士笑着說。

「好狂妄的口氣！把你的斗笠摘下來，我倒要看看你是何等人物。」

於是，對方慢慢地，把繫在頷下的帶子解開，將斗笠拿下來。

「啊！」

鬼十郎驚叫了一聲，兩眼睜得大大的。

好英俊的一位青年！白皙的皮膚，高挺的鼻樑，閃亮有神的雙眸，瀟灑的態度，有如臨風玉樹，令人讚羡！他的年齡，似乎還不到二十歲，頭髮用白絲帶盤在腦後。

鬼十郎開始懷疑，他是否爲湖中幻化出來的仙人？

這時有一個在石階上行走的人，也看到了這名青年英俊的容貌，同樣發出了讚嘆聲！

從石階上走下來的是一名女性，一眼望去，就知道是江湖道上的人物。她將黃褐色、黑襟的衣服敞開，露出了酥胸。裙端撩起，繫在腰間，露出水紅色的內衣。一雙媚眼，勾魂似的向上微翹，是一名很妖艷的少女。

她右手拿着一支像橫笛般的鐵管，想必裏面裝的就是吹箭吧！

那俊美的青年將目光在少女的身上掃了一下，不屑的說：

「根本不是正經女人！」

「你胡說些什麼，小心你的性命 」

妖艷少女吸了一口氣，將吹箭含入口中。

青年無動於衷，只是微笑着。

她向筒中吹了一口氣。

「咻！」

吹箭向青年射去。

青年連眉毛都沒有抬一下，只舉起了左手，將飛來的吹箭，輕輕的抓住。動作是那樣的輕巧。就像是小孩子捉蝴蝶似的！

就在此時，鬼十郎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出劍向青年揮來，那青年身輕如燕，巧妙地

閃開了這招暗劍。

「你這該死的妖怪！」

鬼十郎一劍落空，不覺羞憤的喊道。

「我是人，不是妖怪！」

青年的聲音，仍舊是安祥的。

「報上名來！」

「姓源氏，名九郎。」

青年微笑着，神態悠然的走回原位說道：

「看來，我們無法好聚好散，必定要拼個你死我活才行。」

「你說什麼？」

「我並不想要你的命！你自己說好了，斬掉一樣東西，留點記號就可以了？不管是手、脚或是鼻子。」

那青年輕鬆地說着。

「好小子！」

鬼十郎憤怒大吼，同時把劍舉起。說時遲，那時快，源氏九郎的腰部，閃電般的飛出了一道耀眼的白光。

「唉呀！」

鬼十郎發出如野獸般的哀嚎聲，整條右臂已被切斷，只剩下皮與肩膀相連，手中的刀已掉在地上。接着，身體向後傾倒，一聲大叫，鬼十郎已跌落懸崖。

源氏九郎轉過頭來，朝着石階上的少女問道：

「女妖，妳想砍下那個部位？」

「哇！」

妖艷少女發出一聲尖叫，掉頭便沒命似的逃走了。

源氏九郎却沒發生任何事似的，以平靜的神情，走到大坪左源太的身旁。滿地的枯葉，已被鮮血染得通紅，源氏九郎扶起左源太的上身，聽聽他心臟是否還在跳動。

「唉喲！」

一聲凄厲痛苦的叫聲。

在源太的眉宇間微微動了一下。

「朋友！醒醒！」

九郎在左源太的耳邊輕輕的喊着，左源太的眼皮開始顫動。

「我是源氏九郎。你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幫忙的嗎？」

「謝……謝謝！」

左源太喘息着，發出低啞的聲音。

「背……背……背後的……的……。」

「是這個嗎？」

九郎很快的取下左源太背後的包裹，打開來，看到一種稀世寶物。

這是一把光彩奪目的寶劍，劍柄鑲着珊瑚，刀鞘是血紅色的。

「要將它如何處置呢？」

「這把劍叫……火焰劍……在日本沒有第二把劍能和它相比。當火焰劍和……水煙劍……相……相逢時……。」

說到此，左源太伸出顫抖的右手，慢慢的伸進懷中，想掏什麼東西似的，九郎幫助他從懷中掏出來，是一封信。

「請……請看。」

九郎點點頭，拆開信

原來是一封通知書：

此次三島大明神前比武之事。據說臺端有一把火焰劍。很意外的，另外有人也自認爲擁有一把火焰劍，此人是一位名叫早河要之進的武士。至是何者爲眞？何者爲假？相信在神前比武時，卽可決定。火焰劍和本神社所供奉的水煙劍，歷經三百年才相會，是一種很難得的事，希望屆時，閣下能來參加。

此致

大坪左源太先生

三島大明神社社主

「大坪先生，我知道了，你是要帶此劍到三島神社去比武的，是吧？」

左源太點着頭，呼吸很急促，說：

「拜……拜託！」

「你要我替你去參加比賽？」

「我……剛才看你殺……殺仙藤鬼十郎。如果你願……願意，我把火焰劍交給你去比武，我相信，一定會勝！」

「這把劍眞的是火焰劍？」

「是！」

左源太的呼吸，似乎已很困難了。

「如果我勝了，火焰劍和分開三百年的水煙劍在三島神社相逢時，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時……會有世界上……最奇怪的…。」

說着，左源太突然垂下了頭。

「大坪先生，大坪先生，醒醒！」

源氏九郎猛力直搖，左源太從口中微微透出：

「艷……」

艷？極可能是一個人名，而這却是他所說的最後一個字了。

源氏九郎，直看着這種死者的面容。

「他說一聲艷……不知是不是一個人的名字？是不是他的親人？」

這時，正好有兩個脫了上衣的轎夫，抬着一頂轎子，跑了過來。

九郎站起來，叫了一聲：

「喂！等等！」

「是！啊！眞不得了！」

轎夫們看着躺在地上的三具屍體，感到非常驚訝。雖是驚訝，却無恐懼。因爲此地的轎夫，不是殺人犯，就是漂泊無定的流浪漢。

「把這具屍體送到三島神社。」

「你付多少錢？」

「二兩銀子如何？」

「好！但是另外那兩具屍體怎麽辦？」

「那與我無關。」

「放在這兒，會妨礙來往的人，丟到崖下去吧！」

二個轎夫一人拉一具屍體，走向鬼十郎墜身之處！

「去吧！投生去吧！」

兩具屍體被丟下懸崖。

「先生，走吧！」

接着轎夫把左源太的屍體放在轎上，很快的就走了。源氏九郎在轎後跟着，步伐顯得很遲緩，但始終和轎子保持一定的距離。

當他們的背影消失之後，石階上跑下了一個女人，她正是先前使用吹箭的少女。她身後，跟隨着一名看起來像流氓似的男人。

「大姐，你這樣做眞是一大失策！」

「別囉嗦！」

少女不高興地回答。出神的站在原地看着源氏九郎遠去的背影。眼中流露出複雜的神情：憤怒、迷惑，好像還有着一種莫名的情感。

「怎麽辦？大姐！」

「總不能這樣就算了。」

「當然。如果不能從那小子的手中奪回火焰劍，神駒阿龍的面子可就丟盡了！這次我已盡了全力幫忙，誰知仙藤鬼九郎却那麽簡單就被幹掉了！」

這名男子，就是灰神樂留吉，是個扒手。

被留吉稱爲大姐的女人，綽號叫神駒阿龍，也算得上是東海道一名頗有名氣的人物。

這位歷經風塵的女子，腦子裏總忘不了俊美的源氏九郎的影子，她自己也感到十分困惑。

敏感的留吉，斜着眼睛看着她：

「老大姐，可別胡思亂想喲！」

「少胡說！」

嘴裏雖這麽說，但從她的眼神中，依舊可以看出她對源氏九郎的綺念。

「嘿嘿！現在說什麼都沒用，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報復？」

「你想好對策了？」

「啊哈！可別想用美人計喲！我看那小子是不會上鈎的。」

「留吉，你什麼時候學會貧嘴的？」

「大姐，我可是為你好呀！」

「謝了！」

阿龍說完便往前走。

「看吧！大姐終究是個女人！」

「你說什麼？」

阿龍回頭瞪了留吉一眼，但在留吉看來，却覺得好美，好美！

這是一種沉浸於愛情中的眼神。

留吉偏着頭想着，同時想起了源氏九郎是那麼俊秀、瀟灑！

「也難怪大姐有這種念頭，那麼俊美的臉孔，那種使女人傾倒的神態，世界上眞找不出第二個。」

「留吉！」

在前面走的阿龍，突然回頭問道：

「你看他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

「說不定是三島大明神社派來的蛇仙吧！」

「不要胡說八道！」

「你希望他是人哪？」

「我倒希望他是一條大白蛇！」

留吉是眞心愛着阿龍的，他跟着阿龍已經四年了，阿龍却絲毫不假以顏色，現在雖然想佔有阿龍的心早已死了，但如果阿龍被別人佔有，那眞是比要他死還難過。在留吉的心目中，阿龍是他的女神。

「他叫什麼源氏九郎，一定不是眞名！該不會是源義經的後代吧？」

「大姐！別再想那男人了吧！」

留吉加強語氣，提出勸告。

阿龍並沒有回答，只是在不知不覺中加快了步伐。

當源氏九郎，神駒阿龍和灰神樂留吉走後約莫一小時，一對青年男女出現在權現神社。

男的服裝整潔，是一位精神很旺盛的武士。女的面孔清秀，梳着髮髻，穿着短裝，散發着一般青春的氣息。

青年武士對少女說：

「進去拜一拜吧？」

「是！」

兩人一道走上了石階。

進入正殿，兩人雙手合十，膜拜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妳祈禱些什麼？」

年輕的武士問。

「你明知故問嘛！」

「嗯？」

「我祈禱的只有一件事，要之進先生。」少女答：「但願你戰勝那個叫大坪左源太的人。」

「謝謝妳，織江姑娘。」

年輕武士，輕輕的握住了織江的手。

這名年輕武士的背後，也背着一把用白布包着的劍，很可能，這就是將要在三島神社和大坪左源太比武的另一把火焰劍。

「要之進先生，你祈禱的一定也是此事吧？」

「嗯！」

在早河要之進極富男子氣概的表情中，此時又增加了幾許肅穆。他接着說：

「我還祈禱了一件事。」

「什麼事？」

「織江姑娘，」

要之進的視線，注視着織江美麗的雙眸。

「說不定，我會在比武中輸了。」

要之進幽幽的說着。

「別這麼說嘛！」

「當然我不想輸，可是這種事，誰也無法預料。何況，大坪左源太在江湖上也是響噹噹的人物！」

「要之進先生！」

織江輕輕的喚着。

「妳相信我會勝利，所以來看比武，可是如果妳看到我輸了，妳會怎麼樣呢？」

「我也不會單獨活着。」

織江斷然回答。

「我知道你會隨我去死，那樣，我們會在另一個世界裏結爲夫婦。可是現在，我們並未得到眞正的幸福快樂。」

「要之進先生！」

「在這世界上，那怕只有一次只要能得到眞正的幸福快樂，即使在比武中失敗，我也死無遺恨了！」

織江不語，急促的喘着氣。

「……」

「我的希望是卑賤的嗎？」

「……」

「我的想法是錯誤的嗎？」

「……」

「我們是未婚夫妻，比武之後可結爲夫婦，接受大家的讚美與祝福。但是在比武之前，我們難道不能有眞正的夫婦關係？」

「不，不是……。」

織江終於顫慄的回答。

「隨你……要之進先生。」

織江紅着臉，低垂着頭。

「織江姑娘，妳答應我了？」

「嗯——」

要之進緊緊握着織江的手，繞過正殿，轉身走進了楓樹林。大約走了幾十尺的距離。林間除了他們兩人踩在枯葉上所發出的聲音外，只有樹梢微微的風聲。

要之進找到一塊四面圍着大樹，中間生着野草的空地，抬頭仰望，是蔚藍色的天空。

「織江姑娘，原諒我！」

織江閉上了雙眼。

要之進抱住了織江柔軟的嬌軀，輕輕地放在

草地上，接着輕柔的湊上雙唇。

許久許久，要之進推開織江，站了起來。織江臉色通紅，急忙的把混亂的衣服整理好。

不久，這對青年男女再度出現在街道上。雙方的臉上都呈現着獲得愛情滿足的表情。

到三島神社去。一刻鐘以後的命運，誰能預料呢？

這是德川幕府的末期。弘化元年的秋天。

月光下的三島客棧

夕陽西下，箱根附近的大小山區，被一片黑暗籠罩着，三島客棧點上了燈火。

做完工作的轎夫及馬車夫，都在酒館中喝上一杯，才踏上歸途。往來的旅客，也都在這兒歇脚住宿。

當時是一個很貧窮的年月，所以，夜顯得蕭條而深沉。

在行人愈來愈稀少時，路上忽然跳出了一個身影；是灰神樂留吉。他跑到一家酒館前，撥開門簾，叫道：

「大姐！」

神駒阿龍坐在裏面的一張桌上，翹着雙腿，露出純白色的內衣，沉默的抽着煙，眼睛望着迎面而來的留吉。

「白色的妖人，投宿在富士客棧，不過剛才又出去了。」

阿龍把手靠在桌邊，沉思着。

「怎麽辦？大姐！我已在富士屋訂了一個房間。」

「誰說要住到那裏去的？」

「這樣才有機會下手啊！」

「留吉，你有膽子偷他的火焰劍嗎？」

「誰說我要偷來着？」

「你看吧！一點膽量都沒，光會窮嚷嚷。」

「對方實在太強了！」

「別再說了，我又沒勉強你去偷火焰劍！」

「大姐……。」

留吉忽然凶狠地說：

「乾脆放把火，把富士屋燒掉！我們可在混亂之際趁火打刼，將劍偷走。」

留吉實在是一個心狠手辣的小人。

「渾蛋！」

阿龍斥罵一聲，顯然是不同意留吉的做法，接着嘆口氣道。

「實在是運氣不好，怎麽半路殺出個程咬金？」

「你說這話是什麽意思？難道大姐已經看上那小子？捨不得殺他！」

阿龍並不理會留吉的猜測，只是茫然的望着天空。

「火焰劍和水煙劍相會時，不知道會有什麽情形發生？我想火水相碰，不只是會發出『咻咻』的聲音而已。」

「啊！據我猜想，二劍相合時，三島大明神社會顯示出神來。」

「你說，如果現出神來，以後會發生什麽事？」

「我希望大明神向我們宣布，『我告訴你們一百萬兩黃金埋藏的地方』，好讓我們去挖掘。」

「少作夢！」

阿龍搖搖幌幌的站起來，看樣子似乎醉了！但她一雙迷人的媚眼和殷紅的薄唇，却使得留吉心跳加速。

「大姐！我已訂了一個房間，我們住進去吧！」

「好。」

阿龍與留吉剛離開，屏風背後就傳出了一聲輕咳。原來廳後有人在偷聽談話。

那人從屏風後走出來。看他樣子似乎是一個正正當當的生意人，可是眼光却威嚴而逼人。

這是一位四十歲左右的男子，冷笑着說：

「過去起碼有十個以上的人拿着火焰劍到三島去過，每個人都說自己的劍是眞的，但最後都被識破。爲什麽現在又出現一把火焰劍？唉！大家眞是不死心。」

中年男子自言自語的嘀咕着。

當他結完了帳，走出店門時，看來的確像是一名正派的生意人。他正朝着箱根的方向走去。

這時，有一對青年男女與他擦肩而過，

「喂！」

少女叫道。

那中年男子停下了腳步，回頭說道：

「姑娘叫我？」

他低着頭，彎着腰回答，似乎怕別人看見他的臉孔。

「你不是佐平嗎？」

「咦——」

男子抬起頭來，吃驚的叫道：

「是小姐！」

這小女正是織江。

中年男子瞪大了眼睛說道：

「妳變得這麼漂亮！如果不是妳先喊我，我還認不出來呢！」

佐平很高興的，走到了少女的面前，

織江回頭對要之進說：

「他在七年前，是我家的僕人。」

「眞的？現在做起生意來了！」

要之進微笑着說。

「是啊！我因爲有些事情，所以到關東來辦點雜貨，目前到處走走，順便也做點小生意。」

佐平搓着手，低聲下氣的笑着回答。

「他在我家的時候，工作很認眞，我媽說到現在還沒有遇到過像他那樣忠實可靠的人。」

「小姐，妳太誇獎了，我笨手笨腳的，只好認眞工作，以報答主人。……噢！對了，老太太還健康嗎？」

「很健康。」

「那就好。」

織江現在與她母親相依爲命。七年前，父親病故，將廣大的產業變賣，並辭退了佐平。

「我現在急着趕路，這就向你們告別了！」

「到江戶時，一定要到我家去呀！」

「好！一定去」

佐平走了四步左右，還不忘回過頭來讚美着說：

「眞的！變得這麼美！」

突然間，他像發現什麼似的，表情嚴肅，將視線移至要之進的背上，他的背上也背着一把白布包裹着的劍。

「難道，他背的也是火焰劍？」

他心中暗暗想着，可是又立刻掉頭而去。

不一會兒，佐平踏進了三島神社境內。這一瞬間，他的舉動完全變了——像間諜般的敏捷。

另一方面——

早河要之進與織江走出客棧，已有了一段距離。

「啊！我忘了一件東西！」

要之進停下來說道。

「什麼東西？」

織江問道。

「通知書上說明天是比武的日子，那麼，我們一定要在今夜以前趕到三島神社。」

「對呀！」

「好！妳在這裏等我一下，我馬上就回來。」

「你快去吧！」

於是要之進轉身走向來時的路。

織江在路旁一邊欣賞夜色，一邊等着要之進。

織江雖看着夜色，心中却想起剛才發生過的一些事情。如果，這是白天，一定可以看到她兩頰發紅，雙眼發亮。

織江想起在箱根權現的山中，與要之進的一切。

回憶起來，她雖感到無限羞澀，但却也有無限甜美的感覺。

她繼續夢幻般的回憶着。

此時，身後傳來了三、四個人的脚步聲。

織江的思潮被打斷了，本能的提高警覺，緊張的挺了挺身子。

「喂！小姑娘，妳站在這裏做什麼？」

一個粗暴的聲音叫着。

織江不回頭，也沒有回答。

「你是啞巴？還是不把我們放在眼裏？」

其中一人走過來，把手搭在她肩上。

她像被一條可怕的毛蟲沾上似的，慌忙的撥開他的手，回過頭來，瞪着他們。

很意外的，這些男人都是裝束整齊的武士，想必是這一帶的藩士。

「哇！這麼漂亮！」

其中一人故意誇張的驚叫。

另一個人也跟着嚷嚷：

「許多背影很美的女人，實際上却很醜；但是她却不同，眞美！」

織江緊張的睜大眼睛，瞪着他們。

「你們快點滾開！」

織江的叫罵聲，反而使男人對她更有興趣。

「怎麼樣？小姑娘，陪我們玩玩吧！身爲女人，多嚐嚐這種滋味，也是妳的福氣啊！」

「你們這些渾蛋！」

織江憤怒的想拔出懷中的短劍，但這些男人們已向她圍過來了。

他們好像很慣於攻擊女人似的，行動迅速而一致。

其中一人，將織江的口堵住，另一人伸手將裙子掀起，另外一人，將手伸至她的臀部，三人一同將她抬起。

「走！」

他們步調一致的抬着織江，一口氣越過了田野，進入了一堆人般高的雜草叢中。

三個武士將她丟在地上，織江呻吟着，雖然她想翻起身來，但立刻又被按了下去。嘴巴被堵上東西，雙手被反綁。一雙潔白的大腿，暴露在月光下。

「姑娘，別害羞，看見妳的只有天上的月亮。」

有一人笑着說。

就在此時。

「很不巧，還有另外一個人在此地。」

旁邊的雜草堆中，傳出了一個人的聲音。

「什麼人？」

三個武士同時站起，排好了陣勢。

蘆葦叢中，跳出一個人。

瞬間，他們意外而驚訝的屏住氣。

他們面前站着一位身着白衣，充滿神秘感的怪客。

「你這狐狸精！」

有一人先喊道，大家隨即拔出劍來。

「你們腦中怎麼盡是些歪念頭，怎麼？把我看成狐狸精了？」

白衣人在夜色中微笑着說。

「你說什麼？」

一道劍光向白衣人襲來，白衣人只輕輕一閃，說道：

「不要慌嘛！想死，我會成全你們的。本來我是在這兒欣賞富士山的夕陽，接着是柔和醉人的月光，很美哩！你們眞掃人興緻。」

白衣人邊說，邊向織江走近：

「小姑娘，快過來！」

織江沒等他說完，已一溜煙的躲到他身後了。

「好啦！你們要怎麼樣呢？我奉陪。」

他輕鬆的說着。

「少廢話！」

三名武士，各自站好了位置，劍鋒朝着白衣人。

這個白衣人，就是源氏九郎，他並沒有拔出劍來。

「看來，你們好像都用劍殺過人。」

九郎似乎嘲笑着說。

「看刀！」

像一羣狂吠的瘋狗，他們三人大叫着，一起衝過來。

突然，源氏九郎輕燕般的閃開了一丈多遠。三人不約而同的衝入了蘆葦叢中。

「再看一刀！」

又衝了過來。

一名武士的頭髮已經散開了，他的髮髻被源氏九郎一劍揮斷了。

源氏九郎還是悠閒的，好像沒事似的。

好快的劍法！拔劍、用劍、歸鞘，一氣呵成，竟然快得令人來不及看清楚。

月光下，這羣人呆呆的站着。

另兩名武士，早已怕得四肢發抖。

「如何？你們這些風流鬼！」

二人如夢初醒般的轉身就逃。

「哼！卑鄙的傢伙，站住！」

源氏九郎叫道。

兩人的雙脚像被釘在地上似的，無法動彈。

他們感覺到自己的髮髻也被斬斷，頭髮散在臉上。

「你們三人當和尚去吧！」

聽到源氏九郎如此說，他們如釋重負，拔腿便跑。

暴徒們逃走後，遠處傳來隱隱約約的叫聲：

「織江姑娘！」

是要之進的聲音。

「是不是你的同伴？」

源氏九郎問道。

「是的。」

「你走吧！」

「您的大恩大德，我該如何報答呢？」

當暴徒攻擊她時，一位漂亮英俊的青年拔刀相助。他高超的劍術，和優雅的風度，在織江心中產生了很大的衝擊。

「別提剛才的事，只告訴你的同伴，因月色

迷人，所以到此散步，免得他擔心、猜疑。」

源氏九郎誠懇而體貼的忠告，使織江很受感動。「快走吧！」

「再見！謝謝！」

織江朝着要之進的聲音走去。

源氏九郎回到蘆葦叢中，拿起大坪左源太交給他的那把火焰劍。

「妳到那裏去了？」

要之進責問織江。

「因為……月色美麗而醉人，所以我到處走走。」

織江照着源氏九郎的忠告，撒了個謊。

「怎麼還像個小孩子似的，到處亂跑！」

要之進稍露不悅之色，自顧自的往前走。

「對不起！」

跟在後頭的織江，顯得有點垂頭喪氣。並不是挨了要之進的罵，而是心中起了更大的衝擊。

她一直無法忘記白衣青年的影子。本來，安全的回到要之進身邊，她應該高興才對，可是，很奇怪的，她竟有一絲遺憾的感覺。今夕別後，何日重逢？

半個鐘點之後，他們進入了黃瀨川河邊的一座舘舍。

這房子，看來似乎已有數百年的歷史，無論門、窗、屋頂、圍牆、庭院等，都是用老杉木建造的，可以看出這並非普通人家。

此時，有一位婢女開門，引他們進去。

他們洗了脚後，進入書房，一位老人走了進來，身材魁梧，神態從容，他即是舘舍的主人。

「你要參加在三島神社所舉行的比武嗎？對方是誰？」

老者似乎很性急，坐下來後馬上問他。

老者是要之進的伯父，名叫黑住七郎太，他在長矛上的造詣，高超而令人驚懼。

因為在長矛術上，有所謂「幕末三矛」：志

賀小太郎、山岡靜山和南里紀助，而他們三人之中，又以志賀小太郎最爲聞名。黑住七郎太曾與小太郎比武，結果是不分上下。

他雖年屆七十高齡，但每天早晨勤練矛術，從不間斷。

「對方是大坪左源太。目前他在江戶開了一家武術舘，聽說是柳生派最強的高手。」

「聽說此人也有一把火焰劍？」

「是啊！可是我的才是眞劍，它是我們史明城的寶劍，從天正時代就傳下來的。」

「我也相信。」

要之進是備前邑久藩的世古左京之允左右的年輕武士。父親是邑久藩的江戶駐節使。因此，要之進從小便勤練武術，所以有今天的功夫。

一位江戶的宰相，在偶然之間看到一本書，記載着世古家的故城——史明城的天守閣上所掛的一把劍，就是火焰劍。而收藏在三島神社的神寶——水煙劍，每天晚上都發出啾啾之聲，似乎要求與火焰劍會合。於是這位宰相就寄了一封信給三島神社，要求證明這件事。

三島神社回信說：水煙劍與火焰劍是古代源義經從鞍馬山上的天狗處所承受的雌雄雙劍。三島神社本身也一直設法要將兩劍合在一起，可是從全國各地前來應徵的火焰劍，幾乎都是贋品。因此三島神社仍不斷的尋求眞劍。如果貴邦眞有此劍，請立刻派人携此劍前來神前比武，以辨眞假。

因此，江戶的宰相，選中了武功最強的要之進，携劍前來比武。

「如何？」七郎太用詢問的口氣說：「要之進，你有沒有勝利的把握？」

「唔——」

要之進垂下頭，將視線移至榻榻米上才回答道：

「我將盡力而爲。」

「好！全力以赴吧！」

七郎太說完後，才看了織江一眼，問道：

「她是塚崎的千金嗎？」

「是的。」

「妳是來看比武的嗎？」

「是的……。」

「如果要之進輸了，妳要有不流淚的勇氣才行！」

「……」

「那個時候，如果妳想隨他而自殺，那就錯了。身爲女人，必須想着替丈夫報仇才是。妳敢不敢發誓？」

「敢，我發誓好了！」

雖然，織江如此回答，但是心中却想着：「值不值得爲他發這種誓呢？」

可是，她已脫口而出，無法挽回了。

深夜，在三島最大的一家客棧——富士屋的走廊上，有一個黑影不聲不響的走着。

這是神駒阿龍。

她來到走廊的盡頭，停下，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她想：我是匹無拘無束的野馬，浪跡天涯。怎奈一朝傾心於他？

我跑遍了天下，看盡了繁華，我願含笑的死在他的手下。

她小心翼翼的拉開紙窗，此時阿龍的心，正激劇的跳動。

他有着令人驚懼的劍術。他對放出的吹箭毫不在乎，他的武技令阿龍打從心裏害怕。

她並沒有想奪取火焰劍的念頭，一股想被意中人刺殺的衝動，使阿龍不顧一切的做出此事。

阿龍踏進房間，黑暗中，傳來陣陣規律的鼾聲。

只這種鼾聲，就令阿龍心頭泛起一絲寒意。

阿龍沿着紙窗，匍匐到青年的身旁。她的眼睛漸漸的習慣了黑暗，她朦朧地看出了青年的睡

姿。

阿龍又靠近了一點，鼾聲依然規律的響着。

有這麼好的時機，阿龍慢慢的伸出手，想偷取火焰劍。

「劍，你偷不到的！」

鼾聲忽然停止。青年突然發出聲音說道，

阿龍全身像被澆了一盆冷水似的愣在那兒。

源氏九郎躺着連動都沒動，看着阿龍。

「畜牲！」

阿龍大叫一聲，站起跳開，把吹箭筒含在口中。

拼命地吹、吹、吹，把箭全部吹出。

箭也確實地向枕頭方向飛去。

可是奇怪得很，他的頭子却毫不動彈的繼續接受吹箭的攻擊。

把所有箭吹完的阿龍，感到全身無力，軟弱的靠在牆上，喘着氣。

房間裏，依然是一片寂靜。

阿龍不知道怎麼會有那麼高深功夫的青年武士，為什麼不避開他的吹箭？究竟為了什麼？他要像一個布娃娃般接受吹箭的攻擊而不還手呢？

「渾蛋！源氏九郎這個大傻瓜。」

阿龍用低低的聲音，喃喃地罵着。

秘劍・鳳蝶劍

當神駒阿龍踉蹌地退出房間，不到一分鐘的光景，源氏九郎的房中點起了燈。

事實上，九郎是躲在房間的角落裏，看着阿龍向牀舖吹箭的。

抓住她吧！給她吃一點苦頭。

源氏九郎雖然有這種想法，但是再考慮了一陣以後，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就算抓住這種流浪江湖的風塵女人，又有什麼用呢？

源氏九郎默默地估計着那女人已經走了，才走到燈下，拿起了那把大坪佐源太臨終託付給他的火焰劍。

他將火焰劍拔出，對着燈光審視着——

先看劍形，然後再看劍刃、劍柄，甚至舉起劍來聞一聞劍味。一次又一次地審視着。大約過了四分鐘之後，九郎突然拿起裝水的杯子，含入一口水。

源氏九郎將水慢慢地噴向劍身，然後注視着劍。

過了一會兒。

「是假的！」

九郎緩緩的吐出了三個字，將劍收回劍鞘。

「對大坪兄來說，實在是太冤枉了，他根本不需要在三島神社與早河要之進比武。」

九郎低語着，收拾一下衣物，就帶着這把假火焰劍準備出門。

雖然是一把假的，但是大坪左源太那種拼命護劍的精神，感動了九郎，他想將此劍送到三島神社收藏起來。

當他走過長長的走廊，正欲跨出門檻時，聽到了客棧掌櫃冷冷地說道：

「很對不起！雖然是一位有身分武士的千金小姐，我們也不能破例接待單身女客住宿。」

九郎看到大門外，站着一位看來身懷武術的少女，垂頭喪氣的樣子。

這位少女梳着高島田武的髮型。瘦小的身材，令人覺得楚楚可憐。

掌櫃說：

「請妳另找一家吧！」

少女嘆着氣問道：

「無論如何都無法讓我留宿一夜嗎？」

「實在很抱歉！」

「那麼請問，此地是否有其他的客棧，可讓單身女郎投宿？」

「這個嘛……。」

掌櫃偏着頭想。

據說這位姑娘是從江戶來的，一名單身的女子，能夠爬過箱根山，這在當時的確是一種很大的冒險。當然，她一定騙過很多關卡的檢查。掌櫃認為這種來路不明的女子，如果留下來，一定會引起麻煩，所以毫不考慮的拒絕着。

源氏九郎聽了他們的對話後，走到掌櫃面前：

「掌櫃的！」

「客官有什麼吩咐？」

「你把這位姑娘帶到我的房間，讓她住下。」

小姑娘望了源氏九郎一眼，突然之間像很吃驚的望着源氏九郎。雖然不能說全是被他俊秀的容貌所吸引住，但似乎總多少有一點。

「好嗎？掌櫃的！」

九郎追問一句。

「可是……可是這樣不行呀！」

「房間到明天清晨為止，主權操之在我，要接待什麼樣的客人是我的自由。如果我不向你打個招呼，而接待這位姑娘到房裏，你也沒辦法，是不是？」

九郎微笑着說。

掌櫃的對這種微笑，似乎感到一股莫大的壓力。

「沒有辦法，先生，可是如果你要對這位姑娘負起完全的責任，那我就沒話說了。」

「可以！你現在馬上去替我再開個房間。」

「是的，我馬上去辦。」

九郎對姑娘柔和地說：

「妳可以上去了。」

「謝謝！您的大恩大德，我不會忘記，我是江戶三田綱町開武術館的大坪左源太的女兒——阿娟。」

「……」

九郎雖然沒有叫出聲來，但是他的眼睛裏閃過一抹驚訝。九郎注視着阿娟，然後突然把視線移向掌櫃：

「趕緊帶她去吧！」

房裏，九郎與阿娟面對面的坐着，經過片刻沉默，九郎才以平靜的語氣問道：

「妳叫阿娟嗎？」

「是的。」

「我認識妳父親。」

「真的？」

阿娟露出詫異的神色。

「聽說妳是來參加三島神社神前比武盛會的？」

「是的。」

「妳為什麼要跟着父親來到三島神社呢？」

「這……。」

阿娟姑娘考慮了一下，繼續說：

「為了求神保祐父親能夠得到勝利，我到淺草的觀音菩薩神前祈禱，可是竟然抽到了一支下下籤，我心裏非常不安。同時，算命先生又告訴我，父親此行凶多吉少！於是我驚慌的跑回家中。此時，家中的老僕人告訴我，供奉在武館中的

神鏡，突然掉到地上摔碎了。因此，我立刻出門追趕父親。在行經箱根的關卡時，得到一位好心公家特使的幫助，僞稱我是特使夫人，所以才能安全過關。我父親現在住在那家客棧，請你快告訴我！」

九郎看到阿娟姑娘焦急的追問，脫口而出：

「妳父親已經不在人間了！」

「啊！」

阿娟姑娘吃驚的叫出，雙唇顫抖，面色蒼白，眼神迷茫。

雖然阿娟姑娘早已有了預感，但是她小小的心靈畢竟無法承受這殘酷的打擊，在那一瞬間，她的腦子是一片空白。

過了許久，她突然雙手掩面，痛哭失聲。

九郎茫無措，也不知道該怎麼安慰她，只有默默的坐在一旁。

大約過了一盞茶的時間，娟姑娘才擦乾了眼淚，問九郎道：

「我父親是不是被早河要之進殺害的？」

「不。如果是他，還沒什麼話說。他是在箱根權現的門前，被刺客殺害的。」

「什麼？」

「妳認識一個叫仙藤鬼十郎的浪人嗎？」

「哎呀！」

阿娟姑娘不覺失聲驚叫。

「妳認識他嗎？」

「認識。」

「看起來，妳父親似乎是頭一次與仙藤鬼十郎見面，妳怎麼會認識他呢？」

「……」

阿娟姑娘躊躇着，沒有立刻答話。

這也難怪，對頭一次見面的陌生人，怎可推心置腹呢？

九郎將火焰劍拿在手中，對阿娟姑娘說道：

「你父親被殺害時，碰巧我路經那裏。他臨終時，就把這把劍交給我，希望我代他去和早河

要之進比武。」阿娟姑娘又是意外的一驚。

「如果姑娘方便的話，能否將此劍的來源和傳統告訴我？」

阿娟姑娘望着九郎誠摯的面孔，認爲他應該是一個可坦誠相見的人。

「我告訴你。」

「請講。」

以下是阿娟姑娘的敍述：這把火焰劍，並非她家的傳家之寶。是七年前，她父親離開的出羽莊內秋野右京亮先生的東西。她父親年輕時，曾得到幾次比武的冠軍，才贏得這把寶劍。去年，突然從秋野藩來了急電，要求她父親歸還火焰劍，她父親生性倔強又對無罪而被革職之感到不滿，所以不肯歸還。從此也就絕口不提此事。

以後，約莫有半年的時間，阿娟姑娘被邀到千代田城的西廂內院侍候藩主夫人。

在今年春季的某一天，她端了三盤佳餚，剛要進入藩主宴會的客廳，突然聽到對面房中傳來說話聲：

「秋野家的火焰劍……。」

阿娟姑娘聽到火焰劍三個字，立刻停下脚步注意傾聽。

「這麼說來，火焰劍上刻有秘密的文字嗎？」

問話的人是藩主的親信——多信濃守。

「是的。」

「你知不知道文字的內容？」

「聽說是記載東照權現大將軍的秘密。」

回答的人是一位幕府的密諜。

「如此看來，全國應有好幾把火焰劍，這都是大將軍故佈疑陣，欺人耳目的了。」

「正是。有火焰劍的藩主，都是大將軍從三河帶來的心腹。」

「秋野家想從大坪左源太處奪回火焰劍，左源太知不知道此劍的秘密呢？」

「當然不知道。」

「好！你去把左源太殺掉，奪回寶劍。」

「是。我可以化名爲仙藤鬼十郎，奪回火焰劍。可是左源太是柳生派的高手，一時恐怕無法奪回。」

「卽使花上幾年的時間，也在所不惜。」

「還有其他擁有火焰劍的藩主名單，我調查之後，再向你報告。」

「知道了。」

兩人的談話，到此結束。

「這麼說，那個浪人是個密探了？」

源氏九郎微笑着說。他的笑容有一種神秘感。他到底想些什麼，要做什麼？任何人都無法從他的神色中看出。

「我很冒昧的，想請問你的大名。」

阿娟姑娘敍述完後，接着說。

「對了，我怎麼忘了告訴妳，我叫源氏九郎，是一個浪跡天涯的人。」

「源氏九郎先生——」

阿娟姑娘在口中喃喃的唸着。

「阿娟姑娘！」

「嗯？」

「妳是……。」

九郎說到一半，忽然停住。

其實他是想告訴阿娟姑娘那把火焰劍是假的，可是他怕她承受不起這個打擊。九郎猶豫着。

但是阿娟姑娘却緊接着道。

「源氏先生，……」

「……」

九郎看着她，她臉上頓時呈現一抹羞澀，說道：

「我求你代我父親去比武，好嗎？」

九郎還來不及說明這把劍是假的，娟姑娘已先提出了要求。他並沒有立刻回答。却說：

「妳有沒有聽妳父親提起過，水火二劍相合時，會發生什麼情況？」

「這個連我父親也不知道。」

「妳在西廂院所聽到的談話，有沒有提及水煙劍的事？」

「一句也沒有提。」

九郎想：看來，二劍相合所會發生的結果，需要仔細研究以求了解。

「好吧！我答應妳。」

九郎下定決心，他雖明知這把劍是假的，但仍想冒險，以探究竟。

「謝謝你！」

阿娟姑娘向九郎叩頭道謝時，九郎從懷中掏出了一個紙包，遞給娟姑娘。

「這是妳父親的遺髮，收起來吧！」

說完，九郎便走出了房間。

阿娟姑娘面對着父親唯一的遺物，不覺熱淚盈眶，不停的叫着。

「爸爸！爸爸！」

這是一個寧靜的清晨。除了小鳥的叫聲外，三島神社，靜的沒有一點其他的聲響。陽光照射着神社正殿的屋頂，更平添了幾許肅穆的氣氛。

早河要之進與未婚妻織江，默默的坐在正殿裏。

約莫過了半個小時。

織江時以不安的眼光，看着要之進。

要之進兩眼凝視着殿堂，臉上是一片焦慮。

要之進與大坪左源太比武的時間，訂在辰時。

現在已是巳時了，但是大坪左源太仍然毫無蹤影。

「要之進先生！」

「什麼事？」

「你要不要再到社務所，問一問時間是否有誤？」

「不必了，這個時間是大坪先生自己定的。」

要之進說完後，站了起來！

「我也該準備了，如果他不來，我也要將火焰劍與水煙劍相合。」

片刻之後。

要之進在頭上綁了一條白色頭巾，將衣服整理了一下，左手拿着火焰劍，走到正殿前的院中。

織江跟着他，走進院廂西邊，屏氣站着。

突然織江感覺身後有人進了院子，她回過頭看看。

是一名與自己年齡相仿的習武的少女，躲在松樹背後，神情緊張地望着正殿。

「大約是大坪左源太的親屬。」

織江想。有一種想與她打招呼的衝動。

不錯，她就是大坪左源太的女兒——阿娟姑娘。

可是阿娟姑娘並未注意到織江，只是想着即將發生的比武場面，一邊看着要之進，一邊不安的四處搜尋。

從要之進的神態中，可以看出他愈來愈緊張，焦躁，不時看着四周，眉頭緊皺，口角不時的顫抖。

就在此時，正殿東端的走廊上，出現了一個白色的人影。

要之進、織江、及阿娟，都不約而同的注視他。

三人的表情各有不同。要之進顯得十分詫異的樣子，織江充滿激動與驚奇，阿娟那雙閃閃發亮的眼睛瞪得大大地。

白色的被服，白色的腰帶，大小兩把劍亦是白色的。此人正是源氏九郎。他衣袖上紅色的花紋，在一片純白中，更加耀眼醒目。

他也和要之進一樣，左手拿着劍，走下了走廊。

「你是早河要之進先生嗎？」

「對。你是大坪先生？」

「不。大坪先生昨晚遭遇橫禍而喪生，我是代他來的源氏九郎，讓我們一決勝負吧！」

「好！」

他們站着，冷冷的注視對方。

織江一陣心寒，要和要之進比武的，竟是昨晚的救命恩人？

昨晚織江就寢後，除了關心要之進的比武外，她一直想着月光下那位英俊的白衣武士。好幾次，甚至出現於她的幻覺中。她自己也感到奇怪，爲什麼他的影子老是進入她的腦海不能忘却呢？

天啊！難道這是老天的惡作劇，故意安排讓他們碰在一起？

看要之進與九郎對持，織江感到一陣昏眩。

松樹後的阿娟姑娘，一心一意地祈求九郎的勝利，目不轉睛的注視着。

「來吧！」

要之進以閃電般的速度，拔出了火焰劍，將劍鞘扔在地上，擺好了架勢。

九郎並沒有拔出劍，只是看着敵人白色的劍刃。

晨光中，劍刃反射出一道逼人的寒光。

也許對方所持的，才是眞的火焰劍。

九郎心中想着，並且認爲眞與假，才足以決定勝負。

兩人一步一步的逼近。等到二人的距離無法再接近時，九郎才拔出劍來，斜斜地拿着。這種劍法稱爲斜車劍法；右脚後退，半身向着敵人。

當然，這不是攻擊的劍法，而是一種應變防衞的劍法，九郎認爲敵人的火焰劍是眞的寶劍，如果正面抵擋，對自己是絕對不利的。

要之進高高的舉起劍，九郎動也不動。

此時，彼此都認爲對方是一流高手。

他們都想一擊致勝。

要之進全身像被火燒似的，眼神、嘴角、手、脚，似乎都充滿了烈火。九郎却像被冰凍凝

結似的，屹立不動。

「……」

「……」

閃耀的劍刃，似乎停在空中，經過了幾秒鐘。

「殺！」

要之進將全身的殺氣置於這聲吶喊中，劃破了神社的寂靜。

九郎一閃，跳往左方一丈遠之處。

「呀！」

要之進眼看第一劍未擊中，隨即揮出第二劍。

「來的好！」

九郎叫着，反身還擊，鏗的一聲，火花四迸，九郎的火焰劍被截成兩段。

說時遲，那時快，九郎丟掉假火焰劍，拔出了腰間的雙劍。他雙手分開，左右手分持着劍柄，以水平的姿態，把劍尖向空豎立。

要之進看到這種怪異的持劍法，跳到九郎面前，一劍揮出，並且說：

「鳳蝶劍法！」

不料話剛說完，即碰的一聲倒地，看來似乎已將得勝的要之進，不知在什麼時候，被九郎齊腰截成兩段。

當九郎的火焰劍被斬必兩段的那一剎那，要之進在心裏暗中高興：「贏了！」結果却得意忘形，因一時的疏忽，讓九郎乘虛而入，而魂亡劍下。

鳳蝶劍法，當然不是普通的劍法。一般學武的人對此種劍法都抱有濃厚的興趣，因爲它有其他各派所難及的閃電般的速度。至今，還沒有人活着看到這種劍法的使用，正因爲如此，所以鳳蝶劍在全國劍士的心中，留着很深刻的印像，和一種傾慕的崇拜。大家都相信，總有一天江湖上會出現使用鳳蝶劍法的高手。

早河要之進在認爲自已贏了的一瞬間，突然

遭到反擊，立刻叫出對方使的是鳳蝶劍法。如此的眼光，也不愧早河要之進在江湖上享有麒麟兒的稱譽，可惜知道太晚，而且也太大意。

不錯，源氏九郎正是鳳蝶劍法的高手！

「南無……」

對無法動彈的要之進，九郎雙手合十的唸着。並且從要之進的手中拿起火焰劍插入劍鞘。

此時，織江像遊魂似的，搖搖幌幌的走進院中。

迎着九郎的目光，織江的眼中露出一種極端痛苦的神色。

九郎不忍的問：

「妳是他的……女人嗎？」

織江只是顫動着雙唇，無法回答。

九郎向織江一鞠躬，轉身走向社務所。

「住持，我帶來了眞正的火焰劍，請你鑑定之後，再與水煙劍相合。」

沒有人回答。

可是——

住持的屍體，躺在殿後的草堆中。九郎連忙衝進寶物殿，只見一片雜亂，水煙劍也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怎麼搞的？大姐！我們故意的住進了那家客棧，爲什麼你要偸偸的跑出來？是不是妳不想要火焰劍了？」

「不要囉嗦，我正在想一件事，你讓我安靜一下。」

這個地方是在蘆葦湖畔的一個小小山坡上。

野駒阿龍與灰神樂留吉，兩人很不高興似的坐在那兒。

「眞拿妳沒辦法。」

就在這時。

「咦？」

留吉張大了眼睛看着剛剛從路上走着的一位商旅打扮的行人。

「那不是綽號狐小精的佐平嗎？」

此人正是昨晚在三島客棧附近與要之進及織江打招呼的小商人，也曾是織江家中長年的佣人。

「喂！大姐，狐小精佐平來了。」

阿龍回過頭來說：

「眞的！他爲了什麼目的跑到箱根來呢？還帶着一柄劍。」

「可不是？眞令人不解。」

佐平的右手上正拿着一柄用白色錦緞的袋子包紮的劍。

「說不定那也是火焰劍。」

「不會的，看來像一把小刀。」

沒有感到被人注視着的佐平，很快的向山坡上爬。

佐平爬上山坡，再走下山坡湖畔，馬上進入了一家路邊的小茶館。

「喂！有沒有人在？」

從裏頭傳出了一陣咳嗽聲。

「我是佐平啊！」

「進來吧！」

佐平進入了房中，很客氣的鞠着躬說：

「好久沒來向你請安了，師傅看來健康的很哪！」

「用不着亂拍馬屁。」

持冷峻態度的是一個年約五十歲左右的人物，具有一雙銳利的眼光和高挺的鼻樑，個子是高而且瘦。

這個人坐在席子上，正在看着桌上擺着的一本書。

「打擾師父。」

對於佐平的低聲下氣，他並不放在眼裏，

「有什麼事？」

也許因爲是住在這荒無人烟的湖畔，而又只有一間小草屋，所以他的脾氣也似乎挺古怪的。

「我有一件東西想讓師父看看。」

「是不是一把劍？」

他似乎已經預先知道佐平所帶進來的是什麼東西。

「是啊！師父鑑定、鑑定！」

佐平將包裹着劍的純白包袱，交給了他。

「喂！佐平，你是不是殺過人來的？」

他開門見山地問着。

佐平吃了一驚，呆住了。

「你的身上，正散發着一股血腥味。」

可是，他並沒有再追問下去，卽打開了包袱，拿出約有一尺多長的武器。

其柄與鞘都是閃亮的銀白色。

將刀形武器拔出，迎着秋天照進的陽光，他的口中發出了一陣驚嘆之聲：

「唉！……」

「佐平——」

「是！」

「你是從什麼地方偸來的？」

「三島神社。」

「什麼？」

他又對着這柄爲他驚嘆的武器，看了好久好久。

「這就是水煙劍，一把可怕的名劍。」

「師父！」

佐平這時微笑着說：

「請你解開這個謎底吧！」

他指着水煙劍，向他師父要求着。

「什麼？你想知道這個秘密嗎？難道你不想活了？」

怪異的人打斷了他的話。

妖劍戀情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人物。狐小精佐平與箱根隱士的認識，是經由一個奇妙的緣份而來的。

那是一年前的事了：

佐平在一個夜晚，潛入了江戶深川的錢莊盤城屋的金庫。盤城屋錢莊是大阪首屈一指的大商家，佐平早在兩年前即覬覦那金庫。果然他很成功的將裝着金幣的千兩箱抬出，當從後門想跳上堀川的小舟時，忽然間，從高麗燈下閃出了一個黑影低聲說：

「喂！」

佐平以爲被看守的人發現了，立即丟下千兩箱，拔出了帶在身上的小刀，像隻飛鳥般的刺過去。

可是呢？連佐平自己本身都吃了一驚，刀沒有刺到黑影，雙手却一下子很簡單的即被人反扭在身後。

「不要亂動！錢莊的人會發覺的。」

如此，很低聲的向着佐平說。

「你是誰？」

佐平反問道。

「我嘛？我也是個小偷，想來偷錢莊。」

很意外的回答，並且是很鎮靜的口吻，接着說：

「你誤會了，我並不想黑吃黑，要你偷出來的千兩箱，只是請你看在同行的份上，利用你優越的身手，再進去偷一箱給我。」

在夜色下那人的臉孔微微的笑着，這種落落大方的態度，佐平似乎感覺他是同行中，一個輩份很高的人物，而且產生了一種畏懼！似乎是被首領命令着。因此不知不覺的答應道：

「好嘛！你先把千兩箱運到小舟上去。」

「好，我等你。」

如果這是一個狡滑奸詐的人，一定會將千兩箱拿上小舟划着逃走的，當然佐平只是存着這種懷疑，但是他在心中又想着：

好吧！不妨試試看，看在他那爽朗的氣度上，如果他不逃走的話，倒可與他合夥幹這無本的勾當。

因此，佐平又再冒險進入金庫，另外偷了一箱千兩箱，跑至河邊時，那個人還坐在小舟上等他。

此人正是箱根的一名浪士——叫做夢現天山。

夢現天山就在這個夜晚，帶着佐平到吉原一帶的風化區去，在青樓上做個千金買笑的大嫖客。

翌晨，當佐平醒來時，天山已連同自個兒的千兩箱也帶着離開了，只是曾向下女交待說：「如果有興趣的話，不妨到箱根蘆葦湖畔的小屋去找找看。」

從此以後，佐平大約每隔一個月，即會出現在夢現天山的小屋中。

在佐平的眼中看來，天山並不是一個盜賊，因爲他經常端正的坐着看書，他的一舉一動都顯示着一種逼人的威嚴。

他也許是個想做一番大事業的隱士，說不定是像過去的由比正雪般的大人物。佐平隨着拜訪次數的增加，他這種想法愈來愈深刻。

天山將水煙劍收回劍鞘後，再問佐平說：

「佐平，你怎麼知道水煙劍上藏着秘密呢？」

「這個嘛……。」

佐平笑着從懷中拿出一個用紙包的東西，放在天山的面前說：

「你看看這個吧！」

天山打開紙片，是一張灰白色的古紙，在古

紙上寫着：

「火焰劍與水煙劍合爲一體時，將可找到天下的珍寶，謹遵照九郎判官義經宮的遺囑，將此種文字，刻上頭。」

「你從什麼地方找出這個東西來的？」

「長話短說，在奧州平原侍候源義經的一個叫賣金吉次的大富翁的墳墓中，我聽說藏了很多的沙金，因此在五年前去挖墓，可是沒有找到沙金，却出現了這張紙，因爲所寫的文字看不太懂，只好帶在身邊，最近三島神社的水煙劍名聲愈來愈響，而且從各地徵求火焰劍，以便二劍在一起，因此我就想到紙片上所記載的文句，現在拿來給你參考參考。」

「照這樣說來，這張紙片是你從賣金吉次的墳墓中挖出來的。」天山以尖銳的眼光注視着古紙，突然間想到了什麼似的，將劍柄上的釘子取出，拿下了劍柄，於是赫然的在劍根上刻着：

畐原易孑完

佐平也探過頭來看，問道：

「這是什麼意思？」

天山哈哈的笑着，但是立刻緊張的低聲說道：

「佐平，你去外頭看看。」

佐平偷偷的走到大門口，一下子把門扉打開，門外的黑影一閃，立卽跳開一尺多遠，顯然是偷聽的人，他已認出來了。

「嘿！壞蛋，你是灰神樂的留吉。」

佐平叫着，想立卽追出。

「佐平，不要管他。」

天山把他叫回來。

「師父，被他偷聽了，不好。」

「哈……哈……沒有關係，孫子兵法上說過，應該隱藏的卽應掩藏，應該出現的，就該出現，雖然我們不須要宣傳，但是既然被偷聽了，也用不着想法遮蓋。因爲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

由人所無法左右的氣數在支配着。我想這把水煙劍如果有碰見火焰劍的氣數，不管出現了何種強敵，也是無法阻擋得了的；反之，如果沒有這種氣數，這劍是會從我的手中喪失的。」

這樣說着，天山將水煙劍套上了木柄。

「師父！」

佐平回到天山面前緊張的說着：

「請師父幫忙，解開這個謎底。」

「唉！水煙劍既然到了我們手上，我們也不得不解開謎底。可是我也看到古書上說：源義經所持有的水火二劍，會因爲所佩帶人的正與邪而變成正劍或邪劍，有時會散發着浩然的正氣，有時也會充滿着邪惡的妖氣。」

這樣說着，天山站了起來：

「佐平，因爲你做了這件事，我不能再住在這個小茅屋了。」

「我一定追隨着你。」

另一方面，灰神樂留吉，像隻猴子般的快速的跑上了山坡，叫着：

「大姐！大姐！不得了啦！」

他舉起雙手搖幌着說。

野駒阿龍，愛理不理的，從草堆中站起來說：

「什麼事情！大吼大叫的。」

「唉呀！不得了，狐小精帶走的是水煙劍，他是從三島神社偷去的。」

「眞的？」

阿龍雖然說着，却沒有顯出多大的興趣。

「大姐；不要再耽誤時間了，要快！不管是水煙劍也好，火焰劍也好，都要想法子奪來。」

留吉跟在阿龍的後面走着，把偷聽的話全都告訴了阿龍。

快要走到關卡附近的杉林時，阿龍突然停了下來，

從喬木的樹桿後，走出來的是一個像幽靈般的人。

這正是斷了臂的仙藤鬼十郎。

土色的皮膚，從凹下去的眼廓中發出如毒蛇般的惡光，斜歪着暗紫色的嘴唇。

「啊唷！老爺——」

留吉大吃一驚的叫着——

「你還活着呀！我不是在做夢吧！」

鬼十郎陰沉地笑着說：

「不查查清楚是活還是死，就把我丟棄了，我有這種朋友，雖然傷心，但反而使我有膽量站在這兒等你。」

「唉呀！老爺不要罵我，我是站在遠遠的石階上，並沒有看見你被人家斬去手，而摔下斷崖去。」

「別管那件事情了，火焰劍怎麼樣了？」

「那個，……連你這種高手都沒辦法，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可是我看到了水煙劍。」

留吉得意的用舌頭舔着嘴唇說着。

小田原——這一座大久保氏十一萬三千石的城市，佔據着東海道的要津，當時是非常的繁華。

尤其是松原神社前，比起江戶，兩國的繁華園道，有着更多的行人，非常的熱鬧。

那喧嘩的聲音，像海浪聲般的不絕於耳，也傳到了巷子裏的一所小旅館的房間中。

有一個身着白衣的白面俊逸武士，和一位劍客的獨生女，那位劍客已死于非命了。他們正面對面的坐着：

「這是很奇妙的緣份。」

帶着開朗却又有着神秘性的笑容，源氏九郎對着按茶道規矩奉茶的阿娟姑娘說着。

「眞是感謝你這次的幫忙。」

「那裏，我沒幫上什麼忙。只不過你這次眞是太不幸了。」

「父親卽便沒有在箱根被暗算，也一定會在比武中輸的，因爲他用的是一把假劍。」

阿娟把茶放在九郎的面前，安靜的把手放在雙膝上，低着頭。她對父親的死亡，感到無限的淒楚。

「阿娟姑娘！」

「是的？」

「那妳現在還有什麼親人呢？」

「沒有了，父親死後，我再也沒有可依靠的人了。」

阿娟一面說，一面在心底想着——除了你以外；並且突然覺得心房加速的跳動，血液向上衝擊着。

「如果有機會要不要去京都？京都有我認識的一位老太太，很寂寞的一個人住着，心地很善良，如果有妳這麼一位乖巧的姑娘與她同住，她一定非常高興。」

「謝謝妳的好意。」

阿娟謝過後，抬起頭來看着九郎。九郎似乎正在想着別的事情，臉上帶着異常的神色。

「那麼，九郎先生，你自己預備怎麼樣呢？」

「我嘛……。」

九郎用明朗的眼光看着阿娟說：

「我明天早上就要和你分離了。」

「什麼？」

「那麼你不去江戶了嗎？」

阿娟整個臉色都變了。接着問：

「要去！」

「那麼，我能不能和你一塊兒去呢？」

「不行！」

九郎和藹地搖着頭。

「爲什麼呢？」

九郎對着那種嬌小可憐，滿懷失望的視線，安靜的說：

「我有火焰劍，也就會像飛蛾撲火一樣，一些帶着殺機的人，會追趕着我，我不想讓你受累。」

九郎保護阿娟越過箱根的任務，算是完成了，從小田原開始，要請她一個人回到江戶去。爲了難以告訴她這件事，九郎不得已和她在這個旅館中過了一夜。

對九郎來說，感到很麻煩。

旅館的下女，自以爲是的判定了兩人的關係，在房間只舖了一個舖位，並排的擺了兩個枕頭。

「能不能再多準備一個舖位？」

當九郎拜託下女時，下女感到很奇怪。

「嘻嘻嘻——每一個房間只有一套被褥，眞對不起。」

說着就出去了。

「九郎先生，父親曾經教授我一些武藝，我可以保衞自己，不會妨礙你的行動，請讓我和你一起到江戶去。」

「你還是打消這個念頭吧！想想我的敵人，不是普通武士。」

實際上，九郎在三島神社擊敗了早河要之進後，帶着阿娟要離開時，就感覺到背後有着非常大的殺機，雖然他故意裝着不知道，但是却時刻留神。

阿娟無言的低下頭來。

九郎拿起了火焰劍。

從懷中掏出一張草紙，突然拔出火焰劍，放在油燈上仔細的觀察。

就如同前天晚上，凝視着大坪佐源太的火焰劍一樣，眼睛都沒眨一下，連續的看了幾分鐘，然後拿起了杯子，嘴中含了口水，向霧一般的噴了過去。

剎那間。

從白刄發出了妖氣，使得九郎的全身，發生激劇而無以名狀的戰慄。

他不自覺的哼了一聲，睜大了眼睛。

在這同時，水煙劍也拔出來了，並且發出燦

爛的火花。

那是離九郎所住的旅館，並沒多遠的松原神社境內，夢現天山拿着水煙劍，正被幾名敵人包圍着。

當天山和佐平離開蘆湖畔的小屋一起走下箱根，到達小田原時，突然被獨眼的醜鬼——仙藤鬼十郎攔住了去路。

「請你把水煙劍交出來。」

在鬼十郎的背後，有幾名渾身充滿殺機的武士跟着，那是經常駐在小田原的一羣捕快。

鬼十郎從灰神樂留吉處聽到了水煙劍的事後，馬上監視着這個小屋，當天山和佐平走出後，卽跟在後面。

天山看到鬼十郎那不像人的醜相後，突然笑了一下，回頭看看緊張的佐平說道：

「佐平，明白了沒有？要想解開這個謎，是要冒生命危險的。」

「師父！」

「你站遠一點看着吧！」

認過以後，天山泰然地說道：

「你決定比武的場所吧！」

於是，就選定了松原神社那昏暗的庭院。

這些捕快，圍成半圓型，把刀尖指向天山，一點一點的用脚尖緊逼着過來。

每個人都有着不平凡的身手，而且也由於工作的關係，沒有一個人是怕死的。

天山將水煙劍擧在胸前，動也不動。

有幾隻夜鳥，面對殺機的來臨，恐怖而慌忙的從大百菓樹上飛走了。

和前面繁華的大道比較，這兒却有無限的寂靜，此地展開了廝殺，在前面大道上的人可能連做夢都沒想到。

「殺！」

正面的敵人，刀鋒上沾染着一片殺氣，勇猛的衝擊過來，同一時刻，天山的身體猛地下沉，水煙劍一閃，斬向了敵人的腰部。

「嗯……」

隨着呻吟聲，一個人倒了下去，這時另有一個人，揮舞着刀殺了過來。

沒有閃避的時間，即用水煙劍擋住了這猛烈的一擊，刀身立刻發出了一片青色火花，就在這一刹那間，正是源氏九郎在旅館的房間中向火焰劍噴水的時刻。

九郎全身戰慄着，而天山也感覺眼前一片昏花，不自覺的一股抖顫，從頭上直到脚尖。

這正是火焰劍沾水，水煙劍迸火的結果。

這兩柄寶劍，彼此在找尋着，發出了隱藏數百年的劍氣。

捕快們看到天山懷有懼意，便奮勇地殺了過來，天山雖然勉強的將發麻的身體閃開，躲過了這一擊，但感覺到不能支持下去了，就高喊一聲：

「佐平！接劍！」

將水煙劍朝佐平方向高高地擲去。

在月光下，劃出了一道弧線，這把水煙劍是否能到佐平的手中呢？……

這是一個安靜而美麗的清晨，有一隻灰鷹正在晴朗的天空中飛舞着。

海面沒有浪，只有兩支帆在水面上點綴着，一望無際的平靜海水，在朝陽下變化着好幾種不同的顏色。

有一名旅客離開了小田原，步伐輕快的走向江戶，他在街道上走着，也在人羣中看到了源氏九郎。

當源氏九郎到達了酒匂河的渡口時，不知想到了什麼，突然將阿娟一把推上船，阿娟一直擔心着，不知何時九郎會離她而去，所以被他的舉動，嚇得抬起頭來看着九郎。

九郎的臉隱藏在斗笠中，看不見他的神色。

「九郎先生——」

九郎並不理會阿娟充滿悲悽的呼叫，向着船

老大說：

「我要拜託你一件事。」

他把一錠銀子送到船老大的手上，船老大睜大了眼，不知所措。

「這——究竟是什麼事情？」

「當我舉起左手時，立刻把船撐開，在這以前不要動，只需很短的時間，不會耽誤別的客人。」

「沒有問題。」

船上有着七八名的客人。

九郎離開渡口，走了約十幾步即停下，他那白色清雅的身影如玉樹臨風般的站立着，就在此時，從左右堤岸上，出現了七八名武士，而且每個人的手上都拿着閃閃發光的長矛，其中一人，走到九郎面前，他是一位高大的老者……九郎從斗笠的望孔看着他。

「我想你就是源氏九郎先生？」

「不錯！」

「我不能說出理由，但是希望你交出那把火焰劍。」

「這倒奇怪了，不說明理由就想奪取別人的東西，眞不像是出自一位老紳士的口中，反而像是盜賊奪取東西的口氣。」

「少費口舌！」

爽朗而清脆的聲音，使那些不知發生什麼事而駐足旁觀的路人，也有着悅耳的感覺。

老人把矛對正了九郎。

「源氏九郎，亮刀吧！」

這是有數十年的修練，所發出的喊聲，聲震耳鼓。

隨從而來的蒙面武士，似乎怕九郎逃走似的，從堤岸到水邊包圍成一個半圓型。

九郎並沒有摘下斗笠，依然靜立着，在閃耀的陽光中漫不經心地說：

「好美的陣勢。」

「拔刀吧！源氏九郎。」

老人再度的咆哮着。

「在這一地帶能夠如此高明的使用長矛，除了黑住七郎太以外，沒有別人，你是不是黑住七郎太？」

老人沒有回答，只是將長矛像閃電般的刺了過來。

九郎的身體眼看要被刺中，立刻向上飛躍，退後了約一丈多遠。

「嘿！」

老人又衝了過去。

這時，九郎舉起左手——

船老大用竹桿將船划開。

阿娟叫着：

「九郎先生請小心！」

但是說到一半即閉上了嘴，雙手掩在胸前，低下頭不敢看下去。

「黑住七郎太，你為什麼要搶我的火焰劍？我真不懂。」

「我看你不順眼。」

老人說着，又重新刺過來。

就在這一刹那間，老人的長矛被斬成了兩段，矛尖跌入了水中。

這時。

九郎還是以原來的姿勢，站着不動。

拔劍將矛斬成兩截，收入劍鞘，這種敏捷而快速的舉動，誰也無法看清。

這種神功絕技，實在是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之外。

「你這個混蛋！」

老者惱羞成怒的再從腰間拔出刀的瞬間。

「師父，讓我們來。」

「師父，你休息一下。」

蒙面的武士們，「起圍過來，逼進九郎的面前，紛紛爭着出手。

這些人排着整齊而劃一的陣勢，專注的將長矛拿在手上，把九郎圍在中間，看起來，他們的

功夫非比尋常。

不多時。

「刺呀！」

將全身的氣力同時發出，想將九郎的身體用力穿通一樣，長矛一齊刺了過來。

就是有相當武功的人，對這種成羣猛烈的攻擊，也無法避免悲慘的結果。

可是九郎迅速而神妙的行動，似乎在嘲笑他們似的，只讓他們刺到了一片空間而已。

九郎藉蹴向石牆的勁道，迅急地飛上了兩丈高的空中，而飄落在後面已經划開的小舟上。

攻擊的人、在舟中的客人，及堤岸上來往的人們，都以詫異的眼光看着。

稍有武功的人，如果是向前跳了兩丈多高，是有此可能，但是能向後跳兩丈多遠，實在是具有着超羣而驚人的武功。

站在船頭的九郎，這時才把斗笠鬆開一點，讓他那雙俊目迎着太陽。

可是，他的視線立即轉向堤岸上的一個地點，並不是看着攻擊的老人那一羣。

堤防上一個嬌美的影子，正是早河要之進的未婚妻織江，茫然的站着。

小舟停到對面的碼頭時，九郎扶着阿娟上岸。

大概沒有問題了吧？可怕的敵人不會進來了，看來九郎先生會與我一塊兒走了。

阿娟在心中這樣想着，步伐輕快而高興。

可是等到走上一條舖着白沙石的路時，九郎忽然停下腳步說：

「我要在此告別了。」

阿娟震驚着，好像冷水澆頭，面色慘白。

阿娟很想衝動的喊出：「不，我不要與你分手！」可是呢？她是一個習武世家的千金小姐，所受的嚴格教養，使她無法說出口。

「我想，以後有機會的話，再在江戶見面吧

！」

「請你一定要到我家來，我等着你！」

阿娟將衷心愛慕而企盼的眞情，低着頭羞赧地說出。

「阿娟，也許在妳未來的生涯中，必須孤獨的活下去，妳要堅強起來，再見。」

說着，九郎卽順着箱根外輪山的山路，走向山下。

阿娟忍住了滿腔的悲哀，注視着九郎的背影，一直看着白色的影子從視線中消失，她才提起了脚步。

阿娟一步一步很慢的走着，下定決心說：

「我只能將昨夜的一切，埋藏在心底，勇敢的活下去。」

昨夜。

九郎將阿娟安置在床上，阿娟却無法睡着。

「你還是睡覺的好！」

「不，九郎先生，妳才是需要睡眠的。」

因爲互相的推讓而感到不耐煩的九郎，就走近阿娟的身邊，很溫柔的抱起她。

阿娟像個嬰兒般的由他抱着，讓他把她放在棉被上靜靜的躺着，一點兒也沒有害羞的心理，並溫順的睡着了。

九郎等她似乎睡熟之後，才在她的身上輕輕的又蓋上一條棉被，而露出微笑。

可是，阿娟並沒有眞正的睡着，反而張大了眼睛，向九郎微笑着，心中有無限的甜美，無限的滿足。

的確，對阿娟來說，昨夜的情景，是從她出世以來，第一次嚐到的愛情的滋味，爲了度過今後寂寞漫長的歲月，阿娟決心將昨夜的一切當做珍貴的記憶，隱藏在心扉，陪伴着她，勇敢堅強的活下去。

阿娟停下脚步來，仰頭看着蔚藍色的天空。

這時，九郎的影踪早已消失了，滿地的蘆葦，在秋天的陽光中搖蕩着。

美女纏身

箱根外輪山下，有一塊起伏很大的丘陵地，其中的小平原，經常與外界隔絕着，靜靜的躺在那兒。

一座像特意用刀削平的絕壁，襯托着一所巨大的古刹，古刹的四週，圍滿了一棵棵蒼勁的老松樹。

這時，九郎的臉上才露出了一絲笑容。

老師父還在的，這是九郎的直覺。

從十三歲的春天起，到二十歲的秋天，九郎的少年時代是在這所古廟中渡過的。在漫長的歲月中，九郎那令人驚懼的高深武功，是經過了異常刻苦的鍛鍊，才到達今日爐火純靑的境界。

九郎的脚步看起來並沒有跑，但是速度却非常快的走下了山坡，他穿過樹林，到達了半倒的山門前。

此時一位身着白衣的老僧，站在正殿的屋簷下，好像正等着九郎來訪似的。九郎很快的向他走去，站在臺階下，恭謹地鞠着躬。

看來年齡已超過八十歲的老僧，只是凝視着風雅的九郎說：

「九郎，你身上有血腥味。」

很尖銳的質問聲。

「是的。」

九郎低下頭，立卽跪在地上說。

「你殺了人？」

「是的。」

「無法避免的事嗎？」

「並不是我所希望的。」

「好，你進來吧！」

老僧回身進入正殿中，九郎跑到旁邊的水井，洗了手脚，漱了口。

九郎進入正殿，老僧已靜坐在神壇前。

「九郎，你殺的人姓名叫什麼？」

九郎感到師父已看破他心中的一切，而深受感動地說，

「叫做早河要之進。」

「唉！」

老師父點着頭，從桌上拿出文房四寶，在一塊靈牌上寫：

「早河要之進之靈永代供奉。」

寫完卽把這塊靈牌放在須彌檀上，嚴肅的開始超渡念經，九郎在身後垂着頭，動也不動。經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老僧轉過身來，用柔和的眼光，注視着這位白面孔的年輕人。

「看來需要你的時代，已經來臨了。」

九郎以低沉而驚異的聲音回答說：

「也許在山上所學的一些武藝，開始派得上用場了。」

老僧看到九郎平靜穩重的態度，滿意的點頭說：

「是不是京都的公卿，拜託你打倒幕府呢？」

「不，沒有，祇是依我個人的想法而行動的。」

「對，這樣好，不會成爲人家的奴才，順其自然發展好了。天下事就像日月的運行一樣，朝應該去的方向走。要毀滅的，自己會從葉枝根部慢慢枯萎；要興起的，卽使是壓在大岩石下，也會冒出芽來。但是你要注意，只有你一個人走着正義之路，要阻擋你的敵人，會依靠多數人來毀滅你，這點是你應該特別小心應付的。」

「師父的教訓，我絕對不會忘掉，可是我想請教師父一件事。」

「什麼事？」

九郎把放在背後的火焰劍，拿到自己的面前說：

「這把劍是我殺掉早河要之進所帶的火焰劍，過去我記得聽師父說過，我們的祖先義經，從鞍馬山的天狗處得到雌雄劍的故事，現在請你告訴我詳情。因爲我受到宮廷宰相的命令，負責籌借打倒幕府的資金，我正在找德川家康所埋藏的珍寶，聽說如果把火焰劍與水煙劍會合時，就知道埋藏的地方。並且這兩把劍，本來也是身爲義經的後代，所應該奪回的，我很早卽下了決心，要找回來。可是在前天晚上，我拔出火焰劍噴霧水的時候，有一種奇怪的戰慄，傳遍了全身，我想在這裏面，一定有很深的道理存在，我想師父一定會知道。」

老僧並不感覺驚異，臉色平靜的說。

「我早就想到了水煙、火焰二劍，總有一天會被你奪回來的。」

老僧喝了一口茶說後：

「火焰劍沾了水，而使你顫抖的原因，我想一定是水煙劍正在附近發出火花。」

「這樣說，我拔出火焰劍時，在另外一個地方水煙劍也同時拔出來了？」

「對。義經的雌雄劍是要陰陽合在一起才能發揮神功。陰則是水，陽則是火，也是代表着生生不息的一切原理，月亮與太陽，晚上與白天，靜與動，男人與女人，都無法缺少任何一方，這樣保持正常均衡的關係，世界的秩序才不會引起混亂，而順利的運行。只是，如果對陰陽的玄機存有邪念或私慾，而想利用的話，這個後果，將不堪設想。火焰、水煙二劍，要讓你拿到，才會發生絕異奇妙的神效。如果被別人使用的話，則相反的會喪失性命。」

「師父，我知道了。」

九郎很冷靜的叩頭回答。

約莫半刻鐘之後，九郎向師父叩別，走出山門。

九郎走過田徑，而進入一片黑暗的松林時，

他的臉上突然呈現一片緊張的氣色。

可是，他並沒有改變他走路的速度和方向，眼睛也一直望着前方。

等到在一棵大樹後，有一個人影跳出來時，九郎剛好走過這棵大樹前一步。

「嘿呀！」

一聲尖銳的呼喊，打破了寂靜的松林，一柄短劍向九郎刺來，拿着短劍的手，是一隻白皙、圓潤的女人玉手。

九郎輕輕的閃開，而用另一隻手挑開了女人的面罩。

「是你呀？」

九郎的聲音，仍是那麼安靜，令人有一種不寒而慄的感覺。

而刺殺他的人正是織江。

織江喘着氣，緊張無比的面孔通紅，看到九郎鎮靜的視線，全身癱瘓了，而將短劍丟在地下。她毫無氣力的坐在地下說：

「請你殺了我吧！」

九郎很平靜的看着織江瘦而蒼白的面孔：

「我沒有殺妳的理由。」

「我要殺你啊！」

「你是不是想替早河要之進報仇呢？」

「是啊！」

「可是你並沒有一點殺機。」

「……」

「是不是因為我救過你的生命，而臨時勇氣不够，如果你不膽怯，就可以殺掉我。我在任何時候，都有死的準備，我早就發現你跟蹤我了。」

就在這一瞬間。

織江很快的撿起掉在地下的短劍，拼命的向九郎刺來，這是充滿了殺氣的一擊。

可是九郎只輕輕的一閃，就跳開約半丈遠。

織江痴呆着，垂下了雙手，看着九郎，突然

間把劍的尖端，向着自己的胸部刺去。

說時遲，那時快。

九郎飛過身來，把劍打掉。

織江雙手掩住臉孔，蹲在地上。

一直忍着的哭泣，終於像山洪爆發般的衝出來，激劇地全身顫抖着。

九郎不知道該怎麽辦，默默地站在那兒，看著她哭泣。

片刻之後。

九郎突然看着天空，四週霎時黑暗了下來，九郎說：

「恐怕暴風雨就要來了。」

九郎如此說着，眼睛在到處找尋可躲雨的地方。

層層的烏雲，立刻將傍晚的天空，佈得滿滿的，大地呈現一片黑暗，四週寂靜得連蟲叫的聲音都沒有。

「好了，站起來吧，否則馬上會被大雨淋濕全身的。」

雖然九郎很溫柔的向織江說着，可是織江還是搖着頭哭着，好像表示：你不要管我，自己走吧！

「也許妳與我是一種仇敵的關係，但是對於天上的暴雨，我們却必須互相的照顧。」

九郎一說完，就突然的拉着織江拖着她走，織江轉過頭去，由他拉着走。

天上開始散下一粒粒大雨珠。

「我們跑吧！」接着說：「讓我背着妳，比較快。」

九郎這樣說着，就背向着織江。

織江一瞬間吃了一驚，停下步來。

九郎只是轉過來，微笑的向織江看着，他的微笑是眞摯的、純潔的：

「不要客氣！暴風雨是無情的。」

織江似乎是被這句話迷惑住了一般，在半無意識中，將身子貼上了九郎的後背。

可是當九郎的手抱住自己的臀部時，一種少女的羞澀，頓時散佈了全身，如果要再把雙脚分開，那更是無法想像的羞人的事。

九郎沒有一點邪念，毫不客氣的，用力把織江的雙脚分開，說一聲「要跑了！」就飛也似的跑着。

剛好，就在此時，降下了傾盆大雨。

大地立卽變得迷迷茫茫的一片，地上的雨水化成奔流般的衝下山去。

九郎飛快地在雨水中奔跑着。

他想起了在這個山坡中途有一座樵夫所住的小屋。

但是，要跑到那兒，還有一里的路程。

織江拚命的抱住九郎，這種異常的動作、感覺似乎是世間以外的事情。

也許這是女人的本能，受到強烈而自然的引力，使生命的一切活力再奔騰起來。

如果一直這樣，卽使是進入地獄也心甘情願。

織江在內心中不斷的想着。

透過完全淋濕的衣服，織江似乎感到自己的血液與九郎的血液溶合在一起。

可是九郎跑至斜陡的山坡時，從上面衝下的奔流，好幾次幾乎將他衝下山去，他集中着全副的精神來對付奔流的衝擊。

終於走到樵夫小屋了，九郎打開門後，立卽跳進。織江被慢慢的放在地下，這時她眞羞愧難當。蹲在木材堆邊，低垂着頭。

這所小屋，好像時常有人在此過夜一樣，有張木床，還準備許多燒火用的木材及火爐。

九郎馬上走到爐旁，開始升火。

「妳靠近來吧！」

織江，這才站了起來。

九郎看着她全身的衣服淋濕了，黏住四肢以及披散着頭髮，就說：

「不行，妳全身濕透了，這會傷風的。」

說完，他就拿起放在角落的睡具，舖在爐邊。

「我到外頭去，妳可以把濕衣服脫掉烘乾。」

「不，我不要。」

織江慌亂的搖着頭說：

「你先烘乾吧！」

「我不會因爲這點雨而生病的，因爲我練過功夫，現在不是講客套的時候。」

九郎說完卽不再理她，走出了房間。

織江大聲的叫說：

「我會照你的話做，可是你也用不着出去，只要看着外面就好了。」

「這樣行嗎？好！」

九郎又走進來到窗旁，看着窗外。

織江解開了腰帶，脫了衣服，並且把脫掉的衣服掛在九郎在圍爐上所支起的架子上，當她想躺上床舖時，九郎突然間說：

「要把全部的衣服脫光。」

似乎他的後頭長了眼睛一樣，命令着。

織江還在猶疑着。

「趕快脫吧！」

九郎用很嚴肅的口吻說道。

「是！」

織江此時只好溫順的回答，好像是有一種專爲所喜愛的人而做的感覺。

一會兒之後，九郎才走向爐邊，看着躺在棉被中的織江，露出微笑着說：

「人只要活着，就會有很多種不同的遭遇，你不認爲有些遭遇都很有趣嗎？」

「是。」

目前的織江，不管九郎說什麼話，好像都在心中有百分之百的信任，毫不遲疑地答應着。

織江只要看着九郎端莊的神態，卽感到心滿意足，如像隱藏在棉被中光裸的身體，每一部位都有着陶醉感。

可是九郎說完了這句話後，就默默的走向爐

旁，將一根根的木材丟進爐中，動都不動，也不說話。

織江的眼睛眨都不眨地注視着九郎的側面。

九郎究竟在想些什麼？這是織江所無法想像的。但是看到他高貴的氣度及悠遊的眼神，織江不知不覺感到：

我今生今世是否爲了遇見他，才身爲女人？

對早河要之進，織江從來沒有產生過這種陶醉感。只是將他認爲是自己父母親所訂的伴侶，在心目中認爲是將來的丈夫而已。

很不幸的，打開她的愛情之門，讓她初嚐戀果的，却是她丈夫的仇敵。

經過了一刻鐘之後，雨停下來了。

好像整個天氣都變了，午後明亮的陽光，化爲幾條眩人眼目的光線，射進了小屋。

織江在不知不覺間睡着了。

當陽光射到她的脚根時，織江才突然的醒來，本能地找尋爐邊的人。

可是爐邊那有他的影子！

「啊！」叫了一聲而欲衝起，但想到身上的情景又立即躺下，看到九郎所坐的地上，用一塊沒有燒完的木炭，寫着下面幾個字：

「如果我們有緣，相信後會有期，再見。」

織江儘快穿上了烘乾的衣服，一口氣的衝到外面。

天空沒有一片雲彩，被豪雨洗過的山野，一切的植物，都好像恢復了生命力，顯得青翠而可愛。

「九郎先生！」

織江向天空大聲的呼喊。

可是只有山谷的回音震盪着，舉目望去，那有九郎的踪影？

夢現天山在鴨之尺的西行法師木像前，默默的站了好久。

可是，天山烱烱有神的眼光，並不是在欣賞

着黃昏的景色。

「不知道！」他這樣在口中喃喃的唸着，其實這時他也想不出所以然來。

他一直想着：在小田原松原神社境內，用水煙劍阻擋了刺客所砍殺過來那致命的一擊時，全身爲什麼會穿過一陣目眩及痲痺。

水煙劍發火時，而我的身體就像痴呆了一樣，喪失了自己的意志力，這是什麼原因呢？

天山自認爲是劍派中的高手，不輸於任何劍士，而且事實上，到目前爲止，他與很多的劍士決鬪過，從來沒有發生過危險。

甚至於有一次，他被數名錦衣衞拔刀圍逼時，他也沒有感到一絲懼意，這都是他藝高膽大能沉着應變所產生出來的勇氣。

可是當水煙劍發出火花時，天山的鬪志完全崩潰了。

是不是因爲我的功夫不到家，而無法接受水煙劍的魔力呢？

對！也許是這個原因，可是身體所受的痲痺，是無法用言辭來形容的，因爲即使是被雷擊，也不會有這種衝擊。

「不知道。」

不知重覆了多少次這三個字的天山，從他的身旁忽然跑出了一個人影。

「師父！」是狐小精佐平。

「實在沒臉來見師父。」

天山對低頭道歉的佐平轉過頭來說：

「你有沒有看清楚奪走水煙劍的人？」

「因爲在樹底下太黑暗，所以無法看清。」

「這樣說來，眞是太遺憾了。」

天山說着一步一步的走開了。

「師父，不管付出任何代價，我一定要奪回水煙劍。」

「佐平——」

「是。」

「看來火焰、水煙二劍，是我們無法隨便拿

到的神物。」

「不，沒有人像師父有着高深的學問，誰也無法解開謎底，我想奪劍者目前一定感到莫明其妙。」

就在這時，有兩個人影很快的在沉寂的松樹林中走着。

這是野駒阿龍與灰神樂留吉二人。

「嘿嘿……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大姐，好運來了，什麼都擋不住的。」

留吉一人在笑着，一直反覆說着。

可是阿龍仍是默默的疾走着。

她的手中正握着水煙劍；當天山拋棄水煙劍時，接住的正是阿龍。

當然阿龍應該把寶劍交給仙藤鬼十郎，可是她却偷偷的躲開鬼十郎的視線，想據爲己有，這是她的功利心使然。

阿龍也知道擁有火焰劍的人是源氏九郎。

帶着水煙劍，一定有一天會和火焰劍碰在一塊的。

坦白說，阿龍很想再次見到那位具有絕世品貌的年輕男子，她自己也想不透，爲什麼自己曾歷經滄桑，却會對此人燃起了愛情之火。

是不是能再回到天眞浪漫的少女時代，嚐嚐初戀的滋味？

阿龍這樣想着，就對仙藤鬼十郎不感到一絲害怕。

「大姐，妳怎麼搞的？走的那麼快！」

留吉在後頭跑步趕上來說：

「大姐，我們將水煙劍送到幕府的多田信濃守先生處，告訴他說，這把劍會招引來火焰劍，我們一定可以得到很多的賞錢，可是現在我們還是偷偷的藏起來，等找到火焰劍時再公開，你看怎麼樣？」

「這個還用說嗎？」

「妳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當然是兩把劍都找到了以後，再決定啦！」

「好，大姐說的對！」

正當留吉誇讚阿龍的決定時。

從後面傳來了「嘀嗒，嘀嗒」的陣陣馬蹄聲，立刻有數名騎士出現在路上。

突然間，阿龍感覺是錦衣衞們追來的凶兆，叫着：

「留吉，小心！」

即躲進了旁邊的松林裏。

大路上只剩下了留吉悠然的哼着小調走着。

在落日的殘照中，馬蹄所過之處揚起一陣黃色塵埃，馬上的一羣騎士，手中都拿着長矛。

跑在最前面的馬上騎士，是一名壯大的老者，他正是黑注七郎太。

「喂！商人！」七郎太停下馬叫着。

「是！」

「你有沒有看見一個穿白衣服的年輕男子從此走過？」

「什麼？」

留吉在心中吃了一驚。

他找的不正是源氏九郎嗎？

「衣服、刀都是白色的，很漂亮的一個年輕人。」

「我，我，我沒有看見。」

「你眞的沒看見？」

七郎太回頭向後頭的人說：

「那個傢伙好像懂得小鷹之術。」

小鷹之術，就是走路像鷹一般的疾快無聲，是輕功之一。在那個時代，健步疾行，是一個懂得武術的人，所不可缺少的本領。

「快，快走。」

「留吉！」

這羣騎士，像飛劍般的越過街道。

阿龍從樹後面色蒼白的跑出來說：

「源氏九郎就在這一帶。」

「眞的嗎？」

留吉咬牙切齒的說：

「看你的眼神，像着了魔似的。」

「別胡說八道，火焰劍是源氏九郎帶着的。」

「哼！你是想見白衣妖怪，還是找火焰劍呢？我早已看出來了，我從沒見過大姐如此神魂顛倒過。」

「眞討厭！」

阿龍不理留吉，快步的走開。

「唉！我看野馬也需要一匹馴馬師了。」

留吉說着，卽跟在她後面走着。

在這個時候，仙藤鬼十郎和那羣衙役們，已坐在靠近江戶的六鄉川碼頭一家専供往來旅客休息的茶館裏，監視着來往的行人。

「是不是我們跑過頭了？」

「不管如何，要渡過六鄉川只有這個碼頭而已。」

「如果幸運的話，我們可以同時殺掉帶着火焰劍的源氏九郎與擁有水煙劍的假隱士。」

醜陋如鬼一般的鬼十郎，一言不發的，聽着衙役們小聲的談話，將視線注視着往來的行人，就在此時，鬼十郎的眼睛突然發亮，唇角也牽動了一下。

因為在人羣中，他看到了一個獨自走着的習武世家姑娘。

「那不是大坪佐源太的女兒嗎？」

佐源太的女兒，到西丸城去侍奉時，鬼十郎見過她好幾次，同時很早就聽說過她有着出衆的美貌。

她如果擔心父親的安危而到三島去，就一定會碰到源氏九郎的。看她一人孤單的回來，大概是在半途中與源氏九郎分開了，然後再決定在江戶碰面。

鬼十郎這樣想着，卽站起身來。

阿娟做夢都沒有想到，一個可怕的魔鬼，就在旁邊跟蹤着，她的心中只是思念着九郎，越過了茶館。

少女情深

當黃昏加深時，剩餘的陽光，就像海浪退潮般的從原野上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踪。

夕陽下的烏鴉，也叫着飛回巢去，天空上出現了一顆顆的星斗。

太陽下山後，大地呈現一片寂靜，最容易使人有一種萬事皆空的感慨。

走在田徑上的阿龍，她的感受竟是如此，她感覺一陣空虛，雙手捧着心，低着頭走着。

留吉跟在阿龍的身後，也不發一言的低着頭走。

此時，兩人却不願開口講話。

一陣風吹起了一團枯草，掀起了阿龍的裙擺。

阿龍停下脚步，把裙子擺平，揚起頭來看着天空。

暮色蒼茫下，有一羣雁子在半空中掠過。

「大概要回巢了！」

阿龍在口中喃喃唸道。

她想：要找到自己的巢，不知是多少年之後的事，她告訴自己，命運如此，不能每一次都觸景傷情。

夜色逐漸來臨，所帶來的一陣空虛，更使她感到人生的無聊與寂寞。

「大姐，那邊可以看到客棧的燈火了。」

對阿龍此種孤寂的感受，留吉似乎也受到感染，因此當留吉看到了燈火，就高興的叫出聲來。

阿龍還是默默的走着。

留吉看着她那孤零的背影，搖着頭在心中想着：

誰叫女的愛上了男的？不過，也難怪，對方是那麼樣的俊俏人物，實在令人傾心。

留吉似乎知道阿龍的心情，不敢像平常一樣的儘說些風涼話。

他們所走的這條小路，正通到客棧的後門。走到門口時，阿龍的眼睛，突然停在右端房子的紙窗上。

映在紙窗上的影子，是兩個人影，在激烈的衝突着，從人影看來，一名是把頭髮梳得高高的女子，一名是男人。

「留吉！」

沒有等到阿龍的呼叫，留吉早已注意到了。

「大概是想強暴女人的。」

「你去開開他的玩笑，看起來眞卑鄙。」

「嗯！」

留吉從腰間拔出了吹箭筒，他在吹箭的功夫上，和阿龍一樣，也是相當的高手；把筒靠近嘴唇，留吉吸了一口氣，把箭吹出去。

吹箭發出「咻」的一聲，飛射出去，穿破了紙窗。

就在同一時刻，兩個影子同時倒在榻榻米上。

阿龍與留吉躲在樹後，屏氣凝神的看着裏面的發展。

紙窗被打開了，發出了很大的聲響，仙藤鬼十郎瞪大了眼睛向外看着，他並沒有看見有什麼人。

鬼十郎用眼光搜遍了後院，再把紙窗關起，將視線移至伏在榻榻米上的女人。

女人正是阿娟，鬼十郎慢慢的靠過去，要扳住阿娟的肩頭時，阿娟像根彈簧般的跳開了數尺之外。

鬼十郎冷笑着說：

「為什麼還要討厭已經變成了妳丈夫的人呢？」

昨天晚上，阿娟走過六鄉川旁的小茶館時，

忽然從背後被點了穴道，喪失了意識，到了今天早晨才醒過來。

她醒來時，發覺是躺在客棧的一間房中。旁邊有一個面貌凶惡的武士在監視着她，仙藤鬼十郎則剛剛出現不久。

阿娟已經知道這個醜鬼的出身，也從源氏九郎處聽到他是殺父的仇人，醜鬼進來時，那個監視的武士出去了。

因憎恨與恐怖交集，阿娟像一塊繃緊的石頭，仙藤鬼十郎就說：

「妳是不是與源氏九郎在江戶約好見面的？最好告訴我詳情。」

當然，阿娟是一句也不回答。

「我有很多方法使妳從實招來。」

鬼十郎威脅的逼進了阿娟，阿娟就乘着他全身逼進的霎那間，從頭上拔下了簪子，向鬼十郎的眼睛刺去。

他們這種廝纏的情景，引起了阿龍與留吉的注意。

阿娟對鬼十郎所說的話，愕然的張大了眼睛。

鬼十郎稱自己是她的丈夫，此種不共戴天之仇的仇人，突然變成了她的丈夫？

「嘿——不要害怕，在妳昏迷的時候，妳已經成為了我的人，妳睡的棉被可以證明。」

阿娟感到全身冰冷。

「不，沒有這回事，我沒有被侵犯的！」

雖然在心中她一直這樣叫着，但她自己也知道，這不過是一種哀鳴而已。

當時一般的女性，對男人的關係是毫無知識的，所以與男人有了關係後，會發生什麼變化，阿娟是一點兒也不懂的。

但是，她知道了一個事實：昨天晚上被昏迷藥麻醉後，睡了一整晚，這是眞的。

嚴格的說，鬼十郎並不是一個普通的無賴，他是經過非常嚴格訓練的錦衣衞，所以他並不可

能准許自己為了私慾而侵犯阿娟的。

鬼十郎看着阿娟低垂着頭，冷冷的說道：

「你要改變過去的想法。當女人把貞操獻給一個男人之後，則必須永遠侍候他一輩子，即使這個人是你父親的仇敵，你也應該如此做。」

鬼十郎說完即站起來，打開紙門走向長廊。

這眞是使阿娟不敢想像的事情。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茫然而虛脫的阿娟，在半無意識下，撿起了掉在榻榻米上的簪子，緊緊的握着，閉住眼，在口中叫着：

「九郎先生！」

她向半空中呼叫着九郎：

「我已經沒有臉再見你了。」

滿眶的淚水掉在簪上，她拼命的向自己的胸部刺去。

就在這一瞬間。

「等一下！」

紙窗外有人嚇止，這是阿龍的聲音。

偷進來的阿龍，馬上走近阿娟身旁，抓住她的手說：

「趕快逃，現在還來得及。」

「不，我已經……。」

「死也是白死的，趕快走。」

阿龍不顧阿娟的掙扎，硬拉着她走出院子。

阿娟像靈魂出竅般的，讓她拉着空洞的軀體逃到後院，沿着圍牆，向小路跑。

留吉等在那兒說：

「大姐，看來今晚要在曠野裏露宿了。」

「有時候，仰頭看着天上的月亮、星星睡覺，不也是挺有趣的事情嗎？」

他們三人沿着牆，即將走出去時，

「喂！」

一個很熟悉的聲音從背後傳過來。

阿龍與留吉大吃一驚，掉回頭看到仙藤鬼十郎正蹲在牆角下。

鬼十郎陰沉地冷冷說道：

「你要帶我太太到什麼地方去？」

阿龍到底是一個走慣江湖，經過大風大浪的女人，在一瞬間的驚嚇過後，即冷靜下來說：

「是你呀？先生！想不到你也有強暴女人的興趣。」

「有必要的時候，我會的。」

「好可憐的姑娘！她等妳出去以後就想自殺，所以我起了憐憫之心，帶她出來，你可不可以讓我帶這位姑娘離開？」

想不到鬼十郎竟爽快的答應了：

「交給妳可以。」

「謝謝你！」

「不過，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把妳背上的那把劍交給我。」

「……」

阿龍睜大了眼睛瞪着鬼十郎。

「你這條毒蛇，竟然也知道了。」

阿龍在心中這樣想着。

鬼十郎看出了阿龍的心意，遂大聲說道：

「阿龍，妳想成為我們的敵人？」

阿龍毫不客氣的回答：

「大概這是我命中註定的。」

「啊！我替妳說破，好嗎？」

「什麼事？」

「我看妳是愛上了那個穿白衣的小白臉！」

「可不是！我已經看上了源氏九郎，而且一往情深。」

「是不是想把這柄水煙劍送給他？」

「對於所愛的男人連生命都可以貢獻，何況僅僅是一柄劍？」

不用說，這番談話對阿娟來說，是一種強烈的衝擊。

「這樣說來，妳是不準備給我了？」

「這個麼，……。」

阿龍的右手，已經拿好了吹箭筒，鬼十郎的

手，也緊緊地握住劍柄，擺出隨時可以拔出劍鞘的姿勢。

雙方的距離，約有一公尺左右。

究竟誰能獲勝呢？在沒有開始決鬪以前，是無法知道的。

「妳想要我的太太，水煙劍也不給我，阿龍！妳想的眞是太美了！」

「說的也是。」

如果鬼十郎沒有被源氏九郎切斷那一隻手的話，這場奪劍的勝負，是不會讓阿龍佔到便宜的。

這種遺憾，充分的表現在鬼十郎緊張的臉孔上。

阿龍一直盯着鬼十郎，突然間對鬼十郎興起了憐憫之情，這也許是女人的一種本性。

「先生！」

「什麼事？」

「我想把水煙劍交給你。」

「什麼？」

「但是，從今以後我們要斷絕一切關係。」

「好！」

「你退後一步吧！」

鬼十郎慢慢地向後移動。

阿龍從背上卸下了水煙劍，向鬼十郎擲去。

鬼十郎接到劍，用冷靜的聲音說：

「你要小心，如果以後再讓我碰見了，我會把妳當背叛者來處置。」

鬼十郎說完卽轉身回到客棧去了。

從小路上跑來的留吉叫着：

「太可惜了！」

可是阿龍却無言的走在反射出白光的地面上，一步步緩慢而沉重，阿龍與鬼十郎曾有過一次同宿的姻緣，這是他們兩人之間的秘密。

夾在兩人中間的阿娟，意外的違反自己的意志而被救出，她並不感到一絲興奮，目前只求能永遠無窮盡的走着黑暗的夜路，走向一個遙遠而

不爲人知的地方。

三個人懷着三種不同的心情，向江戶的方向走去。

可是，就在當天——

織江的身上，也發生了危險。

織江是朝東海道五十三個名勝古蹟中的神奈川台的路程趕着，沿途望去，可以看見廣濶的大海。

這是一片連綿不斷的松林，織江的視線，却投向了大海：

九郎先生一定是到江戶去的。

雖然她知道這是很渺茫的期待，但是對目前的織江來說，也僅能抱有這一線的希望。

「如果有緣，我們後會有期。」

從看到九郎的留言後，織江卽下定了決心，要跟着他走。

我已愛上他了。

織江再也無法否認自己心中的感受。

當然織江並不奢望能從九郎身上得到愛情的回報，因爲她的貞操，早已交給了早河要之進。

九郎是殺掉要之進的敵人。

織江不但不想得到回報；而且更進一步的想能死在九郎的刀下。

織江在心中想着，如果被九郎斬斷自己活下去的希望，一定會在身體中產生一種說不出的滿足感。

在武士界中長大的女子，在懂得愛情之後，爲了無法得到對方的回報，最後總是決定用自己的意志，來解決一切。

把死看成愛的結晶的女子，在世界上是沒有一件東西能令她感到害怕的。

這時，織江心情是很平靜的。

突然間，從旁邊的小路衝出一匹馬來，馬上的人叫着：

「織江！」

織江毫不驚訝，用一雙冰冷的眼光看着早河

要之進的伯父——黑住七郎太，織江似乎早已料到他會出現在面前。

「織江！妳沒有告訴我而躲起來的理由是什麼？妳難道不想替妳的丈夫報仇了？」

「伯父，你能不能把織江當做已經死了呢？」

「這是什麼意思？」

「我不想再隱瞞自己內心的想法，我已不想替要之進報仇了。」

「妳這個賤骨頭！該死的東西！」

七郎太在馬上咆哮着：

「好！妳有什麼交待嗎？」

「我心中只有源氏九郎，而視死如歸。」

織江很冷靜的說着。

「要之進，你要死的時候，還在想着織江，實在太可憐了！臭丫頭！我要代要之進的靈魂送妳上西天，妳準備吧！」

「不，我不想讓伯父的手來處置，我是想在九郎先生的刀下爽生，伯父我求你讓我了了這個心願吧！這並不是織江想與九郎結什麼姻緣，而是想用九郎的手，來結束我自己的生命。」

「不要再胡說八道，我不會上當的。身爲武士的女兒，卽該有武士女兒的樣子，妳認命吧！」

七郎太舉起了長矛將刺下時，織江很快的躲開，而跑進了旁邊的小巷中。

七郎太的隨從在旁叫着：

「不准跑！」

「趕快追吧！」他們喊着向她追去。

織江似乎要躲進巷中，却又翻身跑到眼前的一處斷崖上，向下跳去。

可是七郎太與隨從，也緊跟着往下跳。

這是一個只有三公尺左右高的小斷崖，下頭是一條窄小的沙土路，當織江跳在沙土路上時，七郎太的長矛也逼進了她的頭頂。

這一刻，織江眞是在生死邊緣。

剛好有兩個人影走在沙土路上，其中一人拉開了斗笠說：

「咦！她是，……」

是狐小精佐平，自然他旁邊的人，就是夢現天山。

「小姐！」

佐平抛開斗笠，奔向織江。

當織江看到是自己家中過去的忠僕，好像把全副的精神都鬆懈了下來般，倒在地上。

七郎太的長矛很快的向她的身子刺過來。

「幹什麼？」

佐平把背上的包袱丟了過去，阻擋着長矛的攻勢。

「混蛋！你想妨礙我嗎？」

一脚踢掉長矛刺穿的包袱，再度想刺上去時，夢現天山已跳至佐平與織江的前面向七郎太說：

「我雖然不知道什麼原因，但是見死不救，這是違反人之常情的。如果你不嫌棄的話，我代他們與你鬪一鬪吧！」

「混蛋！你趕緊退開，這個女子是我們家中的人，因爲她不守家規，我要來處置她的！」

雖然七郎太這樣咆哮着，但是天山一點兒也不理睬。

老者的隨從，此時都跳了下來，包圍在天山的右邊，可是天山完全沒把他們放在眼裏，泰然自若的說：

「我已經告訴過你們，我不知道原因。看來你這個老頭子的武功也相當高強，夢現天山也好久沒有與別人比過劍了，我看這場龍爭虎鬪是免不了的。」

天山面帶着微笑。

言歸正傳，讓三個女性所愛慕的主人翁，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在平川客棧的貴賓室，剛剛有一個白色裝束

的青年走到門口。

他站在廣大的玄關上，用響亮的聲音叫着：

「有人在嗎？」

出來的佣人，看到這名全白裝束的男子，很驚訝的問道：

「有什麼事？」

「我聽說這裏是江戶城朝廷特使櫻小路忠房所住的驛舘，請你告訴他，源氏九郎前來拜訪。」

「你以什麼身份來拜見他？」

「我是關白的使者。」

九郎俊秀的容貌，與他適度的談吐相配，使人不敢怠慢。

佣人進去後，經過了相當長的時間，九郎一直等着。

佣人出來了，招呼着他說：

「請。」

走上長廊時，就在旁邊擺着一排刀架，也就是說一切的訪客，必須解下武器，放在刀架上。

九郎也這樣做了，只是他的右手仍拿着錦袋包裹着的火焰劍。

「那一把呢？」

佣人問着。

「我來的目的，就是爲了這件東西。」

經過了長長的走廊，即被引入一間很大的房間。

九郎在房間裏端坐着。

女佣立卽奉茶給九郎。

九郎用左手端起了黑色的茶碗，拿到唇邊時，不知想到了什麼，突然又放下了茶碗。

他慢慢的向四週掃視了一下，然後在他的嘴角浮出了一絲笑容。

左邊的紙門打開了，進來了一個年紀很輕但是個性看來很倔強的公卿，他進了房間，看着九郎說：

「我是櫻小路忠房，你有什麼事？」

當時的公卿，都有着傲慢的態度，可是他更有着一股急躁的脾氣，不知是爲了什麼緣故。

九郎只輕輕的點了下頭說：

「這是一件很機密的事情，請先把躲在屛風後的侍衞遣走。」

忠房的氣色立刻變的緊張起來。

如果是一般人絕不會發現這種事情存在，躲在屛風後面的人，是受過嚴格訓練的秘諜，旁人無法從他躲藏的地方感覺出任何的異樣。

「讓他聽見也沒關係，他是我的親信。」

「我只想告訴你一個人。」

「這樣說來，你不必告訴我了。」

忠房用很不愉快的口吻拒絕九郎的要求。

可是，九郎毫不動氣，好像事先卽料到必然會受到此種待遇。他鎭靜而微笑着說：

「如果你不想聽也可以，可是我想問你一件事好嗎？」

「……」

忠房默默的瞪着他。

「我想問你，接見我爲什麼需要這麼多的警衞。」

「我並沒有派特別的警戒，對任何人都是如此。」

「可是你還不僅是這樣。」

「另外還有什麼呢？」

「我想在這碗茶中，你們放進了昏迷藥。」

「胡說八道。」

「最好把女佣叫出來，讓她喝下去。」

「你這個無賴！」

「中納言先生。」

九郎意外的用能射穿人肺腑的聲音說道：

「你已經知道我源氏九郎來拜訪你的目的，所以立刻做了非常的警戒，這樣，你反而使我察覺出你的企圖，你早已忘了你是朝廷特使的身份，却變成了幕府的走狗。也就是說，你一離開京都後，卽改變了意志。我不想問你是什麼原因才

有此變化，只是你很想擁有我手中的火焰劍，這是不會錯的。不知道你從何處知曉我有劍，而且有人唆使你來奪我的火焰劍，是不是？」

「不，我不知道！不要到這兒來找麻煩，我只是討厭你這個人而已。」

「我們是初次見面，你怎麼會討厭我呢？」

「你在京都反對我們尊皇倒幕的計劃，而且處處阻礙，我早就知道的。」

「我們要做一件大事時，需要天時、地利、人和三種因素合爲一體才能展開，你們所做的計劃，純粹是出於一片愛國心，但是在推展上却過於勉強，因此我出面加以阻止的確是事實。我很遺憾你在憎恨我之前，爲何不自己反省一下，現在看來，你的氣色已經明顯的呈現出膽怯與焦躁，如果你心中不覺得慚愧，爲什麼要如此對待我源氏九郎呢？」

九郎還沒罵完，忠房突然的站起大聲叫着：

「來人啊！」

九郎毫不動容，悠然地站起身來。

就在這一瞬間，九郎的身體像一陣風似的飛起，衝向大屏風　，　把屏風上的巨龍斬成了兩段。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九郎已解開了火焰劍的袋子，而把劍拿在手上了。

隨着一聲悲喊，從屏風的裂口倒下了一名秘諜，他的臉孔與巨龍一樣，被斬成兩截，手中正握着一柄短槍。

從右邊背後的紙窗，衝進了一羣拿着白刀長矛的武士。

九郎從容地數着人數，數到十人以上時，便神態自若地走出房間。

埋伏在房門外的人，不發一聲的揮刀過來，九郎只是輕輕的閃過，這人就被截成兩段而倒在九郎的面前。

九郎用緩慢的步伐想走向庭院時，一個躲在廊下的人，用一支長矛電光火石般的刺過來。

「唉呀！」

九郎輕輕的一閃，跳過約一丈多遠，面對着衝過來的武士們，露出諷嘲般的笑容迎接着他們。

九郎那出水芙蓉般的清雅及秀麗，使人覺得有種妖異的氣氛。

從他的嘴中吐出了一句非常令人難堪的話：

「死了之後，在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人會爲你感到悲傷了，先出來受死吧！」

妖姬登場

九郎的背後，正頂着正午的強烈陽光，他讓敵人團團圍住，似乎還等着他們揮刀攻擊，臉上總是呈現着溫文而儒雅的嘲笑。

有十二、三名武士似乎是錦衣衛，他們都是具有特殊武功的秘諜，一人一劍而且功夫高深。

因此九郎靜止不動的姿態，內中包含着怎麼樣的功夫，圍攻的人心中有數，所以他們是不輕易出劍的。

九郎再一次的嘲諷道：

「我看誰都不想做一個無人憑弔的寃死鬼，如果這樣，大家就乖乖的夾着尾巴快逃吧！」

他還沒說完，正面的一個武士大聲叫着：

「狂妄的東西！看刀！」

猛然間揮刀過來。

對這一刀，九郎用火焰劍輕輕撥開，再把劍尖刺了過去。

「唉喲！」

對方的眼球飛上了天空，身體像一棵被砍了的大樹，立即倒了下來。

在他倒下的霎那間，九郎已閃開一尺左右，對第二個攻擊過來的敵人揮出火焰劍去。

攻擊的人，立刻在咽喉處噴出了一道血雨，踉蹌倒下。

「混蛋！」

另一個急功的人，從背後將長矛像支飛箭般水平的刺向九郎的背部。

九郎在耳際閃開矛尖，以單腳跪地的姿勢，把衝上來的敵人從腹部斬成了兩截。

「唉喲！」

發出異常的悲呼，又有一人倒下；九郎閃開半尺，背靠在石燈塔上對付着敵人。

他慢慢的將雙手舉至平肩。

火焰劍的尖端指向天空。

「自信能够破秘劍——鳳蝶劍的人，就請過來吧！」

九郎用冷靜的聲音這樣說着。

這種懾人的神氣，令人不寒而慄。

在長廊上與櫻小路忠房並排站着的，是一位宮女打扮的美麗女子，她眼睛眨都不眨的注視着九郎的動作。

她穿着一件閃閃發光千代田花色的衣服，外頭套着用金絲、銀絲織成的上衣，很艷麗，大概已有二十七、八的年紀，露出一股傲慢的態度，在嬌美中，却又散發出濃厚的妖艷而淫蕩的氣氛。

現在打鬪有片刻的靜止。

看到白衣武士拔劍的姿勢，宮女裝扮的女子眼中露出異常的光采，臉上浮着笑容說：

「沒有人能勝過他的劍法！」

忠房聽到女子說出長他人志氣的話，即憤怒地說：

「公主，妳說什麼？」

公主沒有答話，只是舉起了手，招呼着蹲在走廊下的一個男子。

這名男子，從他的步伐中可以看出，是一個輕功深厚的秘諜。

「你去跟蹤那個年輕人，再回來向我報告！」

「是！」

男子應聲走開。忠房很露骨的表示不滿說：

「妳認爲那個人能够逃走嗎？」

公主在嘴中嘲笑似的說：

「你等着瞧吧！」

這時有兩個不知好歹的人，向鳳蝶劍挑戰而衝上去。

可是，這兩人連鳳蝶劍的劍身都沒碰到，即分別哀叫着：

「啊呀！」

「啊喲！」

從兩人身上濺出來的血，在陽光中向空中噴射，兩人的身體，也立即倒在庭院的草叢中。

九郎看來似乎沒有做出過任何行動，靜靜的等待着下一個攻擊者。

「我偏不信！」

像飛鳥般的快，有一人從左邊向九郎衝來。

可是，他飛過來強勁的一擊，只打在石燈塔上，迸出了一片火花而已。

「哎呀！」

這人卸下了雙手，他的臉也已變成兩截了。

「你們還不够嗎？不要再浪費生命了，我源氏九郎不想多開殺戒，所以在這兒向你們告別了。」

九郎說着，就輕如飛燕，飛躍到兩公尺外的房頂，像一陣風，飄然而逝。

這是一座規模宏大的藩邸。

在一間樓枋江戶城的白書院房中，德川幕府的總管——多田信濃守，正坐在房裏。

他低著頭，看著一本帳冊。

可是這本帳冊的內容，完全沒有記入數字。

原來是櫻小路忠房秘密貢獻出來的倒幕血盟聯署書。

在簽署的人名中。

竟有很意外的人物，也雜在其中。

多田信濃守的眼神，愈來愈難看而沉重。

這時，紙窗上好像傳來石塊碰擊的聲音，信濃守立刻抬起頭來看。

連續有三塊石頭打在紙窗上的撞擊聲。

穿上木屐的信濃守，走出房間走過很長的走廊，停在一處假山噴泉的後面。他背負著雙手，看來似乎在悠然的欣賞庭院的景色，不遠處有守衛在保護著他。

當他進入假山頂上的涼亭時，臉孔突然變的嚴肅起來。

從黑暗處跑出來一個人，那人是仙藤鬼十郎。

「我要先向你告罪。」

這樣說著，鬼十郎跪在地上叩著頭。

「沒有成功嗎？」

「是。」

鬼十郎抬起頭向他報告說：

「大平佐源太所帶秋葉藩的火焰劍是假的，從備前邑久藩的世家閣樓上拿出來的那把劍，才是眞的火焰劍，可是很遺憾的被別人奪走了，不過我得到了三島神社的水煙劍。這水煙劍同樣是一把神劍。」

「混蛋！」

雖然責罵的聲音很低，但却能刺人肺腑。

信濃守冷冷的說道：

「我不是聽到外面的傳說而來收集古物的，我早已聽過源易經所傳擁有水火二劍的故事，這兩把劍如果能成爲一體的話，會發生不可思議的變化，我所想要的是先主君家康公所聽到的故事：認爲被視爲神物的火焰劍上刻有巨大財寶的埋藏之處，你只是拿著水煙劍有什麼用處？」

「對不起，主人！」

鬼十郎用懇求的聲音說：

「我的看法是家康公可能把埋藏財寶的地方分別刻在兩柄劍上。」

「什麼？」

「我這樣說是因爲將水煙劍的劍柄取下，在刀身上刻有意思不明的五個字。」

「咦！眞的？」

「畐、原、昜、彐、完五個字。」

信濃守拿著鬼十郎遞過來的水煙劍，想了片刻後說：

「誰奪走了火焰劍？」

「一個名叫源氏九郎的人，衣服、配劍都是白色的，並且還是個使用秘劍功夫的年輕人。」

「把它奪回來！」

「一定奪回！」鬼十郎說著。

「去吧！」

信濃守與鬼十郎分開後，假山一下子變的沉寂起來，很意外的，涼亭外的一棵大松樹上，有一個人不發出一點聲響的慢慢從樹幹上爬了下來。

他就是剛才被妖艷的公主所交待跟蹤源氏九郎的秘諜。

這一位隱居的女人，其實是住在信濃守家中的一名食客而已。

她的名字叫遊子，她神秘的出身，連侍候在她身邊的丫環，都不清楚，只是知道遊子能與信濃守對等的談話，也沒有一點食客應有的謙卑態度。因此，大家猜想：這名女子是可能有著將軍家血統的公主，她所住的地方，也與信濃守的太太、愛妾完全兩樣。在藩邸的南角上，特別為她蓋了一座豪華的別邸。

這時，遊子正坐在房間中看著浮世繪，已經是秋天了，所以從欄杆裏，可以看到庭院中，秋天特有的景色。

房內靠近床舖的桌上，擺著一瓶桂花。散發出濃馥的馨香，

「遊子公主！」

似乎是在房間的下方傳來一陣很小的聲音。

「出來吧！」

桂花花瓶忽然動了一下，接著從掛著畫軸的後方，出現了一個秘諜。

「我跟縱源氏九郎，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報告了源氏九郎的行蹤後，再問道：

「公主，你有沒有聽過源易經的水煙劍與火焰劍的傳說？」

「沒有聽說過。」

那秘諜就長話短說了一個概略說明，並且指出九郎在藩邸中殺人的那把劍就是火焰劍，還把剛才在假山後偷聽到信濃守與鬼十郎的對話，一

句不漏的告訴她。

默默聽著的遊子，等他說完後道：

「人為財死，是不是？風神！」

被叫做風神的秘諜，恭謹的點頭說：

「對！這是自古以來不變的常理。」

遊子張大了眼睛慢慢的說道：

「我也想要那宗大財寶，而且也要源氏九郎。」

對遊子小姐的貪心，風神聽的呆住了。良久才說道：

「妳連那個年輕人也想要嗎？」

「對！坦白的說，他比起金銀財寶更讓我感到興趣。」

「可是，……這比較……。」

「比較什麼？」

「唉！」

「嗯，……你不是說過我要嚐嚐被男人輕視的味道嗎？我想這正是一個好機會，那個年輕人，說不定不會把我放在眼裏的。」

「公主，妳要小心啊！上回我勸妳的原因，是因為妳太公開的招蜂引蝶，萬一傳到幕府大將軍的耳中後果可就嚴重了。說真的，過去妳所玩的年輕武士，如果與源氏九郎相比的話，等於是一些木偶而已，源氏九郎是完全不一樣的，根據我的直覺，就是以傾國傾城的美色來誘惑他，恐怕也是不容易使他動心的。」

如果這些話由別人的口中說出，遊子小姐一定會大發脾氣的。

可是遊子對風神的忠告，却很虛心的聽著。

「照這樣說來，我是沒希望得到他了？」

「我是說公主與他的世界是完全兩樣的。」

「所以我才感到興趣啊！我對一般的男子已感覺厭惡了，風神！拜託你把源氏九郎帶來好嗎？」

「唉！你叫我用什麼方法帶他來呢？」

風神搖着頭想着。

「你從信濃守處偸出水煙劍，用這把劍作餌來釣他卽可。」

遊子帶點焦躁不安的神情，下着命令說。

風神嘆口氣說：

「旣然公主要我如此，我祇有遵命，不過妳要當心這是一種很大的冒險。」

「別囉嗦！我知道了。」

風神再次不出聲的遁入掛軸之後，遊子搖鈴招來婢女說：

「你去告訴信濃守先生，今天晚上我請他喝酒，七點一過，就請他過來。」

遊子招待信濃守這是第一次。

她怎麼會對他有興趣呢？

信濃守早就想染指遊子，因爲他害怕他的立場會受到攻擊，所以不敢進行，一直忍耐到現在。

遊子妖艷的美貌，早就引起了好色的信濃守的興趣。

「哇！這麼美！」

走進房間的信濃守瞪大了眼睛。

因爲擺在桌上的菜餚，一眼可以看出是經過一流師傅所做出來的佳餚，遊子看見信濃守吃驚的神情，卽用嬌滴滴的聲音。說：

「我特別從山谷的八百善叫來的。」

山谷的八百善與深川土橋的平津及大音寺前的田川屋，是被稱爲江戶三足鼎立的大餐廳。

據傳說：有一天一些自認行家的大亨，在酒足飯飽之後，想到八百善去喝壺最好的茶，到了該處，等了半天，才端上一小壺茶與一碟醬瓜，而算帳的時候，却要一兩二分錢。

在當時的一兩二分錢，等於是中等階級的人家一個月的生活費。

因爲價錢太高，客人就質問老板。

可是老板回答說：

「茶葉是上等的，放在小壺中也祇不過半斤

而已，因此這是不需要太多錢的。但是因爲煮這種茶的水，附近沒有，我們必須派人到玉川去買，這個講求快速的運費，就變成了很大的負擔。」

像這樣的餐廳，叫了這麼多的菜餚，其價錢一定是很驚人的，雖然是遊子請客，但是錢還是要信濃守付的，所以信濃守的心理感覺不大痛快。

遊子並不理會他的不快，還是媚笑著說：

「請你坐到這邊來。」

她指著自己身邊的坐位告訴信濃守。

「怎麼公主竟突然招待起我來了？」

信濃守擧杯向遊子說著：

「是不是有了麻煩，需要我的幫忙，事先做收買的工作？」

「如果我說我已經看厭了年輕的小夥子，而想向你這樣有身份，有風度的人打打交道，你認爲怎麼樣？」

「哈！哈！別開玩笑了，妳這樣玩火，說不定會惹火燒身，因爲到了我們這個年紀，已十分懂得如何使女人在不知不覺中對玩火有很高的興趣。」

信濃守半嘲笑半認眞的說：

「好嘛！讓你燒了我好了。」

遊子故意的倒在他身上，一雙風流眼向他媚笑著。

經過了十分鐘之後。

信濃守已相當的醉了，滿面通紅的。他的酒量很淺。相反的，遊子的臉孔，却愈來愈蒼白。

「再乾一杯，怎麼樣？」

「不，不行了……我已經够了。」

「呵……你不是說要燒掉我的嗎？」

「請原諒，我已開始感到迷迷糊糊的了。」

「咳！再來一口！」

遊子在嘴中含了口酒，信濃守不知道遊子含酒之前，已打開了一個小紙包，包中有藥粉。

艷麗而誘惑的櫻唇，貼住了信濃守的唇部，和著藥粉的酒精液體，一滴不剩的灌進了信濃守的喉嚨裏。

幾分鐘後，遊子站了起來，冰冷冷的看著醉得不省人事的信濃守，把衣服整理好後，走出了房間。

經過了長廊，再穿過院落，進入了信濃守一直閉居在內的書院。

遊子點了燈，搜遍了整個房間，終於注意到放在黑色櫃子上的一個小盒子。

當然，這個小盒子是用一把很堅固的銅鎖鎖住了。

遊子拿下了插在頭上的簪子，插入鎖孔時，忽然間，她背後的紙門打開了，有一個人用很不友善的語氣問道：

「你想幹什麼？」

可是回過頭來的遊子，一點都不驚慌，對站在那兒的一名約十五六歲的小書童，笑著說：

「不行嗎？」

「不行，這是小偷的行爲，像遊子這麼高貴身份的人，怎麼可以做出這種事情？」

雖然小書童看來有一點怕遊子，但他憑仗著主人對他的寵愛，很不客氣的質問。

「你是不是信濃守所寵愛的小孌童？」

遊子似乎嘲笑著，以輕視的眼光向小書童說。

「你想侮辱我嗎？」

小書童的面孔掙的通紅，好像證實了遊子的指認。

遊子伸出手來，扳住他小小的肩頭。

「妳想幹什麼？」

小書童雖然想拒絕她，但是力量微弱，尤其對遊子淫蕩的眼光，他感覺虛脫般四肢無力。

他像是被猫抓住了的小老鼠，乖乖的不能動彈。

被遊子緊抱著的小書童，像一個處女被大男

人抱著一樣，閉上了眼睛。也許是因爲小書童受到主人不正常的寵愛，長久的被蹂躪，所以在不知不覺中，他的血液裏也感染了淫蕩的成份，而乖乖的讓遊子抱著。

就這樣，兩人相擁著倒在塌塌米上。

不久，遊子脫下了所穿的裙子，露出了雪白的大腿，使小書童神魂顛倒。

「嗯！……」

小書童的嘴被遊子的嘴塞住了，兩人的嘴發出一陣歡欣無比的呻吟，幾秒鐘過後，小書童就任由遊子擺佈了。

最後，遊子是靠著小書童的手，打開了小盒子上的銅鎖。

「不要嫌醜，
而拒人於千里之外。
男子漢大丈夫不要以貌取人，
垂下的葫蘆是愈看愈有味道。」

一個酒醉的工人，一面跟蹌走著，一面哼著這首歌，

走到三田綱町的巷子時。

天空有一片薄雲，十三日晚上的月亮，照耀著大地。

突然從工人背後傳來了聲音：

「喂！你等一下！」

被叫的工人問道：

「什麼事？」

工人醉眼朦朧的回過頭來看時，突然大叫一聲：

「鬼……鬼……鬼！」

「不是鬼！」

站在月光下的是一個白色的影子，這人向工人微笑著，但是他看來還是可怕的很。

「南無阿彌陀佛！」

工人雙手合十唸經時，白衣人就走近他說：

「你是不是做過虧心事？所以這樣怕鬼！」

「別亂說！」
「不然的話，你就睜大眼睛，挺起胸，看著我。」
「是！是！」
「在這附近有沒有一所大坪佐源太開設的武術館？」
「有，有。」
「你帶我去吧！」
「可是，那個武術館已變成了一座空屋了。」
這樣說著，工人更害怕了，全身發抖，因爲他想到鬼都是喜歡住在空屋子裏的。
「不要慌，鬼都是從空屋中出來的，我是要到空屋子裏去捉鬼的。」
「眞的？」
帶路的工人，轉過兩個巷子時才鎮靜下來，告訴九郎：
「就是這裏！」
「辛苦你了。」
朝著工人的手中丟去了一錠銀子，工人接著銀子，心中更加的喊道：
「不對呀！你還是一個鬼！」
九郎看到他那種害怕模樣，就說：
「你放心，這錠銀子絕不會變成一張錫箔的。」
說完，九郎就順著圍牆，走了兩公尺左右，攀上了垂在頭上的松樹，跳過圍牆，沒有發出一點聲響，便站立在院落中。
「畜牲，還想騙我嗎？」
工人想把銀子丟在地上，可是忽然又想到了什麼似的，緊握著銀子立即跑開。
「眞的？阿娟還沒有回來呀？」
九郎點燃了燈火，照耀着武術館每一個角落的時候，說出這句話。
需要暫時住在江戶的九郎忽然想到：
靠著見了數面的緣份，我寄宿在阿娟家也好。

因爲阿娟那張孤獨寂寞的臉孔，不知從何時起，經常在九郎的腦海中出現。
一個隻身無依的女子，將來要怎麼樣活下去呢？
因爲九郎也是在孤獨中長大的，對孤獨悲哀的滋味，和無依的寂寞痛苦，他比任何一個年輕人感受的都要深。
是不是迷了路呢？
九郎在武術館的神擅上，燃了一柱香以後，在武館中央拔出了火焰劍來看。
他把劍柄取下，而對著燈火看著刻在刀身上的字：
ネ、シ、扌、犭、阝
可是九郎什麼都看不懂，就把劍再嵌入劍柄中，自言自語地說：
「我想水煙劍也一定刻有五個字。」
然後，他繼續的說：
「合而爲一，必會產生一種新的意義。」
片刻之後，九郎就在左源太過去用過的書房中，鋪好了臥具，平仰躺著。
好久沒有人住過的房間，充滿了一片潮濕的空氣，使人感覺格外的寂寞，九郎睡不着而張大著雙眼，全身動也不動，看著漆黑的四周。
突然間在黑暗中，浮現了阿娟在酒句川分開時，那無法形容充滿悲哀的蒼白臉孔。
一起帶她回江戶就好了。
九郎在心中感到一陣後悔。
就在這時。
九郎經過鍛練的敏銳聽覺，感到在隔壁的房間有人蠢動的聲息。
能够不發出一點聲響而摸進來，一定是經過相當苦練的高度輕功的人才能做到的。
九郎靜靜的躺著，等待著偸襲著的舉動。

星夜的決鬭

蠢動的聲息忽然停住了。

「這是伊賀的隱身術。」

在心中這樣說著的九郎，在黑暗中笑了。

抓來看看也好。

九郎也用不輸於對方的輕妙動作，從床上起來。

站起身走出塌塌米。

他踏出第一步時，即停下吸呼，等著對方的動作。

他感覺這個人在動了。

抓住了這一瞬間，九郎的身體像一陣風，吹到紙窗邊，大力的拉開紙窗；在黑暗中的一個黑影，不發聲響的飛到對面房間門前，停住身子。

他站在那兒，等待著九郎的出手。

九郎用清晰地聲音：

「我看你也是想得到火焰劍的人吧！」

「……」

沒有回音，這個黑影只是瞪著大眼，注視著九郎的動作。

「我想你不回答我的問題，在你的心裏一定有鬼，因此我就是把你殺了，也沒有關係。」

九郎語氣堅決的對著黑影，提出警告，從心中昇起了一股殺氣。

「等，等一下！我有話說。」

黑影開始要求着。

他喘氣害怕的樣子，被九郎看出來了。

「既然你這樣說，我就饒你一次，跟我來！」

他用一種不含敵意，很冷靜的口吻說著，帶著黑影進入了房間。

重新點燃燈火，頓時全屋通明。

與九郎對面而坐着的，就是遊子的屬下——風神。

「我心服口服，你是天下無匹的第一劍客。」

風神重新再向九郎叩著頭，打從心裏感動的表情，流露在他的臉上。

「不要拍馬屁，你有什麼事趕快說。」

「我叫風神。」

「我從櫻小路的住處出來後，你一直跟蹤著我，等我投宿在三田客棧時，你才消失。隔是隔了一兩天，我出了客棧，你却又跟蹤我到此。」

「是，你說的一點都不錯。」

風神全身流出了冷汗。

到目前為止，風神不知跟蹤了多少人，可是還沒有被一個人發現過。

尤其對源氏九郎，他更加的小心翼翼。

可是還是被看破了。

「誰叫你做的？」

看到源氏九郎那雙銳利逼人的眼神，風神感到毫無抵抗的力氣。

奇怪！世間怎會有這樣厲害的年輕人物出現呢？

風神從他出生以來，第一次有這種感覺。

「我是奉遊子公主之命，住在幕府君多田信濃守先生家中的遊子公主。」

「真的？」

「請你不要追究公主的身份，她只是一名高貴的女性，她也很想與你見見面。」

「可是，你並不想讓她與我見面，因此你想殺掉我，對嗎？」

風神的雙肩愈發的垂下，很小聲的說：

「我實在不是你的對手，再一次向你道歉。」

「你說遊子想與我見面，是否有其他的原因？」

「是，聽說你拿了火焰劍，她想看看這把劍

。」

「眞的？」

九郎考慮了一下之後，說道：

「你回去告訴她，我在一兩天之內會前往拜訪。」

風神很意外而高興的說：

「我替你帶路好嗎？」

「不用了，我是任性慣了的人，想什麼時候去，就什麼時候去。」

風神低下頭，在心中想著：難怪遊子小姐會看上他，連我也開始對他有好感了。

「既然這樣，我就告辭了。遊子小姐與我都等你大駕光臨。」

風神說著，眞的像一陣風，寂靜無聲的消失在黑暗中。

翌日的清晨。

九郎站在武術館的地板上，拿著木刀練武。

這一帶的早晨很寧靜，使九郎的心也像一座枯井般的平靜，進入無我的境地。

九郎只是拿著木刀，擺好姿勢，看著空中，動也不動的站在那兒。

阿娟垂頭爽氣的跨進自己家門，就在這時——

突然而來的意外，使她驚疑不已：

「嘿！」

一個銳利的叫聲，劃破了早晨的寂靜，聽到這聲喊叫，阿娟全身痙攣著，呆住了。

這聲喊叫以後，武術館又回復了原來的寂靜。

阿娟立刻迅速的從前門轉入厨房，經過厨房，再走向了練武場，

當她走到門口的這一瞬間，差點因欣喜而叫出聲來。

是不是在做夢？

阿娟看著練武場中清秀俊逸的白衣人，眼睛

眨都不眨，貪婪的注視著。

九郎正拿著一柄木刀，把天、中、地、陰、陽五行凝聚在刀尖上，將環繞著自己的周圍，變成一片空白。

在劍法上稱此爲「無行的架虛」。

他所採用的劍術，不分內外虛實，是打從心底進入了無我的境地。

根據古書的秘笈所載：「理先於事，體先於劍。」臨機應變的技巧，並不一定等待思慮。一個人修養高深，可在擧手投足之一瞬間，應付外來的變化，適宜準確無誤，只是要心神不亂，持志養氣，堅守本分，維護正義。

這也就是說，劍要從澄澈的虛無世界出發，做到劍與氣合一的境地。

九郎持劍的姿勢，固定的永久不變，等待從體內湧出自然的劍氣。

當劍氣充滿全身的刹那間：

「呀！」

向空中的某一點，揮了過去。

就在一瞬間。

九郎已回復到原來的姿勢。

阿娟一直在旁注視着，她的心靈與軀體也融化到九郎所擺的姿勢中，而且還感到一種恍惚的陶醉感。

阿娟像從夢中醒來。

九郎靜靜的放下木刀，阿娟也從門口走開了。

九郎回到房間時，裏面已擺好阿娟所安排好的喝茶道具。

阿娟默默的把一杯茶放在茶碟上，放到九郎的面前。

九郎無言的接過了茶碗，一口氣喝了下去。

等他喝完，阿娟對着九郎說：

「從我懂事以來，頭一次感覺到什麼叫幸福，我今天好高興啊！」

九郎也爽朗地笑著說：

「平常你爸爸做完了晨間的練步，妳是不是也如此每天奉茶等著他呢？」

「是的。」

「我也有好幾年沒有像這樣在一所房中靜靜的住著了。」

九郎冷靜的說了後，眼光凝聚在半空中，回憶起往事：

從少年時代起，他從來沒有一天不做武術的練習與學問的探求，但他到底也還是一個孩子，不知有多少次感到無比的孤獨而倒在床上嗚咽的流淚。

從來沒有屬於自己的家，轉來轉去，到處爲家，即使是在三更半夜，但對自己的坐臥進退，仍然要求的很嚴格，他全身的神經即使是在睡眠中，也是處於警戒的狀態。而且，這幾年來，爲了垂危的朝廷，他接受了關白之命，到處奔走著。

他這種孤寂無比的心情，現在很意外的遇到了柔順的阿娟，才體會到溫暖而安慰的感覺。

「請你永遠，永遠的在這兒住下去好嗎！」

阿娟紅著臉懇求道。

「如果我只是一個普通的男人，是很願意的，但是……。」

說到一半的九郎，突然站起，打開了紙窗，就在這時——

伏在圍牆上扳著松樹，正在偷窺房中情景的一名男子，立刻狼狽的把頭縮回。

是一張九郎不認識的臉孔，他就是狐小精佐平。

九郎回過頭來，對着阿娟說：

「我的身邊經常有人想殺我，所以不能在一個地方定居下來。」

這是大坪家長久以來，最美好的一天。

阿娟爲了九郎，花費了所有的時間，替他縫補有破綻的衣服，及準備三餐，爲正在午睡中的

九郎，蓋上了一床毛氈，這一切的行爲，都令阿娟感到無比的快慰。

因爲這樣，吃過晚餐後，九郎拿着劍站起身來時，阿娟的一顆心完全冷却下來，而感到陣陣不安。

他出去了，是不是不再回來了？

一種不吉的預感，馬上閃過她的腦際。

果然，九郎說：

「今天晚上說不定就不回來了，妳關好門先睡吧！我回來的話，可以偷偷進來，不會妨礙妳的睡眠的。」

「不，我要……。」

想不同意，但說到一半時，突然覺得不好意思而低着頭說：

「你千萬小心一些！」

九郎並沒有不回來的念頭，因爲有阿娟在這裏，對九郎來說，是從他出生以來，最令他感到快樂的地方。

只是當他向外踏出一步時，他生命的危險，即不知道會從什麼地方冒出來，因此九郎的態度，不得不變的嚴肅起來，一點也不敢放鬆。一種少女的特有敏感，受到九郎神情的感染，產生一種強烈不安的神情。

九郎走出了玄關後，就沒有回過頭來，一直走出大門。

阿娟看着他的背影，眼中早已充滿了依戀不捨的淚水。

在這一帶，經過一條街再過去，即是一大片的樹林及稻田，是一處人煙稀少的地方。

隨著太陽的西下，寬濶的馬路上，來往的行人逐漸稀少，很快的天色已黑暗下來。

「來了！」

九郎白色的背影剛轉過巷子，從對面的一棵大樹後跳出了一名男子低聲的說著。

他正是在早晨從圍牆上偷窺大坪家的佐平。

他一直很有耐心的等待著九郎的出現。

佐平是從織江的口中道知了火焰劍，是九郎奪去的。

佐平是從七郎太的攻擊下救出了織江，而査清了火焰劍的去向；馬上就爲了尋找九郎而到處奔走着。

在江戶他有許多的狐羣狗黨，並且白衣打扮的影子，看過一眼後卽能令人留下深刻印象，要找到他，並沒有多大的困難。

「好！」

看着九郎在黑暗中的背影，佐平點了下頭，對自己這樣說着，卽翻身跑開。

不到一分鐘，佐平又帶了一個人，那是夢現天山。

他們朝九郎的方向追去，距離不到五公尺，佐平指着一個人說：

「師父，就是他！」

天上微有星光，夜涼如水，人們的心中漸有寒意，天山經過訓練的眼睛，立卽淸楚的看出了白衣的主人是誰。

「來得好！」

天山銳利的眼光一直看着，一步步的逼過去。

「佐平，你回客棧去等我的消息！」

他叫佐平回去，想與九郎獨鬪。

「你要小心，他的武功特別高強。」

佐平從朋友處，得知九郎在酒句川的渡船頭，被七、八名敵人圍攻時，表現出超凡入聖的武術及輕功。

天山向佐平微笑着，獨自追了上去。

九郎經過了兩旁都是寺廟的地帶，顯得很寂靜。

圍牆上爬滿了樹藤，天上的星光暗淡，大地一片漆黑。

天山放輕脚步，不發出一點聲響，全身像一頭要捕殺小獵物的獅子，散發着騰騰的殺氣。

九郎對背後的危機，似乎沒有感覺一樣，他的步伐仍然悠閒自若。

在斷垣殘壁中，到了一幢似乎是土豪曾住過的大房子前面。

突然間驚人的變化發生了。

九郎回過頭與從後面飛來的一刀，是同一瞬間。

這一刀，頓時使他在背上感到一股尖銳的寒意。

好不容易將身子閃開，九郎感到半個身子像碰觸到冰柱一樣，眞是冰冷無比，他向前跳了一公尺，把背緊貼在圍牆上叫着：

「你是誰？」

「我叫夢現天山，你把火焰劍拿過來吧！」

九郎看到夢現天山拔劍的姿態，及冰冷而尖利的眼光，頓時意識到是一個可怕的勁敵，而全神貫注。

「你爲了私利，或是因爲公利而來的？」

九郎問道。

「那一種都一樣，因爲要殺掉你，才能把劍奪過來，少說廢話。」

「眞的嗎？」

九郎微笑着說。

火焰劍還在鞘中。

「我們並沒有深仇大恨，却要比武，這眞是最笨的事，如果你實在不能忍讓的話，我也沒有辦法。」

不想拔劍的九郎，就很小心的一步步向旁邊移動着脚步，準備接受着對方的第二劍。

天山看到這個白衣年輕人所擺出的姿勢，沒有露出半點空隙，感到很驚異。

聽說是鳳蝶劍的高手，眞是名符其實。

天山也是第一次碰到這樣強的敵人，一名可怕的劍客。

「拿命來！」

終於天山找出了九郎的一個破綻而揮劍過去

。

就在這一霎那間。

九郎就化爲一隻老鷹般的，飛升至半空，再躍至地面逃跑了。

「可惜啊！」

天山用盡全力所揮出的一劍，竟然完全落空了，發出一聲嘆息。

九郎的飛奔，就像一陣疾風。

「等一下！」

天山叫着，也像一陣旋風般捲了過去。

可是跑了約兩尺左右，天山就咬牙切齒的說：

「眞的讓你跑了！」

九郎完全消失在一片黑暗中。

天山大口的喘着氣，雖然爲了九郎的逃跑感到遺憾，但是他的年齡所帶來的衰弱，却使他上氣不接下氣。

天山還不甘心的在這一帶找了一遍之後，才獨自說道：

「回去之後，一定會讓佐平嘲笑的。」

說完後才擦淨刀身，把刀插回刀鞘中。

在這時，他才感到秋夜冰冷的寒氣，在他的身上一陣陣的加重。

我已老了。

如果是在十年前，我一定不會讓那小子逃掉的。

他對自己這樣說着時，就好像體力完全喪失而疲憊不堪 。便一步一步的走回原來的圍牆下——

忽然間稀奇事又出現了。

「天山先生！」

不敢相信的聲音，却很清楚的向他叫着。

天山愕然的瞪大了眼睛，馬上就看到了站在圍牆上的白衣身影。

從樹枝間所透射過的星光，看出了九郎在微笑着。

是不是妖怪啊？

天山反而從心底突然感到一陣懷疑。

但是在一瞬間，天山勃然大怒地說：

「下來吧！源氏九郎。」

他怒吼着，再度的拔出刀：

「我們來做一對一的正當比武吧？」

天山用着堅強的語氣。

「有這種需要嗎？」

九郎好像故意要對方更加急躁，用很冰冷的聲音嘲笑着說：

「你有這種要求的權利嗎？」

「你說什麼？」

「如果我們要做一對一的正當比鬪，爲什麼你突然從背後砍我一刀呢？這不是卑鄙的行爲嗎？我以一個年輕人的身份，來教訓你這麼一位年紀大的人，我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哈哈哈！……。」

九郎故意高聲笑着。

「混蛋！」

天山打出娘胎以來，從沒有受過這種奇恥大辱，全身氣的發抖。

「我看你對火焰劍及水煙劍的慾望趕快打消吧！這兩柄劍會到它應該到的地方去，如果在你身上的話，只會替你帶來危險而已。」

「對！我正想請教你引起身體麻痺的魔力，倒底是什麼原因？」

天山張大了眼睛，向九郎吼問着。

天山在小田原松原神社境內，受到錦衣衞的圍攻，拔出水煙劍抵擋時，從他的腦頂到脚尖感到麻痺及目眩。

九郎在客棧的房間中，向火焰劍噴水時，也感到一陣可怕的戰慄。

「你以前是不是拿過水煙劍？」

「對！」

「在小田原，你有沒有拔出過水煙劍？」

「你怎麼會知道的？」

「因爲那時我也拔出了火焰劍，火求水，水求火，才會發生戰慄及痲痺的事情。」

「對！」天山突然完全了解。

「旣然我知道如此，無論如何也要把火焰劍奪過來，你趕緊跳下來吧！」

天山像一隻獵犬，向牆上狂吠着。

「不，我不想跟你鬪！」

九郎冷冷拒絕他，在圍牆上像跑一般的逃開了。

「源氏九郎！別跑！」

天山很焦燥，但動作遲緩更使他感到年老而體力衰弱的悲哀。

在夜空中，一顆流星劃過天空，墜向不知名的地方。

織江在增上寺門前客棧的二樓，倚着窗邊看着天空。

她被夢現天山與佐平帶至這家客棧以後，一直過着失魂落魄的生活，已經有好幾天了。

因爲黑住七郎太回到江戶，她也無法回到自已的家中。

能不能像那顆流星一樣，也從世間無聲無息的消失掉呢？

織江茫然的想着，她聽見有人上樓的聲音。對佐平的聲音，織江可以分辨出來，叫道：

「佐平！」

進入房間的佐平，很恭順的問說：

「有什麼事嗎？」

「你是不是已找到了源氏九郎先生的去向呢？」

佐手雖然停頓了一下，還是點點頭說：

「找到了！」

佐手看到了織江的臉上，出現了一絲歡喜的顏色，就認爲是織江要替她死去的丈夫早河要之進報仇。

「小姐，妳無法打倒源氏九郎的，妳把一切交待給我們就好了。」

「在那裏？快告訴我！」

織江喘着氣逼問着，佐平抬起頭來說：

「大概源氏九郎已經不是這個世間的人了。」

「什麼？」

織江的雙頰上，沒有一絲血色，緊接着問：

「爲什麼？」

「天山先生已經將他暗殺掉了。因爲正常的比劍，沒有人能贏過源氏九郎，尤其是他帶了火焰劍，更加無人能抵擋得住，爲了預防萬一，就必須用暗殺的方法，所以源氏九郎沒有活命的機會了。」

「不！不！……」

織江猛搖着頭，極力否認：

「絕對不會有這種事，你不知道他的武功有多麼高強，絕對不會敗給任何人的。」

使得佐平張口結舌，因爲他完全不知道織江內心的想法。

奇怪！她怎麼會這樣呢？

「小姐！」

「你快告訴我，他在什麼地方？」

看到織江認眞逼問的態度，佐平無可奈何的搖着頭說：

「小姐，你是不是已愛上了他？」

「是的，就是以我的生命做賭注，我也會愛上他的。」

對織江豪不猶豫肯定而坦白的回答，佐平覺得一陣戰慄，他回答織江道：

「這樣太殘酷了！」

「我不想活着與九郎結爲夫婦，只希望能再看到他一眼就滿足了。」

織江這樣說着，雙眼充滿着淚水。

佐平不敢看她的臉孔，轉過頭來說：

「我完全不知道這回事！」

深深的嘆息着。

「拜託你告訴我他在那兒？」

「妳不去比較好些。」

「不！九郎先生絕對不會死的。」

「就算他能逃過天山先生的一劍。我想小姐還是不要去找他比較好！」

「不，我一定要去找到他。」

從此之後，兩人心情沉重的默默不語。

片刻之後，佐平覺得很可憐的看着織江說：

「無論怎樣，妳都不想放棄他嗎？」

「絕對不！」

「既然妳這樣說，我也沒有辦法。源氏九郎是住在大坪佐源太的家中。」

聽到此話的織江，馬上站起身來說：

「我現在就去找他。」

神秘香閨

恰好在這時。

有一個人坐在大河的岸旁，呆呆的注視着映在河水上的星光，這個人正是野駒阿龍。

阿龍在四週所聽到的，只是河水衝擊在石頭上的聲音，打破了靜寂的夜空。

對岸船戶上的燈光洩在河流上，此種情景，最適合孤獨的女子沉思。

阿龍嘆息着，腳尖踢着的小石頭迸入水中去了。

此時，留吉用很快的步伐走過來。

「大姐！」

這樣叫着，一口氣的告訴她說：

「不行了，已經太遲了。」

「是不是鬼十郎已沒有水煙劍了？」

阿龍曾叫留吉去打聽水煙劍的下落。

「對啊！鬼十郎把劍交給了多田信濃守。」

「哼！」

阿龍的視線一直注視着水面，立刻下了決心說：

「留吉！」

「什麼事？」

「你要選擇我，還是信濃守？」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想溜進信濃守的房中，偷取水煙劍。」

「別開玩笑了，不要做這種危險的事，要想偷拿水煙劍之前，要走入地獄門幾趟。我們只有一條命，是不够賠進去的。」

「所以，我問你呀！你是要在這兒與我斷絕緣份而離開呢？還是要背叛信濃守呢？」

「…………」

留吉沉吟着。

經過片刻的沉默之後，

「好！我不勉強你，我一個人去幹！」

阿龍一面說，一面走開了。

留吉慌忙的叫着：

「大姐！」

看着回過頭來的蒼白臉孔，留吉問道：

「大姐，妳眞的就這樣的深愛着源氏九郎嗎？」

「是啊！我連命都不想要了。」

阿龍說的很乾脆，却含着一股寂寞與無奈。

就是能成功的拿到水煙劍，並交給九郎，也不敢擔保九郎會對自己動情的，何況阿龍打從開始起也沒有抱着這個希望。

只是憑着少女初戀般的一顆赤忱的心，希望能够稍微的打動九郎，就感到很滿足了。

到目前爲止，原想找出各種藉口，來打斷阿龍愛慕之心的留吉，看到阿龍這種悲壯的決定，背叛自己頭子之心，也被激起，而想與她一起行動。

「好！我也是好漢一條，就幫大姐達成願望吧！」

「留吉！眞的？」

「我別無選擇，妳獨鍾情於源氏九郎，我却對妳一往情深，雙方都是沒有結果的愛情，並且明明知道結局是失望的，但仍不能看破，也許這就是男女間的孽緣吧！」

「謝謝！留吉！」

「不要謝了，我們還是鼓起勇氣，哼着歌朝信濃守的家邁進吧！」

源氏九郎慢慢的走在愛芝岩下一條排列着諸侯廣大藩邸的大路上。

這是他躲開夢現天山攻擊約半小時之後的事情。

圍牆上的樹木枝葉，雖然濃密，天上的星光

却很稀疏，大地顯得很黑暗，但是九郎的步伐，輕鬆而穩健，像是在白天行走一樣。

不久，走到一所非常豪華的大門前，九郎停下脚步，瀏覽着這幢大宅的全貌。

「是這兒！」

好像是專爲等候他一般，從他的背後有一個聲音回答：

「我等你好久了。」

這是風神的聲音。

九郎回過頭來微笑着說：

「做爲一名秘諜，也是挺辛苦的。」

「可不是？」

風神這樣回答着，就帶他進入宅中。

他們從後門進去，走在一條砂石舖着的小徑上時，風神低低的說道：

「源氏先生，你很喜歡女人嗎？」

九郎感到這是善意的口吻；卽回答說：

「不是不喜歡。」

「這樣很難辦，……」

風神似乎碰見一件困難的事，搖着頭說。

九郎看着小鴿子飛去的背影，微笑着說：

「爲什麼很難辦？」

「是這樣……。」

風神用手拍着額頭說：

「遊子小姐是很喜歡男人的。」

「…………」

「像你這樣的絕世美男子，她一定會格外喜歡的。」

「那是她家的事。」

「所以說很難辦。我想你會將遊子小姐玩弄到最後，才悄然遠遁吧？可是在這以後，她一定會把所有的怨氣，全發在我的頭上。」

風神很認眞的說着。

可是九郎只是沉默着，將全幅的精神集中注視着這幢房子的構造。

這是爲預防臨時發生變故，而建造的一所相

當堅固的房子。

但是如果從要逃走的眼光來看，也並不是很困難的，這是因爲多田信濃守太依賴自己的權勢，把房子造的廣濶而豪華，因此到處都可找出守備的漏洞。

雖然如此，九郎却並不看輕信濃守，既然進入了敵人的陣中，九郎一定要準備發生萬一時的脫身方法。

九郎爲退路準備，正是他智慧高人之處。

不久，九郎被帶進別邸，對風神打開紙門的房間，毫無顧忌的走了進去。

遊子坐在上座，一名小書童正在爲她斟酒。

九郎與她約有一尺的距離，遊子毫無表情的以冰冷的視線，一直看着全白裝束的九郎。

九郎輕輕的點着頭，打着招呼說：

「妳要求我來，我就不客氣的來打擾了。」

遊子還是不說一句話，呆呆的望着他。

九郎也不開口，用閃亮的目光迎向她。

「……眞帥呀！……」

遊子的嘴唇牽動了一下，終於透露出一聲讚歎。

「世間竟有像你這樣英俊的男子嗎？」

「…………」

「看到你後，感覺世上的一切東西毫無趣味可言，只有你才是最有價值的。」

「…………」

九郎連眉毛也沒眨一下。

「你大概還不覺得自己的俊美，恐怕你也不曾瞭解過多少女人因你的神采而變的身心發狂，你應感謝蒼天，他將你塑造的如此完美，唯獨你才有給女性帶來歡欣與興奮的資格。」

遊子似乎完全被九郎的英俊迷惑住了，目光集中於一點，全身似乎發着高燒，用夢囈般的口吻說着。

可是九郎的表情，仍然保持着平靜而不起一點波紋。

風神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已退了出去，只有遊子身邊的小書僮，仍然呆呆的望着九郎出神。

遊子擧起酒杯，招呼九郎靠近，但是九郎很快的拒絕道：

「我不喝酒的。」

「眞的嗎？」

遊子小姐並沒有特別的強迫他，僅讓小書僮替自己斟了滿滿的一杯，然後一口飲盡。接着遊子向小書僮眨了下眼。

小書僮點頭向九郎說道：

「來！跟我走！」

九郎也不問要到什麼地方去，就跟着小書僮站起來。

遊子看着九郎純白的背影，不知不覺中又驚歎着：

「實在好俊啊！」

走過長廊約有兩丈遠，忽然間九郎直覺到什麼，說：

「等一下！」

他喚小書僮停下，自己走向院中。

在小書僮懷疑的視線下，九郎一直走到了院中，消失在假山後。

可是，還不到兩分鐘的光景，九郎又走了回來。

「讓你久等了，請你再引路吧！」

九郎微笑着向小書僮低聲的說着。

這個小書僮似乎也被九郎俊美、豪邁的神情，所迷住一樣，也不過問他到假山後面去幹什麼，而走在前面替九郎引路。

不久，來到了一個房間，這間房內有明亮的燈火，色彩繽紛的被褥舖在榻榻米上。

小書僮跪在榻榻米上，向九郎叩着頭，說道：

「晚安，請你休息吧！」

九郎走了進去，不客氣的先解下了自己的腰帶。

他將白柄白鞘的大小二劍放在刀架上，將脫去的白衣也整齊的折疊起來，放進衣櫃中。

當他整理好一切後，躺下時，小書僮才叩着頭說：

「請你稍等一下！還有一個人要來。」

一面說着，一面想退出房間。

就在這個時候，九郎在床舖上叮囑他說：

「請你告訴遊子小姐，她要來這兒的時候，一定要把水煙劍也帶過來。」

「是！」

遊子聽到了小書僮的報告後站起身來。

她搖擺着走出長廊時，渾身輕飄無力，差一點跌了下去。

「唉！危險！」

小書僮立刻走來，想攙扶着她，口中說着。

「不，不用了，要扶我的人，應該是在那房間中休息着的人。」

遊子呵呵的笑着說，又再向前走了。

小書僮叮嚀着她說：

「請你別忘了那把水煙劍。」

可是，遊子並不回答他。

走到九郎睡房前時，燈火已經熄滅了，紙窗裏的世界是一片漆黑。

遊子拉開了紙門，進去說：

「九郎兄，你是故意戲弄我嗎？」

她似乎已酒醉了，口中吐出熱氣說：

「啊！要悶死了！」

她這樣說着，就在黑暗中撒嬌似的說：

「我看你這個寃家，是不會替我解開衣服的。」

在黑暗中，遊子笨手笨脚的解開了自己身上的一切束縛，丟在房間的角落裏。

她將卸下的內衣、腰帶……等，丟向角落時，漂出了一股沁人心脾的馥郁香氣，是很誘人的女人味。

「好，已經脫光了，爲什麼女人衣服要這樣麻煩的身戴裝飾呢？」

如果在燈光下，一定會使男人極其銷魂的妖冶姿態，表露無遺。

遊子摸黑的走向九郎的躺身處，感覺到一種觸摸到男人的實在感，就興奮的自語道：

「我終於能如願以償了！」

之後，她掀開了被角，急得像什麼似的躺下去，抱住了傾心已久的男子，喘息着。

全身裸露的遊子，用盡全力抱緊着，不斷哼着：

「噢！噢……。」

遊子用熾烈的雙唇，緊貼着男子的雙頰，用手撫摸着毛茸茸的男子胸部說：

「我眞是死也情願，能與你這個絕世男子成爲一夜夫妻，卽使是化爲一縷遊魂，我也是心甘情願的……。」

她極盡挑逗透惑之能事，將全身一陣又一陣的摩擦着他。

可是，男子依然仰臥着，像塊化石一樣，全身的肌肉硬硼硼的。

「求求你，抱緊我吧？用全力抱緊我吧！」

像發瘋了一樣，遊子用四肢緊纏着男子，還想吻他嘴，就在這一刹那間——

「啊唷……。」

遊子感到情況有異的怪叫着，推開了男子坐了起來。

「你，你是……。」

遊子驚愕地問着。

這個時候——

有人點燃了燈火，映出了幾乎睜裂眼睛的害怕表情。

全身裸露的遊子，竟意外的抱着一個與源氏九郎一點都不像的無賴漢。

並且在這名男子的旁邊，還有一個表情冰冷的正在嘲笑的女子。

遊子在這一瞬間，全身像跌入了冰窖，感到一股從來未有的羞辱，立刻憤怒得全身發抖着。

這名女子說道：

「公主，妳不要大聲喊叫，妳自己覺得害不害羞呢！」

這時無賴漢也表露着很奇怪的表情，從棉被中爬出，很失望的說道：

「啊唷！眞讓人心癢癢的，一下子冷，一下子熱，眞會玩弄人。」

剛才源氏九郎走下長廊而到假山後面，就是因爲他看到在假山後面，有一對男女的影子。那正是阿龍與留吉。

他們兩人的事情，從阿娟處已經聽說過。

爲了救阿娟，他們兩人將水煙劍送給了仙藤鬼十郎，這種俠義心，使九郎認爲他們兩人是自己的朋友，而不是敵人。

九郎想：他們大概是想奪回水煙劍而偷進來的。

九郎馬上又想到自己與他們二人交換位置的計劃。

阿龍意外的在這裏，再次的碰到了九郎，心中感到無比的歡欣，一直興奮着。

阿龍裝成良家婦女般的坐在留吉身旁，故意的提高了嗓門說：

「妳是遊子公主嗎？看來是那麼的美麗與高貴，與我們這些人間殘渣比起來，妳應該享盡了世間的榮華富貴，爲什麼還感到不滿足，而想引誘九郎爲入幕之賓，是不是太貪心了？妳眞該受到天譴的。嘿！妳不要動，妳看着我手中拿的吹箭筒，我沒有別的長處，但是使用起吹箭，可以把離地一丈高的蒼蠅射下，妳想不想讓我射下妳那雙美麗的眸子？我並不是想嚇妳，我已經教訓過五個不怕死的強壯男人，怎麼樣？妳還想動嗎？」

這時，源氏九郎正在遊子的起居間：

他把該找的地方都找遍了。

可是沒有任何的發現。

水煙劍怎麼毫無踪影？

「是不是上當了？」

九郎口中雖然說着，但並沒有生氣，反而冷靜下來，忽然間看到床頭上掛着一幅芙蓉花的畫軸。

畫軸幾乎在無法察覺下輕輕搖動着。

他走過去，慢慢的將畫軸移開。

一個黑暗的洞口顯出來了。

他毫不猶豫的踏進去，就在這一瞬間——

「叮叮，……」金屬性的尖銳警鈴聲，向四周傳了出去。

「不對！」

九郎馬上退出，但並不感到十分後悔。他很快的穿過走廊，趕着回到睡房去。

可是信濃守的藩邸，已經騷動起來了。

走到長廊的轉角處，九郎回過頭來看——

院中已有許多的黑影，正在向這邊迅速的移動着。

九郎跑到睡房門口，大聲喊道：

「你們趕快逃吧！」

他叫阿龍與留吉，立即離開，然後看着遊子說：

「妳並沒有水煙劍呀！」

遊子看到九郎俊秀的臉孔後，才恢復了原本傲慢的態度；

「有啊！我原本想等你離開的時候再給的，你，你這個薄情的人。」

遊子用一種充滿失望而憎恨的聲音向九郎叫着。

九郎從她的臉色中看出，她並沒有撒謊。

是不是有人已偷走了呢？

可是他沒有時間再質問遊子了。

九郎再一次的催着阿龍與留吉說：

「趕緊逃啊！」

「不，我想用吹箭筒。」

阿龍表示願與九郎同進退，而拼命叫着。

「我灰神樂留吉也是好漢一條，想把他們的眼睛弄瞎再走！」

留吉也在一旁附合着。

「你們幫不上忙的，反而還會替我增加麻煩，快走吧！」

九郎很嚴肅的命令着，他走出了睡房，像一陣風般跳到院中的草坪上。

「出來啦！」

「他就是源氏九郎。」

「快刺死這個白色妖怪吧！」

這樣叫着，信濃守的家臣們各自拿着劍，把九郎包圍了起來。

九郎並不想在此大開殺戒，他只時想在這兒抵擋一陣，讓阿龍與留吉有平安逃出的時間。

阿娟一大清早就走到庭院中，看清晨陽光照耀着秋天的花朵。

昨天晚上，九郎始終沒有回來。

阿娟一夜都沒有闔過眼，一直到天亮。

並且在清晨時，阿娟不安的心情愈來愈濃了。但是，她還是深信：九郎今天一定會回來的。

這是一種奇妙感覺，並且在心中也愈來愈擴大。

因爲在這麼大的江戶城裏，九郎除了這個家以外，沒有別處可去，這也是阿娟一直認爲九郎會回來的憑藉所在。

昨夜，雖然在九郎即將外出時，有一種認爲他不再回來的不祥預感，但是她想到九郎無處可去，因此又抱着肯定他會回來的希望，將不安的心情壓制下去。

啊！大概是九郎的脚步聲，眞的已轉回來了？

阿娟告訴自己，臉上泛起了微笑。

不錯，一陣脚步聲，的確向練武舘走來，可是，那並不是九郎。

「有人在嗎？」

在門口叫着的，是一位年輕女子的聲音。

阿娟跑到玄關，看到一位陌生而美麗的習武女子，她也很客氣的向她點頭說：

「有什麼事嗎？」

看到阿娟也是習武女子的裝扮，而且很嬌美。等到阿娟低垂下頭時，來人馬上顯出一股很妒嫉的眼光。她是織江。

織江在三島神社的時候，已經認識了阿娟。

「我是因未婚夫早河要之進，要與你父親比武而到三島神社去過，但他却被源氏九郎殺掉了。我叫織江。」

織江用帶點激動的口吻，告訴她。

阿娟吃了一驚，看到織江那種逼人而可怕的眼光，不覺感到一陣驚悸。

「源氏九郎是不是住在妳這兒？」

「九郎，……」

「是不是住在妳這兒？」

織江緊逼着質問。

「是住在這兒。」

「我想與他見見面。」

「請問有什麼事嗎？」

「是了面就知道。」

阿娟憑着女性的本能，直覺到這位習武的女子，對九郎所抱的態度。於是她馬上轉變神情，冷冰冰的拒絕說：

「九郎先生現在出去了，不在這裏。」

「我要在這兒等着他回家。」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回來呀！」

「沒有關係。」

經過了這番簡短的對答後，織江堅毅的態度，終於壓倒了柔弱的阿娟。

織江被招待在練武場，她坐在正中央，似乎停止了呼吸般，一動也不動的端正坐着。

只是從她的美目中，散發着閃閃的神釆。

當又有一個人，懷着憤怒的心情來到武術舘時，已是她坐下後的半小時的事了。

阿娟看到這個人，臉上立卽顯得蒼白，而且喘息不止。

這人正是在酒句州的渡船頭伏襲九郎的老者。

「源氏九郎是不是住在這所武術舘中？請妳告訴他，黑住七郞想要他的火熖劍，而要與他比武，請妳立卽告訴他！」

他大叫的聲音，當然馬上傳到了坐在練武場上的織江耳中。

「啊！」織江叫了一聲，卽馬上收歛起驚愕的臉孔，強自鎭靜的咬着嘴唇。

我自己的命運，應該由我自己來處理，任何外力不能改變我的意志。這樣想着，她已感到再沒有什麼可以驚懼的了。在神奈川臺被七郎發現時，她已經是這個態度了，何況目前她又增加不知多少倍的堅毅決心，所以她仍坐着不動。

織江已感到這是唯一能與九郎見面的地方。

我絕對不能讓伯父來殺害我，一定要死在九郎的刀尖了却心願。

她已變成一個瘋狂的宗教信徒。

阿娟獨自鎭定的向來人說道：

「源氏九郎不在這裏。」

「什麼？妳想騙我說他不在？妳讓開！」

老者欲用矛柄將阿娟挑開。

可是阿娟很快的拉開，站立着說：

「你應該知道，以你這樣大把年紀，想要贏過九郎，是一種多麼愚笨的想法。」

「胡說！爲了維護做爲一名武士的名譽，在黑住七郎太的面前，就是連鬼神也要讓我三分。妳趕快滾開！」

老者挺胸抬頭，威風凛凛的向練武場走去。

一連串的意外

「啊？」拉開練武場門的老者，幾乎要睜裂了雙眼。

「織江！」

織江全身因憤怒而像發了瘧疾一般，抖個不停。

「妳……妳在這兒？妳這個不知羞恥的賤人，妳竟敢來看源氏九郎！」

「……」

織江靜靜的，只是將蒼白而無血色的臉孔轉視天空，動也不動的默默的靜坐着。

「可惡的東西，好？這樣我就讓妳到地獄去吧！」

老者用長矛激動的敲着地板，擺好了姿勢。

「站起來，妳這個賤貨！」

他將矛尖頂住了織江的胸部。

「請你不要動手，這裏是大坪源太的練武場，不准有任何的私鬪。」

阿娟從老者的背後警告着。

「別囉嗦，妳走開！」

老者向她吼着。

「不，我父親不在後，我是這裏的主人。你是來找源氏九郎，這不是他的家，既然知道他不在這兒，你就應該離開，這才合乎禮貌。」

阿娟堅毅的態度，使頑固的老者感覺她的話也言之有理，遂改變了先前凶狠的態度，向阿娟說道：

「嗯！妳說的也有道理！」

又命令似的向織江說：

「織江，走吧！」

「……」

織江仍然默坐着，但是當她看到老者背後的阿娟那理直氣壯的神態，突然間感覺受到了侮辱。

如果是她獨自一人在這兒等着九郎，她就不會覺得有任何不妥當的地方，可是讓阿娟看到自己與伯父的爭執，就成爲是一種侮辱。

因爲無法否定自己跑到這所練武舘來，是因爲在女人的一種妒火燃燒下所逼出來的。

目前的情況，使她的思緒很亂。

看到阿娟似乎輕視自己的表情，織江感到自己在九郎刀尖下喪生的希望，含有着不純潔的動機。

「織江，還不快走？」

對怒吼的老人，織江轉移了視線，慢慢的站了起來。

可是，就在這時，織江不知想到了什麼，忽然改變主意，奪門而逃。

「妳想逃嗎？」

充滿怒氣的老者，向前踏出一大步，叫着說：

「妳逃不掉的。」

他用全身的力量，將長矛擲了過去。

長矛在室中發生「嘶嘶」的聲音，雖然是經由練過數十年武功的高手所擲出，但却失去準頭在下墜時穿過了裙的下端，將織江的裙擺釘在地板上。

織江想用力拉開裙擺，因爲用力過猛而滑倒在地板上，一雙潔白的大腿袒露着。

很意外的，老者看到織江這種情形，馬上把眼睛閉上，也倒在地板上。

黑住七郎太雖然一輩子練武，但是畢竟年齡老了，無法強撐着，同時，身體上又發生了一陣可怕的攣痙與痲痺。

老者倒在地板上，嘴中說着：

「我！我……。」

不知要說什麼，似乎很痛苦的樣子。

織江拔出長矛站起身來，並沒有注意到這種情形，仍想向門口跑去。

「織江姑娘！」

阿娟卽時的叫住她。

織江回過頭來看到老者的模樣，不禁呆住了。

阿娟蹲下身，將老者扶着坐起。

老者失神的瞳孔中，充滿了悲痛與苦惱，四肢已完全的痲痺了。

織江走了回來，望着老人歪斜的嘴，流出了口水，就奇怪而皺着眉頭站着。

阿娟抬起頭，看着織江說：

「我去喊大夫，妳在這兒看着他吧！」

「不！」

織江露出了冰冷的表情，搖着頭說：

「我不能再麻煩妳了，我要帶他回去，請你替我叫一頂轎子來吧！」

「可是……。」

「我拜託妳！」

聽到織江冰冷的聲音，阿娟不得不站了起來。

等阿娟出去後，織江坐下來，從懷中拿出一張紙，擦拭着老人的嘴，茫然的看着天際。

事情就在這一霎那間完全改觀了，織江必須將要殺掉自己，並憎恨自己的伯父，帶回家照顧，眞是命運捉弄人。

織江帶走了老者後，阿娟一人寂寞的坐在房間中凝思。

九郎，到底怎麼樣了？

她原本抱着今天一定會回來的希望，却很意外的因侵入者，而完全打破了，她的心情非常沉重。

不，一定會回來的，九郎是與我這樣約好的。

阿娟不知有多少次想打消心中所存的壞的想

法，一再的告訴自己。
可是事實不能預料。
這一天大坪武術舘來的人，通通都是出乎阿娟意料之外的人。
約有半小時的光景。
阿娟感到紙窗外又有了動靜。
她立即將劍拿在手中，大聲問道：
「誰？」
「對不起！」
把紙窗打開，出現的是一個面孔有點奇怪的矮小男子。
「沒有得到妳的許可而擅自闖入，請妳原諒。」
此人很客氣而有禮貌的叩着頭，並告訴她自己名叫風神。
「有什麼事嗎？」
阿娟警惕的問着，風神就皺着眉頭說：
「源氏九郎還沒回來嗎？」
「你想見九郎嗎？」
「是的。九郎眞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風神似乎故意這樣說着，想放鬆阿娟的緊張心情。
「其實，我與源氏是處於敵對的立場，並且我奉到一位高貴的命令，在昨天晚上就溜進了武術舘。」
「……？」
「可是看到源氏先生從容而高雅的態度，令我十分崇拜。坦白的說，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欽佩過，但是他却是我平生第一次崇拜的人，眞的，我說的是實話。」
風神誠摯的微笑着，老老實實的對阿娟說。
「大概妳是源氏先生未來的夫人吧？」
「不！……」
阿娟滿臉通紅的把視線移開。
「哈哈——看起來眞是郎才女貌，天生佳偶。」

對風神的笑意，阿娟故意表情嚴肅的說：
「如果可以告訴我的話，請你趕快把你的來意說出來吧！我會轉告九郎的。」
「好吧！這樣就拜託妳了。」
風神說着就從揹在背後的純白色鑲着金邊的布袋中，拿出了一柄劍來，說：
「這水煙劍，對這柄劍，我想妳已聽說過了。」
看到水煙劍的阿娟，屏住氣息，不敢發出聲音，
因爲這把水煙劍，是野駒阿龍爲了救自己的命，而拿給仙藤鬼十郎的；爲什麼眼前的這個男子有這把劍呢？
暫且，不管如何，如果這柄劍交給九郎，就會與火焰劍雌雄相合，達到最後的目的。
阿娟忽然感覺到這個男子是幸運之神的使者，會爲自己來好運。
「請妳把這柄劍交給源氏先生就好了。」
「不過，我想九郎馬上就會回來的。」
「我還有一件急事，必須在與九郎先生見面以前辦妥，所以不能等他，改天再來吧！」
風神搖着頭說，同時把手中的劍遞了過來。
他向阿娟一鞠躬，走向長廊，把紙窗關上。
阿娟把水煙劍拿出來看。
不知九郎會怎樣的高興！
阿娟想像着九郎高興的神情，不知不覺露出了滿面的笑容。
又是一天的黃昏，阿娟站在厨房門口要準備晚餐。厨房外的水井旁，長着一顆高大的樹，向半空中擴展開來的枝葉，像一頂閃爍的皇冠，夕陽的餘暉，透過樹葉的空隙，照射在大地上。
已經沒有風，是一個很寧靜的傍晚，很遠的地方，是誰哼着催眠曲，聲音是那麼柔和。
歌聲在柔和中，又帶有一點哀傷的音調，使阿娟想起了死去的媽媽。

媽媽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雖然身體多病，經常躺在病床上，但是從來不蓬頭散髮，並且臉上永遠是一片慈祥和藹的神色。

在她病亡的三天前，她輕拉着年僅十二歲的阿娟說：

「不管媽在不在，妳一定會幸福的！妳要自己這樣深信着。」

媽媽充滿慈愛的聲音，至今還清晰的留在腦中。

阿娟想到母親，心中感到一陣酸楚。

媽媽啊！

「我很快就可以得到幸福了！」

她向着滿天殘霞禱告着。

忽然間聽到屋中有人的腳步聲。

啊！九郎回來了，她差點就喊出聲來，立即跑了進去。但是馬上就聽出了不只是一個人的聲音，阿娟的腦中，立刻想到放在睡房的水煙劍。

阿娟想跑入睡房時，就在她的面前，一隻拿着水煙劍的手擋住了她。

這個人的另一隻衣袖是垂下來的，他正是仙藤鬼十郎。

阿娟全身僵住了。

從鬼十郎的背後，及阿娟的左右，已圍過來許多眼光凶惡的無賴漢。

「不知道什麼時候，水煙劍長了翅膀，飛到妳家裏來了。」

鬼十郎這樣說着，臉孔泛出一陣冷笑。

這對鬼十郎本身也確實是很意外的發現，因爲水煙劍是他親手交給多田信濃守的。

今晚，他到這兒來的目的，是在阿娟身上。

鬼十郎在平塚的客棧，曾脅迫阿娟，並且告訴過她，他已經奪取了她的貞操。

爲了完成他身爲幕府秘諜的使命，要探聽源氏九郎的行踪，他整天都在奔走着。

可是自從阿龍帶走了阿娟後，鬼十郎發現在他的腦中，經常浮現着阿娟秀麗的面孔，才知道

自己已經愛上她了。

怎麼我會如此呢？

他自嘲着，想將阿娟的影子從腦中揮去，可是愈揮愈來，枉費心機。隨着日子的增加，他愛慕阿娟的心，反而愈發的強烈了。

爲什麼那天晚上，沒有眞的去侵犯她呢？他十分的後悔。

做爲一名秘諜，是不准許愛慕女人的，他眞是做夢也沒有想到，會這麼快的愛上了一個女人。

鬼十郎只有一次用暴力侵犯過野駒阿龍，可是在此次後，他還是很平靜而泰然的將她當作自己的部屬，支配着她。

可是對阿娟，他不知道爲了什麼，一天二十四小時裏，那嬌弱的影子無時不佔據了鬼十郎的整個心懷。

因此，鬼十郎就帶着這批爪牙，想佔有阿娟。

這眞是一舉兩得。

鬼十郎微笑着，一步步的逼進阿娟。

阿娟在本能上已經知道了對方的陰謀，就張大眼瞪住他，想找出一個空隙逃開。

這段對峙的時間，當然不會長久。

阿娟雖然掙扎，但終於像小鳥一般被老鷹攫走了。

大坪武術館從此之後，立即安靜下來，被一片黑暗與沉寂包圍着。

等到源氏九郎回來時，差不多已是二十分鐘之後了。

「阿娟，我回來了。」

他在玄關叫着，可是連人影也沒瞧見，更無回聲。

奇怪！會到那兒去呢？

他馬上四處尋找。

是不是出去了？

他這樣想着，但是在走廊上，有一支閃閃發

亮的東西，撿起來看，那是插在阿娟頭上的玉簪，他心中升了一種不吉的預感。

進入房間，點上燈火，但是他無法安靜下來，便跑到練武場去。

在練武場，九郎也點上燈火，坐在地板上想着。

他坐的地方，正是白天織江所坐的位置。

是誰綁走她的？

如果是因爲自己的出現，而使阿娟遭受此種災難，九郎便無法如此坐着，而必須珍視時間。

突然間。

九郎用很冷靜的口吻問道：

「是風神嗎？」

差不多在離開約五丈遠的背後窗外，探進了一張臉孔。

風神馬上說：

「九郎先生，你的背後眞像長了眼睛。」

他坐下來又接着說：

「你在信濃守的藩邸所表現的，實在太漂亮了。」

「你怎麼會有這樣的主人呢？風神！」

「她現在已經不是我的主人了，我已向她請了長假。」

「她答應了嗎？」

「只是我個人向她辭別而已。」

事實上，風神要請辭時，曾受到遊子擲過來的飛劍，幸未受傷。她還叫着警衛說：

「來人哪！把這個人殺掉。」

後來因爲九郎的出現，警衛全部跑向了藩邸，他才找了個空隙逃出。

可是他並沒有說出此事，風神急促的問道：

「你有沒有拿到水煙劍？」

九郎感到很奇怪的說：

「是不是你帶水煙劍到這兒來的？」

「對，今天下午三點鐘，我帶劍來，交給了武舘的小姐。老實說，我是想用這柄水煙劍爲見

面禮，希望能成爲你的屬下。」

聽到此話的九郎，一顆心完全沉落下去，感到無比的痛苦。

經過了片刻的沉默後，九郎才用低沉的聲音說：

「阿娟與水煙劍都已落入敵人手中了。」

「什麼？」

風神成到十分驚愕，也感到十分嚴重。

這個時候。

有一羣似乎經過長途跋涉的人停下來，欲進入平川客棧的貴賓專用房。

從隨從的穿着上看來，好像是京都裏的公卿貴族，並且從轎子的樣式看出，一定有高貴的女子坐在裏面。

出來迎接的武士們，好似是在迎接極尊貴的賓客，深深的躬着身子。

在玄關門口，轎子停住了，轎門前擺好了一雙拖鞋。

武士掀起轎簾，跪在地上。

從轎中出來了一個艷光四射，非常高貴的女子。

她的年齡似乎不超過二十歲。

她美麗的容貌，與雍容的氣度，似乎是傳自一個高雅的貴族家庭，也可以說是一個完美無暇的藝術品。她並不是一個木偶般的美人，因爲從她如秋水般的明亮眼睛中，發出了聰明而鎭靜的光彩。

站在臺階上迎接的是多田信濃守。

「長途勞頓，一定很累，請妳趕快進去休息吧！」

信濃守鞠着躬說。

可是這個高貴的女子，很冰冷的回答說：

「沒有什麼，我想立刻與我哥哥見面。」

她那醉人的音符，使聽者都產生一種陶醉的恍惚感。

「我看改天見好了。」

「不，我要馬上見他。」

信濃守在內心感到很不愉快。

不久，那嬌艷的少女被帶進一個白色的書房，很端正的坐着，一動也不動，等候着她哥哥櫻小路忠房。

「妳走的很快嘛！」

忠房笑着走進來。

她叫志津子，她是在宮廷中因超衆的美貌和才華，而成爲一名出色的宮女。

志津子凝視着自已的哥哥，斷然的說：

「哥哥！我就是死了也不會嫁給將軍家。」

從她嬌艷的櫻唇中，噴出激烈的語氣，忠房好像事先料着她會這樣的，便說：

「不要一來就責備哥哥。」

志津子搖着頭，進一步說：

「不，我到江戶來，並不是中了你們幕府與哥哥的陰謀，我要很清楚的告訴你，我來的目的，是要點破哥哥正被幕府的陰謀所玩弄，請哥哥要像妹妹一樣冷靜的判斷。」

「志津！」

忠房的臉色變得一陣青一陣白，凝視着美麗的妹妹說：

「這裏是江戶，不是妳一個女子可以任意撒野的地方，不管妳是爲了什麼用意到江戶來，一旦進入了將軍的掌握，就等於是一隻籠中鳥。妳好好的想一想，嫁給窮公卿，比嫁給將軍家，到底是那一種好？妳應該衡量一番，我想妳很聰明，不會不懂這個道理。」

「……」

志津用一種漠然無動於衷的眼光，無言的看着他。

「志津，妳說我背叛朝廷，這是很大的誤會。以妳的美麗與聰明，如果進入江戶城侍候將軍，一定會成爲江戶城的支配者。換句話說，妳可以自由自在的操縱着整個幕府，如果能如此，妳

還可救救沒落的朝廷。怎麼樣？妳對這點好好的考慮一下吧！」

忠房很認眞的在說服志律子。

他認爲這些話可能會打動志津子的。

可是忽然間，志津子大笑起來。

「哈！哈！……」

「爲什麼這樣好笑呢？」

忠房漲紅的臉上現出了靑筋。

「你剛才不是說我聰明嗎？對，我很聰明，我能夠看破你那說起來像眞的一般的謊言。」

「什麼？我說的是謊言？」

「哥哥，你認爲用一個女人的力量，卽能左右幕府的權勢嗎？這樣的話，在幕府的這些人，不個個都是白痴無能的人了？爲什麼你有如此幼稚的想法？我想哥哥眞正的目的是想把我嫁給將軍爲妾，哥哥才可狐假虎威，到處橫行，哥哥呀！你入了圈套，你上了幕府所設的陷阱了。」

「志津！妳怎能對我這麼不禮貌的說話呢？」

看着滿面通紅而吼叫着的忠房，志津更冷靜的用冰冷的聲音說：

「哥哥，你從來不接受別人的忠告，動不動就生氣衝動，可是這回不管你如何的生氣，我也絕對要打消哥哥愚笨的陰謀，因爲這項陰謀，是會使哥哥自已走上毀滅之道的。」

「不要再說了！」

忠房知道無法用言語勝過妹妹，終於搖着手決定就談到此爲止。

「如果哥哥知道我沒有一點想嫁給將軍的意思，我也就用不着再說了。」

志津的臉上露着微笑說。

「志津！」

忽然，忠房顯出不屑的笑容說：

「我知道妳來江戶城的眞正目的。」

「……」

志津的眼光毫不廻避的看着哥哥陰險的眼神

。

「我說出來好嗎？」

「請你說。」

「志津！妳是愛慕着源氏九郎而追隨到江戶來的。」

很意外的，志津並不覺得不好意思，斷然答道：

「哥哥，你說對了，志津確實是愛上了九郎，為了想與九郎見面而到江戶來的。不然的話，誰會跑到這樣偏遠的地方來呢？」

為誰辛苦為誰忙

「嘿呀！」

「嘿喲！」

轎夫在星空下，很有節奏的喊着，抬着一頂轎子。

守護在轎旁的是一名武士。他精神振奮的向四面注視着。

這頂轎子，專門選擇人煙稀少的偏僻小巷繞着道走。

附近的馬路上，雖然已是黃昏，但行人仍然很多。可是一轉入巷子裏，行人就非常稀少了，老半天才走進一個人來。

這頂轎子上坡了。

轎夫們藉着加強的吼聲，向上走去。

這個坡還蠻長的，有一個蒙面的男子，突然從一條巷子裏跑了出來，走下了坡。

就在擦肩而過時。

從轎中傳出了一陣呻吟聲，如果沒有此聲，這名男子可能還不會注意到守在轎旁的武士。

突然間。

「啊喲！」

很低微的聲音傳自轎中。

這名男子奇怪着，集中了注意力。

他並不是一般普通的人，所以他佯裝不知，繼續走着，但是他在分析轎中的呻吟聲。

是一個年輕女子的聲音。

這樣直覺着，走過約一丈左右，才掉過頭來，看着轎旁的武士。

蒙面男子在心中叫着：就是他！

這個傢伙是仙藤鬼十郎。

他辨認得很清楚。

大概他綁架了女子，想要隱藏起來。

他強烈的好奇心，使他在心中決定：

跟蹤他。

與轎子的距離，約有六丈遠，蒙面男子敏捷的一轉身，沿着牆壁，蠕動着向前滑走過去。

雖然沒有月亮，天上的星星，却也發出了閃爍的光，使人可以看清地面上相當距離以外的東西。

他那快速的動作，一下子就縮短了與轎子間的距離，緊逼在後面。這是經過嚴格訓練的秘諜，跟蹤的功夫，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

蒙面男子正是狐小精佐平。

掛在轎前的燈籠，忽然被一陣風吹熄了，這頂轎子剛好在一棵大樹附近的大宅子前停下。

即使是在夜晚也可看清，這幢房子已經荒廢很久了，過去一定曾是藩主身份的人居住過。

這頂轎子從側門抬了進去，門立刻關上。

佐平很快的貼了上去，推着門，却推不動。

佐平很自然的越牆而過，這比開門而入更符合他的本性。

數分鐘之後，佐平已站在庭院中的樹下了。

在院落中，水池已枯乾了很久，有一幢很大的房子矗立着。

荒蕪的庭院，顯示出此房子已有很長的歲月，沒有人住過了。

佐平偷偷的靠近了房子，躲在屋簷下，準備做長時間的等待。

被陽光與風雨侵蝕而剝落的牆壁，到處都有破洞，可以從漏縫處偷看到裏面，但內中仍是一片黑暗與靜寂。

片刻之後，屋裏終於露出了燈光。

拿着燭臺，穿過走廊的是鬼十郎。

在一個倉庫模樣的房門口，轎夫蹲在黑暗中抽着香煙，看到鬼十郎走過來，就說：

「老板，我們可以走了吧！」

鬼十郎答覆着說。

「好！」

點着頭，拿出抬轎費給轎夫們，鬼十郎把蠟燭放到脚下，將門打開。

就在一瞬間。

鬼十郎瘦長的身軀一轉。

「唉喲！」

「啊呀！」

兩名轎夫同時分別由肩頭及腰部被斬爲兩段，當場斃命。

鬼十郎表情冰漠的擦了擦刀身上的血跡，再插回腰際，然後慢慢的打開了門，房間中透着一股發霉的味道，從蠟燭的光芒，看出角落裏堆滿了許多古老的家具。

被轎夫抬進來的人倒在地上，她的嘴巴被塞着布，雙手被反綁在背後。

她就是阿娟。

鬼十郎把蠟燭放在床頭櫃上，將門關緊。

他將塞在阿娟口中的布條取下，很嚴肅的坐在她對面。

阿娟以憤怒的眼光，注視着一隻手的鬼十郎。

「畜牲！」

這樣咒罵着。

「畜牲？不，不是的。」

很意外的，鬼十郎用很安靜的口吻搖頭說着。

「我在平塚客棧，並沒有碰到妳一根汗毛，却恐嚇妳說已經侵佔了妳，這是爲了逼妳坦白的說出你在江戶與源氏九郎見面的地方。」

鬼十郎把事實的眞象告訴阿娟，他的雙眼中流露着一抹可怕的凶光。

「這樣說來，你綁架我的企圖，是要把九郎誘到這兒來嗎？」

「不！」

鬼十郎搖着頭說。

「那究竟是爲了什麼？」

「這一次我是眞的要與妳成親了。」

「……」

阿娟的臉上充滿着輕蔑的表情，朝他無言的看着。

在這種場面中，無言是最厲害的武器。

可是，鬼十郎似乎已把他冷酷無情的個性，完全改變了，而用一種很誠懇的態度說：

「從平塚客棧以來，我已經無法將妳忘懷，我自己都覺得好笑，因爲妳不祇一次的咒罵我、嘲笑我，可是我愈發不能忘記妳。身爲幕府的密諜，也是一個平凡的人。不錯，做一個幕府的秘諜，是絕對不准迷戀女性的，如果讓幕府知道此事，立即會遭受暗殺，我隨時準備着接受懲罰，並且不想幹秘諜的工作了。」

鬼十郎句句都是肺腑之言，而且還叩着頭：

「拜託！成爲我的太太吧！我爲了妳什麼事都願意幹的。」

「嫁給父親的仇敵，這是絕不可能的！」

阿娟用冰冷的口吻拒絕說。

「不管用什麼代價，不管妳有任何需求，我一定會替妳做到的，我實在很需要妳，而且因爲是妳父親的仇敵，所以我不願再用暴力征服妳，才如此苦苦的哀求。」

「我的希望是愈早離開這兒愈好！」

「阿娟姑娘！」

鬼十郎完全扯下了男性的尊嚴。

「妳是不是愛慕着源氏九郎？」

「那是我唯一所愛的人！」

阿娟自傲的說着。

「如果妳答應我的要求，我將水煙劍立卽送給九郎。」

這樣說着，鬼十郎把水煙劍放在阿娟的面前。

可是，阿娟毫不動容。

「我想，九郎是不會願意以我的貞操來換取水煙劍的。」

「什麼？」

鬼十郎完全改變了剛才懇求的態度，以凶狠的神情說：

「妳不要忘了，我要怎樣的玩弄妳，都是隨我興之所至。妳眞的不同情我這一片向妳哀求的眞誠心意嗎？」

「我的心與身，除了九郎之外，是任何人都不可侵犯的。」

阿娟以堅定的態度表示着。

她面臨了如此大的危機，却毫不害怕，自己也感到很奇怪。

我絕對不會讓這個魔鬼一樣的人得手的。

我是九郎的人。

在她的生命中，因爲愛情而燃起了少女的信心，雖然已經淪入無法逃脫的窮途末路，信心還是戰勝了恐懼。

如果被侵犯了，她寧可選擇死亡。她這種決心，是使她堅強篤定的最大原因。

「好吧！」

忽然間變成像另外一個人的鬼十郎，心靈與身軀立刻又回復到原來的醜陋和冷酷無情。

他忽然站起來說：

「我不娶妳爲妻，不過我要把妳當做一個雌性動物來玩弄。」

說着，鬼十郎跑過去把阿娟抓了起來，舉動像個惡魔般的可怕。

阿娟一點也沒有掙扎。

只是用極盡輕蔑的眼光，看着鬼十郎凶悍的怒容。

「好！」

咬牙切齒盯住阿娟的鬼十郎，把她柔軟的身軀抱起，走上了二樓。

在衣襬下露出雪白雙腿的阿娟，立卽就消失在樓上的一片黑暗中。

鬼十郎再返回樓下拿蠟燭，爲了自己卽將發

洩的獸行，感到極端的興奮，他的眼光如野狗一般的瘋狂，一時竟忘記了放在樓下的水煙劍。

阿娟想乘此空隙逃走，但是樓上的窗子，都用鐵條釘住了，她被放下的地方，已經舖好了很柔軟的棉褥。

阿娟知道無法逃出，開始祈禱着奇蹟出現。

爸爸在天之靈，一定會保護我的。

阿娟心中這樣叫着，等待着鬼十郎上樓。

鬼十郎把燭臺放在阿娟的面前說：

「實在因為妳太美麗了……。」

「……」

「我仙藤鬼十郎愛上了妳，遇到愛情的河流，即使是聖人也會跳下去的，這是命中註定的。」

「……」

「我為了成為幕府的密諜，讓這所房子荒廢着，一點也不後悔；我不祭祖先，不娶妻子，與一切的親戚朋友斷絕來往，而成為秘諜，即使是在中途不得好死，我也認為這是命中註定；可是自從我見了妳以後，我這個決心開始動搖了，我發覺我也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人而已，如果妳能成為我的人，就是出賣幕府，我也敢的。」

鬼十郎的眼睛，發出如鬼般的狠毒目光，注視着阿娟半裸的身體說着。

阿娟轉過頭去，不再看他。

鬼十郎伸手抱住阿娟。

「魔鬼！」

阿娟被推倒時，口中罵着，而在心中却叫着父親及九郎的名字。

鬼十郎一隻脚，很殘忍的想撑開阿娟的下肢，把她的衣服撕裂開。

同時用一隻手從背後，伸向了阿娟隆起的胸部。

如果不是鬼十郎因練劍而有敏銳神經發現有人出現的話，他這種野獸般的行為一定會得逞的。一瞬間。

鬼十郎野獸般的動作，忽然完全停止下來。

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一絲動靜，可是從樓梯口吹上來的微風，使鬼十郎發覺到門已經被打開了。

他翻身站起來，抓起劍，站在樓梯口，在這同時，檢起水煙劍的佐平，也跳出走廊，開始逃走。

糟糕！

一時大意把水煙劍留在樓下了，使鬼十郎三步拼做兩步的跳下樓梯。

「就是你！」

鬼十郎踏出門口時，佐平已經跳到五丈遠的前廊上。

鬼十郎的飛刀從黑暗中擲了過去。

佐平閃開，刀鋒在耳旁飛過，他已跳到了院落中。

「等一下！」

兩人都使出秘諜特有的輕功，一追一趕，像掀起了一陣旋風。

跑出大路的佐平，在心中想着：

到大路上就不怕了。

可是他太大意了。

因為跑了沒多遠，佐平就發現了追來的人脚步比自己快，不禁打了個冷顫。

雙方都毫無聲息，可是追者與被追者，都能確實的算出彼此的距離。

鬼十郎荒廢的宅院，就位於增上寺的背後，從這兒沿着堀川一直可到中橋。

他們兩人的行動，驚動了大路上往來的行人。他們跑過宮下町而進入暗闇坡。

從暗闇坡轉入縱橫雜錯的巷道中，鬼十郎已經逼近了佐平，兩人相距只有五步左右的距離。

佐平感到絕望。

一定會被殺的！

他覺得一定無法躲過從背後刺過來的劍鋒。

如果距離縮短至三步，就完蛋了。

畜牲！

佐平在心中叫着，儘量加快步伐，他想如果能跑到達木村町的客棧，夢現天山所住的地方就好了。

能進入客棧，他就有得救的機會。

可是到了稻荷神社，眼看客棧就快到了，但是他們兩人的間隔已縮小至四步了。

不行了。

佐平越過稻荷神社時，使出全身的力氣，大喊：

「天山先生！」

「是誰？」

在一排排的客房中，夢現天山住在二樓一個設備簡陋的小房間，聽到遠處有呼叫自己的聲音，立刻推開窗戶來看：

「哦！佐平！」

他看到兩個疾如旋風的黑影。他把上半身探出窗外，清楚的發覺後面的人已拔出劍來，劍身散着耀眼的光芒。

「佐平！」

佐平聽到天山的招呼，衝到客棧下面。

「水煙劍！」

佐平叫着，向窗口將水煙劍扔了上去，就在這時，鬼十郎叫着：

「死吧！」

叫聲與刺向佐平背後的一劍，是在同一時刻。

天山在窗口接到了水煙劍，也看見了佐平全身噴出鮮血倒下的情景。

「你這個傢伙！」

天山喊着，身如輕燕，飛飄到馬路上。

天山跳到對方前約一丈的距離，看到了面熟的鬼十郎，兩人都呆住了。

在小田原的松原神社，鬼十郎為了要奪取水煙劍而伏襲天山，雖然那時水煙劍並沒有被鬼十

郎奪得，但是却被暗中埋伏的另一人所奪走了。

奇怪的，現在兩人竟又為了奪取水煙劍而再度碰面。

沒有必要再來一番問答。

「我們挑選一個地方吧！」

「好！」

只有如此，才能解決一切。

四週立卽圍攏了許多的羣衆，其中有一個人小聲的說着：

「大姐！那不是水煙劍嗎？」

留吉朝著阿龍說。

他們兩人剛巧遇到了這個場面。

阿龍看到倒在地上的佐平，感慨的說着：

「好可憐的佐平！」

佐平是火焰劍與水煙劍的爭奪戰中，另一個犧牲者！

「大姐，他們好像在選擇決鬥的地方？」

「下一個犧牲者，不知會輪到誰？」

看着併肩走着的兩名劍客從容離去的背影，阿龍向留吉這樣說着。

天山與鬼十郎選擇的決鬥場所是在北月窪町的內田豐後守與毛利甲斐守兩所藩邸中間的空地。

這是一片整理過的土地，雖然蔓草叢生，仍很平坦。

星夜下，初冬的野風在呼呼的吹着。

天山與鬼十郎走到了空地中央，兩人距離一丈多遠靜靜的對峙着。

他們並沒有拔出劍，互相瞪着對方，約有數秒鐘之久。

比武卽將開始——

該用什麼架勢呢？

如果雙方功夫相差無幾，那麼勝負是決定在最初的架勢上，除非有意外發生。

沉默片刻後，兩人已做了決定。

不分先後，兩支劍同時出鞘。

鬼十郎拿劍的架勢偏向上端，天山正相反。

一瞬間，似乎萬物都靜止了。

他們動也不動的，經過了半個小時。

在大路旁躲着看這場比武的阿龍與留吉，兩人也像石塊般的，絲毫不動。

「看劍！」

打破靜寂揮出第一劍的是鬼十郎。

在星光下，兩支劍交纏在一起，又立即分開。

這時。

源氏九郎坐在大坪武術館的地板上，閉着眼睛打坐。

他一個人吃完了晚餐，又繼續在這兒坐着。

毫無雜念，他靜下自己的心。

不久。

秘諜風神無聲無息的走進來，蹲在一旁，等待着九郎，經過了一盞茶的功夫。

「風神！」

九郎對背後的人叫着。

「是。」

「是誰綁架了阿娟？」

「仙藤鬼十郎！」

當風神聽到水煙劍又消失時，他眞像一陣風般的飛出去，拚命的搜尋，剛剛才趕了回來。

「是他嗎？」

「九郎先生，我現在就帶你到鬼十郎的住處！」

「他住的地方？鬼十郎不是幕府的秘諜嗎？他絕對不會回到自己的住處，他帶走阿娟，一定隱藏在別處。」

「剛才我抓住了鬼十郎的一個手下，據他說，鬼十郎不能忘懷阿娟小姐，所以他就帶了幾名手下到這兒來綁走她，而且他自己喊了一頂轎子將小姐抬走的。」

「秘諜的規矩是不准迷戀女色，這個傢伙想必是不要命了。」

「可不是，鬼十郎被迷住了心竅，而綁走了阿娟小姐，一定是帶回他荒廢的空屋子，我想是不會錯的！不能再猶豫了，趕快走吧！」

九郎馬上站了起來。

這時，門外却來了一個人。

風神跑了出去，拿着一封信走回來。

「有一個人拿這封信給你！」

九郎拿過來一看是織江。

這個不幸的女子，以後到底如何了？這是九郎一直擔心的。

他馬上拆開來看。

「九郎先生：

請你原諒，這是我今生所寫的最後一封信，打擾你了，我寫完這封信，就要到我父母長眠的小梅村中香華院祥釘寺去，陪伴我的父母親，因爲我已經明瞭唯有這條路才是我所應該走的。不過，我並不感到一絲悲哀與痛苦，因爲這是我命中所註定的；本來我想到大坪先生的練武舘去，經由你的手來結束我的生命。可是因爲意外事故的發生，現在也無法如願了。我生爲女人，第一次眞正嚐到幸福的滋味，是在箱根山麓的伐木小屋中，與你一起相聚的那段時光。我懷着幸福的追憶，相信定可安靜的離開人間。只是希望你看完了這封信後，如果還可憐我的話，你能抽出一點時間到祥雲寺來，在我的墓上插上一束鮮花嗎？或是燃上一柱香。我在九泉之下，將會感激不盡的。

我祈禱上蒼永遠保祐着你　　織江上。」

看完信的九郎，臉孔顯出困惑之色。

「爲什麼一定要尋死呢？幸福何處不可尋？」

九郎哀傷的自言自語，再回頭看着風神：

「風神！我眞想現在有兩個身子。」

「你想怎麼辦？」

「究竟是去救阿娟，還是去阻止織江姑娘自殺？現在動身的話，雙方都可獲救。」

清晨、黃昏

一顆流星劃過靜寂的夜空，消失在天邊。

抓着草，伏倒在地上的一個黑影，想用最後僅剩的一點力量爬起來，但是只掙扎了一下，又倒了下去，而永遠也無法再動彈了。

站在旁邊的是夢現天山，他默然的看着此人嚥下最後一口氣，他下垂的右手拿着第一次染上人血的水煙劍。

他是一個勁敵！

決鬥完的天山，想起剛才敵人攻勢之猛，依舊感到一陣陣的寒意。

想擁有火焰、水煙二劍的人，就這樣一個個的倒下，究竟是誰能獲得最後的勝利呢？是我？還是源氏九郎？

天山在心中想着，把水煙劍插回腰際，他踏出草地想離開。

「來了！向這邊過來了！」

蹲在路口的留吉，拉着阿龍的衣服說：

「大姐，趕快走吧！別讓他瞧見了。」

可是阿龍動也不動的，在星夜下張大了眼睛，注視着一步步走近的天山。

「大姐！」

留吉再用力的拉着阿龍的衣袖，催着說。

阿龍推開留吉，立即從懷中拿出了吹箭筒。

留吉大吃一驚，馬上阻止道：

「大姐，不行的，這人不是妳襲擊的對象。」

一霎那間，留吉全身感到不祥的徵兆，顫抖着。

可是，阿龍搖着頭說：

「我一定要用我的雙手奪回水煙劍。」

她想親自把水煙劍送到源氏九郎的面前。

她將自己的愛情與生命，完全放在這柄劍上。

「可是——唉！」

天山已經走到留吉再也無法阻擋的距離了。

「留吉，讓開！」

阿龍拿起吹箭筒，含在口中，從草堆中等待着機會。

無法看天山是否察覺，只見他還在慢慢的走着。

這時。

「咻——」

劃破了夜空的寂靜，吹箭在空中飛過。

同一時刻，天山的身體掩入草中。

再一瞬間，只見草叢動了一下，天山像一隻四脚動物般的迅速逼近到了阿龍的面前。

「糟糕！」

阿龍因為第一次沒有射中，而感到失望。但是本能的，她又立即吹出數次箭，成為一條直線般攻過去。

可是，吹箭祇是站在敵人不知道的地方，而對敵人做意外的攻擊，才能發揮威力。像這樣，已經被發覺了，而且距離是如此的近，可以說是毫無用處。尤其，碰到了對方是一位高手，就更不用說了。

天山用水煙劍將吹箭，很輕易的揮掉。大叫：

「找死！」

他跳到阿龍的面前。

阿龍還沒有看清楚閃過來的一道白光，已經倒地不起。

「你這個魔鬼！」

逃到一丈開外的留吉，看到世界上唯一幫助他的人，而且也是自己所鍾愛的女子死亡，完全喪失了理智，衝動的說着。

他明知自己不是人家的對手，但是，阿龍已經不在世界上了，自己活着也沒有什麼意義。拔

出了身上的短劍，向天山衝過去，天山連閃都沒有閃開，就把留吉打倒在地。

像一個球在地上翻滾一般留吉翻身站起，大叫道：

「請你把我也殺了吧！隨你取任何部位！」

可是天山冷笑着，將水煙劍插進劍鞘說：

「你知道源氏九郎吧！」

「當然認識，我大姐就是想把水煙劍送給九郎，才被你殺掉的。」

「請你轉告源氏九郎，」

「什麼事？」

「明天申時叫他到芝山增上寺後面的寶塚院閻魔堂來。」

「……」

「請你告訴他夢現天山帶着水煙劍，要與源氏九郎的火焰劍比武，麻煩你一定告訴他。」

這樣說完，天山轉過身，悠然的走向大路。

茫然虛脫的留吉，經過片刻才完全清醒過來，跑到阿龍的身旁：

「大姐！」

發出一種無法形容的悲悽聲音，留吉抱着已經冰冷的阿龍身軀說道。

「大姐！不要死！妳死了我該如何是好呢？」

但是阿龍一點反應也沒有。

似乎她的靈魂已經離開了軀殼，去尋找所愛的源氏九郎了，對這個女人來說，也許這樣是比較幸福的。

留吉這樣想着，一直注視着自己所愛的女人，把自個兒的臉，慢慢的貼上了阿龍已無氣息的面孔上，終於流下了眼淚，嗚咽着。

就在同一時刻。

在深夜的星空下，有一匹駿馬在路上發出嘀嗒的蹄聲，像飛一樣的奔馳，馬上的騎士正是身着白衣的源氏九郎。

現在他是爲了趕去阻止織江的自殺，而向小梅村的祥雲寺飛奔而去。

他已經決定讓風神去解救阿娟的危機。

馬上的九郎心中是一片焦急與擔心，是不是能趕得上呢？他的焦慮感愈來愈高。

爲什麼要死呢？她在這個世界上是沒有理由一定尋死的。人生難免發生不幸的事情。需要我們沉着地應付，但死決不是最好的方法。我源氏九郎過去也有好幾次因爲無法忍受孤寂而想自殺。可是現在，才深深的體會到死是多麼無聊而懦弱的行爲。人不是爲了活着才生下來的嗎？織江不必死！

他在心中一再的喊着。

即將到達吾妻橋了，

想一口氣躍橋上而衝過去。

就在這時，在橋墩下的幾個黑影，突然跳了出來。

很顯然的，對方已經知道了自己是誰，他們包圍在四周，殺氣騰騰的擋住了去路。

如果在平常，九郎會很坦然的看着他們的動靜。

但是現在須要爭取一分一秒的時間。

「不能再浪費時光了！」

看着星光，九郎很焦慮的吐出這一句話。

他沒有想到在這兒還有白白想找死的人。

可是他已經沒有憐憫他們的時間了。

他感到必須速戰速決。

揚着馬鞭，衝進亂陣的九郎，一到橋上立刻從腰間拔出劍來。

擋在前面的幾個人，手中都拿着劍，叫着奔過來：

「不要讓他跑了！」

「一劍送他上西天！」

「看劍！」

「這個機會不能錯過！」

九郎默默不語，也不停下脚程，以迅雷不及

掩耳的速度向右邊的兩人揮劍過去。

在半空中，只看到兩道紅紅的鮮血飛濺着。

「唉喲！」

右邊的兩個黑影，從咽喉中悲痛的叫喊出最後的一聲，而倒地不起。

九郎一瞬間卽殺掉兩人，把劍擧在頭上，發出耀眼的劍光，叫着：

「你們也不想想，你們還有父母妻子靠你們養活！你們這些混蛋！」

聽到九郎威風凛凛的聲音，這些刺客不覺楞住了。

乘着這個空隙，九郎雙脚夾緊馬肚，一勒馬韁衝了過去。

駿馬似乎在飛翔着，九郎卽將突破劍陣時。

一條鈎繩，像條毒蛇般的鈎住了馬的後腿。

隨着悲嘶聲，馬立卽矗立了起來。

此時，白裝的孤影像長了膀翅一樣，飛下了地。

「沒有辦法，一定要把你們殺光才行。」

九郎的口中發出非常堅毅的聲音。

從祥雲寺中傳出了敲着木魚唸經的聲音，打破了黎明前的寧靜。

一位古稀之年的住持，唸着經，在他身後的織江，手中拿着唸珠，也低着頭跟着唸。

這是織江爲了已死去的父母及早河要之進，做早晨最後一次的超度。

織江是昨晚到達這所寺廟的，本來是想馬上到他家的墓地自殺，但是想到活在世間的只剩自己一人了，因此想把生命再延長一點時間，而有機會替父母親及早河要之進做最後的超度。

織江坐在住持身後，絲毫不動。她就像一座枯井一樣，無瀾無波，顯得很平靜。

喜、怒、哀、樂，這一切似乎都隨流水而逝了。

織江唸完經，抬起頭來，顯出了一般從來未

有的美麗與安祥。

「請燒香！」

老僧催着織江，如夢初醒似的，向牌位點了香，叩着頭，在心中唸道：

「父親、母親、要之進：我馬上就會到你們身邊來了。」

很奇怪的，自己竟覺得異常的鎭靜、安祥，而沒有一絲雜念。

織江向後退了一步：

「謝謝師父！」

她向住持致謝。

「在鐘樓對面有一個花園，妳可摘下一些花來，擺在墓上。」

老僧告訴她，然後走開。

陽光還未普照着大地，在清晨的一片乳白色景像中，織江向着鐘樓的方向走去。

她在花圃內選了幾朶盛開的花朶，

織江對着鮮艷的花朶，在心中喃喃唸着：

「你們像我一樣，遲早要枯萎的。」

她這樣想着，將花摘下。

墓地是在廂房北邊的角落。

進入墓地的織江，在父母的墓前跪了下來，祈禱着。

終於。

織江選擇在母親的墓前，用一塊紅布細緊住雙膝，將短劍放在墓碑的前面：

「媽媽，織江要到妳身邊來了，請別怪我。」

她雙手合十，小聲的說着。

織江把短劍從鞘中拔出時。

她聽到圍牆外有漸近的馬蹄聲。

是不是九郎看到了那封信而趕來了呢？

可是她馬上打消了此念。

爲什麼還看不破紅塵呢？

她罵着自己，閉上了眼睛。

一瞬間。

發出低沉的呻吟聲，織江的身體向前倒了下去。

就在這時。

九郎於斬殺了十多名刺客後，全身還飃着血腥的味道，縱馬狂奔衝進了墓地。

他用明銳的目力向墓地中掃了一遍，看到北面角落一個墓碑的背面地上，倒縮着一個人，他衝口而出：

「唉！太遲了！」

九郎跑過去，抱起了即將斷氣的織江柔軟的身軀，望着那張已無血色的秀麗面孔，心中有無限哀傷。

「織江！」

這樣低聲叫着，並且撫摸她的臉，織江的眼簾稍微動了一下：

「織江，妳知道我是源氏九郎嗎？」

他把臉更靠近些，織江的瞳孔已經散失了往日柔美的光彩，欲睜無力。

「我是九郎，我看了妳的信，希望妳不要死，只可惜慢了一步，對不起，請原諒我！」

「唉！」

織江蒼白的嘴唇顫抖着：

「九郎……。」

織江從口中費力地吐出兩個字，想用手摸摸九郎的面孔，但是眼前一片模糊，無法看清九郎，手更舉不起來。

九郎抱緊着即將氣絕的織江，痛苦的喊着：

「織江，安靜的去吧！妳在另一個世界，會得到幸福的。」

「九郎！」

織江燃燒着最後的一絲生命之火說：

「我……感到…… 現在…… 是最幸福的。」

「……」

九郎流出了眼淚。

「我……好高興……。」

這是不幸的織江，在世界上的最後一句話。

像拖着沉重的脚鐐，源氏九郎垂頭喪氣的在朝陽照耀的路上走着。

雖然天氣是如此的明朗，但是一個美麗善良，心中却充滿着痛苦的年輕女子，却在這個世界上永遠的消失了。

九郎的心中感到非常的空虛。

世事眞是這樣的無常嗎？人命眞是這樣的不值錢嗎？

九郎感慨萬千的嘆息。

爲什麼人與人之間要爭鬪呢？爲什麼要如此辛苦的圖名求利呢？爲什麼愈善良的人，愈會遭到悲慘的命運呢？爲什麼和平而安靜的世界，總是不會來到呢？這是一連串難解的謎！

年輕的九郎雖然知道這是無用的想法，但還是忍不住這樣想着，一步一步往前走。

這時——

他想轉進一條巷子，忽然從對面來了一項轎子，在他面前停下來，掀起了轎簾。

九郎並不在意，想側身而過。

一位美麗無比，氣質高雅的女郎，走出轎子，並低聲嬌嗔：

「喂！」

九郎回過頭來看，對出現的這個人，感到十分意外。

女子聰慧的眼光中，露出無限的高興，嬌嬌說：

「九郎，好久沒看見你了。」

向他點頭招呼着。九郎也很親切的走近一些，說道：

「志津姑娘，妳也在江戶啊！」

「我是想見你一面，才到江戶來的。」

志津很爽朗的微笑着說。

「妳見過了妳哥哥了吧！」

「見過了。」

「看來妳哥哥與我要成爲敵人了。」

「沒有關係，我很痛恨哥哥的卑鄙行爲。」

「我希望妳能好好的多勸勸妳哥哥……再見！」

九郎向她點着頭，就想離身而去，可是志津慌忙的擋住他說：

「九郎，你等一下，我是想來看看你，才專程跑了這麼遠，你好意思就這樣離開嗎？」

九郎回轉身搖着頭說：

「志津姑娘，妳與我生活於兩個完全不同世界，我不過是一個浪人而已，妳却是宮中身份高貴的小姐，我想妳最好還是把我忘記！」

本來，九郎以前對這位高貴氣質又美麗的女子，也曾傾慕過，並且也知道志津對自己有着愛慕之意。

可是看到織江的死亡，獨他知道自己還是孤的走完人生旅程較好。

「九郎！」

對着遠遠離去的九郎背影，志津痛苦的大聲喊着：

「我回到京城去，等你回來看我。」

九郎只是回過身向她點着頭，就離開了。

約七分鐘之後，

九郎已經走到三綱町的大坪武館的小路上。

這時，蹲在門口的一個男子，立即站了起來。

九郎微笑着說：

「留吉嗎？」

「先生！」

「怎麼了？」

看到留吉哀戚的面孔，九郎奇怪的說：

「先生！我先把事情告訴你好了，今天下午四時，夢現天山在芝山的增上寺背後的寶塚院閻魔殿，要帶着水煙劍與你比武。」

「知道了。」

九郎面無表情，點着頭說。

「你阿龍姐呢？」

「唉！」

留吉低着頭，踢着脚邊的石頭說：

「大姐是……。」

說着，咽喉却被東西堵住了一樣，嚥了一下口水，沒精打采的垂着頭說：

「被夢現天山殺掉了！」

「殺掉了？」

九郎皺着眉頭，神情越發黯淡。

留吉把昨天發生的事，很快的述說了一遍。

「天山已經殺了仙藤鬼十郎，而想與我比劍，究竟誰能够活下去呢？」

「先生！」

留吉懇求着九郎：

「你一定要殺掉他，我跟隨着你去看，我要親眼看見那個魔鬼痛苦死去，看到先生替阿龍姐報仇的情景。」

「好！」

九郎叫他等着，正想進入武術館。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不知爲了什麼，九郎突然停住不動。

聽到了從裏面傳來了風神大笑的聲音。

九郎打消了進去的念頭。

他知道阿娟已經被風神安全的救回來了。

還是不要見面的好。

他告訴自己，就再走回到留吉的面前。

「留吉！」

「是！」

「拜託你代我見這家武館的小姐一面，好嗎？」

「代你？」

「你告訴她，源代九郎因爲有點急事，必須離開江戶，如果有機會的話，大家一定會再碰面的，請她原諒我的不告而別，請你這樣告訴她。」

「可是，先生，這樣不是太無情了嗎？」

「不，必須這樣做才好。如果見了面，反而更會增加小姐分別時的痛苦，反正最後一定要分別的，不如不見面的好。」

「……」

留吉也默默的點着頭，答應了。

這一天的申時。

夢現天山站在寶塚院閻魔殿的屋簷下，等待着死敵的前來。

太慢了。

已經到了下午五時半了。

初冬短促的太陽，已經下了山，這一帶開始暗起來。被選為決鬪場所的廣場，本來就是一個人影稀少的地方。而此刻更加寂靜。

時間又過了兩分鐘。

突然間從閻魔殿背後，白色裝束的人影，無聲無息的出現在天山面前，令這位高手也吃了一驚。

「讓你久等了。」

九郎帶着微笑，很安詳的說着，露出了潔白的牙齒，天山躍躍欲試的說：

「今宵要決定寶劍究竟為誰所有！」

「不要口出狂言，兩柄寶劍都會變成我的。」九郎很平靜的如此回答。

天山突然發怒的說：

「什麼理由？」

「我源氏九郎是源義經的後代，火焰與水煙二劍是我的祖先，從鞍馬的天狗所賜下的雌雄雙劍，因此物歸原主，不是當然之理嗎？」

「不要胡說八道，要得到這兩把劍，必須靠武功，誰的武功高強即屬誰，你能殺了我夢現天山嗎？」

在暗黯的黃昏，兩道白色的閃光在空中、地面遊動着。

他們似乎連呼吸都停住了，世界像被一片劍花所控制。

約有十四、五分鐘之久。

終於，天山水煙劍的劍尖，開始慢了下來。

天上已有星星，大地是一片黑暗，兩人的眼神在夜色中閃閃發光。

雙方的劍，有兩三次交纏在一起。使人覺得勝負即將決定在這一瞬間。

生死的決鬪，在他們兩個武術如此高強的手中，確實是決定於傾刻之間的。

再過二、三分鐘。

從天山的肩頭，看到了他喘氣的波動，同時他焦慮的氣色也浮現在臉上。

似乎更增加他的焦慮，九郎的脚滑動着，又向前踏出了三尺左右。

忽然間，天山的背後，似乎被一股強大的力量推動着，向一側跳出，水煙劍在半空中顯出白光，向火焰劍飛過去。

在下一瞬間，天上有一種奇妙的感覺，水煙劍似乎自他的雙手飛了出去，同時在他的胸部，感到一陣如火燒一般的痛苦。

天山還是靜靜的站着，九郎就在他面前約五尺左右的位置，攤開了雙手。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九郎的右手握着火焰劍，左手已握着水煙劍了。

秘劍——鳳蝶劍！天山在逐漸喪失的意識中，這樣叫着，像一棵大樹般的倒在地上。

碧藍的天空上，沒有一片雲，一陣冷風從海面上向陸地吹來了。

這兒是東海道的藤澤客棧街，一位年輕武士，穿着純白的上衣，袖上繡着鮮紅的三條水藻紋，腰上露着大小兩柄刀，大的是朱紅色，小的是銀白色，頭上帶着斗笠，一步步向西走着。

刻在火焰劍上的是「畐原昜习完」。

刻在水煙劍上的是「示シオ习阝」。

把這些拼起來唸，是「福源揚羽院。」

這是戰國時代平家最興盛時期的一個宮殿的舊址，源氏九郎想去找這個地方。

因爲在那兒，大將軍德川家康埋藏了一批數目巨大的軍用黃金。

究竟會不會發現這個地方，發現之後，要使用在什麼用途上？這必須在另外的故事中說明。

目前我們先來說說九郎離開了之後的事，差不多約有一刻鐘之久，有男女二人也一起追趕着，從這兒過去。

男的像一個佣人，女的是一個美麗溫柔的姑娘。

「小姐，你放心，不管如何，風神一定要讓你成爲九郎先生的夫人。」

這個人好像很有把握的，向女子高聲說着。

鳳蝶雙劍法

在古代——治承六年。

當時的將軍平清盛，在某年春天的夜裏酒醉時，做了一個夢。

他夢見加茂大明神的使者在濃霧中出現，抱着一座金銀財寶所累積成的山，向海中沉沒下去。

清盛突然醒來，吩咐侍從準備馬匹，自己騎上馬，向福原方向奔去，他張望着大海，終於指着浮在海面上的一個小島，微笑着說：

「就是那個島！」

經過數年之後，他將首都從平安遷至福原，聽說當時的天皇安德帝，後白河太上皇，高倉皇太公，他被清盛強逼着移宮至該處。

清盛已在孤島上建立了一座宏大而豪華的宮殿，讓天皇們居住了一段時間，即掠奪爲自己的住所。

這座宮殿，即稱福原揚羽院。

經過了數度興衰、頻仍的戰亂，時代的變遷，這座玉殿珠樓，已經連一點痕跡也沒有了，再恢復爲原來的一片荒蕪的孤島，到這兒來的，只是飛翔在空中的羣鳥而已。

可是，現在——德川末期，弘化二年的春天，在孤島的南端，有一支小舟進入了海灣。

從小舟跳上沙灘的人，好像是在天空中飛翔的白鳥，藉着魔力而轉化成人形，來到了這裏。

他穿着純白的上裝，腰際繫着的劍及腰帶背爲白色，只有衣袖上繡有三條鮮紅色的水藻紋，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如此奇異的裝扮，當然他就是源氏九郎。

他帶着一頂寬邊的斗笠，隱藏起白晳而高雅的面容，九郎靜靜的一步步向長着大片雜草的揚

羽院廢址走去。

他向四週看了片刻之後，走進了廢墟北角的一堆石頭邊，這就是以往神廟所在的地方。

他這樣判斷着，就登上了石階。

九郎的右脚輕輕的打着臺上的石頭，向左邊移過三步，感到他所踩着的一塊石板下，傳來了空洞的聲音，他用全身的力量，踩着這塊石板：

「轟隆！」

就在這時，石板發出了巨響，向裏頭掉落下去，頓時出現了一個大洞。

從這個黑洞往下看，看到了一道石梯。

把斗笠摘下，九郎一步步的踏着石梯朝下走去。

封閉了數百年的黑暗洞窟，從裏面吹出了一股股的陰森而冰冷的風，使九郎的身體，感到一陣陣的寒意。

走下石梯的九郎，在他的背後射進也幾道陽光，靠着陽光，走了約五丈左右，石梯突然到了盡頭。

就在他面前的，是一大塊筆直的石壁。

九郎站着。似乎成爲一塊化石，動也不動。

陽光慢慢的照射在石壁上。

九郎緩緩而鎮靜的拔出了挿在腰際的兩柄劍。

他將奪過許多人生命的火焰、水煙二劍擧起，像隻鳳蝶般的交叉在一起，兩柄劍的劍端，互相吹引而逐漸靠近，就在卽將吻合的霎那間。

迸出了一道火花，直射進石壁上，立卽燃燒了起來，也就是說石壁中嵌進了一種高度燃燒的物質。

迷濛的白煙，遮掩住石壁，突然「轟」的一聲，石壁炸開了，等到煙霧散盡，石壁上出現了一個三尺見方的大洞。

九郎從洞裏拉出了一個滿是塵埃而生銹的鐵箱子。

「就是這個嗎？」

德川家康偸偸埋藏的巨額軍用黃金，應該是藏在櫃中。

另一方面。

攝津地方的海防，就像江戶灣的海防一樣，都是屬於最高當局所管轄的。明白點說，江戶灣是屬於將軍的直轄範圍，攝津的海防管理，是屬於宮廷天皇的直轄管理。

實際上，攝津的海防工作，在名義上，應該由彥根藩的井伊家及津藩滕堂家所管理的，但是與京都所師代發生了管轄權的衝突，而變成了由幕府來直接管理。

隨着勤王思想的抬頭，各地的藩王專心致力於保衞京都，而把所有的海防工作轉移給幕府。

這時，在宮庭中的多數貴族，衆卿等都很熱衷於學習「蘭學」——卽是從荷蘭傳入的一切學問及文化。如醍醐忠順卿卽被稱爲「荷蘭狂」。他們打從心底希望吸收外來的文化。

當然，對此種風氣，也有一派頑固的反對派，他們眼中只有自己的國家與民族，而對外來的一切，視爲夷狄文化，像對毒蛇般的憎恨。

因爲有了反對派的存在，偶然有外國的船隻靠近了神戶的海濱時，一定會在那兒引起騷動與糾紛。

剛好在三天前。

有一條約一千五百噸的英國船，停泊在神戶和町灣附近，在這天高氣爽景色怡人的吸引下，爲了參觀一下從沒有到過的國家，這條船放下了一隻小舟，划向了海岸。

坐在小舟中的是一位美麗的金髮女子，她就是船長的女兒瑪麗。

由於黃昏的滿天彩霞，和映射在海上的瑰麗情景，使瑪麗想做一番遊覽。

瑪麗，一頭耀眼的金髮，皮膚雪白，對這個從沒見識過的東洋國家，懷着新奇和喜愛，當她在沙灘上踏出第一步時，高興的雀躍不已。

可是划船的強壯水手，相反的對此種冒險，感到無比的緊張，而坐在船艙中。

當這條小舟欲划進斷崖下的一個小洞時。

突然，數尺開外，出現了好幾個黑影。

他們都用黑巾蒙着臉，全身武裝。

站在中央的人，像是指揮者，頭上纏着高級的紫色頭巾。

他跑到這條船的前面說：

「你這個番鬼！我們神州，如此潔靜的土地，絕對不能讓你們這些紅毛夷狄踐踏而弄髒的。」

站在左右的蒙面武士，同時的拔出刀來。

水手從船艙裏跳出，右手握住一柄西洋劍，左手拿着一管短槍，也大聲的叫喊着。

「鬼叫什麼？」

一個武士衝了過去。

從短槍發出了一股火藥味，槍聲在斷崖下回響着，使沙灘上充滿着殺機。

「唉喲！」

悲叫着，向前倒下，接著後面衝來的三個人，從這名武士身上踏過，跑上小船。

水手的劍，迎接着他們，並且也發揮了相當高度的劍技，但是這種瘋狂而盲目的愛國武士，他們的刀劍是比什麼都厲害的。

水手的右脚被砍傷了，人掉進水中，這些攻擊者，也跟着欲跳入手中，想將他碎屍萬段。

這時。

「還不住手？」

從他們的頭上，傳來了一種命令式的聲音。

不知在什麼時候起，在斷崖上，站着一個帶着斗笠而遮掩着面孔，白色裝束的武士。

他的左手拿着一朵盛開的白蓮。

「你是什麼人？」

砍傷水手右脚的武士，大聲的向斷崖上面叫着：

「你是白狐的化身嗎？下來送死吧？」

像隻蝴蝶般，輕輕飃舞着，白色影子降落在

船頭。

對殺氣騰騰所圍繞的敵陣，他絲毫不在意，將手中的白蓮，向瑪麗拋去。

在驚愕中，也會對美麗的花朵感到欣喜的年輕女子，雙手接住了這朵花。

九郎慢慢的轉過身，向站在前頭的指揮者說：

「看來你是今出川秉親的三品官。」

束着頭巾的公卿，顯然很狼狽：

「你，你是誰？」

白衣客在回答他這句話之前說：

「你在宮中也是位居要津，爲什麼要做出這種如兒戲般的幼稚行爲呢？」

「住口！要想阻擋忠義之士行動？凡是與夷狄同類者絕不放過。」

這個叫聲，是從蒙面武士當中的一個所發出來的，但是不論是誰，手中都拿着劍，但對白衣客從容的樣子却無法找出絲毫的空隙而加以攻擊。

「哈哈……，攻擊一位美麗的外國女子，這是忠義之士所該有的行爲嗎？眞是天大的笑話！」

他的笑聲，響徹雲霄。

一瞬間。

從今出川三位卿的口中發出了非常驚愕的聲音說：

「你是源氏九郎嗎？」

「還好，你沒有忘記！爲了你自己，我看你還是趕緊退開吧！」

可是，這位今出川三位卿，像被鬼迷了心竅一般，突然叫着說：

「殺掉！把他殺掉。」

「我是迫不得已，難道你們都沒有父母妻子嗎？如果你們不怕成爲寃魂就過來接受源氏九郎毫無痛苦所賜的死亡，送你們走上九泉之路吧！

」

他爽朗的說着，慢慢的向前踏出一大步。

他空着雙手，微笑着走進了刀陣中。

經過了數秒鐘的對峙之後。

「我要動手了。」

他這樣叫着，在地面跳躍着。

「唉喲！」

「啊唷！」

慘叫聲發自咽喉，響徹雲霄，武士們被白色人影的劍鋒，逼得團團轉。

沒有一個人感覺自己的刀，曾碰過對方的劍，可是他們自己却有着被刺的感覺。霎時之間，這一羣高頭大馬的壯漢，都像大樹一般被刺殺而倒下。

這是魔術嗎？大家的眼光呆住了。

九郎已奔過了一丈左右，把剛才那柄殺過數人的劍，抵住了今出川秉親三位卿的鼻尖說：

「退回去，三位卿，我放你一條生路。」

「嗯……」

今出川秉親三位卿，全身顫抖着，咽喉中發出恐懼聲，一步步的向後退。

「看在你愛國的份上，讓你走。可是你要記住，你這種愚笨的行爲，還不如一個沒有知識的無癲漢。如果再不悔改的話，那麼將來你一定會成爲倒斃在路上的一個寃死鬼！」

九郎這樣說着，轉過身對那些蒙面武士說：

「滾！你們通通滾開！」

打鬪在數秒鐘內解決了，又是一片靜寂。

對完全無法動彈而呆呆站着的武士們，九郎毫不在意的，向掉在水中而爬上船的水手搖着手，叫他回到大船中。

這時，水手不知想到了什麼，從濕淋淋的口袋中，拿出了一封信丟給了九郎。

「要把這封信送到什麼地方呢？」

雖然他想水手可能聽不懂他的話，但還是追問着：

出乎意料的，這名水手用很清晰的日語回答：

「拜託！這是一封很重要的信。」

「好，我知道了。」

九郎看着這條小舟，划出港灣以後，緩慢的向大船方向駛去，才轉身離去。

今出川秉親三位卿與部下們退後了三尺左右，咬牙切齒的盯住消失在黑暗中九郎的背影。

約十分鐘後，今出川秉親三位卿進了一所房子裏，那所房子在寺院的後面。

「你回來了？」

跪在榻榻米上，迎接他的，是一位具有高貴氣質的美麗女子。

她就是在內宮中，以超羣的美貌與才華而壓倒羣芳的神秘女性——櫻小路志津子。

表示極端不悅的秉親，對志津子端來的茶，看也不看一眼，只是瞪大着眼睛，看着志津子。

「志津姑娘！」

用凶狠的眼光，看着美麗的面孔。

「有什麼事嗎？」

志津子用一雙聰明無比的眼睛，注視着對方焦燥不已的神情，感到奇怪。

「你不是與源氏九郎曾親密過一段時間嗎？」

志津子不敢立即回答他。

當她一聽到這個名子，即在心中七上八下的，而引起了很大的激動，那是她終身無法忘懷的人。

並且曾經有一次，志津爲了見九郎一面，而追趕至江戶。

可是在江戶碰面時，九郎却冷冰冰的說道：

「你與我是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我只不過是一個浪人，而妳却是內宮中侍候天子、統管女眷的高貴身份的女子，請妳把我忘了吧！」

留下這樣絕情的語句，九郎毫不留戀的走開

了。

可是。

現在經由天子的安排撮合，她與今出川秉親三位卿成爲了未婚夫妻。

「志津姑娘，妳是不是到現在還愛着他？」

秉親用很尖銳而生氣的口吻詰問她。

「那已是過去的事了。」

「不，妳現在還是在想他的，妳隨我從京都到此地，是爲了看他吧！」

聽見此話的志津子，不覺間吃了一驚：

「九郎到神戶來了？」

「對，正在神戶，妳是爲了看九郎，才跟我出京到此吧？」

「不，你胡說些什麼？」

志津子對秉親超越常規的猜疑，感到訝然，猛搖着頭否認。

開始時，是秉親邀請她去參觀遊玩瀨戶內海的怡人景色，在秉親的心中認爲帶着如此美麗的未婚妻一路遊覽下去，將會引起別人讚慕的眼光，那是多麼令人得意啊！

可是現在他已經被妒嫉之火燃燒着，而將這些事忘得一乾二淨。

「我連做夢也沒想到，九郎會到此地來。」

「不要裝傻賣乖了，如果妳想與他見面，坦白的告訴我即可，用不着欺騙我，我還不至於無能到一點感覺都沒有，妳一定是與九郎事先約好的。」

「你爲什麼要揑造事實呢？秉親，你不要自己傷害自己的名譽與自尊心，請你冷靜的判斷事悲！」

「冷靜？哈……哈！我怎能冷靜呢？妳告訴我，九郎爲什麼目的而到此地？憑妳聰明的頭腦，應該知道請把事實眞相告訴我。」

志津子低頭不語。

秉親愈發的焦燥說：

「志津，妳無法回答了吧？他一定是與妳約

好，才到神戶來的。」

對秉親的一再無禮取鬧，志津子不覺怒火中燒。

「我說不是就不是！」

「那麼，有其他的原因嗎？」

「大概是爲了尋找火焰與水煙劍所指示秘藏財寶的所在而來。」

說到這兒，志津突然態覺透露了機密而後悔。

但是，已經太遲了。

「妳說什麼？」

秉親的雙眼，顯露出貪婪的目光。

靜靜的，沒有一點風，在春天的陽光中，大地充滿了一片花香。

櫻花盛開在這一片寂靜的墓地。

從假山的中間，可以看到攝津，平靜無波的海面上，反射着陽光，色彩耀目。

有幾隻船影，動也不動的浮現在這美麗的景色中，像一幅動人的圖畫，使人心曠神怡。

突然間，打破了這片沉寂，傳來了女人悲叫的聲音。

「不，不行，鱒二郎先生，不能這樣。」

一位女子拚命抱着一個面色蒼白的年輕武士，她想打掉握在武士右手上的一把短刀。

他在一座墓碑的前面，大概是想要切腹自殺時，而被趕來的姑娘阻止着。

「放手，不然的話，你也要與我同歸於盡的。」

「不，與你一塊死也沒有關係。」

「滾開！」

年輕的武士，用全身所有的力量，把姑娘推開，而乘此機會將短刀想刺進腹中。

就在這時。

飛來了一支黑色的飛鏢。

「啊喲！」

被飛鏢擊中手背的辛田鱒二郎，手中的短刀掉落地上。

「是那個混蛋！」

鱒二郎憤怒的回過頭，看到了站在櫻花樹下一個帶着斗笠的白衣武士。

「不要多管閒事！」

白衣人以平穩的脚步，縮短了距離，平靜的說着：

「已經失掉了一瞬間的機會，自殺是不必再施行了。你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吧！」

「我不願陌生人多管閒事。」

「你不必以此爲藉口。實在說起來，你自殺的想法是錯誤的，你應該知道，陌生人是非常理智的，而能指示你一條人生光明的途徑，不必尋死。」

鱒二郎對對方的態度與諾言，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崇拜。

鱒二郎面色羞愧的把短刀放回鞘中，回頭看着旁邊的女子。

「阿鈴！我們走吧！」

阿鈴馬上轉身看着白衣人，雙手合十說道：

「謝謝你救了他。」

「妳還要說些什麼？阿鈴！」

「不，我想你還會再切腹的，所以我要拜託這位不知名的先生徹底的拯救你。」

阿鈴看這劍客打出飛鏢，武功十分高強，再度向他哀求。

白衣人舉起左手，指着前面說：

「那兒有一座茶館，我們去坐坐好嗎？」

到了小茶館，他摘下了斗笠時，鱒二郎與阿鈴，都突然屏氣凝神端詳這位劍客：他的雙眉清秀而俊朗，長細的眼睛中，如湖水般的清澈，帶着神秘色彩，鼻樑的高挺，正象徵着高貴的氣質寬闊紅潤的口型，有着無比的魔力一般人所稱的貴人之相，即是如此。

「請你說出原因吧！」

九郎微笑着催促呆望着他臉孔的兩位年輕人。

「好，我這就說。」

辛田鱒二郎悄然的低下頭，一句句說出了他要自殺的原因。

他是屬於所司代支配下的神戶警衞的一名捕頭。

兩天前，停泊在和田灣的英國船，水手帶着船長的女兒爲了參觀而登陸時，忽然間受到了暴徒的攻擊，因此直接向京都提出嚴重的抗議，他們這些捕頭，都受到了嚴厲的責罰，總捕頭是撤職查辦，副總捕幸田鱒二郎也被禁閉了三天。

「這就是使你覺得羞辱而必須自殺的原因嗎？」

對白衣人的話，鱒二郎悲憤着說。

「不是，不祇是這樣，在這個行動後面，有一項醜陋的陰謀，使上級等於是往臉上自己塗泥巴，並且還以我們這羣手下的公吏爲犧牲品。」

「什麼陰謀？」

「所司代已經受到了奸商的控制，因爲奸商已經公開的與英國、荷蘭船隻做走私的買賣而他們走私的貨品，却是嚴禁的軍需品並且數量龐大而驚人，也就是說，奸商的陰謀是看到了幕府與宮廷的暗鬪，勢必會發展到全國引起戰火，而想大撈一筆。我們部份愛國志士，想粉碎這項陰謀，將輸入武器的道路打斷。可是不可能因爲所司代已經屈服在奸商的勢力下，我們的任務，是要擊退進港的夷國船隻，但是這樣做，反而受到了處罰，我實在不能忍受這樣顚倒是非的事情！我想切腹，讓全國人都能看到還有一位如此硬骨頭的公吏。」

鱒二郎全身憤怒的說着。

「好，我知道了！」

白衣人深深的點着頭問：

「你能不能告訴我是誰？」

「是大船國播州屋十兵衞。」

阿鈴代鐏二郎回答。

白衣人站起來說：

「我代你去粉碎奸商的陰謀吧！」

說完，卽想走出茶舘，阿鈴立卽追問道：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尊姓大名？」

回過頭來的清秀面孔，在和煦的陽光照耀下，高雅的如一朶出水的白蓮。

「姓源氏，名九郎，請你們記着吧！」

就在這一天。

在甲山山麓上，大船閥播州屋的豪華別邸裏，意外地來了兩位客人。第一位客人來了。

播州屋十兵衞正在房間內接受一名皮膚雪白的美麗女子的按摩，對前來請示的佣人吼道：

「什麼？叫源氏九郎？我不認識，這是那兒來的瘋癲浪人？叫他滾！」

過了一會兒，佣人又前來請示：

「他說他是英國船派來的使者。」

十兵衞卽刻翻身站起：

「爲什麼不早點告訴我？馬上請他進來。」

九郎立卽被招待進去。

這是一座像藩主別邸一樣的豪華住宅，有着迂迴的走廊及美麗的庭院。九郎從房屋的奢侈構造上，看出了眞正的權力，已經轉移到了商人手中，幕府與各地的藩主，都祇不過是權勢的空架子而已。

院中的一個浪人，正拿着一柄木刀，盯住半空中，向前躍出了三尺左右。

「嘿！」

一聲大叫，劍光一閃，前面的一棵大樹被砍斷了。

看到武功如此高強的浪人練武，九郎在心中感到一陣不快，他想着：

商人已經在培養武功高強的人了。

那浪人用很尖銳的眼光看着九郎，也許他已從此人行路的沉穩姿勢上，察覺出他是一個武術

相當高強的人。

九郎被招待着坐在一間華貴無比房間中，差不多等了半小時之久。

打開紙門，進來的播州屋，看到了九郎，似乎大吃了一驚，雙眉與眼簾痙攣着。

「嘿！什麼風把你吹來的？」

這名老奸巨滑的商人，馬上換了個人似的，展顏笑着迎接客人。

九郎輕輕的點着頭說：

「好漂亮的房子啊！」

「如果你中意，歡迎你住下來。」

「是不是要僱我成你的保鏢呢？哈哈哈……」

他笑着從懷中拿出了一封信：

「有人拜託我，送這封信給你。」

「你是不是到英國船上參觀了。」

「不，是一個水手拜託我的。」

聽見此語的播州屋，更笑着說：

「如此說來，你就是打退那些攘夷的浪人，而拯救小船的人了。」

這名巨賈已經知道了英國船的遭遇。

九郎並不回答，站起來說：

「好，我要告辭了！」

「不，稍等一下，我請你喝一杯好嗎？」

播州屋靠近他，看着這樣人才，他想：

「如果能僱用這樣的人爲我的保鏢，該有多好！」

對播州屋來說，這比得到絕世的美女更有價值，當然，要他點頭答應，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卽使在他面前堆滿了裝黃金的千兩箱，恐怕換回的只是一陣冷嘲熱諷而已。看着如此一位頂天立地的高傲武士，播州屋更增加了想得到的慾望，就是用了十萬兩的黃金，也要網羅他。

「不，今天有點急事。」

「那麼這樣好了，你知道法師里嗎？」

「知道的。」

「在那兒，我新建了一所茶亭，目前正是看櫻花的季節。九郎先生不知明天是否有空能接受我的邀請到那兒好嗎？無論什麼要求，我一定會讓你感到滿意的。」

「好吧！如果我想去的話。」

播州屋像迎送所司代一樣，把九郎送到了玄關，鄭重的行了幾個鞠躬。

播州屋想回房間，剛到走廊，在庭院中等待着的是拿着木刀長瘦個子的浪人，他是江戶奇藤彌道場四大天王中的大天王，名叫新海一八郎，是江戶出身的浪人。

「播州屋，剛才來的年輕人，你要小心才是！」

「爲什麼呢？」

「從他走路的姿勢上，可以看出他毫無可攻擊的空隙，無論在任何地方，他被敵人攻擊時，都有着反擊的準備，他是將你播州屋視爲敵人而前來拜訪的。」

「哈……哈……。」

播州屋大聲笑着。

新海一八郎生氣的說：

「有什麼好笑？」

「新海兒，你剛到我這兒時不也是如此嗎？」

「……」

「哈……哈，我就是需要你們這種強手成爲我的朋友。不過這位年輕人加入了我們的行列，一定會與你像水火般的不能相容的。」

播州屋冷冷的說着，進入了房間。

「這個糊塗蟲！你這個大壞蛋！難道不會看人？你一定會有後悔莫及的一天。」

一八郎向着他的背影凶狠的罵着。

約過了七八鐘之後，第二名訪客，站在播州屋房宅的玄關上。

他就是今出川秉親三位卿。

坐在房內的播州屋，與對待九郎的態度完全

不同，他擺着一副傲慢的神情。

秉親是急速的跑進來，並且顯得很焦燥不安。

「我有件事想拜託你。」

「三位先生竟會對我這種人拜託事情？」

播州屋冷笑着說。

對這批攘夷思想很積極的公卿們，播州屋是感到無比的痛恨，好幾次他想安撫這批人，結果都失敗了。

可是不知道什麼緣故，目前對方竟親自來找他，在這樣的情勢下，商人的算盤，會打得更狡滑更精細。

「聽說你從英國船，買進了數百支槍？」

「你就是聽到了這個消息，而唆使你的浪人想綁架船長的女兒？這個陰謀的主兒，就是你吧？」

「對這件事，我感到抱歉！我要拜託你的是把這批槍枝讓給我吧！難道你不想賣給對你表示友好的人嗎？」

「不，我是一個商人，誰出的價錢高，我就賣給誰，我不一定要效忠幕府的。」

「好，一定賣給我吧！」

「你知不知道這個數目是很龐大的，你要用什麼方法付款？你有現款嗎？」

「現在當然沒有，但是沒有問題，我另外有一件事要向你透露。」

「請問什麼事？」

「家康偸偸埋藏在地下的大批軍用黃金。」

「在什麼地方？」

「知道此地點的只有一人，你抓住了這個人，即可得到。」

「誰？」

「源氏九郎。」

「什麼？」

播州屋瞠目結舌的愕然着。

「你認識他？」

「不久前，他就坐在你的位置上。」

「如此最好，源氏九郎知道秘密的場所，你把他抓起來，逼他說出即可。」

「這樣說來，我們是成了吳越携手言和的局面了。」

播州屋微笑着。

如果有人經過這兒，一定認爲這是高貴的文士騷客所居的住宅，那種豪華的氣派，精巧的構造，眞令人稱羨不已。

這是模仿京都有相當歷史寺院的庭院建築，一木一石都花費了鉅額的金錢，與衆多的人手，才會有如此的成果。

源氏九郎進入庭院中，沒有發出一點聲響，當他進入假山背面的巷子時。

他的眼前出現了一片鮮艷奪目的花園。

唉！

九郎看到了如此美麗的景色，不由得停下了脚步。

所有的春天花朶，在這兒全開放。

播州屋的話，並沒有一絲誇張。

絢爛這個形容詞，也許是專爲了這個花園而創造的。

一片花海，在明亮的花園中盛開着，大地充滿着芳香的氣息，九郎是以欣賞花香爲唯一的嗜好，這時整個人都恍惚的陶醉在花海之中。

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站在花壇中，專心的照顧這些爭奇鬪艷的花園錦簇，她看到了九郎即跑過來。

「開得好美啊！」

「是的，你想不想採擷一朶呢？」

「你看那種花最好！」

說着，她就轉身進入花園中，用剪刀剪下了一朶有紅黃色花瓣的美麗的花。

九郎第一次見到這種花。

「這是什麼花？」

「君子蘭，在全國只有這個院中才有此種花。」

聽到了高雅的花名，九郎就更喜歡上了它。

「謝謝！」

向少女道謝着，九郎聞着花香，再朝一條巷內走去。

巷子的盡頭，矗立着一座茶亭，旁邊長着一棵巨大的老松。

走進茶亭坐了下來，有一個老太婆出來招呼他，進入裏間的茶室。

從石階登上走廊時，九郎突然感到一陣頭暈目眩。

每當進入敵陣時，他都保持警戒狀態，這時情形，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

奇怪！

雖然一陣懷疑的腦際閃過，但是已經踏入了敵障，也就不再想了。

九郎在茶亭中端坐着。

老太婆約過了半刻鐘之後，才端茶出來。

「請用粗茶。」

老太婆奉茶到九郎面前時，他的眼睛出現了一層紫色的布幕般，看着老嫗覺得朦朦朧朧的。

可是九郎動也不動，因爲過去嚴厲而艱苦的修練，使九郎能忍受着如此激烈的暈眩。

但是這一片沉寂，即使人產生了一股寒意。

後悔也來不及了，是我自己要進來的。

九郎這樣告訴自己，突然感到全身痲痺。

「唉！」

口中呻吟着，想站起來，雙脚却無法動彈。

只有鍛鍊過的雙手勉強支撑着將要倒下的上半身。

這時。

剛才的老太婆，打開了紙門，拿着兩盞蠟燭臺進來。

把點上蠟燭的蠟燭臺，放在九郎前面約四尺的地方，她又退了出去。

太陽已經落入西山，茶亭的角落，已呈現一片黑暗。

九郎凝視着搖愰的燭焰。

怎麼辦？

他模糊的腦筋，這樣想着。

就在這時，似乎看清了他心中的徬徨，一個陰森而沙啞的聲音傳了過來：

「九郎先生，怎麼樣了？」

「……」

「好像藥物已發生效果了。」

九郎張開了已經痲痺的嘴，說：

「我很……佩服你在花中藏着藥……而讓人中計……。」

「過獎了！想要俘虜你這種武功無比高強的劍客，除了這個手段外，是沒有別的辦法。」

「什麼理由？」

「你不是知道巨額金銀財寶埋藏的地方嗎？」

「……」

「你只要告訴我播州屋就好了。」

沒有現身的商人，這樣說着，沉默了片刻之後。

九郎頭上流着冷汗說：

「如果我拒絕你呢？」

「很對不起，你那英挺的身軀，即將碎骨粉身。」

「……」

「我並不是空言恐嚇，因為我是一個很性急的人，我不想多費唇舌，這樣好了，我從一數到十，你在這當中決定要不要告訴我。」

播州屋的聲音，好像已經贏得了勝利而充滿着自信。

「準備好了嗎？我要開始數了，一……二……」

九郎努力的睜大雙眼。

經過一陣無可名狀的顫慄，閃過全身之後，

他感覺到一股新增的生命力從身體湧出。

我絕不屈服！

九郎不屈服的信念，終於產生了新的力量。

經常孤獨的掙扎於生死之界，使他對生命充滿了信心。

「七……八……九……」

終於。

播州屋要喊出最後的一聲，

一霎那間。

並不像是的叫喊，九郎的口中迸出了一聲怒吼。

兩支蠟燭的蠟燭同時熄滅，茶室頓成一片漆黑。

九郎已站在黑暗房中的一個角落。

右手拿着火焰劍。

左手拿着水煙劍。

高高舉在頭上形成了八字型，擺出了鳳蝶劍的架勢，

毒氣一瞬間，從體內完全消失。

九郎曾看到蠟燭中埋藏有火藥，他立刻以快速的氣功，將蠟燭上的引信打斷，

九郎將雙劍插回腰際，以平靜的口吻說：

「播州屋，除非你洗面革新，停止你的陰謀；否則你隨時準備你的人頭落地吧！」

說完，九郎一步步的走出了院中。

並沒有一個敵人出現在九郎面前。

渾圓的月亮，乘着風在一層薄雲中浮動着。

朦朧的月光，反映在海上，波濤洶湧。

有三隻小舟，乘風破浪靠近沙灘。

將燈火熄滅的小舟，划進了港口，很顯然是偷渡進來的。

在沙灘上正有一大羣黑影等着，他們也熄了燈火。

三隻小舟，並排着靠上了沙灘。

從船頭跳出了數人，接下了從船中放下的沉

重箱子，擔負着走至沙灘上。

在沙灘上，片刻之間，就堆積了數十口箱子。

月光下，遠處傳來了陣陣的馬蹄聲。

「誰？」

「大概是所司代派來的人。」

他們是很機密的選定今夜在海邊做案。

由蹄聲判斷出只有一匹馬。

這匹馬在海濱上像支箭一般飛奔着。

等到能够看清馬上的騎士時，距離已經逼進到了這羣人的地方。

「啊！」

從這羣人的口中發出了驚愕的聲音。

這時馬上騎士，拉住了馬停下說：

「播州屋，你現在應該知道警告是眞的……你應天誅地滅。」

隨着叫着，閃出了一道白光，對想跑開的人頭上揮了過去。

頭頸上噴出了濃黑的鮮血，在迷濛的月影下，一顆人頭飄落在地上。

白衣武士，騎着馬匹，就在人羣的茫然注視下跑了過去，約三尺左右時。

突然的。

在他的去路上，出現了一個人影。

「停下來！源氏九郎。」

拔出了劍，擧在眼前。

九郎將馬拉住，很尖銳的叫着。

「你不是前天在播州屋別墅練木刀的人嗎？」

「對！新海一八郎並不是播州屋的跟班走狗，現在以一名武術家的身份，向你源氏九郎挑戰。」

「好吧！」

九郎從馬背上跳下來，與一八郎相隔九尺左右，靜靜的對峙着。

遠處奔過來的一隊武裝騎隊，向着播州屋的

黨羽殺了過去，這是一羣由捕快組成的同心一致的愛國者，以幸田鱒二郎爲領導。

首領被殺了以後，片刻之間，殘餘的黨羽都做鳥獸散。

在沙灘上。

新海一八郎端正的擧着刀，九郎則是以傾斜的姿勢，擺出車式架勢，刀身水平的向後退着，雙方就像畫中的景物般固定着。

兩人動員了全身所有的力量支持着，醞釀着無限的殺機。

一八郎終於踏出了半步。

九郎還是不動。

突然間。

「呀！」

將滿身的鬪志，化爲一聲怒吼，一八郎衝了過去。

這時

九郎已從刀風落下的地點消失了。

一八郎一刀落空，以刀身爲拐杖站在那兒，慢慢的向前倒下去。

一八郎在這個世界上最後一眼看到是的！隔着一丈遠的前方，九郎的雙手，向左右水平的伸展着，刀尖向天空直立着。

「唉！是秘劍鳳蝶劍。」

從咽喉中發出混濁的聲音如此沉吟着，一八郎像棵朽木一般頹然倒下。

幕終

兩天之後一個陰霾的下午——

九郎再划着小舟，向揚羽院的孤島方向而去，但是並不祗是他一人，隨行的有志津子與面色蒼白的今出川秉親三位卿。

九郎默默走在前面，將他們兩人帶至神廟廢墟的洞窟中。

他站在鐵箱前面說：

「你們可以看看，這是我的祖先源義經密藏而經由德川家康承受下來，一直埋藏到今日的金銀財寶。」

聽見此語的秉親，與奮的全身發顫着，立即用雙手打開箱蓋。

生銹的鐵箱發出了吱吱的聲音，蓋子打開了。

秉親看到了箱中的情景，不禁整個人都呆住了。

「這……這是什麼？」

在箱中放着的是一座青銅製的觀音菩薩的神像。

九郎微笑着說：

「你要知道，祖先所留給我的寶藏是觀音菩薩的慈悲之心！」

志津子看着九郎的側面，若有所思的點着頭。

約過了半刻鐘之後。

在一望千里的白色沙灘上，白衣武士，在春風的歡送中，慢慢的走着。

往何處去呢？

這是源氏九郎本身所無法預測的。

黃金之謎

初春的信濃路上。

天氣非常晴朗，在一片茫茫的原野上，有些樹木的表皮，已經剝落，只有一枝枝光禿的樹枝，在半空中隨風搖幌。要想看見樹上的青綠及花木，還需要一段時間。

這兒是中仙道香掛客棧街。

這兒距離江戶有三十八里之遠，距離京都約有九十七里，可以說是與繁華的城市相隔的很遙遠。

風是寒氣逼人，只有陽光散發一些溫暖。

從左邊可以看到淺間山的火山口噴火，在整個原野上，唯一動的景物，只有火山口噴出的白煙而已。

可是在這明朗而安靜的世界中，客棧街的人們，誰也沒有想到一瞬間後，會變成血濺大道的悽慘而可悲的景象。

「廻避！廻避！」

在遠處有一隊藩主的行列走在最前面，武士在吆喝着。

「奇怪！」

茶室路旁的一個老頭子，搖望着頭說：

他伸直了腰，看着街道，望見遠遠有一些白色的旗幟。

「這是怎麼回事？」

因爲參勤交代的關係，江戶各地的藩主要回到自己的領地，目前正是大家該回去的季節。

可是，這支行列，却反朝江戶而來。

這是很奇怪的事。

不久，等到行列進入客棧街，他們才明瞭原來如此。

這並不是一個普通的藩主行列。

是一位高貴公主的外出。

因爲一眼可以看出，走在最前面的武士，有一排拿着有旗幟的長矛，有兩排拿着短刀，轎子的前後，有二十人以上的女侍跟着走，同時有專門抬着衣櫃的人。

客棧街的人們，跪在路邊，看到印在衣箱上的花紋，就微笑着說：

是牧野備前老爺的公主，要回江戶了！

公主名安香，她是越後長岡七萬四千石的牧野備前守的女兒，是在三百位諸侯的公主中，位居第一的美女。

前些時，爲了嫁給下一代將軍西凡大納言之故，她在今年初落雪時，從江戶回到故鄉向家人辭別。

現在，是回到江戶去的。

聽說在五月間，擧行盛大的結婚典禮。

行列靜靜的走過客棧街的廣場。

越過廣場之後，大路的寬度馬上窄了下來。

左邊是像屏風般的斷崖，右邊是一片原始森林。

同時還是一條相當傾斜的下坡路。

在前頭的武士，不再喊着廻避，步伐顯得很快速。

就在這時。

在一片密林中，突然傳來了一聲吶喊聲。

大夥的視線，立刻集向吶喊聲所在地，從密林中衝出來一大羣黑影。

他們大聲叫喊，每一個人都擧着刀向行列衝了過來。

「你們想造反嗎？」

走在最前端的年輕武士，對着奔來的暴徒們加以反擊。

看起來這幾位武士的身手是不凡的。

可是雖然他有相當的武功，但是還沒有交過一招，就發出悲慘的叫聲：

「唉喲！」

全身噴出了鮮血，倒了下去。

這是單手用刀，而使對方一擊斃命的。

這一刀是由這羣暴徒的指揮者所發出的，他沒有蒙面，在額頭左面有一條很深的刀痕，是一名身材魁梧的漢子。

他的左手垂下，是一支鋼鐵般的義手，陽光照射下發出冰冷的光芒。

頭兒的身後，看來也都像浪人裝扮的暴徒。他們似乎專門在江戶混，凶狠的臉孔，因爲殺氣騰騰的，看來顯得更加可怕。

「殺啊！」

他們叫喊着，像一陣波浪衝進了行列中。

由於這羣暴徒的攻擊，大半的武士，立刻想跑至公主的轎旁保護。

在行列最末端的一個騎馬的年老武士大聲叫着：

「不要去！公主不在轎中。」

隨着叫聲的同時，在馬前排列着約二十名左右的武士們，將擔着的箱子，丟到地上，拔出了腰間的刀劍，緊急而敏捷的參入戰鬥。

這羣武士，都化裝成佣人，其實一個個武功高強。

馬上的老武士尖銳的叫着：

「一個也不要讓他們逃掉。」

他是幕府的捕頭須藤彌左衞門。

爲了保護牧野前守公主的回程，他以侍衞的名義隨行。

果然他的話很有效。

這些殺氣騰騰的浪人們，就不衝向轎子，而轉向這羣武士。

爲首的獨臂浪人，像個惡魔般的見着人就砍殺，威風凜凜的帶頭揮刀過來。

刀陣中夾雜着碰撞的聲音，鮮血向空中飛濺。

怒吼連着怒吼。

白刃對着白刃。

鮮血混着鮮血。

敵對兩方合起來，約有五、六十人，在原野上演出了一幕淒慘的流血劇。

畢竟，經過了正式訓練的武士們，總比那些亂舞着刀劍的浪人們高過一等，勝敗的結果，很快的顯露出來了。

如果沒有獨臂浪人指揮參戰的話，攻擊的暴徒們，會很快的被殲滅掉的。

裝着鐵手的浪人，看見自己人只剩下數人了，就像發瘋似的，向着一個黑色的長櫃跳去，大叫一聲。

「企！」

將它踢翻。

長櫃發生巨響，蓋子打開了。

這名浪人從懷中，出了一個銀白色的圓球，丟進了櫃中。

轟然一聲。

火藥炸開了，化成了無數的火花，飛向四方。

頓時，浪人拋棄了同伴，以劍爲杖，輕輕一躍，爬上了刀削般的絕壁。

這並不是常人所能具有的功夫。

除非是猴子，一般人是不能做到的，浪人却很輕易的爬了上去。

他站在斷崖上，向着眼底下的人發出了冰冷的笑聲，正想走開。

這時奇怪的事發生了。

他的脚像被釘住了一般，不能動彈。

在枯萎草地的三尺開外，突然站着一個好像從地下冒出來的人。

似乎凝聚了深山的靈氣，他穿着純白的上衣，袖口上印着鮮紅的水藻紋，腰間所繫的劍亦爲白鞆白鞘。

帶着一頂斗笠，左手拿着一支在高原上生長

的小花。

「你是誰？」

一眼即可瞧出，此人非比尋常。

「你是狐狸變的？」

浪人叫着，將刀用單手拿着，可是對方無動於衷。

「你有這樣高的武功，可惜你的心術太壞。」

是一個年輕人爽朗的聲音。

「說，你是誰？」

「如果，我是一個妖怪，你怕不怕？」

很小聲的笑着說。

「胡說八道！」

「我不管你攻擊那羣行列的原因，但是你這種拋棄同伴自已一人逃跑的卑鄙行爲，實在不可饒恕。」

「少賣弄聰明，拔出你的劍比武吧！」

「哈！哈！」

這是很高興的笑聲。

「除非是魔鬼的化身，如果只憑高強的劍技，你還是一定有失敗的一天，說不定今天正是時候。」

「什麼？你挨了鬼面左源太的宇宙劍後，再發高論吧！把你的斗笠拿下來。」

「宇宙劍？有什麼了不起。」

對方慢慢而悠然的解開了斗笠的繩結，將斗笠拋開。

「哦！」

鬼面左源太，忍不住讚歎着，瞪大了雙眼。

白晢高雅的美姿。

眉清目秀，瞳孔如湖水般澄清而神秘。

高挺的鼻樑與堅毅的嘴唇，顯露着高貴的氣度，正是所謂貴人之相。

年齡約在二十五、六歲左右。

他把頭髮盤成一束，用白紙帶紮着，看來風流而瀟灑。

「妖怪！」

左源太不能認爲他是人，大聲的喊着：

「你是什麼東西？是不是從淺間火山所噴出來的妖怪？」

「眞可惜，我是一個人，不但能吃也能喝，並且懂的愛女人，還有着殺掉像你這樣壞人的冷酷本領！」

「報上名來！」

左源太用全身的力量怒吼着。

「姓源氏名九郎，我並不希望你能記住。」

九郎微笑着繼續說：

「如果你還想活下去，你先說說看，讓我斬殺何處？耳朶？鼻子？還是右手？但是斬掉了你的右手，不但不能拿刀了，甚至你連筷子也沒法拿，我看還是斬掉左脚，配上你的右手，比丹下左膳更有平衡感。」

左源太雖然明明知道對方的此種嘲笑，是故意氣自己，使自己失却冷靜，但是左源太還是忍不住憤怒的情緒，想衝過來，他把劍尖指着天而直立在那兒。

所謂宇宙劍，就是此種劍術。

他將全身所有的力量與精神，集中在一起，使人感到寒意逼人。

「嘿！」

躍過草叢，左源太與白刃的閃光，一起奔了過去。

源氏九郎一步也沒動，只是迅疾的將身子一閃。

左源太從他身旁衝了過去，他本身無法止住這種衝勢，而掉向青色的山谷葉入竹林中去。

源氏九郎不知在什麼時候拔出了劍用右手握着。

他的左手，還是拿着一支小花。

他的視線移至脚下，一隻鮮血染紅的耳朶掉在地上。

另外還有一個紅色的錢包，這是從左源太的

懷中掉出來的。

將劍收回腰際的九郎，打開了錢包，眉頭緊縮着，

因爲裏面所放的東西非常奇異。

是一小撮的紅豆，如果說是紅豆的話，重量却過於沉重，九郎握在手中，感覺奇怪，把其中的一粒放進嘴中咬着：

「奇怪！」

表面看來是紅豆，實際上却是純金的顆粒。

「嗯！這其中一定有秘密。」

九郎這樣自語着。

眞是奇怪。

公主的行列，像是沒有發生任何事一樣，一直向江戶走着，並且沒有把在中途的變故，向江戶報告。

身爲幕府的捕頭，須藤彌左衞門交待所有的人，禁止他們對外洩露。

行列走下彎道的小山崖，而在下午六時左右，走過了橫川的關卡，到達了松井田宿的客棧。

備前守的女兒安香，進入了貴賓室，稍稍的放了心。

十八歲的小姑娘，碰見了這種可怕的拼鬪場面，她是在轎中的空隙偷看的，她一路上懷着害怕的心情，直到進入了這家客棧。

可是她的放心，只不過是短暫的時間而已，因爲忽然間她感到背後有人的，就掉過頭來看。

「唉喲！」

她很大聲的驚叫着。

一瞬間，安香覺得所看到的並不是一個人。

因爲是全身白色裝束的青年武士，很像一個妖人，看來非常的神秘。

可是對於她的驚愕，年輕人的面孔上，充滿了微笑與可親的神情。

「對不起，讓妳吃了一驚，但是我並無惡意

，只是見了妳，就會知道是誰在指揮這個行列了。」

這樣說着，走到她的面前，低着頭深深的一鞠躬。

「請妳原諒我的無禮，我叫源氏九郎，是一名流浪漢。」

經過了片刻的驚恐後，安香似乎喪失了思考力，只是呆呆的看着。

雖然是茫然的看着，但是從對方的臉孔，眼睛，聲音，衣着以及他的動作，所有的一切，對安香來說都充滿着神奇，而產生出一種不可思議的陶醉感。

的確，源氏九郎是具有着這種魅力的。

「是誰指揮的？」

源氏九着。

「幕府捕頭須藤彌左衞門。」

安香眼睛眨也不眨的，這樣告訴着九郎。

「啊！指揮者是幕府捕頭。」

源氏九郎微笑着。

安香看到他的笑容，心中感到了一種莫名的傾慕之情。

「還有一件事，我想請教你：攻擊的浪人投進火藥的長櫃中，倒底有什麼東西？」

「不知道！」

安香搖着頭說。

「為什麼不知道呢？」

「因為這個長櫃，並不是我們的。」

「這是什麼意思？」

「須藤彌左衞門在出發時，不知從什麼地方運來而加入了行列中。」

安香是從身旁的老傭人處得知的。

「這樣我懂了，謝謝妳告訴我。」

源氏九郎很有禮貌的向她鞠着躬而離開了。

雖然安香想要與他再說些什麼，一直注視着他，但是她却沒有勇氣叫他留下。

源氏九郎很從容的打開紙門走出了長廊。

這個時刻，在走廊上的人還是不少，但是誰也沒有注意到這名流浪者，大概他懂得隱身術吧！

名符其實的一位美麗公主！

九郎一邊走着，一邊還在如此心思想着。

在客棧後面的一間房中。

幕府捕頭須藤彌左衞門，將化裝的武士們，在他的面前排立着，他以一種悲痛的表情坐着。

化裝成隨從的武士們，都是從高級武士的次男、三男中所選出，經過了嚴格的訓練而秘密組織的秘諜。

他們的秘密組織，稱為「白蛇組」。

每一個人在左臂上都刻有白蛇花紋。

沒有人知道，白蛇組有多少成員。遇有重大事件時，將軍的侍衞，在江戶城的上花園的角落中，下達命令，分配任務，有時召集十人，也有時召集二十人。

這一次是派了二十人到須藤彌左衞門的手下，接受指揮，參加了保護牧野備前守女兒回江戶的行列。

表面上是加入警衞公主的行列。

但是他們每一個人，都知道眞正的任務，並只是如此。

果然，在回到江戶的途中，遭遇了浪人集團的攻擊時，浪人並不看重敵人，而是想奪取長櫃。

並且知道不能奪取時，只有一隻手的浪人，將火藥投進去而逃掉了。

這對幕府來說，是很重大的事件。

目前白蛇組要從須藤左衞門的口中，聽聽事情發生的經過。

須藤左衞門經過了片刻的沉默後，開口道：

「也許大家已猜測到了在長櫃中藏有左渡奉行所交待的純金一千兩。」

當時，在日本所用的黃金，都是從左渡島挖

出來的。

管理着佐渡金山的首長，每年一次要秘密的把挖出的黃金送到江戶。

這個時候，德川幕府已到末期了，全國抱着倒幕思想的浪人，到處成羣結黨，常常會產生黃金被搶奪的事件。

因此，什麼時候？用什麼方法送到江戶，這是絕對秘密的事情。

剛好在這個時候。

可以利用牧野備前守女兒回江戶的機會，偷偷的把黃金加入行列中，而運至江戶。爲了這個緣故，捕頭須藤彌左衞門，就指揮着白蛇組，而來保護行列。

「捕頭！」

有一個人這樣說：

「浪人們並沒剩下一人，而統統殺掉了，逃走的人，也沒搶奪到黃金。雖然丟下火藥逃走，只要黃金安全，我們也用不着擔心啊！」

「不！」

須藤彌左衞門猛搖着頭說：

「難以想像的事情發生了。到了客棧之後，我們暗地裏數了黃金，發覺純金已經少了五百兩，變成一半了。」

白蛇組的衆人們聽到之後，訝然的瞠目相覷。

須藤彌左衞門，用非常沉痛的語氣繼續說：

「從佐渡奉行接收時，的確是有一千兩，但是被浪人丟入火藥後，就少了五百兩，這是什麼原因？」

因爲使用那種程度的火藥，黃金是不會融化而消失的。

並且，再仔細的想想。

從越後長岡到信濃路間，也無法想像長櫃中的黃金爲什麼會被偷走。因爲在晚上守護着長櫃，是五人一班，每一個小時交班一次，當中是無隙可乘的。

至少在浪人集團攻擊之前，白蛇組衆人的眼睛，從來沒有離開過長櫃的。

這是令人無法想像的怪事。難怪須藤彌左衞門一再的搖着頭，絞盡腦汁也想不出原由。

須藤彌左衞門看着大家，又接着說：

「我回到江戶後，爲了表示我的盡責，將要切腹自殺！不過我並不能因切腹而推卸責任。大家都知道目前幕府的財政是多麼的困難，這一次所帶回純金一千兩的重要性，也用不着我說了，我希望被奪走的五百兩，在我死了之後，諸位同志能夠找尋回來。」

剛這樣說完，有一名武士，輕輕的拿起掛在牆上的長矛，不說一句話蹤身一躍，向着隔壁的紙門，以快速而敏捷的動作刺進去。

從大夥默然的目光中，可知他並沒有刺到什麼。

他失手了。

拿着長矛的武士，對於失手感到莫大的羞辱，而想把長矛抽回來。

可是，不知什麼原故，長矛竟動也不動，釘住在那裏。

似乎是刺進了一塊堅硬的岩石中，無法拔出。

發現這種情況的同伴們約有五、六人立卽跳了起來，將左右的兩扇紙門一下子拉開。

可是眞奇怪。

隔壁的房間中，沒有一個人影。

但是剛才有人，是不會錯的。

因爲這個房間的紙窗，已被推開，吹進了一陣陣的野風。

「唉！這是……。」

有一個人發出驚訝之聲，用手指着被刺破的紙門。

在紙門上，有幾行墨跡未乾的字跡：

「須藤彌左衞門先生，你不須切腹自殺，黃金五百兩，小弟一定替你奪回，再送到幕府。

天涯流浪者源氏九郎謹上」

源氏九郎，偸聽到隔壁房間，須藤彌左衞門的談話後，如果不聲不響走開的話，誰也不會發覺的。

但是源氏九郎，最討厭偸鷄摸狗的行爲。而將他偸聽的事實，在紙門上留下證據，一名秘諜聽見他微笑着寫字的聲音，而將長矛刺了過去。

是源氏九郎將刺進的長矛抓住，不讓它動，之後在紙門被拉開的一瞬間，他才跳到院中，消失得無影無踪。

源氏九郎倒底是誰？

須藤彌左衞門，看着俊秀的字體，深深的沉思着。

在月光照射的大地上，一個帶着深闊的斗笠，將臉孔隱藏住的白色高雅的影子，以悠然的神態，在大路上走着。

路的兩旁種着一排松樹，松葉的影子，在月光照映下，搖幌着。

在如此的深夜，除了源氏九郎的背影在地面上移動外，沒有一個行人。

只有夜晚烏鴉飛過的叫聲，伴着白色影子的幌動。

約走了兩尺左右時，源氏九郎忽然停下脚步，從斗笠中發出了聲音：

「有何貴幹？」

雖然背後沒有人影，他却這樣問着。

事實上，是有人的！

從左側松木背後，跳出了一個黑影。

這是一名個子很矮，工人模樣的人，他用一塊黑布蒙着臉。

他躲在樹後，跟踪源氏九郎。他的跳躍輕盈而巧妙，幾乎沒有聲響，這種高超的跟踪術，不是常人所能辦到的。

「唉！好美的月夜！」

似乎是等着九郎向他打招呼，以從容不迫的態度回答着九郎。

「有什麼事嗎？」

源氏九郎頭也不回的，繼續追問着。

「沒有什麼事。」

「眞的沒事？爲何跟踪我？」

「老實說，有一點小事。」

「你不是在客棧後面的房間，藏在天花板上的人嗎？」

源氏九郎微笑着，這樣追問着。

「是的！你猜對了！那樣都能讓九郎先生看出來，我是愈來愈欽佩你了。」

「……」

「我在天花板上，看見你在紙門上寫字而躲開長矛，一下子跳至院中而走的無影無踪，身手實在是漂亮極了。這個世界上有所謂佩服得五體投地，我現在對先生也正有此種感受。」

「廢話！」

源氏九郎用稍微嚴肅的語氣，打斷了他的話：

「讓小偸佩服，有什麼光彩？」

「先生！不要說得那麼難聽好嗎？我是想將你的純金偸來，因此從長岡一直跟踪着你，我並不屑做闖空門的小偸，我只屬意大宗貨品，我是上州無宿的蝙蝠伜次，以後請多指敎。」

「混蛋！」

「啊？」

「以偸別人東西爲行業，還得意洋洋的說出來，這是不可原諒的。」

「先生！」

蝙蝠伜次很敏捷的跳出三尺開外。

因爲他從白色的背影中，感到一股殺氣向他衝來。

「先生，我崇拜你，你却想殺掉我，是否太不近人情了？」

「如果你再跟踪我的話，我眞要殺你了。」

九郎微笑着恐嚇他。

走。

牟次不得不隔着一丈多的距離，跟在他後頭

不久，他們兩人已來到大家都已安歇的客棧。

「先生！」

牟次從後面趕上來大聲說：

「我看我們需要住宿在這兒。」

源氏九郎並沒有回答，旁邊客棧的二樓上，却有一名年輕的女子代爲回答道：

「住這家好了，武士先生！」

牟次揚頭看着：

「唉！」

在口中很低聲的叫着。

他看到了一個皮膚潔白的面孔，那是一個美麗的女子，靠着窗子向下望着。

「原來阿仙是住在這兒！」

牟次不屑的說。

這個女人是稍有名氣的女扒手，叫做夢枕阿仙。

她是練過武術的女孩，稍懂劍術，如果裝扮成習武人家姑娘的話，她的行動舉止，十足的像大家閨秀，沒有人會看出她是一個女扒手。

她與牟次數年前即認識了，但不知爲什麼，兩人一直是死對頭。

「先生！這家客棧不行，住着一個狐狸精，陰氣沉沉。」

牟次故意仰搖着頭反對。

可是九郎的看法不一樣。

「住這兒也好，我們讓狐狸精騙一次也不錯。」

源氏九郎故意這樣說着。

「這麼晚了還打擾你們，眞對不起。」

進到客棧二樓的一個房間，源氏九郎對端茶過來的下女抱歉着。

這名下女，看到對方是位英俊瀟灑的年輕武

士，反而感到害怕而不敢開口。

「我先告訴妳，跟我一起來的人，並不是我的同伴。」

他接着告訴下女，不想再吃東西，趕快舖下床具，

可是出乎意料的。

女佣下去，再出現的時候，却端上來酒菜。

「我不是說不要嗎？」

「可是……。」

下女很不好意思的說：

「是隔壁房間的客人，叫我送來的。」

「好吧！妳放在那兒！」

當然，源氏九郎是不想吃的。

下女退出去後，接着進來一個人。

「對不起！」

說話的人是剛才在二樓倚着窗口，向源氏九郎說話的女子阿仙。

似乎是特地洗過了澡 ，重新化了粧，還着紅色透明的睡衣，使她看來更顯得妖魅艷而迷人。

「你不是說讓狐狸精騙一騙嗎？現在讓我這個狐狸精來陪你喝酒，好嗎？」

這樣說着，故意袒露出玉腿，拿起了酒杯。

源氏九郎並不拒絕，接過了她遞上的杯子。

可是，剛拿到唇邊，却不喝而送回去，微笑着：

「你是不是在這裏面放了迷藥，想讓我躺下？」

源氏九郎發現在酒中滲了藥粉，這樣說道。

「你是笑我這隻狐狸精的道行不深？」

被識破了的阿仙，像是毫不在乎。

她媚笑着，一直看着九郎。

「我並沒有帶着很多的盤纏，不是妳這名女扒手的對象。」

「我並不想要你的錢，只是想看看稀世少有的小白臉睡着的面孔，才想接近你的。」

「我已經很習慣於女人對我鍾情。」

源代九郎微笑着繼續說：

「因此，不管你做出任何種的誘惑姿態，我一眼就可看出是不是另有目的與企圖。看來你是另有目地而來的。如果妳是一個老練的狐狸精，一定得使出更高明的技巧才行，我事先把妳估價的過高了。」

「先生！」

阿仙立刻腦羞成怒，把態度一變，翻臉道：

「你知道嘲笑女人，是會遭受可怕的報復的。」

「什麼報復？」

「這一次我是眞的愛上你了。」

「好呀！讓你愛上也挺好玩的！」

「這是你說的，夢枕阿仙如果眞正愛上了一個人，就是變成了鬼，也會跟隨你永不離開的。」

「誰叫我生的一副小白臉的面孔呢？」

源氏九郎哈哈大笑着。

而且不理睬阿仙的瞪視，很快的脫了衣服，爬進棉被中，把眼睛閉上。

看着九郎的睡臉，阿仙眼睛眨也不眨的，就在心中叫着：

我輸了。

然後大嘆了一聲，站起來走出去。

阿仙回到房間中，有一個男子，正坐在床舖上等着她。

放在膝蓋上的左手，是黑色發出刺眼光芒的義肢。

他是在的草原上，向源氏九郎挑戰而被擊敗的鬼面左源太。

他用棕色的頭巾包着臉孔，大概是爲了隱藏被源氏九郎削掉左耳的缺陷。

像變了一個人，阿仙的嘴角翹的高高的，左源太看着她用很陰沉的聲音說：

「沒有騙到手嗎？」

阿仙用洩氣的口吻說：

「連你對他都是莫可奈何，當然我也不能騙上手，這在一開始卽很明顯的。」

「哼！」

左源太陰森的面容，顯得更加陰沉。

左源太使用自己所誇口天下無敵的宇宙劍，第一次遭受失敗，他的不滿與痛苦，是無可名狀的。

源氏九郎的出現，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有一種不吉的預感，湧上了左源太的心頭，

如果聽那些年輕人活着的話，說不定會使自己遭受厄運。

從來不知懼怕爲何物的左源太，第一次在心中感到陣陣的寒意與害怕。

比公主行列早一些到達客棧，偶然遇見了大家曾有過關係的女扒手阿仙，左源太立卽想到利用阿仙來誘騙源氏九郎。

他認爲阿仙成熟的美貌與閱歷，高深的技巧，必能使源氏九郎產生疏忽之心，而乘機下手。

「阿仙，妳覺得他這個人怎麼樣？」

「第一次見面，有着怪異的感受。」

阿仙將眼光停滯在虛空中。

「阿仙，妳該不是釣魚的人，反而變成被釣者吧！」

「你胡說些什麼？夢枕阿仙早已發誓過摒絕一切男性，受了你的託付，却反而讓我受侮辱，你想我能讓他活着嗎？」

「如果妳這是眞心話，我就不再考慮了。」

左源太拿着刀，站了起來。

他枯瘦的身軀，像個幽靈般。

「要殺掉他嗎？」

「對！」

阿仙冷冰冰的看着他說。

左源太看到阿仙無功而退，也沒有其他的辦法可想，終於下了決心。本來他是想利用阿仙，

讓源氏九郎昏睡下來，而將他那張俊秀的小白臉毀得支離破碎，以雪他被削掉左耳的仇恨。

他本來想再使用宇宙劍與源氏九郎決鬪，這的確是習武者該採取的正當方法。

但是看到阿仙失敗了，他毀損源氏九郎容貌的希望已經破滅，因此他無法顧及太多，而想立卽解決。

左源太的懷中有一包火藥。

他預備向源氏九郎丟過去，這是他最後致命的一招。

左源太沒有發出一點脚步聲，穿過了長廊，到了源氏九郎的房門口。

於是集中精神，探聽着裏面的動靜，一點兒也察覺不出有何異狀。

左源太屏住聲息的站在那兒，約有五分鐘的光景。

他感到源氏九郎並沒有發出鼾聲，就表示着他還沒有沉睡。

左源太感到他實在不是一個普通人。

也許源氏九郎用以逸待勞的方法，等着他進來。

好！

左源太下了決心，改變了想偷偷進入的念頭，忽然間把紙門大力的推開。

可是一看，眞出乎意外。

「糟糕！」

左源太低聲的叫着。

在燭光中，床舖是空空的。

「跑掉了！這個傢伙！」

左源太覺得源氏九郎，似乎已經知道他帶有火藥而事先逃走了。

雖然如此，但是這個驕傲的年輕人，會不說一聲就沉默的逃走嗎？

抱着這種懷疑，左源太回到阿仙房中，意外的看見一幕驚人的情景，整個人都呆住了。

阿仙全身赤裸着，在搖幌着的燭光中，仆伏

在榻榻米上。

不但如此。

在她的背上，竟放着一個血跡未乾的耳朵，還在雪白的皮膚上寫着：

「你忘了的東西，給你送回來了。」

這是源氏九郎極刻薄的一招。

「這個畜牲！」

左源太氣的七竅生煙，全身發抖着。

月暈激隱，一線曙光，出現在沒有一片雲彩的天空，

斷崖上，一座很古老而卽將倒塌的閻魔宮中，源氏九郎站在那兒。

雖然這種地方與他俊秀的容貌極不協調，但他却經常選擇此種所在，做爲他休憩的地方。

在原野上休息，在深山中安歇，這是他從少年起卽已習慣的生活。衣服髒了，就找條小溪自己清洗乾淨，肚子餓了，就採擷山上的菓實及青菜，甚至於獵取野獸及野鳥，用自己的手烹飪而食，這種孤獨的生活，已經歷經了無數的歲月。

如果能找到一處躲避風雨的地方，他就能够倒下來熟睡的。

忽然間醒來了。

他恢復了意識，

因爲他感到有人靠近！

一種非常靈敏的感覺，使他在睡夢中也能覺察到任何細微的動靜，而能够立刻恢復意識，清醒過來。

「先生！」

是蝙蝠半次的聲音。

「我看天亮了。」

他一直跟隨着源氏九郎，看着他在閻魔堂休息後，自己就在附近憩歇着，像一隻忠實的狗守在旁邊。

源氏九郎開了門，走到長廊上。

「先生！請用這個漱漱口吧！」

不知從何處偷來的杯子盛着水，拿到九郎的面前。

「你倒是挺會侍候人的。」

「這是應該的，我從昨天晚上開始，已下定了決心，要做全國最偉大武士的僕人。」

「我並不希望小偷成爲我的部屬。」

「這不關你的事，是我自己決定的，你不必爲此擔心。」

「這不是強人所難嗎？」

「我不會給你帶來任何麻煩的，請放心。」

牛次看到九郎洗好臉，馬上遞過一條新的面巾。

他們兩人連袂走在大路上，牛次擺出完全是下人的姿態，跟在九郎的後面，說道：

「先生！爲什麼你不殺了鬼面左源太呢？這個人是不值得同情的。他是一個餓極了連嬰兒也會烤起來吃的大壞蛋！」

「很湊巧的，我當時並不想殺人。」

「也許這是先生慈悲爲懷的地方，你是如何知道這個壞蛋想奪取佐渡奉行的黃金呢？」

「我是偶然瞧見他攻擊公主的行列，向着長櫃投下炸藥，馬上逃開我認爲其中一定有文章，並且一千兩的黃金，不知在何時變成五百兩，這不是很奇怪的事嗎？」

「說的也是。」

「我想一定有人僱了浪人在幕後操縱着，牛次你的看法如何呢？」

「是的，你判斷的很對。」

牛次點着頭答着。

這時聽到了後面傳來了馬蹄聲。

從蹄音判斷，不祇是兩三匹馬。

「先生！」

牛次有着不祥的預感，叫道：

「是不是追我們的人來了？」

「如果我們沒有做虧心事，就應該正正當當的走在大道上。」

「可是……。」

「也許你是專走旁門左道。因此，在這個時候，你覺得應該躲藏在草叢中屏聲息氣，以觀動靜，如此才與你的性情相吻合。」

他們這樣說着，馬羣已經衝過來了。

可是源氏九郎還是慢吞吞的，一點也沒改變步伐，悠然的走着。

牛次不得不定下心說：

「好吧！只好聽天由命了。」

他也裝着消遙的神態，隨着九郎走。

塵沙飛揚着，馬羣很快越過了源氏九郎，忽然却又掉回頭來。

這些人正是在公主的行列中化裝成足輕的幕府秘諜——「白蛇組」的武士們。

有十個人騎着馬奔了過來。

其中一人逼近說：

「請問你是源氏九郎先生嗎？」

「對！」

白衣的流浪者，點頭承認。

大家立刻閃開，圍成傘形，擺出了戰鬪的陣勢。

「你們能贏得了我嗎？」

源氏九郎用很鎮靜的聲音說着。

「不管如何，這是萬不得已的。」

沒有一絲猶疑，十支白刄一齊亮了出來。

十天之後。

江戶正值花季，百花盛開。

少女節卽將來臨，江戶街上到處都有賣花者在街上爭相兜售着。

平常冷清清的藩邸，或是武士住的街道上，爲了迎接少女節的來到，顯得格外熱鬧。商人們也來往的向這些府邸貢進禮物，女佣們也正忙着回家過節。

由於是花的盛產地，因而增加了好幾倍的遊客，洋溢着歡欣而熱鬧的氣氛。

清晨，一個帶着斗笠，像白狐化身般的瀟灑武士，手中拿着一支桃花。

從大名街彎過去，就是增上寺的學生宿舍。再向左轉，就到達了三島町的一般民房。

這其中，有幕府侍衞所住的房舍，源氏九郎就在這附近的一家停了下來。

「是這兒嗎？」

這是捕頭須藤彌左衞門的住宅。

大門是緊閉着的。

九郎推開了側門進去，慢慢的走向玄關。

可是，行了幾步，他忽然間停住脚步。

因爲一股不吉的預感，籠罩在他的心頭。

預感是對的。

他到了玄關時，從裏面散發出陣陣香煙繚繞。

「我是專程來拜訪主人的，是不是已經發生了不幸？」

「是的，四天前已經去逝了。」

從佣人悲哀痛苦的表情看來，絕不是普通的死法。

須藤彌左衞門，是爲了無法對佐渡黃金消失的事件擔負責任，因而切腹自殺的。

雖然源氏九郎，在松井客棧的紙門上曾留言道：

「不必切腹！」

但是，他還是走上了尋死之路。

「你們主人，有沒有嫡傳的兒子？」

「不，只有一位小姐。」

佣人看着他，雖然像一個浪人，但覺得有着貴人的氣質，因此不敢疏忽的接待他。

「即使是小姐也好，我想見見她。」

佣人答應着，想將他帶入書房中，但是九郎拒絕了，只肯在玄關上等。

等了不久。

穿着一襲黑色衣服的女子出來了。

穿着喪服的小姐，有着一張非常美麗的面孔。

「我是源氏九郎。」

這名姑娘聽見他報出名字時，垂下的臉，立刻抬起來，看着他。

她向九郎投以憤怒的眼光，然後突然翻身跑進房中。

九郎還是站着不動。

像風一樣的快，姑娘又再跑回來，手中拿着一柄大刀。

「報仇！我要替父親報仇！」

她用尖銳的聲音喊着，即揮刀過來。

九郎閃過銳利的刀鋒，衝過去，用拿着桃花的左手輕輕拍擊着姑娘的手。

連一絲花瓣也沒有掉落地上的極輕微一擊，但是姑娘却踉蹌地退了幾步，大刀滑落在地上。

「小姐！」

源氏九郎鎭靜而溫和的說：

「我看你是一位很聰明的姑娘，古人有兩句詩：「不知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你父親就像山中迷了路，而丟了自己的性命。這是最愚笨的做法，只有站在遠遠的地方，才能正確的看清楚山的眞貌。有一個很大的陰謀未被揭穿，妳終有一天會看清楚的。坦白的說，妳父親實在沒有切腹的必要。」

他微笑着如此說着，然後平靜的轉身走開。

須藤彌左衞門的女兒八重，只是茫然的看着他離開的背影，她不但沒有再提起大刀，反而對九郎迷人的風度與聲音，產生了傾慕。

源氏九郎走過微風吹送着的河邊，進入了芝口橋畔的茶室中休息。

須藤彌左衞門，變成了大陰謀的犧牲者。

九郎這樣直覺着，同時在心中也確定了此種判斷。

可是，是什麼樣的陰謀呢？九郎如墜入五里霧中。

想撥開濃霧，看清陰謀的眞貌，並不容易。

他一邊喝着茶，一邊沉思着。

——我一定要它顯出形來，看看這陰謀的背後是狐狸？還是妖怪？

就在這時。

三名戴着斗笠的賣唱女子，抱着三弦琴走進了茶室。

她們雖然穿着樸素的棉布衣裳，但是襯着粉紅色的內衣，使她們顯得相當動人。

她們是門付。（在正月十五日以前賣唱，被一般人稱爲追鳥。）

門付大都站在門口，彈着三弦，唱着帶有悲哀之聲的民歌，以求取每家主人的賞錢而生活的。

源氏九郎忽然的看了她們一眼。

「……？」

對於她們的美麗，感到一陣懷疑。

也許是城市中一流的藝妓，爲了賞花，而故意做這樣的打扮，也說不定的。

可是這個時候。

九郎所懷疑的是另外一件事，

「先生！」

突然間，蝙蝠半次跳了進來喊着：

「你這個玩笑可開大了，你故意撇下我而行踪不明，是不是太不通人情了。我在十天中，爲了找你，跑遍了江戶城。」

「我並沒有叫你找我呀？」

「你就是這樣！」

半次翹着嘴，但仍無法掩飾他花了許多心血才找着了的高興。

不錯，在那天清晨中仙道的大路上，被十個「白蛇組」武士包圍的源氏九郎，在一剎時，用刀背把十人打昏了，然後奪過了一匹馬，飛奔而去。

半次與白蛇組的武士，都被丟在現場。

如果是一般人就會看破，不再去找他，半次也認爲受了侮辱，他是一定不會再去追隨的。

但是半次被崇拜英雄的心理所驅使，他禁不住的去追尋着九郎。

「先生！我想到你一定會再去尋找失蹤的五百兩貫黃金。因此，我要放棄私慾，而替先生做點有用的事。的確，我雖然是一名小偸，但却有一顆忠於主人的誠心。如果先生叫我去做任何事，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唉呀！你太看重我了！」

九郎很爽快的笑着回答。

這時，在對座的賣唱者，拿出了茶資，站起身來。

她們的美色，令半次也脫口而出：

「這麼漂亮，幹門付這種行業實在太可惜了。」

看見她們走在街上遠遠離去的背影，很意外，九郎說道：

「半次，如果他們是男扮女裝怎麼辦？」

「什麼？」

半次瞪大了眼睛說。

「也許是目前正在未云町演戲的旦角中菊村四郎開開玩笑，化裝成女門付在江戶街上觀光的。」

「奇怪！你怎能看出他是男扮女裝的！」

「你不要管這些，去跟蹤他們吧！半次！」

「先生，你是不是討厭我跟着你，又想辦法來騙離開我吧？」

「半次，你剛才不是說，我叫你幹什麼，你都會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嗎？這是我的命令，你去探視他們的虛實吧！」

「是！」

半次立卽跳起來，衝了出去。

九郎叫半次跟蹤他們是有原因的。

因爲當半次提到佐渡的黃金時，這些賣唱着向他們投以銳利的眼光。

在明朗的陽光中，賣唱的一行人以妖艷的姿態，越過了芝口橋，走出了雲町，向尾張町的方向走去。

間隔着數丈遠的半次，他實在看不出這行人是否爲男子所僞裝的。

是不是源氏九郎騙我，讓我上當呢？

他如此懷疑着。

可是，此種懷疑，在沒有走到多遠時，卽被打消了。

在尾張町的一條熱鬧的交叉道上，這行人轉彎走向了三十間的堤岸上頭。

堤岸的路雖寬，但却是行人稀少。

八町堤岸的捕頭，帶着四個部下擋在這行人的面前，半次看到這種情景，吃了一驚。

捕頭看來年約五十歲左右，由於長年的累月擔任這種職務，一雙敏銳而狡黠的眼睛，觀察着四週，使人頓生寒意。

「你這個唱戲的男妖！」

他一句話就揭穿了他們的面具。

「我不會看錯的，從實招來吧！」

「……」

賣唱者，把斗笠拉的更低，隱藏起整個面容。

「你們裝的再微妙微肖，也騙不了我佐柄紋十郎的眼睛。乖乖的就捕吧！」

這名捕頭，從腰間拔出了鐵尺。

他的部下，也從四方一步步的圍了過來。

賣唱者還是默默的動也不動。

所謂演戲的男妖，是五年前令江戶的富翁們感到顫慄的一個兇盜。

他們打扮女裝最爲拿手，並且有着神出鬼沒的驚人身手。從江戶的富神處，偸走的金錢，絕對不下於黃金五萬兩。

經過一番悉心佈置後，捕頭佐柄紋十郎終於抓到了這些男妖。

在當時，有非常嚴厲的法律，卽是偸取十兩

以上的黃金，抓到後卽被砍頭，再將頭頸掛在小塚原示衆。

何況是偸取了五萬兩的盜賊？砍頭是毫無疑問的。

可是，受到重大損失的富翁們，認爲砍頭太便宜了他。於是大夥兒聯名向奉行所提出請願：要將他們送到佐渡金礦去，讓他們一輩子在見不到太陽的海底下，從事挖金的工作。

町奉行認爲他們的請願也有道理，因此在嚴密的警衞下，把男妖送到佐渡島去。

經過了五年。

那些妖盜不知是如何的從孤島上逃回到江戶來。

如果他們是唱戲的男妖，……

躲在倉庫與倉庫之間，不敢喘息的半次，嚥下一口水，在心中叫道：

——這些傢伙眞是有神奇的功夫。

因爲想從佐渡金山逃出，還從來沒有一個人成功過。

「束手就縛吧！」

「乖乖的別動。」

他的部下從四方逼近，佐柄紋十郎衝向他身旁。

一瞬間。

三弦接住了鐵尺的一擊，被截成了兩段。

頓時，發生了意外的情景。

在這行賣唱人轉過身的同時，捕頭及他的部屬們，大家都喊了一聲：

「唉喲！」

通通的倒在地上。

每一個人的眼睛，都遭受了不知是何種武器的攻擊，而忽然間睜不開了眼睛。

趁着這個空隙，男妖逃跑了。

「不要讓他們跑了。」

紋十郎張開了刺痛的雙眼，追了過去，捕快們也跟隨着。

「到底他們是個用了什麼武器？」

半次看到他們飛逝的背影，認爲再追下去也是枉然，他走到了剛才他們所站的地方。

在地上散佈着像紅豆一樣的小顆粒。

半次像發現了新奇的東西。

喘着氣跑回到芝口橋畔的茶館中，

源氏九郎還坐在那兒。

九郎聽到半次興奮而口吃的敍述，然後看着他所拿出的小顆粒說：

「這與鬼面佐源太所帶的東西完全一樣。」

那正是讓人看來像紅豆一樣的純金顆粒。

這些唱戲的男妖，可能與失掉的佐渡金塊五貫的事件有關連。

不論處於任何時代。

在華麗的舞臺上，紅旦角的妖艷而動人的姿態，都會使人着迷。

在當時，人們很喜歡看戲。

江戶有三家規模龐大的戲班子。

那是中村班、市村班、守田班。

這三個班子，都連接在淺草的猿若町，一進入了猿若町，每個戲班子門前都掛着大燈籠，旁邊有着大小不一的茶館掛列着。

有錢的人要看戲的時候，都是進入此種茶館，再轉入戲院裏。

雖然是茶館，但也會替客人料理酒菜，跑堂的會送到戲班子裏，他們利用換幕的時間開始吃喝。

這些戲臺，差不多有十三坪的大小，在屋頂上掛着黑幕，在門口上畫着很多演員演戲的宣傳招牌。

戲班主在門口的櫃臺上，模仿着演出者的聲音，叫喊着以招攬顧客。可是大部分在進口處付了錢，進去看戲的，却是一般貧窮的民衆。

戲演出的時間很長。

通常開演的時間，是從早晨六時起，散戲的時間，約在晚間六時。

這些窮困的民衆，幾乎一年才有一次看戲機會，所以他們想看盡全天的戲碼，因此在天亮之前，卽從家門出發。

如果是一名女性，就在前一天做好頭髮，理好便當，準備盛粧一番。懷着興奮的心情，幾乎通宵不眠。由此可看出，在當時看戲，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

開幕的前奏音樂響起時。

帶着斗笠的源氏九郎，站在旁邊，看着爭先恐後的人羣，想擠入戲班裏，在擁擠的羣衆中，九郎慢慢的走到了中村班演出的戲臺前。

這個戲臺的臺柱，是名旦角中村菊四郎，他的名字在招牌中顯得特別大。

中村菊四郎以往也曾來過江戶，那是五年前的事了。

從那時起，江戶的女性們，幾乎每天都在談論着這名紅旦角，但實在說來，他紅的發紫的原因，並不是擁有精湛的演技，而是以他俊秀的美貌所享譽的。

五年之後，又來到江戶，演出的頭一天，卽是爆滿。

通常，演出的第一天，場面是相當冷清的，但是中村菊四郎却特別不同。

九郎揚頭看着戲臺前的招牌，這時一個用毛巾覆蓋着頭部的人，故意的閃躲開他身邊，而想通過進口時。

九郎叫住了他。

「喂！」

「是叫我嗎？」

轉過頭來，是一個帶着丑角面具的人。

當時，江戶有很多人感染了天花，而變成了一幅醜陋的面容，這些人外出時，喜歡帶着這種面具以遮掩。尤其是逛戲園子或是涉足靑樓等的娛樂地方，會讓人覺得討厭，因此不得不帶上面具。

「我想請教你一件事。」

「什麼事？」

「請你隨我到茶館來好嗎？」

「如果我不想去呢？」

這名男子退後一步，擺出了戒備的姿態。

源氏九郎低笑着說：

「我不是衙門的捕頭，並非來逮捕你的。但是如果你想逃跑的話，我就不得不用強硬手段了。」

「……」

猶豫了片刻，但是還答應了：

「好吧！跟你走！」

源氏九郎轉身悠然的走在前面。

這眞是個很好的機會。

這名男子，剛剛擺出了逃跑的姿勢。

可是九郎立即警告說：

「乖乖的跟我走。」

源氏九郎進入了一家叫做「歌唱茶室」的大茶館。

「請你們原諒我帶着斗笠進來！」

如此向茶館的人說着，仍然帶着斗笠，和帶着面具的男子，走向二樓的房間。

這種茶館的二樓，通常是專門供應武士的女佣與演員，或是旗本的年輕武士與少女們幽會的地方。

九郎把斗笠拿下來說：

「我看你也摘下面具吧？」

「請你原諒……。」

「你並不是因爲生天花而帶着面具。」

「我還是不想讓別人看到醜陋的面孔。」

「可是，在四五天前，你却化粧成妖艷的歌唱者，在斗笠下所露出的容貌，是會使男人們蝕骨銷魂的。」

「先生，你開玩笑了。」

「你不要再裝假了，我是有證據的。」

「……」

「在你的左腕上，有一顆紅痣。」

戴着面具的男子，很快的想隱藏起左手，他這種舉動更證實了九郎的話並沒有錯。

「你就是唱戲的妖盜吧！」

「……」

「別人都稱你爲唱戲的。你的容貌俊秀，並且社會上傳說你的俊秀與中村菊四郎不相上下，甚至還有一部份的人，認爲你就是中村菊四郎。」

這種傳說是相當有根據的，因爲在五年前中村菊四郎到江戶來演出時，轟動了整個江戶，同時也發生唱戲的盜賊，偸遍了富豪的錢財。

中村菊四郎回到大阪後，唱戲的男妖，也忽然的消失了，（佐柄紋十郎抓到妖盜後，是不公開向一般社會發表的。因爲發表的話，一定會被砍頭，爲了使他活着送他到佐渡金礦去做工，因此不得不保密。）

經過了五年之後，中村菊四郎再到江戶演戲時，這個妖盜，却又在富豪的住宅中出現。

「先生！」

經過了片刻的沉默，男子終於開口道：

「如果我眞是唱戲的盜賊，你想怎麼樣呢？」

源氏九郎並不回答，却從袖子裏，摸出了一個發光的東西，向男子的面前丢了過去：

「聽說你是使用這個打傷了捕快的眼睛而逃走的。」

「……」

「你是從什麼地方得到這種純金的顆粒的？」

「你有什麼目的這樣問我？」

「因爲我認爲這與一件陰謀有關連，你快回答吧！」

這名男子再度的陷入了沉默。

九郎耐心的等着。

不久，男子像下了決心一樣說道：
「先生！」
「嗯！」
「我是五年前，被逮捕送到佐渡金礦去的。在去年的年底，抓住了逃亡的機會，很僥倖的逃了回來。就在那時，在金礦的海底工作場中，練出了一批小顆粒黃金，我就偷偷的帶了一小包回來。」
「這個東西從表面上看來像一粒小紅豆，也卽是不讓幕府知道而私自鑄造成的金粒。是不是佐渡奉行爲了私利，才做出此種不正當的行爲？」
「這我不知道。」
「連你這樣的大盜也不知道？」
「是！」
「你看來不是一個普通的盜賊。」
九郎用很銳利的目光，注視着帶面具的人。
「先生！我不想說的話，你就是撕裂了我的嘴，我也不會說的。」
「好！我知道了。」
九郎很爽快的點着頭。
「你帶着面具是無法喝酒的，好吧！你可以走了。」
「是！」
這名妖盜，站起來，忽然想到了什麼似的，說道：
「先生！我想反問你一個問題好嗎？」
「什麼事？」
「您是不是衙門的眼線呢！」
「我是一名浪跡天涯的流浪漢，我不喜歡接受別人的命令，也不習慣於命令別人。我只想儘量的自由自在，做一個無拘無束的人！」
「我知道了，如此說來，我們後會有期，只是不知道再碰面的時候是同志還是敵人？」
這個大膽的盜賊，說完卽離開了。

戲臺中，東西兩面的座位上，及樓上的包廂，都客滿了。
新演出的戲碼，是「權八與小紫。」名旦角中村菊四郎，頭一次扮演男主角白井權八，他英俊而瀟灑的姿態，看的兩千多位觀衆如痴如狂，叫好聲時起。
臺上正演出在鈴森的山坡上，權八殺掉了一些無賴漢，而被幡隨院長兵衞叫住了他，提起了燈籠照着一張英俊的面孔，在燈光下的權八，將染滿血跡的長刀，正用紙拭擦着。
全場看着這一節戲，默然無聲，一片寂靜，突然間在樓上的包廂中，傳來了大聲的咳嗽聲，劃破了靜無聲息的場面。
「咳……」
一位觀衆回過頭來說：
「安靜一下，好吧！」
「什麼？我又不是狗，也不是猫，任人使喚，難道連咳嗽也不行嗎？我的放屁聲也很響，你想不想聽聽看？」
如此叫喊的，是一位超過六十歲，看來是一個很頑固的老頭子。他好像是大旗本下的一名武士的重要佣人。
「不要吵，不要吵，大家都在興頭上，爲何要如此呢？」
坐在旁邊的勸解者，是一個纏着頭巾，穿着樸素的中年男子。
「不，我不能不說，你看那個小白臉演員，拿刀的姿勢，像什麼樣？那種拿刀姿勢，不但無法殺掉無賴漢，就是要切蘿蔔，也是不行的。實在是太騙人了！如果是商人，看了這樣唱戲的，不合道理的招式，還沒有什麼，但是連相當有名氣的武士，看了也叫好，這是什麼緣故？」
看起來，這個老頭子，似乎從出生到現在，是第一次來看戲的。
其實，他是有意這樣叫的。
這名老者確實是一個佣人，是南町奉行遠山

佐衞門尉景元身邊的親信，名叫橫田九郎右衞門，在二十年前，景元金四郎還是十幾歲的少年，常與一些不良少年混在一起時，他就忠心耿耿的跟着景元了。

而且，坐在他旁邊的，正是南町奉行本人。

「喂！你這個老頭子吵什麼？」

從大衆席叫罵着的是蝙蝠半次。

「將演員的招勢與武士的劍術比較，眞是大笑話。」

「混蛋！」

九郎右衞門，站起身來，怒氣騰騰的凝視着半次。

「我不是說要演員學習劍術，但是要模仿也必須像樣一點，你這種用扁擔的粗人懂得什麼？給我滾開！」

「你憑什麼叫我滾，你知不知道演員們所學的是以舞蹈爲主？演戲的每一招式，都是屬於一種舞蹈。舞蹈的姿勢優美，才能給予觀衆享受的感覺。如果連這個道理都不懂，你是沒資格看戲的！」

「笑話！形態上的美，也需要與實際相差不多，才能襯托出美，表現出演技。」

「住口！妓女最後都會成爲老鴇，老武士都會成吹毛求疵的老頑固，你懂個屁！你還是趕緊將雙脚伸進棺材，等死吧！」

「你眞是太大膽，太可惡了。」

老者好像要拔出刀般的喊叫着。

場內形成一片混亂，舞臺的戲，再也無法演出。

可是，扮做生意人的南町奉行，不知爲什麼，却低頭微笑着。

在舞臺上的中村菊四郎，見到場面的混亂，想回到後臺去。

當他走向通到後臺的黑暗通道上時，有一個人擋住了他的去路。

「對不起！」

菊四郎看到對方是一名武士，就很客氣的鞠着躬，想側身而過。

「菊四郎！從今天起，你不能再演戲了。」

「那爲什麼？」

「理由是使用拙劣的演技，擾亂了江戶的觀衆。正如那位年老武士所說的一樣，連拿刀的姿勢，都不像樣。所以你回到大返去從頭學習吧！等到有自信演技精良時，再回到江戶來演出吧！」

菊四郎整個人都呆住了。

「這樣說來，那名年老的武士，是故意來鬧事的嗎？」

「不錯。」

八堀町的捕頭佐柄紋十郎很冰冷的回答着。

「爲什麼想將我趕出江戶呢？」

「因爲唱戲的男妖又出現了，雖然只是偶然的一次，但足以使人懷疑了。你到江戶來，妖盜也必然的出現在江戶。有很多人認爲你與妖盜爲同一人，奉行爲了怕妖人的乖張行爲，鬧的愈來愈大，所以才將你驅逐出境。」

菊四郎聽見此語，想了片刻，忽然用調皮的口吻道：

「我看要趕我走，還不如早一點抓到妖盜是比較聰明的。」

提起根岸里這地方，遠道聞名。

在當時，許多文人墨客，或是有錢的紳士，都嫌江戶城太吵雜俗氣，而搬到根岸里來。在江戶城中是一個風雅高尚的住宅區。

春天，有梅花與櫻花盛開着，以及黃鶯的嬌啼；夏天有長春藤佈滿於一片綠意森然的大地上。螢火蟲在夏夜的天空飛舞着；秋天有皎潔的月夜，成羣的雁陣劃空而過，楓紅層層佈遍山坡；多天在雪花片片的銀色世界中，山茶花與枯葉點綴在雪地上。

這個地方的四季是如此的美麗而充滿詩意。

此地以盛產黃鶯而成爲名勝之地，聽說在元祿時代，在上野寬永寺的輪王寺宮，從京都帶來了許多的黃鶯，放了它們在此繁殖。

在這一帶有一條音無川。清澈的淡水，旁邊有一座山坡叫做隱身岡，很像京都郊外的風景。

夜很深了，在春天的朦朧月光下，一個白衣人，靜靜的走在架在音無川的小橋上。

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了黃鶯的啼聲。

「在這麼柔美的月夜，也有黃鶯的嬌啼。」

自己獨語着，看着周圍的景色，繼續說道：

「說起來眞是罪過，我必須破壞這個美麗的夜景了。」

源氏九郎走過小橋，偸進了一家別墅，這是一所金屋藏嬌式的構造房子，一眼即可看出的。

深夜的院中是一片花香，在月光中飄蕩着。

九郎毫無顧忌的跑至門口，拔出小刀，將門鎖撬開。

走上長廊，一步步慢慢的走上樓梯。

樓梯被二樓透出來的燈光，照射着。

意外的，源氏九郎走上樓梯，並不放輕腳步、而很平常的發出聲響走着。

看起來，他好像討厭偸偸摸摸的行爲。

「誰？」

一名年輕女子的聲音問着。

他聽到女子的聲音，就知道是要找的對象所住的房間。

源氏九郎並不回答，一下子拉開了紙門。

在鮮紅的燭焰下，房間中充滿了一片妖艷的氣氛。

「唉喲！」

一名如在畫中的美女，大叫一聲，翻身而起，露出了粉嫩的胸脯，與晶瑩的大腿。

聲音像黃鶯一樣，這名女子恐怕也是從京都帶來的。

源氏九郎在心中這樣想着，見到京都女性那種特有的美麗皮膚，臉孔如白玉般的光潔，是江

戶女性所沒有的。

將如此美艷的京都女子，藏在根岸里，一定是相當有錢的人，才能做到的。

九郎如此想着，

這位金屋藏嬌的主人，就是睡在女子身旁的年約五十歲的一名肥胖商人。

他在江戶，是首屈一指的經營佐渡屋錢莊的勘右衞門。

一剎那間。

勘右衞門想從枕頭下拔出短槍，但是源氏九郎的脚比他快了一步，踏住了他的手。

「半夜中，打擾你們的美夢，實在不好意思。」

九郎微笑着，把短槍踢到角落中，坐了下來：

「我有一點小事情，想請教你。你是日本一流的錢莊老板，請老老實實的告訴我吧！」

勘右衞門也並非沒有見過世面，因此也起身端坐着：

「你想問我什麼事？」

「佐渡屋，你七八年前是在深川的角落裏，以窮哈哈的工人爲對象，而放高利貸。可是忽然間却在日本橋的大街上，開了一家規模龐大的錢莊，變成了富翁，至於你如何的發了大財，誰也不知道。」

「……」

「我想請教你如何才能發大財的方法。」

源氏九郎眼光銳利的凝視着他。

佐渡屋勘右衞門，也毫不畏懼的看着源氏九郎：

「深更半夜中，不先打招呼，一進來就發出詢問，對於這種不懂禮貌的人，我是不需要回答的。」

九郎很快的道歉說：

「請你原諒，我是浪跡天涯的源氏九郎，並

不是幕府的秘諜，也不是爲了私利來恐嚇你的。只是我偶然的目擊了一件事，而騎虎難下，必須做到底，所以特來請教。」

「……」

「我是想請教你所不願意回答的問題。可是我在如此夜深人靜中，跑來的目的，是要使你不願回答的事情一定要坦白的說出來。老實說，這完全看你的態度如何？我可很輕易的斬掉你的雙手，甚至於挖出你的雙眼，如果你有這種準備的話，不妨用不着回答。」

「……」

勘右衞門被這麽一個年輕的傢伙，一步步的恐嚇着，感到很生氣。

但是，看見他在俊秀的臉上，顯現出冷酷無比的表情，他在心中感到一陣陣的寒意。

「我如何賺了大錢，這與你有關係嗎？」

「對，如果你的錢是正正當當賺來的，與我無關。但是你的發財，是建立在幾個犧牲者身上的話，那麽我就要代這些冤鬼，來向你討回公道，查出眞象。你的招牌堂堂正正的寫着「佐渡屋」，這正表示你的錢莊與佐渡的金鑛有關連。說不定你已經參加了佐渡金山上的陰謀，才變成了頭等的錢莊的！」

「胡說些什麽？」

勘右衞門臉色變爲極爲難看，吼叫着，但却無法掩住他內心的驚惶。

「哈！哈，我說對了吧！佐渡屋！」

源氏九郎忽然收起笑臉，很嚴肅的說着：

「以前在牧野備前守女兒的旅途行列中，所失蹤幕府御用的純金五貫，是不是偸偸的送到你這兒來了？」

「……」

勘右衞門，咬着牙不回答。

「你這種臉色明明告訴了我，你已經拿到了黃金。」

「囉嗦！」

「不是說一句囉嗦卽可了事的，你侵吞公款，而每天抱着京都的美女，享受着人世間的榮華富貴，你想能永遠繼續下去嗎？」

接着說：

「在幕府羣臣中，以廉潔而聞名的捕頭維藤彌左衞門將一切責任包攬到自己身上，而切腹自殺。光是這件事，就値得砍頭之罪。佐渡屋，你在七八年之間，從佐渡金礦秘密送過來的純金，鑄成金幣或小顆粒，你到底做了多少萬兩？你的秘密鑄造所設在那兒？」

「……」

「你要坦白的說出這個地方。」

勘右衞門在口中呻吟着，他的每一件事，都讓源氏九郎猜中了，感到無比的驚奇。

究竟這名年輕人是何許人物？何以知道這麽多，這麽清楚。

勘右衞門對他產生了莫名的恐怖。

「你是要老實的答覆問話，還是要挖出兩隻眼睛？如果你不願意成爲瞎子，放棄雙手，也未嘗不可。」

在佐渡屋勘右衞門發生這件掃興事情的同時，有一羣快馬，在深夜的路上飛奔着，到達了勘右衞門的別邸。

這是很碰巧的事。

因爲在黃昏時，位於日本橋的佐渡屋錢莊中，收到了一封恐嚇信。上寫着：

「吞食公款的佐渡屋勘右衞門的生命，在近日裏會被收拾掉的。　唱戲的妖盜上」

大掌櫃看後，非常害怕，於是向僱用的保鏢仙崎多十郎求援，他是右宿町開神道無念號武術館的武師。

多十郎得知勘右衞門在根岸里金屋藏嬌，產生了一種不吉的預感，於是帶着門徒，奔馳而來。

「咦！門怎麽壞了？」

一個門徒看見門被打開了說道：

「太遲了！」

仙崎多十郎，立刻衝了進去，叫着：

「佐渡屋！」

想一口氣的登越樓上時。

一個像白狐化身的人影，雙脚固定在樓梯上。

「你就是唱戲的小生妖盜嗎？」

多十郎拔出了刀叫着。

他具有相當的武功。

源氏九郎看出多十郎不是一個普通人物，就苦笑着：

「連唱戲的小生妖盜，也看上了佐渡屋嗎？」

「你是誰？」

「姓源氏，名九郎，你不必永遠記住。」

「你已經殺了佐渡屋？」

「不，現在還不是時候，我要他講出的事情很多，殺了他還不如送他到佐渡金山去工作，這才是惡有惡報。」

「笑話！我們到院子去吧！我要殺掉你。」

「你能殺得了嗎？」

——源氏九郎悠然的走向院子，仙崎多十郎的弟子們，已經包圍住他，形成了一個扇形的陣勢。

而且，他的這些徒弟們，也非比尋常，都是武功相當高強者。都是多十郎從佐渡屋處所拿的豐富保鏢費而從全國聘請的。

多十郎將刀擧在眼前，擺出沉穩的姿勢，這是一招很漂亮的招式。

「你有如此的武功，却還成爲佐渡屋奸商的走狗，我想一定是被黃金迷昏了頭。」

九郎嘲笑着。

「拔出劍來吧！你這個傢伙！」

多十郎逼近到他的身旁。

看見他逼過來，九郎退後了約半步，頓時從

白鞘中，拔出了劍來，做了傾斜的招式。

這就是所謂車斬式。

他將右脚退後，把左半身暴露在敵人的面前，劍是水平的拿在後面，似乎想在敵人的眼前隱藏，左半身朝向敵人的刀尖。

當然，這並不是攻擊的招式，而是應變的招式。

這種應變的招式很奇怪。

多十郎只看了一眼。

「啊！」

他幾乎要咬碎了牙齒，在口中叫着。

多十郎是一流的兵法家，他看出了這種車斬的招式，其中藴着神奇無比的秘劍招法。

這到底是那一派劍法？

他全身引起一陣輕微的戰慄，多十郎動也不敢動。

恐怕要同歸於盡了。

多十郎把刀擧起。

九郎絲毫未動。

他像一塊化石般的固定在那兒。

雖然多十郎的門徒們，在周圍將白刃舞着，但是沒有一人敢出手，

因爲他們從多十郎的神態中，已經判斷出這個敵人是不容易擊敗的高手。

「……」

「……」

高擧的招式。

車斬式的招式。

兩道白刃像畫中的景物，牢牢的固定着。

在這樣對峙中。

有兩個門徒，一步步的逼近九郎的背後。

九郎對他們的動作毫不在意。

就在他們二人擧刀砍來的瞬間。

多十郎跳向空中。

「呀！」

劃破深夜的寂靜，從全身集中所有的力量，

發出這一刀。

隨着月光下一閃而過的白光，九郎的白影也翻身而起，飛向了六尺開外的半空中，背後的兩人，均一刀落空。

「噢？」

多十郎在半空中收回了招式，又再揮去一刀。

九郎就在對方第二刀的閃光中，跳至地上，用單手回敬一劍。

這時，他是豪氣千雲。

他用另一隻手，拔出了腰際的劍，向多十郎的胸部刺了過去。

只一瞬間，一切復於寂靜。

九郎紋風不動的站在原來的地點。

他拿着雙劍的架式，顯得非常的怪異。

雙手向左右水平的展開着，劍尖指向天空直立着。

這就是秘劍——鳳蝶劍。

多十郎與九郎決鬥之時。

新道五番町建有各地藩主的別邸，及旗本武士的住宅。這條路上正有一名武士隨從模樣的人，用一條頭巾遮覆着臉孔，口中哼着小調，微露醉態的走着。

越過這條大道，轉進了一條小巷，此人忽然停住了哼着的小調，連步伐也改變了。

他完全變的像另外一個人，將全身的神經緊張戒備着，注意着四周的情勢。

在江戶的地圖上，並沒有將這條巷子列入記載。它是很狹長的窄巷，人們都稱為三丁目谷坡下的巷子，過去曾是一個山谷下的低窪地帶。

這個地方大都住着江戶的下層階級，因此另外有個外號為「鬼坡橫町」，如果幕府的捕快追捕盜賊至此時，也會不再追了，認為毫無希望，而退了回去。

他很快的就走到了一家已快要倒塌的門前，

然後再看看深夜貧民街的動靜，而有所行動。

他以一種極高明的輕功，躍上了屋簷，翻身爬上了屋頂。

沒有發出一點聲響，他靜悄悄的在屋頂上走着，到了一戶從天窗上露出燈火的屋頂上，停了下來，俯身探頭的看着內部。

「在，正是這裏。」

這個男子，在口中說着。

屋裏頭，有一個人靠着牆壁，把一罈酒，放在前面，一隻鐵手發出黑色刺眼的光芒，正端着酒喝着，他就是鬼面佐源太。

在他的面前，一名女子四肢都被捆綁着而倒臥地上。

看來，這名女子像是一個武士的女兒。口中呻吟着：

「噯！噯！」

佐源太看着那名動也不動的美麗女子，自言自語道：

「眞的女人也比不上你漂亮，你這個傢伙。」

「……」

那個被捆者靜止着，像死了一樣，一張潔白的臉孔，只是呆呆的注視着天花板。

「喂！你化裝成習武人家的姑娘，想到那兒去？快說！」

佐源太伸腿把那個人踢了一脚。

那被捆者被踢翻了一個身，衣服散開來，震出了勻稱的小腿。

「中村菊四郎，你一定會說是到藩主的別邸中，做藩主夫人隨從的玩物，而做如此打扮，並且讓你們戲班中的人也有如此想法，但是，我是不會受騙的。」

源佐太這樣說着，又再喝了一杯酒，

在猿若町劇場，戲散場了之後，中村菊四郎從後臺中包着女用頭巾偸偸的打扮成一位小姐而溜了出來。但是，他並不知道，有一個人已經在

跟踪着他。

當他要拐過駒形堂的巷子時，擋住他去路的就是鬼面佐源太。

「中村菊四郎！你想到那兒去？」

聽到這樣的問話，一種直覺的反射性，想把懷中的短劍拔出，但是因爲一髮之差，受到了佐源太的一拳，而倒了下去。

等他醒過來時，已經是躺在這所破屋子裏了。

「我要揭開你的假面具。」

佐源太又乾了一杯，這樣說着，就將杯中的酒向菊四郎的臉上潑了過去。

「喂！菊四郎，給我趕緊老實的說，你是不是與唱小生的妖盜爲同一個人？」

「……」

菊四郎閉着眼睛，似乎停止了呼吸，靜靜的躺着。

實在是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子。

佐源太感覺焦燥不已。

因爲看到了如此妖艶的美姿，這個劍鬼忽然間產生了一股獸慾。

「喂！」

他伸出手，將白磁般的小腿拉了過來。

下意識的將雙肢攏合的更緊，這名旦角終於把頭轉了過來，盯住佐源太說：

「你想幹什麼？」

「用不着像小姑娘一樣的害羞，你能做藩邸女佣或是有錢富婆的玩物，應該也懂的讓和尙或是變態的人滿足他們同性戀的技巧吧！」

「其他的演員我不知道，但是我中村菊四郎是絕對不屑於做此種醜事的。」

「不要再裝模作樣了。」

佐源太忽然把手探進了他的大腿中。

「你這個禽獸！」

菊四郎拼命的掙扎着，而從心底中發出咒駡

聲。

「你是妖精，我是禽獸，不也挺相配嗎？」

對於對方愈激烈的反抗，這着惡鬼的殘忍性，就愈被煽動着。

「哈！哈，你知道這是無法避免的，不要再做無謂的掙扎吧！」

扒在他的身上，喘息着，想將菊四郎的衣服脫光。

此時，在屋頂上的人，把天窗偸偸的打開。

「先生！」

雖然聲音低沉，但却帶着一股嚴厲的口吻。

佐源太像被電擊了一樣，彈了起來，這名不速之客的手中，已垂下來一條繩子，將靠在牆壁上的一把刀，鉤了上去。

「你想幹什麼？」

佐源太驚愕着，想奪回武器，他却以更快的速度，把刀吊了上去。

「先生！不要做的太過份了，不然你會受到報應的。」

這名男子冷笑着，從懷中掏出一支短槍，瞄準着佐源太的胸部說：

「先生，我不知道你是受了誰的指使，你不要把中村菊四郎看成了小生怪盜。」

「你是誰？」

「你想知道嗎？好吧！你先恢復這名紅遍半邊天名星的自由吧！請你快點！因爲天快亮了，同時，我有一個很性急的朋友正在等着。」

佐源太完全受到了控制，他對敵人這種不慌不忙的以槍口對着自己的態度，不得不服從。

菊四郎，恢復自由後，站起身來，男的很冰冷的說道：

「你這個傢伙！趕快躲的遠遠的，不要再妨礙我與這位先生打交道。」

菊四郎，就彎着腰，向屋頂上的人說：

「不知道您的尊姓大名，但是救命之恩，我將永遠記住。」

他道謝完後，卽翻身而逃。

「你敢跳下來嗎？」

佐源太想趁他躍下的空隙，而改變攻守的立場，他這樣吼叫着。

可是，這個男子並不上他的當，他是一個非常小心的人。

「你先轉過身去。」

這個人下着命令。

「等我說好了，你才能轉過身來，不然的話，會出現對你不利的場面，鬼面佐源太先生！」

連我的名字他都知道了。

佐源太全身感到一陣寒意。

這個男子看到佐源太不情願的轉過身後，就如猴子一般的靈敏，跳下來，站在房間的榻榻米上。

幾乎沒有發出一絲聲響，證明了他是一個具有相當武功的人。

佐源太在心中感到無比的憤怒與恥辱，吼叫着：

「說，你是什麼人？」

「我是你要找的人呀！」

這個人微笑着這樣回答他。

「什麼？」

「我就是唱戲的小生妖盜！」

「你想與我鬼面佐源太鬪鬪嗎？」

「開玩笑！我與你鬪，有何利益？因爲你正在拚命的尋找我，所以爲了節省時間，我才自動的跑來找你，可是却剛巧碰到這種難堪的局面，才出手打抱不平的。」

「你怎麼知道這個地方的？」

「你忘了我是幹什麼行業的？」

「喂！小生怪盜！你與佐渡屋勘右衞門有什麼寃仇？」

「我與佐渡屋並沒有什麼仇恨，只是他暗地裏是一個人所不齒的大強盜，白天却在大街上搖搖擺擺的氣勢凌人，令我覺得不高興而已。」

「我想不只是這麼回事吧？」

「我看你也用不着知道的太多。鬼面佐源太，像你這樣武功高強的人，竟還當卑鄙的佐渡屋的走狗，你是不必懂得太多！你現在躲到江戶最下流的貧民街，我看其中一定是有原因的。」

「…………」

「我沒說錯吧！在這所戶子的地下，大概還有秘密的房間吧！」

被猜中的佐源太，全身引起了一陣痙攣。

「我看從佐渡金山偸偸運進的黃金，就藏在這個地下室，再改溶成小顆粒或是小金幣的。」

小生盜賊毫不放鬆的繼續說到：

「你現在帶我到裏頭去看看！」

在根岸里，展開了一場生死激烈的爭鬪之後，經過了一小時左右，源氏九郎悠然的在兩國街上走着。

清晨的天空上，從東邊飄來一朶白雲。

有一名蒙着臉，像工人模樣的人，朝着九郎的方向一步步的走來。

九郎正要擦身而過時，忽然間感到從對方的身上，發出了一股緊張的氣息，於是掉轉過頭去。

對方也正巧回過頭來，就這樣，他們兩人對視着，經過了數秒鐘。

「你是……」

「沒有名字的人。」

「如果沒有名字，你不會有這樣銳敏的感覺。」

「我想不僅沒有名字，而且是不中用的東西！所以想借重先生高強的武功。」

「什麼事？」

「從佐渡秘密送回的幕府公款十貫黃金，在途中消失了五貫，而使負責運送的捕頭須藤彌左衞門切腹自殺。」

「…………」

「你到過須藤家向彌左衞門的女兒說：入山無法看清山，應該站在遠處，才能看清楚山的全貌。」

「…………」

「你已經與這件事產生了牽連，我想拜託你，好事做到底。」

「…………」

「不必顧慮什麼，我希望你能用你高強無比的劍術，殺掉陰謀的魁首，同時其他的黨羽，也不留下一人。」

「幕府的衙門，有評定所也有町奉行所，這些衙門也不會袖手旁觀的吧？」

「所以，我認爲自己是不中用的東西，即使有點辦法，也起不了大的作用，反會壞事！因爲現在敵人的陰謀，已經伸展到幕府的內部裏了。不是一個人或兩個人的力量所能搖動的。」

「你是……。」

源氏九郎凝視着他，以尖銳的語氣問道，

「你是南町奉行遠山左衞門先生嗎？」

「哈哈，我們只不過是擦身而過的行人而已，請你忘掉！但是你必須切記我剛才所拜託你的事。」

這個工人打扮的人，說完即退了一步轉身走開。

他就是廉潔公正的好奉行嗎？

九郎看他在黑暗中消失的背影，恍惚着唸着他剛才所說的話。

「這個陰謀已經深入到幕府的內部了，是眞的嗎？」

這句話的意思，是連居於町奉行如此高地位的人，都無法着手去辦。一定是比他階級高的人，關係到此一事件。

要我殺掉這個人？

九郎感覺到，這並不是能以他的孤劍所能輕易辦到的事情。

不管如何的小心，如是經常站在斷崖上賭生命的人，總是無法在幾十個小時中集中全部的精神，而沒有一絲疏忽的。

小生盜賊，從鬼面佐源太那兒奪了刀而俘虜了對方，但是他沒有想到他這種得意洋洋的擧動，反而使他掉入了陷阱中。

他將短槍，頂住在佐源太的背部說：

「趕快走吧！我不是有時間玩弄手槍的人。」

小生盜賊，認爲自己十之八九得到了成功。

佐源太似乎乖乖的馴服着，走到了隔壁的房間，用鐵肢鈎起了兩塊榻榻米。

在榻榻米下，露出了一道樓梯，從地下透出了燈光，

「我猜的一點也沒錯。」

小生盜賊微笑着說：

「你走前面，一步一步慢慢的走。」

對於他這樣的命令着，佐源太的臉上浮出了一絲的嘲笑，但是小生盜賊並沒有注意到，佐源太一步一步的踏着樓梯走了下去。

小生盜賊跟在他的後面，對於地下室相當大的空間，意外的在心中暗吃一驚。

佐渡屋金山在這兒偸偸的僞造黃金，而暴發成爲江戶最大的錢莊，做這種無本生意，怎麼會不賺錢？

「喂！停下！」

佐源太踏在地板時，小生盜賊從樓梯的中段命令着。

佐源太回過頭來。

「我有話跟你說。」

佐源太這樣說着。

「沒有什麼話好講！」

「不，事情是有商量的餘地。如果你有意，我願意放棄佐渡屋追隨着你。在地下的鑄造所，已經造出的金幣有三萬兩，我不敢說我們二一添做五，你分七成，我分三成即可。」

「你胡說些什麼？你竟如此的看輕我小生盜賊！」

這樣說着，走向下一步的刹那間。

不知道有什麼機關，樓梯忽然搖幌了起來。

「啊！」

小生盜賊差一點被翻到地下，緊抓住樓梯欄杆。

佐源太不讓他有抓住的機會，一隻右手攻擊過去。

小生盜賊看着飛過來的黑影，即開槍射擊。

「混蛋！」

小生盜賊踢着樓梯板，想跳回去。

但是他的身體，只是在半空中飄了一會兒，又向地面墜落下去，這是因爲他踏滑了樓梯板的關係，身體失去平衡。

「畜牲！」

小生盜賊想要爬起時，被佐源太從後頸抓了起來。

「不要做無謂的掙扎！你這個小偷還是認命吧！」

現在完全改變了，佐源太嘲諷着。

覆在臉上的頭巾被拿掉，現出的一張面孔蒼白而陰沉。不但如此。在他一邊的臉上，還烙印着一個「囚」字。

「我聽說你是演小生的盜賊，以爲你是如何俊秀瀟灑的小白臉，沒想到你是個醜鬼，簡直像個妖怪！」

佐源太嘲笑的大聲說着。

他的烙印是在五年前被逮捕，送至佐渡屋金山時，被江戶的奉行所烙印上去的。因爲有着這麼一張難看的面孔，所以在與源氏九郎見面時，他沒有將面具拿下來。

不過，這名盜賊化裝成女子時，爲什麼會變的那麼美麗的面孔呢？

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不管如何，將江戶鬧的滿城風雨的小生盜賊的眞面孔，也不過是如此而已。

「喂！你這個小偷，你說與佐渡屋勘右衞門沒有什麼寃仇，大概不那麼簡單吧？如果你不知道佐渡屋的秘密，你應該無法知道地下室的所在。你趕緊的坦白說出佐渡屋的秘密吧！也許看情形，我會放你一馬。」

「你想從我這兒知道佐渡屋的秘密後，就可以去恐嚇佐渡屋，而大撈一筆，是嗎？」

小生盜賊冷笑着反問。

「好吧！要你這種人坦白的招供，是需要花點時間的，今晚你可以在這兒好好的想一想。」

佐源太這樣說着。

在裏面堆滿了鑄造金銀的機器，當時金銀的製造法是採取淘汰、吹灰、鍍銀、燒金的一貫作業，最後的燒金法就是鑄造金幣的最後一道手續。

利用一個從後藤庄三郎處所取的後藤爐，將一塊塊的金塊放進爐中與食鹽一起燃燒，再除去不純物。然後把銀溶化在鹽水中，做成鹽化銀，以金塊燒成九九・五成份的純金度最高的金幣。

在有三個榻榻米左右的角落中，一名老者睡在那兒。

「起來！」

佐源太踢了他一脚。

慢慢翻身而起的老者，似乎長時間沒有見過陽光，臉孔都腫脹着。

「酒，給我一點酒。」

從蒼白的嘴唇中，老頭子顫抖着說出。

他是在幕府的金幣鑄造所，彼譽爲「名人」的鑄造師傅——又兵衞。

三年前，被偷綁架至此地後，就不准外出一步，而在地下專門的鑄造金幣。又兵衞經過漫長的時間後，除了酒以外，已經不抱着任何希望了，可是他超過了六十歲，身體就愈來愈衰弱，如果多喝了一點酒，就要睡上個兩三天而不能動彈

。

因此，監視又兵衞的人，看到他偷懶不工作時，就不讓他喝酒。

「老頭子，你已經五天沒有工作了，還能給你酒喝嗎？」

「浪人先生，如果你不給我酒喝，我全身無力，就無法工作。拜託！拜託！一杯也好！」

又兵衞雙手合十的跪下祈求着。

「開始工作！我明天替你帶來。還有一件事，在那邊捆綁着一名盜賊，你不能走近他與他講話，或是替他做任何事。」

這樣下着命令後，佐源太郎走開了。

又兵衞茫然的呆了片刻後，站起身來慢慢的走到隔壁房間。

他看到小生盜賊，像是引起點興趣。

「你是小偷嗎？」

這樣問着他。

「你是想來偷金幣的嗎？唉呀！你實在是瞎了眼！在這兒所鑄的金幣，都沒有留下一個。一鑄好，就立刻被抬走了。」

「誰來抬走的？是不是佐渡屋勘右衞門？」

「不，是一些武士們。」

「武士們？」

「對，約有五、六名蒙面武士抬走的。」

雖然被佐源太禁止說話，但是又兵衞有三年之久，從沒有一人與他談過話了。就不管對方是否爲小偷，或是怎麼樣的人，都想和他講講話。

小生盜賊看着又兵衞腫脹的臉孔說：

「你被關到這兒以後，做出了多少的金幣？」

「忘記了！」

「這怎能忘記呢？如果裝在千兩箱中共有多少箱？」

「你問這個幹什麼？」

「我是要看看這個人倒底賺了多少？老先生！你只是要那個浪人拿酒給你喝，你就替他鑄了

幾萬兩的金幣嗎？」

「對呀！我只要有酒才能活，其他什麼都不顧了！」

「看來你最近連酒都不容易喝到了？」

「因爲年紀大了，工作愈來愈吃力而不想做，愈不工作，就愈不給我酒喝。」

小生盜賊看着他愁苦的模樣說：

「我會讓你喝個够的，而且用不着工作。」

「眞的？」

「你先替我解開這條繩子，我們再詳談吧！」

幕府捕頭須藤彌左衞門的女兒八重，在黑暗的寢室中，忽然睜開了雙眼。

這是黎明前短暫的黑暗。

不知道是誰走過了寢室前的走廊。

自從父親自殺了之後，這棟房子顯得異常陰森可怕。

一大半的佣人，早已辭職離開，更沒有客人來拜訪。

也許是因爲這種寂寞，八重的睡眠極不安穩，無論多麼細微的聲音，都會驚醒她的。

好像有人偷偷進來了。

她並沒有聽到聲音，也沒感覺到有動靜，只是一種靈敏的直覺，使她如此確認着。

八重偷偷的起來，拿起了放在身邊的大刀。

她小心翼翼的走在長廊上，當她轉過長廊時，一看呼吸幾乎都要停住了。

在亡父的書房中，有人點着了火。

小偷！

她是一名很有勇氣的習武的姑娘，她拿着大刀，不發出聲響的一步步逼了過去。

偷偷走到了房間門前，做了一個深深呼吸時，從紙門裏，發出了一陣很爽朗的言語：

「請你原諒我的不告而入！」

八重對這種熟悉的聲音，是永遠無法忘懷的

。

源氏九郎，對！日前來訪的白衣男士的聲音，與他是完全一樣的。

紙門在木然站着的八重面前打開了，出現了一個白衣男士。

「你的武功，我上次已經領教過了，我希望在這兒不要再做無謂的爭鬪了。」

「…………」

源氏九郎的左手上，拿着她父親生前的日記。

八重咬着嘴唇，盯住九郎。

「因爲如果我正式的要求看看你父親的遺物，一定會遭到妳的拒絕，所以我就擅自的進來看看。」

九郎微笑着繼續的說：

「你父親是一個誠實的人，一點也不馬虎，不管事情的大小巨細，都記在日記中。可是我想要的秘密，却沒有一絲記載，只有一行字寫着：對幕府的危機，應該以生命來保護他的。」

八重頓時對自己只穿着睡衣感到臉紅，而疏忽了戒備。

同時心緒也很亂。

一瞬間九郎像隻飛鳥般的向八重奔過去。

八重的大刀，立卽被打掉，飛出了很遠。

沒有一點抵抗的餘地，九郎用另外一隻手將八重拉了過來，毫不客氣的將她穿在身上的睡衣拉開。

「對不起！」

九郎如此說着，將她放在榻榻上，露出了像白玉般隆起的胸部，雙手將裙子掩住了她的腿。

可是九郎毫不容情的更進一步，把圍在八重肚兜上的一條白絲巾拉開了。

九郎的目的，就在這個上面。

他以最快的速度，奪過了這條絲巾說：

「就是這個嗎？」

白絲巾中，藏着一個堅硬的東西。

九郎對着倒在床上像白玉一般的裸體蓋上了睡衣。

「請妳原諒我如此粗暴的行爲，我並不是爲了私利而出此下策的。」

八重跳了起來，很快的穿上衣服，喘着氣向九郎叫着：

「受到你這樣的侮辱，等於是我的身體已被你沾污了。八重已經無法嫁給別的男子了，你要殺掉我或是娶我爲妻，必須要在兩者之中，選擇其一。」

源氏九郎對八重的悲叫，並沒有任何回答，而靜靜的坐了下來。

八重因爲害羞及被欺負，而感到痛苦和無比的悲哀，於是俯下身大聲的痛哭着。

九郎只是看了她一眼，表情上並沒有任何的變化，他將那條絲巾撕開，顯出來的是一張用油紙包着的東西。

打開油紙一看，是一張地圖。

九郎看着這張地圖，不由得緊皺着眉頭。

這是江戶城的平面圖，但是只畫着主要的城門、本殿、西殿的構造而已。

到處都用刀與槍的標誌來做記號，並且畫出了秘密的地下道，地下道上做着好幾個黑色的記號。

也許畫着刀與槍的地方，是表示對敵人的攻擊，要在此地防備之意，黑色記號，也許是將軍家要藏身逃走之處。

並且還有更重要的發現。

九郎在圖上畫着吹上御園的角落上，還看到了用紅色畫着一個金幣的記號。

這兒也許是指着幕府的軍用金儲藏地的意思吧！

「八重小姐！」

九郎叫着。

八重停止了嗚咽，翻身坐起，垂着頭。

「讓妳受到這樣大的侮辱，我鄭重的向妳道歉！這實在不是我的本意。因爲對妳父親的切腹自殺，有着很深的關係，同時我也受了南町奉行遠山左衞門尉景元先生的託付，才不得不這樣做。佐渡黃金被遺失了五貫，這並不是一般普通盜賊所能偷取的。妳父親在切腹之前，也許已經知道了，所以才把這張重要而秘密的地圖，叫妳一定要帶在身邊；他是如此告訴妳的吧！」

「…………」

「我請問妳，妳父親除了交待妳這張地圖一定要帶在身上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遺言？」

「…………」

「八重小姐，我是妳的朋友，不是妳的敵人。」

九郎用很嚴肅的聲音緊逼着她。

八重抬頭回答說：

「父親告訴我，等過了他的七七之後，就要我到江戶城去，做將軍家的女佣。」

「這個目的……？」

八重想了一會兒，就毅然的回答：

「是要我調查在畫着金幣的地方，到底藏有多少的黃金。」

「啊！」

「如果沒有的話，就要我立刻去通知遠山景元先生。」

「如果是幕府的軍用資金，應該是在東照權現（德川家康）時代即已埋藏，有兩百年之久，從沒有一個人去動過。你父親爲什麼懷疑這些黃金已經沒有了。」

九郎這樣說着，搖頭沉思着。

當然，八重是不懂他的意思的。

「你不用到江戶城去做女佣了，這個工作由我來擔當。」

九郎說完站起來，把地圖也拿在手中。

「不，不行！」

八重猛搖着頭說：

「你想偷進入千代城，等於去送死的。」

八重不知不覺中，已經對年輕的流浪者關心起來，就如同妻子關心着丈夫。

九郎開朗的笑着說：

「我要做的任何事，都帶着生命的危險，這似乎是我的命運所安排的。所以與其我坐在這兒，還不如乾脆自動的跑到危險的地方去。就是因此喪失了生命，也是有代價的！」

「如果這樣，你叫我怎麼辦？」

「什麼叫妳怎麼辦？」

九郎故意很冷淡的回答：

「因爲我從今夜起，就決定了除你之外，不嫁別人，你就是我的丈夫。」

八重用很冷靜而清楚的口吻說着。

「…………」

九郎只是沉默着看了她一會兒，然後向她行了一鞠躬，轉身走出了走廊。

「源氏九郎先生！」

八重再一次的叫他。

她明明知道，再喊也不會得到對方的回顧，但仍然不死心的叫着。

果然，九郎不發聲響的走開了。

可是八重在心中告訴自己。

這個人一定會再回到我身邊的。

一種堅定的信念，在少女的心中不斷的抱持着。

這個地方，是在本所割下水的侍衞住宅區的一個巷子中。

從早晨就傳出了三弦琴的聲音。

在招牌上寫着「常盤津流琴師阿香。」

住在這一帶是將軍職位較低的侍衞們。因爲他們並不經常有特殊的任務，所以在當時的風俗上，他們常常藉着單身女琴師的住處，做爲他們的聚會所，而打發時間。

如果這名女琴師是年輕而貌美的話，會更加

的熱鬧。

可是，今天不知爲了什麼，竟然沒有一點聲音。

一名口中含着牙籤的武士，走到這兒，拍着大門，但是門鎖着，門動也不動。

「哼！假裝不在家，而把門鎖起來，但是妳也不能封住別人的嘴，而躲在裏面偸漢子。」

這個武士更大聲的叫着：

「琴師！我聽見你們的嬉笑聲了。」

這個武士接着又在口中哼着最近流行的一條情歌。

可是在裏面的情景，並不是想像中做着香艷的把戲。

不錯，有一對男女正對峙的坐着，但是雙方從身上所發出的殺機，却使房間中充滿了緊張的空氣。

男子是蝙蝠半次。

女子是女琴師阿香，其實她是出了名的女扒手夢枕阿仙。

半次一進入房間時，就問道：

「我想知道鬼面佐源太攻擊牧野備前守公主行列的理由。」

阿仙很反感的說：

「你從什麼時候起做了源氏九郎的部下？」

「不要管我做了誰的部下，這是我的自由。」

「當然是你的自由！可是你絕對不能做源氏九郎的部下！你並不是不知道，我受了他那樣大的侮辱，同時你也該知道，我是如何的恨他，你却還跑來問我！」

「唉喲！阿仙我可清楚的很。」

半次嘻皮笑臉的說：

「你說你恨死他了，就是因爲他晚上不肯陪着妳在一塊兒，是不是呢？」

「你胡說什麼？」

阿仙雖然向半次否認着，其實在中仙道的客棧中，沒有騙到源氏九郎上鈎以來，她一天到晚都在唸着源氏九郎英俊的風采。

「不要再裝了，妳的臉孔已經明明的表示出來了，妳還是老老實實的說吧！」

「討厭！」

阿仙把火爐上的水壺，向他丟了過去。

可是半次坐着絲毫未動，只用手將水壺撥掉在地上。

鬼面佐源太不知爲什麼組織了浪人，而攻擊着公主的行列，半次認爲阿仙一定知道內情，因此想叫阿仙說出，以便報告源氏九郎。

「好！你那麼想要我說出理由，可以！我們看看誰贏誰輸，再做決定。」

終於阿仙這樣說着：

「我同意。」

半次馬上答應了。

此時，在兩個人的中間，擺着一個碗及骰子。

「只做一次，分出勝負。」

「好，誰當莊？」

「你吧！」

「好！」

半次坐好，把上衣脫下，在他的上半身，刺着正在飛翔的一隻野雁。

半次拿起骰子，在口中唸唸有辭，然後將它丟進了碗中，再倒扣着碗。

飛快的動作及漂亮的手法，正表示着他是一個技巧高妙的郎中。

半次看着阿仙說：

「你要賭單或是雙？」

「單！」

半次把碗掀了起來。

阿仙雖然在嘴中咒罵着，可是她的表情看來還是愉快的。

「我贏了，你趕快說吧！」

半次穿上了衣服，端正的坐着，並催促着說

着。

阿仙揚起頭，目光凝視着遠方。

「佐源太只是擾亂了行列，再向放着佐渡黃金的長櫃中丟進火藥而已。實際上法渡的黃金從一開始，就只放了五貫在長櫃中。」

「什麼？竟有這種事？可是捕頭須藤彌左衞門從佐渡那兒點收時，的確是十貫啊！」

「這就是陰謀所在！佐渡奉行將一半的黃金，以石頭代替，因爲外表是由油紙包着，所以無法看出。可是，如果這樣運至江戶，不是會露出破綻嗎？於是就叫佐源太帶着浪人，在半途中攻擊，佐源太在長櫃中丟進火藥，長櫃被打翻時，包紙都被燃燒，黃金與石頭掉在地上。十貫的黃金，一下子變成五貫，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嗎？」

「眞的？」

半次呆住了。

這是意想不到的事。

鬼面佐源太爲了拷問小生盜賊，拉起了地下室的暗門時。

一瞬間。

一種直覺在腦中閃過。

他感到情況有些不對勁。

這個傢伙一定跑了。

他急忙跑下樓梯，看到了地下室角落中，大樑柱上捆着小生盜賊的繩子，已經掉落了。

「這個該死的東西！」

佐源太咬牙切齒的罵着。

無論行動如何敏捷的盜賊，也是無法一人可掙脫掉他如此的捆綁法的。

將繩子撿起，看到是用銳利刀子切斷的。佐源太就懷疑着其中有問題。

是不是他呢？

跑近內間，知道了自己的預感是對的。

因爲老者也消失的無影無踪了。

「又兵衞這個老傢伙被他騙走了！」

佐源太的身上，冒出一陣陣的冷汗。

佐源太並不是替佐渡屋來看守這個秘密的地下室的，他是受了幕府中一名地位相當高人的命令，而來防衞着這個地下室。

如果讓又兵衞逃走的話，佐源太必須負起責任，也許他會死！

「該死的小生盜賊！」

佐源太又罵了一句，像陣旋風般的衝出外面。

鬼坡巷子的後面一帶，都開着一些以武士藩邸的佣人爲對象的酒館。

又兵衞一定在其中的一家喝酒的。

佐源太的看法並沒有錯。

當他到了第二家時，看到了在大廳堂的角落裏，又兵衞正四脚朝天的躺在那兒，鼾聲如雷。

佐源太走進去，就朝着侍者說：

「趕快提一大桶水過來。」

將一大桶水向又兵衞的臉上倒去，這時又兵衞才慢慢的醒了過來。

抓住了他的後頸，拖出了店門，就叫着：

「小生盜賊，逃到那兒去了？」

又兵衞醉眼朦朧的不知在口中模糊的說些什麼，人又倒了下去。

佐源太忍住了想殺掉他的衝動，又將又兵衞丟進了地下室，再衝出來，去尋找小生盜賊的去向。

當時，住在江戶城內院的女眷和六百名女佣，在一年四季中所穿的衣裳，都是由「大丸服裝店」所一手承辦的。

每個月，在江戶城的內院，都會派出一個地位高的女總管，到大丸店去選擇式樣，再將式樣裝進兩個長櫃中帶回去，讓女佣們來挑選的。

不管處於任何時代，女人對美麗的衣服，就是爭先恐後的。挑選自己所喜愛的。

每一次，女總管從大丸店帶回服裝式樣時，

女佣們都以無比興奮的心情期待着。

這一天也是一樣。

女總管松江到大丸去的時侯，這些女佣們碰面所講的事，都是與此有關。

當太陽已向西山隱退時，一個行列靜靜的通過了防下御門。

在這兩個長櫃中，應該是裝滿了夏天各式各樣的衣裳，絲、綢、錦、緞，花色齊全。

這個行列前後，都有武士守衛着，而空着印有大丸服裝店水紋的一名生意人在後頭跟着。

這個人化裝爲大丸店的掌櫃，他正是蝙蝠半次。

行列通過了御裏御門而到達了御切御門。

從這兒再過去，就到了內院的關門七口。

到這兒來做生意的人，都只能停留在七口處，而在此接受內院各房的訂貨，或是轉送訂貨。

只有大丸店的掌櫃，有跟着長櫃進入內院的特權，用爲他要在女佣面前展示衣服，向她們做各種說明。

「唉！謝謝你。」

從內院出來的男佣人抬着長櫃進去，半次像個生意人般向着看門的武士招呼着，也跟着進入。

一個被社會衆人看輕的小偷，竟能够進入江戶城的最內院，這是多麼荒唐的一件事，相信連釋迦牟尼也是無法預料的。

自出生以來，第一次進入個男子禁入的世界，空氣中到處瀰漫女性的脂粉香味，半次立即吸入一大口。

這個長櫃，轉過了好幾處，抬進了一間黝黑的房間中，半次想要再跟進去時——

「你不要進去了，外面等着吧！」

這名女總管對着半次說。

這個房間是將軍的衣服間。

預備在明晨將這些服裝式樣，讓將軍夫人先過目。

將軍夫人挑選好式樣，才將剩下的讓女佣們去選。

依照以往的慣例，大丸服裝店的掌櫃，必須在隔壁的房間整夜不眠，看守着這些衣服。

坐在隔壁房間的半次，差不多有兩小時之久，動也不能動。

在這其間只有一名女佣進來過，在蠟燭臺點燃了燭火之後，又無聲無息的退了出去，房間四週是靜悄悄的，一點聲音也沒有。

聽說有六百名女佣，但看起來却如一座鬼城，是那麼的陰森，使人感覺可怕而顫抖。

半次放鬆着心情，而將痲痺的雙腿伸直，用手輕輕按摩着；這時，隔壁的紙門忽然被拉開了。

走來的是源氏九郎優雅的白衣身影。

他是躲在長櫃中，被偸運進來的，這種冒險，是遠山左衞門尉景元助了他一臂之力，而使大丸服裝的老板屈服，不得不同意如此做。

「我看差不多了吧！半次。」

露出潔白牙齒而微笑着的九郎，很悠閒自在的站在那兒。

「是，大概！……」

半次雖然立即站起，但表情中仍然極度不安的說：

「大概沒有問題吧？我看這個地方，實在是大了點。」

「對！的確是太大了，約有十萬坪的面積。」

九郎心靜氣和的回答。

不久之後，九郎與半次，已經站在吹上御園，高大叢生的樹林間了。

半次說的話，是一點兒也不誇張。

「實在廣大，似乎是一個大原野。」

從樹林中找着了一條彎彎曲曲的道路，從這兒可以通到一座小丘陵。

站在丘陵上往前看，有一座大的池塘，水中映着天上的星斗，除了夜風在水面上吹着，掀起了一陣陣的漣漪。其他到處却是靜靜的。

也許是爲了維持將軍家的威嚴，而不得不擁有如此廣大的庭院，但這的確是很奢侈的事情。

九郎在心中如此感歎着。

江戶約有八成的市民，都是住在五個榻榻米大的長棟住宅裏。

有一句俗語：「起來的時候，是半個榻榻米，躺下去的時候，是一個榻榻米。」這句話是形容，住在十萬坪大房子裏面的人之起居，也只需一個榻榻米就够了。

同樣是生爲人，爲什麼貧富的差距，是如此之大呢？

九郎在很中產生了一種不平的憤怒。

「看那個地方，半次！」

「是！」

半次看着九郎所指的地點，那兒似乎建立了一所神殿，屋頂上正停着幾隻貓頭鷹。

「就是那個嗎？」

「對！裏面就是供着東照權現（德川家康）」

九郎從八重身上奪獲的地圖上，有一處是用紅筆畫着一個金幣，那個地點就是現在他所指的地方。

「我們去吧！」

九郎馬上判定，那座神殿中有着存放軍用資金的倉庫。

通過了竹林的坡道，呈現出一片白沙鋪地的院落。

跨越這個院子，裏面就是神殿的所在地。

「你在這兒等着吧！」

九郎指着一座碑坊，叫他在下面等着，自己獨自走向了神殿。

半次約等了十分鐘之久。

他感到不安與焦躁，就站起來，隨着九郎的

身後，移進了神殿，並且偷偷的踏上了石隔。

就在這時。

不知道設有什麼機關，石階忽然發出了「嗶嗶」的金屬聲，劃破了深夜的靜寂。

處處小心，步步爲營的九郎，早就知道有機關等待着他，因此越過了石階而進入內部，可是半次却沒有如此敏銳的警覺，所以誤觸機關。

「不好了——！」

半次低聲的叫着，想要跑開，但已經來不及了。

在江戶宮內，有許多警衞及秘諜看守着御院，他們宿於佣人的房間。

「什麼人？」

武士們高喊着，他們聽到警鈴聲，一下子全由房中衝了出來。

等到九郎從神殿後面跑出來時，院中的衞士們保經逼近了。

「半次！」

「眞沒有臉見你！」

「你會不會游泳？」

「我從小是在木更津的海邊長大的，是一個擅長游泳者。」

「好，你立即向西邊一直跑過去，跳進城溝中逃回去，向南町奉行報告說，在軍用資金的倉庫中，沒有留下一塊或半毛的金幣，只有二十個人頭鬼丟在那兒。」

「是，我一定會傳到的。」

半次轉身像一陣旋風般的衝了出去。

九郎從石階上跳至白沙石上，迎接着衝過來的一大羣黑影。

大約距離三公尺左右，他們停了下來，一名領頭者，拔出刀命令着：

「不要讓他們逃了一個！」

看來，他是內宮守備的指揮者。

對於偷進城內的盜賊，照規定是要逮捕活口；但是還沒看清楚，就下着命令要抓活口，這是

什麼原因呢？

九郎如此懷疑着，

他知道這些守衛們，是在幕府上有相當職位的，他們一定是由陰謀的魁首所統率着的爪牙。

如果是這樣，都是一些爲虎作倀的東西，一定要毫不留情將他們殺光，九郎就下了此種決心。

已經沒有必要用劍鞘來寬大的對付敵人了。

敵人不是一羣普通的武士，他們都曾潛入各地藩主的屬地，探查藩主的動向。

九郎一步一步的踏出去。

在下一瞬間，沒有人看見九郎拔出劍來，却只見最前面的指揮者，發出痛苦的慘叫聲，而倒下去。

九郎左右雙手，各拿着大小兩柄劍，擺出鳳蝶劍的架勢，看着敵人慢慢倒下。

約有十七八個黑影，將他團團圍住，各自選擇自己最有力的地點，拿出了刀，漸漸的縮短了包圍圈。

一面縮短着包圍圈，一面向右邊移動，這些武士們持有的陣法。

這個陣法必然是相當厲害。

殺人時，武士們不說一句話，這是他們的規矩。

周圍的攻擊者，幾乎是同時的舉起刀刃攻了上來。

他已經沒有閃躲的餘地了。

他將身體轉動着，像蝴蝶在空中飛翔一般，大小二劍的尖鋒，高高的舉在空中而交叉着。

一瞬間，正面的敵人與背後的敵人，都將自己的刀向九郎的胸口刺進去。

九郎就對着左右的敵人，揮下了雙劍。

「唉喲！」

「啊唷！」

周圍敵人的刀都掉落在地上，因爲他們的手腕全被九郎斬掉了。

九郎面無表情的，恢復了剛才鳳蝶劍的架勢。

「接下來是誰要送命，還是從沒有父母，也沒有子女的人，先來吧！」

他很輕鬆而驕傲的說着。

一個接一個的，在星光下飛濺着血液，而陸續的躺下。

廝殺的現場，已從吹上御園，轉移到了西廂御殿的壺庭院中。

雖然兇猛的殺氣，瀰漫在深夜的空間，但却沒有發出一絲聲音，只是影子纏着影子，飛躍對着飛躍，肉體碰撞着肉體而搏鬪着。

無論廝殺的多麼激烈，一切是靜悄悄，連軀體倒在地上的時候，也沒有發出多大的聲音。

因此，在內殿中睡覺的女佣們，沒有一個人驚醒。

只是棲息在橋桁上的鳥聲，被這股騰騰的殺氣嚇壞了，而紛紛飛走，發出了沙沙的聲音而已。

當九郎轉到宮庭時，他的雙劍，已吸了八個人的頭血。

對方並不是普通的武士，就是戰到最後一人也不會逃走的。

如果再開殺戒，一定會遭到天譴的。

這樣想着的九郎，忽然像一隻飛鳥，從地面向半空中飛去。

像長了翅膀一樣，跳開了約十數尺左右，在一間房屋頂上停了下來，又如一陣旋風般，進入了一道長廊。

不要讓他跑了。

武士們沒有發出聲音，只很兇猛的在後面追着。

九郎好像早已清楚了內殿的建築構造，跑過了金網燈籠所透出燈光的長廊後，他在轉彎處忽然的失踪了。

守夜的女佣，提着燈籠走到轉彎處時，嚇了一跳，看見了這羣追趕的人。

「妳有沒有看見白衣的盜賊？」

女佣全身顫抖着，猛搖着頭。

追趕的人為難着。

如果他們鳴了警鐘，而叫醒女佣時，整個內殿都會騷動不已；並且只會引起無謂的混亂，而讓這個行動敏捷的怪賊，有偷出宮的機會。

他們想包圍着整個內殿，等到天亮時再去搜查之外，似乎也沒有其他的良策了。

可是，他會躲在那一個房間裏呢？

負有江戶宮警衞責任的人，總不能袖手旁觀，等候着天亮，因為會受到上方的斥責，而遭至無法預料的結果。

整個內殿完全是一片寂靜，這個盜賊似乎完全消失了，靜的使人產生懼意，而讓人不敢輕易的動彈。

江戶城的內宮，是充滿着神秘的世界。

就像一座富士山一樣，以將軍夫人為頂峯，下面有總管、副總管、妃子、坊主（女尼）、小書童、幼婢、粗婢、下女，如此的階級是有一定的順序的。

女總管的職位，相當於幕府宰相的位置，也即是現在所謂的大臣，有着十萬石的薪俸。

在妃子中有些是將軍的寵妾，有些不是。前者稱為幸妃，後者稱為清妃。

當然，幸妃也分成若干等級，而有著不同的待遇。

如果將軍逝世時，幸妃就必須各自拿着一個將軍的牌位，而遷移到芝山上的御邸（俗稱比丘尼邸），靜靜的度過後半生。

歷代的將軍，各有六個幸妃，最多的是第十二代的將軍家齊，有二十一個幸妃。

當然她們的房間，式樣大致是相同的。

源氏九郎，就偷潛入一個幸妃房間的屏風背後，躲藏在那兒。

這個房間，非常寬敞，又隔着上、中、下三個小房間，另外還有化粧室與衣服室等房間。

源氏九郎是在上房裏。

在房間的中央，擺着一塊六摺的屏風，裏頭舖着鮮艷花樣的寢具。

九郎看見一名守夜的女佣進來，搖醒侍候在旁的老嫗：

「聽說是盜賊偷進來了，請我們內殿中的人不要害怕，要多加小心，這是守衞內院的武士所交待的。」

九郎聽的一清二楚。

「這可不得了，我要去看看公主怎麼樣了？」

老嫗害怕着站起身來，

九郎不能再猶豫了。

他從屏風後跑出，像陣旋風般鑽進了寢具中。

躺在裏面的人，一剎間醒過來，想驚叫時，嘴巴已經被掩住了。

他用手與腳，將那柔軟的四肢壓的不能動彈。

溫暖的棉被中，飄出來一名年輕女子的香味。

「請妳不要說話，我並不是為妳才闖進來的，因為我要逃避敵人的追踪，而偶然發現到這個躲避的場所，請妳原諒，如果妳乖乖的不動，我是絕對不會動妳一根汗毛的。」

九郎低聲說着，露出了微笑。

女子的嘴，被九郎的手掩住後，受到了一陣強烈的驚愕，兩個眼睛瞪的大大的，但不知為了什麼，忽然把眼睛閉起來，就自動的將身體偎依到九郎的身邊。

九郎放開了手，自己也吃了一驚。

這是怎麼囘事？

對這個意外的發生，九郎不得不感到是天意

的安排。

因爲這個女子，正是牧野備前守的女兒——安香。

九郎聽說過，她是爲了要嫁給下一代的將軍西丸大納言。她在出嫁之前，應該對內宮的規矩，有所熟悉的關係，因此到江戶宮來，學習一切的禮儀規範。

可是，九郎已經在板井田宿的客棧中，拜訪過了這位十八歲姑娘的寢室。

「是妳呀！」

九郎用很開朗的表情說着，

這時，中房的紙門拉開了。

一陣衣服的唏嗦聲，從屏風外面接近了。

「公主！」

老嫗用很低的聲音，這樣叫着，

安香張開了眼睛，回答道：

「什麼事？」

「啊！你醒來了！」

「是啊！」

「已經快到五點鐘了，再過一刻鐘後，就可起身了。」

從牧野備前守處即隨侍而來的老嫗，很溫柔的說着，又退了出去。

「謝謝妳！」

九郎向安香道謝着。

安香再度的閉起眼睛，問道：

「爲什麼要偸進宮內來呢？」

在她的心中不知不覺中認爲：

大概是想來看看我的。

自從那個晚上以來，她無時無刻不在懷念着九郎雄偉的英姿，思慕之心，一直不能退去，並且感到一陣陣的刺痛。

安香第一次嚐到了戀愛的滋味。

現在這個人却像如夢中一般出現，而且是一同擁被而眠，雖然是不得已而採取的手段，但他

是躲躺在床上，擁抱着自己，這正是夢寐難求的事，如今一旦實現高興之餘，是決不願輕易放過的；一個十八歲的少女，有着如此異樣的心情，渴望着獲得愛情的果實，所以變的很大膽的緊靠過去。

九郎也想到這一輩子，恐怕再也沒有機會碰到如此高雅美麗的少女，因此也無法輕易放開安香。

對於安香要將全身，都奉獻給他的微妙反應，九郎實在有點無法克制住自己。

可是，他不能像脫韁之馬，任性奔馳。

九郎在心中喊着。

安香的命運，在不久的將來，會變成天下第一夫人的。

九郎想到此處，就警覺的將自己的身體退開。

「妳是不知道的，我到江戶宮來，是來調查在軍用的倉庫中，有沒有軍用資金的存在。」

意外的，安香竟回答道：

「這個事情我很清楚。」

「什麼？妳會知道？」

「……」

安香在想着該如何的回答。

「如果妳能告訴我，我將感激不盡。」

「軍用金有沒有藏在金庫中呢？」

「沒有！」

「……」

安香就喘着氣說：

「我能說出眞象嗎？」

她用很悲戚的聲音，表示出心中的痛苦。

這是一個很突然的自白。

「……？」

九郎皺起了眉頭，看着安香修長的睫毛下，流出了一顆顆晶瑩的淚，滑過了白皙的臉龐，掉落在榻榻米上。

「我知道全部的眞象，是一種可怕的陰謀，

可是我實在不能說出來。」

聽到這句話的一瞬間。

九郎腦中過去所掩蓋住的一團陰影，頓時被一陣風吹散了，一切事情的來龍去脈，他忽然的完全明白了。

原來如此。

九郎點了點頭，想立即爬起身來，

但是，安香本能的抱住了九郎不放：

「拜託！你帶我逃走吧！」

「很遺憾，到現在爲止，我想一個人如何的偸出去，都傷盡了腦筋；如果再帶妳逃走，連萬一的機會也沒有了。」

九郎以痛苦的眼光，注視着滿含淚水的安香。

「如果是這樣……。」

安香深深的喘了一口氣說：

「請你給我留下一點懷念。」

「什麼懷念？」

「是……是這樣的。」

安香摒除了所有的羞恥心，很勇敢的說道：

「請你取去我的貞操吧！」

兩頂轎子經過了根岸里，轉進了御行松的路旁，走到了一座豪華構造如宮殿式的巨宅門前。

從前頂轎子中走出的，是佐渡屋勘右衞門。

「已經到了，中村先生，你終於肯接受了我的邀請，阿根一定會很高興，她做夢也不會想到的。」

佐渡屋很高興也很有禮貌的掀開了轎簾。

坐在裏面的是紮着紫色頭巾，穿着艷麗女人衣裳的紅旦角——中村菊四郞。

佐渡屋是應京都寵妾阿根再三的要求，邀請中村菊四郞到家中來坐，因此他前往中村屋子好幾趟，才達到了目的。

從轎中走出，而穿上了放在轎前草履的動作，實在是比女人的動作，更加的嫵媚動人。

「阿根，在不在？」

佐渡屋在玄關上，大聲叫着，但不知爲了什麼，也沒有回音。

前一天已告訴過她，今天上午會帶客人回來，所以應該沒有出去的理由。

「阿根，你怎麼搞的？」

佐渡屋看了樓下的每一個房間，就懷疑着。

「請你先在這個房間休息一下好嗎？」

他將中村菊四郞，帶進了一間很高雅的房間，然後跑上了二樓，他大吃一驚，呆住了。

阿根全身赤裸着，雙手被捆綁在背後，口中塞着一條毛巾，被推倒在榻榻米上。

「怎麼了？阿根！」

佐溫屋立即跑過去，這時躲在屏風後的人，用刀鞘向他的小腿掃了過來。

「唉喲！」

他悲叫着，翻了一個筋斗，倒在地上。

「你要幹什麼？」

佐渡屋用盡全力爬起身來，看到對面站着的竟是鬼面佐源太，他不禁氣得面孔通紅的叫罵着。

這個有着鐵肢的浪人，正是佐渡屋所僱的私人保鏢。

「你想做什麼？」

佐源太冷笑着說：

「佐渡屋，你把我鬼面佐源太看成什麼人了！我可不是一個普通的保鏢。」

「你說什麼？」

「嘿嘿，你告訴我是幕府的一名高官位的人拜託你，在鬼坡巷的破屋地下室中鑄造金幣，我一直也是如此相信着，但是我現在已看出了你的狐狸尾巴了。」

佐渡屋看到佐源太郞那股凶狠的樣子，不禁全身成到無比的恐怖。

「是你私人把軍用金吞沒了一半，對吧！」

「不，並沒有這回事。」

佐溫屋猛搖着頭，否認說：

「不錯，我老做了這種事，也賺到了錢，可是大部份的軍用金，是被運到另一個地方去了，現在也還是放在那兒的。」

「如果是軍用金，應該運到江戶宮內，收到軍資倉庫中，爲什麼會送到別的地方去？你已經到了這步田地，還想欺騙我嗎？」

「不，我沒有騙你，軍用金搬到別的地方，是有原因的。」

「你說出原因來吧！」

「不，這不能說的。」

「爲什麼不能說？」

「這事關係太大了，會惹起天下大亂的。」

「好，我不問了，不過你要老實的告訴我，軍用資金是運到什麼地方去了？」

「不知道！」

佐渡屋還是拚命的搖頭。

「不會不知道的。」

「我可以向神發誓，我眞的不知道。」

「哼！我知道用什麼辦法能叫你坦白的說出來的。」

佐源太像一隻貓抓到了老鼠，殘忍的把玩着一般，慢吞吞的逼近了一步。

就在這一瞬間。

佐渡屋拔出了藏在懷中的短槍，向他射了一槍。

射到了佐源太黑而發亮的鐵肢上，發出了尖銳的反響聲，而又彈了回來。

「混蛋！」

佐源太未料到對方竟然會用手槍射擊自己，使他失去了鎭定的態度。

「該死的東西！」

他向着佐渡屋的正面，一劍揮了過去。

臉孔被斬成兩片，佐渡屋的頭上冒出了鮮血，像噴泉一樣，血液濺到牆上、天花板上、紙門上。

佐源太看着倒下的屍體，現出一股厭惡的表情，突然間背後傳來了低沉的聲音：

「你太衝動了，佐源太先生！」

「什麼？」

佐源太轉過身，瞠目結舌的愕然着。

因爲氣條悠閒的中村菊四郎，正坐在那兒。

「你這個傢伙！」

「哈哈哈！你懂了嗎！先生，上一次眞是受到了你的照顧。」

菊四郎將帶在頭上的頭巾摘下來，再用手在美麗的面孔上壓着。

巧妙的面具，一下子揭開了。

露出來的是小生盜賊蒼白而陰森的臉孔，在一邊的臉上還烙印着一個囚字。

黃昏時分，滿天一片殘紅。

在愛宕山的大名小巷中，一個藩主的行列，向青山方向走着。

這是牧野備前守的行列。

在路上的行人，如此談論着。

「她的女兒要嫁給西丸大納言，下一個宰相，一定會輪到他的，生下了美麗的女兒，平步青雲是很容易的。」

「像你這樣，生下四個醜陋的女兒，恐怕要受苦受窮一輩子了。」

「什麼？像我？你不要胡說八道，我年輕時在附近一帶，也曾是少女們的偶像哪！」

「做夢！你也配！」

羣衆們如此的在路邊笑鬧着，看着行列的通過，有一個穿着白衣的身影。沒有發出一點聲響的追隨着行列。

不久，行列進入一座比丘尼邸。

上面也曾經提過的：

將軍逝世之後，他的愛妾，就要拿着木牌，進入庵中，過着帶髮修行的尼姑生涯，社會上一般人稱此宅邸爲比丘尼邸。

目前在這座宅邸中，只有一名叫做阿葉的艷麗中年女子，一個人孤單單的住着。

原先在行列後面跟從着源氏九郎，現在坐在對面一家茶舘中。

在這一帶有很多的寺廟，這附近的茶舘，都是供衆人瞻仰膜拜寺廟之餘，在此喝茶休息而設立的。

夜幕已漸低垂，茶舘面前的燈籠，已經點燃了。

源氏九郎對着下女端送過來的茶，喝了一口之後，忽然覺得在他背後的屏風後面有人躱藏着。

他慢慢的把斗笠拉了下來：

「不用躱了，我看你還是出來吧！」

果然，從屏風後面出現了一個覆着和尙頭巾的男子。

「先生，是你呀！」

小生盜賊站出來了。

九郎的視線注視着對面比丘尼邸的大門：

「我看你也對這座宅邸感到興趣吧！」

「先生，你不也是一樣嗎？」

「對！似乎我們的目的一致，你爲什麼會注意到這座宅邸呢？」

「先生！」

小生盜賊將聲音變的更低沉的說：

「你認不認識一名鬼面佐源太的人？」

「是不是佐渡屋所泰養的那條走狗？」

「這條走狗已經把佐渡屋殺死了。」

「……」

「我那時正好化粧成中村菊四劍到佐度屋家中，我躱過了佐源太的一刀，而從死者的懷中搶到了一本雜記帳册逃了出來的。」

「那本帳册上記載着比丘尼邸的事嗎？」

「對！每一個月，有三或四次到這座宅邸來，存放金幣，所以我認爲這座宅邸有問題才跑來的。」

「剛剛行列不是進去過了嗎？」

「對！是牧野備前守的行列。」

「我就是跟蹤這個行列才到這兒來的。」

「眞的？」

「我現在正預備進去，你要怎麼辦？」九郎問。

「算我陪伴你好了。」四郎答。

「說不定會演出流血的慘劇哪！」

「雖然我不喜歡，但是在一旁看着總可以吧！」

在比丘尼邸的白色書房中，

一位約三十剛出頭的服喪的女子，與牧野備前守對坐着。

前將軍的愛妾阿葉，似乎專等着藩主的到達，與奮之情洋溢在白皙的面孔上：

「怎麼樣了？備前守？」

「一切都照計劃進行。」

「安香是很少見的美女，大納言看了一定會一見鍾情的，哈哈哈！備前守先生，不久你將會成爲最有權勢的人了。」

阿葉很妖媚的笑着。

「我看還需要一段時間準備。」

備前守並沒有露出微笑，很嚴肅的說着。

「不，趕快進行吧！我已無法再等待了，女人一過了三十，就像一朶即將枯萎的花朶，容貌會逐漸衰退，再等個五年的話，我想你一定會遺棄我的。」

阿葉如此說着，就靠近去，握着備前守的手。

備前守將她拉過來，抱着說：

「有了妳，我們的計劃，保證一定會成功的。」

阿葉已經不願再談此事，而將整個身子倒在備前守的身上。

阿葉從裙擺中伸出了晶瑩而雪白的雙腿，備

前守的手貪婪的上頭撫摸着，也不停的向上游動着。

就在這齣戲將要上演時候——

「你們兩人的談話我全都聽見了。」

忽然間，這個聲音從門口傳了過來。

備前守與阿葉，驚訝的像彈簧般的跳了起來而分開。

「唉！……隔牆有耳，你們太粗心了，備前守！」

「什麼東西，如此大膽！」

備前守拿起了掛在牆上的長矛，用力的向天花板上一次又一次的刺上去。

「你刺這兒，我就往那兒跑，你還是看清楚再刺吧。」

被嘲笑而訝異着的備前守，全身氣的發抖。

「來人哪！來人哪！有賊啊！」

備前守如此大聲的吼叫着。

不一會兒，全宅邸中引起了一陣騷動。

「阿葉，快到裏面去。」

備前守將長矛拿在身邊，用另一隻手扶着面色變的蒼白並且顫抖着的阿葉，跑到最裏面的一間房中。

當他們進入房中時。

在上座上正坐着一個白衣白面的浪人。

這名白衣男子微笑着：

「不必客氣，你們兩個奸夫淫婦靠近來吧！我源氏九郎可將你們引度到黃泉中去。」

備前守全身燃起了憤怒的火花，舉起了長矛。

「你想殺掉我嗎？」

源氏九郎慢吞吞的站起身來說：

「備前守，你還是認命吧！我找到這兒，是經過了一段時間，眞沒料到江戶城內的軍用資金以及從佐渡金山送回的一半公用金，竟會流落到比丘尼邸來，這兒的確是一處絕妙的藏金所在，不過，紙是包不住火的，最後一定會有漏洞，而

將使你全面的崩潰，一個人的智慧到底有限，你想對吧？備前守！」

備前守只是兇猛的叫着：

「呀——」

將長矛刺了過去。

九郎閃過身，將長矛很輕易的打落，很嚴厲的責罵：

「備前守！你爲了個人的私慾。竟想犧牲自己養的女兒，你還配爲人之父嗎？」

就在這時，外面也喧嚷起來了。

家臣們揮着刀大聲喊殺，大羣的衝了過來。

濺血陳屋的悲劇，即將由九郎揭開序幕。

阿葉身上首先出現一道血光，倒了下去。

「備前守！你已經無處可逃了，我就讓你有切腹自殺的時間吧！」

如此說着，九郎即從容的步向廣場。

他擺出武器在下段的架勢。

再向橫跨了三步。

一刹那間。

「到西天去吧！」

背後的攻擊者這樣叫着，長矛刺過來。

可是九郎並沒有回頭，只是輕輕的一揮，就將長矛切成兩段。

接着兩名武士從左右雙方逼過來時。

九郎的雙手中大小二劍，擺出了奇妙的鳳蝶劍招式。

如果這兩名武士，有着高超武術的話，應該可以看出在這優美的姿勢中，藏有可怕的祕劍功夫。

終於，很悲哀的，他們無法看清，他們認爲這只不過是花拳繡腿的招式而已，所以一起舉刀攻過來。

頓時，兩名武士生命結束了。

一個人倒在紙門上，另一人却衝倒的院落中。

九郎的雙手，還是在胸前交叉着，架勢一點兒也沒變。

「混蛋！」

「裝什麼蒜……。」

有兩名武士又衝了過來。

九郎的雙劍，似乎在等待着這個時刻的到來，在半空中像飛燕般的一閃。

一個人的咽喉，如噴泉般的噴出了鮮血。

另一個人的肩上挨了一刀，轟然一聲的倒下。

九郎跳開了約三丈遠，飛落到草圃中停下，仍然將雙劍水平的交叉在那兒。

追趕的人們，將他包圍着，但是對於這位年輕人深不可測的劍法，已經感到了十分可怕。

九郎靜靜的看着周圍的敵人說：

「我對於堆積如山的屍體，是絕不會感到難過的，遺憾的很，你們沒有一人能出來阻止這種無謂的犧牲。」

衆人沉默着。

九郎將鋒尖向天的雙劍，往下滑落了一點。

這明明是一個故意顯出的破綻。

終於，一名武士用盡了全身的力量，大叫着衝過去。

當他知道後悔時，已經太遲了，在他的身上，已經感到了一陣如火燒般的痛楚。

「沒有人喊停手嗎？」

九郎凜然的叫着：

「沒有人喊停手的話，那麼我就要大開殺戒了。」

這句話音還沒消失，九郎已變成了一個飛躍自如的魔鬼。

雙劍閃閃發光的晃動着。

只聽全場哀叫聲，連續不斷，一個接一個的倒下去，眞是慘不忍睹。

等到九郎停止飛躍時，週圍的敵人，已經沒有一個人是站着的人。

就在此時，戰況平息了。

小生盜賊從一棟建築物的背後跑了過來。

他對於躺在地下的衆多屍體，絲毫不顧，用很興奮的聲音叫着：

「先生！軍用黃金有了。」

他繼續的喊着：

「差不多有六十萬兩！」

九郎並不感到意外，只是輕輕的點着頭。

然後，他凝視着小生盜賊說：

「你裝扮成小生盜賊，眞是太妙了。」

小生盜賊並不說話，只是微笑着看着九郎。

「小生盜賊！其實是南町奉行遠山左衞門尉景元先生的心腹子，幕府第一的名捕頭小六左近，這是你的眞實身份，我早已知道了。」

於是小生盜賊說道：

「早被你識破了。」

「在五年前，幕府的軍用金從江戶城內遺失後，你就自己打扮成盜賊，故意被奉行守逮捕送到佐渡金山去，經過了一陣調查後，發現到幕府的重臣正做着一項可怕的陰謀，你就於五年後，再度的裝扮成小生盜賊，出現在江戶繼續的追查，終於發現了陰謀魁首是牧野備前守，對嗎？」

「對！」

小生盜賊深深的點着頭，並表示由衷的佩服。

「眞是辛苦你了。」

「不，彼此，彼此。」

兩人併肩再度走進了裏面的房間。

不錯，充滿野心的牧野備前守，在失敗之後，知道無處可逃時，眞是很勇敢的自盡了。

九郎看見此種情景表示要走了。當小六佐進要求他等一會，因爲遠山景元先生馬上會到此地時，九郎拒絕道：

「我的工作已到此完結了。」

說完，即走出了比丘尼邸。

他獨自在黑暗的路上走着，在這名孤獨流浪

者的眼前，浮現出的是一張寂寞無比的白皙面孔。

她就是備前守的女兒——安香。

是深夜中的幻象浮出來，又消失掉，九郎唯有深深的嘆息着，繼續孤獨的向前走着。

輕歌妙舞之夜

「唉！醉了！」靠在椅把上，是一位還沒有到三十歲的年輕藩主，他的名字叫做井上河內守，吐出滿口酒臭。

他的先祖阿部大藏大輔定吉，在侍候德川家康的祖父清康時，被公認為是精忠無二的家臣。

不幸，他的孩子彌七，因為發瘋而殺掉了清康，定吉就慚愧的自己決意要斷絕子嗣。

可是，定吉的愛妾偷偷的懷孕，而秘密生下了一個孩子，寄養在井上半右衞門的武士家長大，這個孩子叫做主計頭正成，侍候着第二代將軍秀忠，終於被提拔成為藩主。

他就是現在的井上河內守。

他已經在遠州兵松，領了六萬石的俸祿，在三百名諸侯中，生活中是較為富裕的。

河內守在十八歲時就成了家，而做到了寺社奉行的地位。

河內守生下來脾氣暴燥，而且非常的任性，尤其是近三年來，經常沉溺於酒色，使他週圍的人，感到焦慮不安。

今宵也是如此。他的任性又表現出來了。

他忽然想到：

「我們去遊河吧！」

家臣們立即說道：

「今天是中元的盂蘭盆日，所以還是不要出去的好。」

可是，他一點也不聽勸告：

「沒有關係，如果幕府的人問到：就說井上家有在河裏超度衆生的習慣。」

說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向大河划出了畫舫。

隨着河內守出遊的，是上野寬永寺的和尚日念，及一名日念所帶來的京都女子——小夜。

日念遠自異地到寺社奉行來巴結河內守，是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

日念有時會帶來些使人想不到的意外禮物，令比較有心的家臣們，感到不安及懷疑。

今天的禮物，是叫做小夜的京都女子。

她的面貌充滿着古典美，輕盈的體態，及粉嫩的皮膚，誘惑着河內守想入非非。

「吱——吱——」

畫舫在河中游動着，發出了單調的划槳聲。

「我醉了！日念！」

河內守說着，醉眼朦朧的注視小夜白皙的面龐。

「小夜姑娘！你替藩主按摩好嗎？」

日念這樣叫着，但是小夜只是低着頭，動也不動。

以不擅飲酒爲藉口，小夜拒絕陪藩主喝酒，看來她是一個意志很堅定的女人。

「好！妳似乎是很討厭我。」

「不，因爲今天是母親的冥日，所以請原諒我……。」

此時，侍候在外邊的家臣，引起了一陣騷動聲。

日念打開紙門一看。

「哇！好漂亮！」

一隻隻點着燈火的小舟，泛流在河上。

這種小舟，型式窄小，製造如龍般的形狀，而且在上頭有着美麗的裝飾物。

這是在這個時代的風俗。

一到中元的盂蘭盆節，有錢的商人們，在河邊搭了一個小棚子，名爲招魂攤，在裏面排擺着死者的牌位，而向河裏供拜着，有的還做着此種美麗的招魂船，放在河上，逐波而流。

能夠放招魂船的人，是相當有錢的人才能做到的，一次要花上相當可觀的黃金，才能達到非

常風光的境地。

這些招魂船引起了河內守的注意。

他看着在河流上飄動着的招魂船，忽然向着小夜說：

「小夜！怎麼樣？妳想不想爲妳死去的母親放一艘招魂船？」

「當然想！」

「好吧！那麼你去撿一艘來給我看看，我叫日念去定做。」

河內守這樣說着。

小夜大吃一驚，看着河內守。

「哈哈哈……你游過去，撿起一艘來吧！」

「藩主！……」

日念也吃驚着想插嘴，他看到河內守的臉色完全變了樣，露出狠毒的表情，不禁全身發抖着。

「小夜！趕快去撿！」

「我沒有辦法！」

小夜全身顫抖着，向後退。

一瞬間，河內守推翻了桌子，向小夜衝過去。

河內守雖然貴爲藩主，但是也學過了直心影流的武功，可以說在武藝上有相當的造詣。

「請原諒我吧！」

小夜悲叫着想躲開，但被河內守抓住了，用他的小劍將她的衣服割成了兩截。

「唉喲！」

小夜驚駭着，她的衣服，一剎那間被剝的一絲不掛。

「藩主！請你住手！原諒她吧！」

雖然日念哀求着，但是河內守並不理會，命令着赤裸身子的小夜說：

「小夜！立即游過去！撿回一艘招魂船回來！」

「藩主！你這樣太過份了。」

日念提高聲音，責備着他。

於是河內守殘忍的笑着說：

「日念：我早就看穿了你向我巴結的陰謀了。」

日念愕然的，臉色完全變了。

「我看還是你先跳下河去吧！」

河內守用刀尖指着日念的鼻間說着。

一種靈敏的反射性，日念想往河中跳。

「找死！」

河內守大叫一聲，向着日念的背後砍了一刀。

「啊唷！」

鮮血飛濺下，日念的雙手，像要抓住什麼似的，在半空中恍蕩着，整個身子，掉入河中，掀起了一陣水花。

河內守回過頭來，向着小夜說：

「小夜！這次輪到妳了。」

蝙蝠半次以槳，代替了三弦琴聲，哼着歌，搖着槳，朝河中划着。

他是坐在名爲豬牙的小船中，通過了汐溜橋下，划到大河中，想至堀川去。

雖然是在夜晚中，也可以看出一個身着白衣的清雅姿態之人，仰臥在船頭上。

源氏九郎看着在薄雲中，偶然露出的月亮，專心的在欣賞着。

這個孤獨的年輕流浪者，看到天地的自然之美，有莫大的感觸，自己似乎到了忘我的境界，沒有思想，忘掉一切。

他連放在胸部前的劍鞘重量，都不感覺到，將自己完全融化在河上的月色與夜景中。

豬牙小舟，在大河中徐徐而行。

突然，九郎翻身起來。

「半次！」

「是！」

「好像有人投河了。」

「什麼？在那兒？」

半次立即看着四週，九郎指道：

「好像是在那艘美麗的畫舫中跳下去的。」

「眞的嗎？」

「我想大概是不會錯的。」

「大約是粗心大意掉下去的，如果是一名年輕的女子，我一定會跟着跳下去，將她救起！」

「你是不是懷疑畫舫內爲什麼沒有人喊出聲？」

「對！除非是被人推下去的話。」

「你猜對了！」

「眞的是被推下去的嗎？」

「半次！趕快划過去吧！」

「好！」

半次用力的划槳，急急的將船靠近。

畫舫似乎要逃亡一般，也朝着對岸快速的划着。

九郎的視線，注視着月光所照射着的水面上，忽然把竹桿子插了下去。

從黑暗的河中，像水藻一樣浮出了一堆黑黑的頭髮。

「唉！不錯！是一位年輕的女子，救上來了，眞是謝天謝地。」

半次將船頭轉過來，靠在船舷，抓起了這堆黑髮。

拉起來，一邊叫着：

「唉喲！這麼重！」

站起身來，用力拉起了這個女子只有一塊紅布濕嗒嗒的黏住赤裸的身體，九郎很快的用一床被單將她裹住，然後說：

「趕快划走！半次！」

「爲什麼？」

「好像那艘畫舫看見我們救起了這名女子。」

「這有什麼關係呢？」

「他會追究的。」

「你不是可以將他們全部打入水中嗎？」

「因爲我們還不清楚，到底誰是誰非。」

「先生！這還用得着說，將如此年輕美麗的女子，剝開衣服，赤裸的推入河中，對方一定是壞人。」

半次這樣說着，拼命的開始划船。

「如果是你的話，大概一定捨不得吧！」

「呵！呵！先生，你猜對了！」

在這條路上，有許多攤子排列着，藉着商店房子的走廊做着小生意，一直到天亮也不停歇，眞是通宵達旦爲生活而忙碌。

多天賣着燙熱的燒酒，夏天賣着冰鎭過的冷酒，一直要到清晨，天色大亮了，才收拾起攤子。

今天，就在天亮的前一刻鐘。

忽然間，整夜做着生意的攤子上，走來了一個人，坐下來說道：

「給我一杯酒！」

「是！」

老板在燈火下，看了顧客一眼，不禁愕然的嚇了一大跳。

如果這個世界上有鬼的話，這名浪人的面孔，眞如鬼一樣的陰森，眼神中露出可怕的凶光。

不但如此。

使老板最害怕的，是浪人放在攤子案上發出黑色光亮的鐵肢。

看來鬼面佐源太還在江戶城中徬徨着。

對老板拿出來的酒，一口氣就喝光了，說：

「嗯！酒味很不錯！」

「是的，許多客人都是一連喝上好幾杯。」

「再給我一杯！」

「好！第二杯要不要替你燙一下？」

「不用，冷的也好。」

第二杯也一口氣的喝乾，佐源太郎默默的離開了。

「唉！你還沒付酒錢哪！」

老板立即跑到外頭來追問着佐源太：

「可憐！可憐我這個老頭子，做這個小本生意，不要開玩笑吧！」

佐源太回過頭來，冷冷看着老板，突然暴出了一道凶狠的眼光說：

「用這一刀付你的酒錢吧！」

說着，即拔出刀來，向他的身上揮過去。

這一刀，無疑的老板會一命嗚呼的。

事實却出人意料，揮刀的佐源太呆住了。

他原本十分自信揮去的一刀，可以殺掉路邊攤的老板，但却毫髮未傷。

他的刀只在半空中幌了一下，却落空了。

這位老者，已經跳開到兩丈開外。

事情還不是如此簡單。

在鐵肢上，竟被鈎住了一根繩子，並且是一直線的緊拉着。

「想不到你竟是一名幕府的捕快！」

佐源太勃然大怒。

老者將繩子一段段的收回，同時逼進着說：

「你大概聽過阿玉池的名捕快燕子騰兵衞吧！像你這種殺人不眨眼的畜牲，我是日日夜夜的等着你。」

他如此說着。

想不到會失手。

在心中如此叫着的佐源太，將凶刀亂揮亂砍。

一個要捉人，一個要逃命，僵持了很短暫時間。

捕繩竟被割成了兩段。

但是，不讓他有乘隙而逃的機會，從騰兵衞手中的另一條繩子像蛇一樣的飛出，牢牢纏住了佐源太的脖子。

「嗚！嗚！」

佐源太被緊勒得快要斷氣似的，難以忍受的卽將倒下。

恰好在這時，源氏九郎叫蝙蝠半次，扛着面無生氣原來裸身女子，也來到了這個交叉路口。

「奇怪！」

九郎在朦朧的月光下看着：

「那不是鬼面佐源太嗎？」

「對呀！」

半次把扛在肩頭的女子，往上挪了一下說：

「這個傢伙，終於眞的被捕快抓住了。」

用捕繩套住了佐源太的頸子，阿玉池的捕快，將繩子愈拉愈近，同時一邊吹着響笛？

「嗶！嗶！」

佐源太已被藤兵衛的繩子雙重的捆着，臉上露出了痛苦無比的表情而踉蹌着。

「九郎先生！我們還是趕快離開吧！」

半次扛着女子，因此怕被幕府的捕快們瞧見懷疑，而會招致麻煩，所以催着九郎趕快走。

「你把這女子，扛到山谷中的淨明寺去。」

「你要幹什麼？」

「我與這個劍鬼還有一些事沒了，你到對面的交叉道去，那兒有一頂轎子在等着。」

「好！」

半次拼命的跑過去。

九郎不知想什麼，偷偷的逼進到藤兵衛後面，抬手點了藤兵衛的穴道，使得藤兵衛無法動彈。

佐源太倒在地下後，翻身坐起，喘着氣。

九郎很快的把藤兵衛拖進了攤位後面，向着鬼面佐源太嘲罵着說：

「怎麼在陰溝裏翻了船呢！」

佐源太踉蹌着站起，喘着氣說：

「源氏九郎，沒想到你竟會救了我的命。」

這時，帶着數名手下的捕頭，從大路上奔了過來。

「裝做沒事的樣子，我們慢慢走！」

九郎靠近佐源太的耳朵小聲的說着。

兩人慢慢的走開。

這名捕頭向他的部下們，小聲的命令着，然後擋住了他二人的去路說：

「對不起！」

他用很懷疑的眼光看着二人。

「剛才在這兒發生了什麼事？」

「咦？有什麼事發生呢？」

九郎故意的裝着傻。

「你們說沒有發生什麼事嗎？」

「至少我們走到此地時，只有月光照耀着地面。」

「眞的嗎？」

「對任何事都會存着懷疑，是你們一種職業性的習慣，我們不會見怪的。」

「可是，我們剛剛聽見了捕快所鳴的警笛聲。」

「狗在狂吠着，烏鴉也在嘎嘎的叫着，我們聽到的聲音，只是這些而已。」

這名捕頭，雖然對着白衣與黑衣的兩名流浪者，存着很大的懷疑，但是也找不出逮捕他們的罪狀。

而且從他們的外表看來，也不是容易逮捕的對手。

對如此悠閒走過的二人，捕頭只好嘆息着離開。

「喂！你爲何要救我？」

佐源太走着，一邊用很不客氣的口吻問着九郎，似乎在責怪他的救命是多此一舉的。

「我想在今夜，你能成爲我的部下。」

「什麼？」

「怎麼樣？做我的部下，如何！」

「胡說八道！」

佐源太憤怒的停下脚步，盯住九郎說：

「如果要成爲你的部下，寧願鐵鎚把我打碎，源氏九郎，我們再來做一次決鬪吧！」

佐源太殺氣騰騰的向着九郎。

九郎鎮定的回過頭來，看着佐源太說：

「如果你輸了，你只要在今晚聽命於我，好吧！」

「不能勝過你，鬼面佐源太就向閻羅殿報到。」

他很驕傲的對着九郎回答。

兩人誰也不再說一句話。

併肩走着，到了山門與圍牆都倒塌的一座古寺廟中。

四野都是靜悄悄的。

可是在他們後面約二十步的距離，有一個影子，沒有發出一絲聲響跟蹤着。

其實，此人在佐源太被藤兵衞的鈎繩鈎住時，他正居高臨下，看着下邊的景情。

他像一隻黑色的猫頭鷹一般，蹲在屋頂上。

雖然他的打扮，像個生意人，用毛巾蒙着面孔，他看見九郎與佐源太離開了現場，立即躍過了屋頂，身形輕巧的跟蹤着。

想要看清他們二人落脚的地方。

當看到九郎與佐源太將決鬥時，他立即跳至地下，躲進了山廟的門後。

九郎與佐源太，在一座廢棄的殘破鐘樓下對峙着。

彼此的距離約有二丈左右。

決鬪在一瞬就要開始了。

雖然雙方都還沒有拔出刀來，但是全身的神經都爲了決鬪而戒備著。

對九郎來說，佐源太這個強敵並不是可以輕易對付得了的。

尤其是佐源太對此次的決鬪，已經拿出了生命來做賭注，一個人最可怕的是已經對生命沒有一絲顧慮，運用著毫無雜念的劍法，如此，佐源太是一個不輸於九郎的高強劍手。

躲在石燈籠背後偸看的男子，看到他們這種

尖銳的對峙，也跟著緊張不敢喘氣，而凝視著情勢的發展。

「無明刀！來吧！」

像要誇示著捨身求死的決心，佐源太這樣叫著，把刀拔出。

這時，九郎忽然的像滑水一樣，退了數尺，可是，他還是沒有拔劍。

「怎麼了？」

佐源太對九郎的不還手，感到奇怪。

九郎很低聲而清楚的說：

「你先動手吧！」

「什麼？」

佐源太看穿了九郎想要對付他的劍法。

那是居合劍法，九郎在月光下微笑着。

佐源太的劍法，並不是從武術館中基本的劍術所學習的，他在與生俱有的天賦上，經過實地與人比鬪後，而磨練出來的劍法，可以說是殺了無數人之後，而領悟到了一種極可怕的劍術。

佐源太認爲自己知道了九郎想採用的居合劍法，在劍鞘中即可決定勝負了。相信在拔劍的工夫上，是一點也不會輸給九郎的。

九郎明知道佐源太已看穿了，但還是決定使用居合劍法，也許是在其中另外隱藏着一種奧妙。

佐源太一步一步的靠近來。

九郎絲毫不動的等着。

天上的月光，也似乎感染了地面的殺氣騰騰而暗淡下來，

「到底誰會贏呢？」

躲在石燈籠背後的男子，在心中想着。

他已經沒有在旁看戲的心情了，自己也像捲入了漩渦中，心臟緊張的跳動着。

佐源太更接近了。

九郎還是不動。

「源氏九郎，準備好！」

這是即將猛攻的一種預告。

也是捨身求生所發出可怕的聲音。

九郎還是在月光下開朗的笑着。

時間在他們對峙下，過得很快。突然間。

「嘿！」

聲音衝破靜寂的夜空，佐源太從地上飛跳起來。

他捨身凶猛的攻擊，與九郎閃躲的動作，都如風馳電掣般的旋轉着。

「唉喲！」

偸窺者閉上眼睛，輕微喊出聲音的一瞬間。決鬪的兩人，已經再恢復到原來的靜止狀態。

不同的是，九郎的劍，高高的擧在半空中。佐源太還是不變的，擺出刀擧在近眼的架勢。

九郎慢慢的把劍收回來。

這個時刻稀奇的事發生了。

佐源太的腰帶，發出撕裂聲，斷裂成好幾截，而掉在地上。他的衣服散開了。

「好！」

偸窺者的嘴中，不自覺的暗暗喝釆著。

「鬼面佐源太，如何？」

聽到九郎鎭定而清朗的聲音，佐源太不禁全身無力的坐在地下說：

「砍了我的頭吧！源氏九郎。」

九郎很明朗的笑著說：

「我們不是說好了，你輸了，要成爲我的部下的嗎？」

「做爲你的下屬，有何用處？」

「今夜，我要成爲一個小偸，闖入一座藩邸，你就做爲我的部下好了。」

井上河內守正成，殺掉了上野寛永寺的和尚日念，又將京都女子小夜推落到河中後，已經回到藩邸來了。

他對週圍的人，非常不高興，不管大小事都

發著脾氣而咒罵著。

在深更半夜時，侍女們聽到了河內守做著惡夢，驚叫著，起碼有三次以上。

河內守是被日念的寃魂纏繞著而做惡夢的。快要天亮時，似乎河內守惡夢未醒。

「日念！你還想挨一刀嗎？」

這樣叫著，河內守跳起來，拿起了掛在壁上的刀揮了過去。

侍女打開紙門，並不知道藩主還留於夢的狀態中，看到他可怕猙獰的面孔，不禁驚嚇著逃開。

河內守好像變成了瘋子一樣，亂揮著刀在半空中砍落了許多的東西。

這樣胡亂砍了一陣之後。

他精疲力盡的喘息著坐下來。

他在江戶的輔臣佐邊宗佐衞門。此時，大步的走進來：

「主公！你怎麼了？」

他瞪大眼睛這樣問著，

「沒有什麼！」

河內守發出細小聲音，搖著頭說，

「沒有什麼？你把房間砍成這個樣子，是什麼原因？」

「……」

「主公，你昨夜在畫舫上殺掉寛永寺的和尚日念，如果你這樣亂施暴力的行爲讓幕府知道了，怎麼辦？」

「宗佐！你知道日念存有什麼目的，才如此巴結我？」

「不知道！」

「他認爲我知道寛永寺的秘密，才接近我的。」

「秘密？……」

「有什麼秘密？」

宗佐衞門雙眼睜大著懷疑的說：

「這我也不能告訴你，是先父叫我絕對不能

洩露出去的秘密，並且在寬永寺中，也只有一品親王才知道這回事。」

聽到此言的宗佐衞門，不知想著什麼，突然的衝過來，奪下了河內守手中的刀，再將他打倒在塌塌米上。

「你要做什麼？」

河內守震驚著，要翻身起來，但是雙手却立即的被反捆在背後。

宗佐衞門竟然叫著說：

「來人哪！藩主發瘋了！」

河內守掙扎著叫罵道：

「宗佐，我一點兒也沒瘋，你才是發瘋了。」

宗佐衞門，並不理睬河內守的咒罵，等到其他家臣與侍女們紛紛跑進來時，河內守的嘴巴，已經被塞住了一塊布，全身被捆綁著。

「大家聽著，我們的主公，近來脾氣暴躁的已經太過份了，譬如大家都知道的，昨夜他殺掉了寬永寺的和尚之後，看來變成瘋子了，這眞是井上家門的最大不幸。同時這件事不能讓幕府知道，因爲井上家過去有一位祖先，也曾因爲發瘋而殺掉了大將軍的祖父清康公。如果現在又讓將軍家知道我們主公發瘋的話，井上家一定會馬上被殺掉的，到那時，我們大夥該怎麼辦？因此，我們這一些人，誰也不能把此秘密向外透露。」

大家認爲宗佐所說的話，相當有道理。

「因此，我們主公染上了不治之症，除了偷偷建蓋一所地下室，將他關在裏面外，別無良策。」

宗佐衞門這樣說著。

河內守雖然滿面通紅的憤怒掙扎著，但是一點辦法也別有。

所謂武士的藩邸。

是一千石的俸祿，及五十公尺平方的宅邸，兩千石的俸祿，及七十公尺平方的宅邸，一萬石

的俸祿，及九十公尺平方的宅邸。如此規定的格式，所以食祿愈大，他藩邸的構造也愈大。

在藩邸中，從宰相以下，到一般的家臣，都須按照各自的身份，住在所謂的御長屋中。

佣人們或是管倉庫的，都住在有玄關的寬大房子中，所謂御長屋是圍繞著藩主本邸的一連串的二層樓房子。

所以，不熟悉的人進來時，對於藩邸的廣大，感到無限驚訝。

這樣大的房子，眞的一時還找不到出路呢！

今夜源氏九郎與鬼面佐源太，就偷偷闖入了這十萬石俸祿的藩主宅邸中。

天似乎快亮了，月光逐隱，天際透出了一道白色的曙光。

天眞快亮了嗎？

可是在圍牆裏的豪華藩邸，還是一片黑暗。

「喂！源氏九郎，這是誰的藩邸？」

佐源太已經問過了好幾次。

「井上河內守的藩邸。」

九郎到這兒才開始正式的告訴他。

「什麼目地呢？如此偷偷摸摸的行爲。」

「我自己也還沒弄清楚。」

「什麼？竟有這麼糊塗的事情！」

「不錯，可是我這個人最懂得如何揭開秘密，我看其中蘊藏着一種秘密，它的影響是很大的。」

「不要賣關子，坦白的說出來吧！」

「今夜你是我的部下，你只有聽命而已。」

九郎走在前面，越過了一座廣場。

從後面追隨的佐源太：

「這個地方實在太大了。」

如此埋怨著，繼續說道：

「雖然貴爲藩主，但是住在這麼大的巨宅中，實在是很不公平的，江戶的居民大都是住在三坪至五坪大的地方而已啊！」

在庭院中央，有一座假山，山下有一座很大

的魚池。

這兒看起來眞是非常美麗幽雅。

九郎與佐源太朝著本邸走著。

走到假山旁，突然間在他們的面前，出現了拿著六尺長棍的兩名守夜者。

「咦？你們是誰？」

兩人要揮出棍子時，佐源太像一陣風吹起，衝到他們的身邊。

「不要殺掉他們。」

如果沒有九郎的阻止，兩條生命，恐怕早已完蛋了。

佐源太用刀背將兩人打昏在地上。

九郎就靠近說：

「這大概是你第一次拔出刀而沒有殺人吧！」

佐源太很生氣的回答：

「我是爲了使這把刀有染血的機會才帶著的。」

「我要拜託你的是，你站在這兒大聲喊叫，將房中的人都吵醒起來。」

「什麼？你要我大叫？」

「對！你這樣叫著：『你們大夥聽著：井上河內守發覺了天下的大秘密，你們的主人和家臣要趕快的向世間公開。」

「這樣叫，會有什麼結果？」

「藩邸中所有的武士，都會帶著刀，向你殺過來。」

「那麼我就一個一個的殺掉他們嗎？」

「不，你只要認清那一個是指揮者，看著這個人的態度，而伺機逃走，最好不要殺掉任何人。」

「恐怕不容易吧！我要保護自己，怎能任人衝殺呢？」

「我看你有那把魔劍，不管如何的被困，你想逃開，並沒有什麼困難！」

「那你要幹什麼？」

「我嘛！」

九郎在凌晨的一股清涼空氣中，微笑着說：

「我想看看最裏面女人們睡覺的房間。」

雖然，這一座建築物非常龐大，但是九郎却來去自如。

源氏九郎找到了目的地，像一個影子般不發出一點聲響，在塌塌米的走廊上偸偸的走著。

通過了女佣的房間，即將進入到藩邸夫人的休息室，這已是藩邸的最裏間了。

這個房間大概是藩主夫人或是女兒所住的地方。

九郎早已知道井上河內守藩主是沒有正妻的。

可是這兒住著一女子，九郎就是爲了她而偸闖進來的。

在長長的走廊上，到處都掛著金網燈籠，透出了明亮的燈光。

夜晚守衞的侍女，走到此地時，九郎已經消失了。

九郎跑進了一個黑暗的房中站著，這個房間大概是佣人侍候主人時，而在外頭等待用的房間。

從另外一個似乎是妃子的房間，飄來了陣陣脂粉香味。

九郎朝紙門走着，好像感到有了什麼動靜，在黑暗中忽然的微微一笑，他偸偸的拉開紙門。

一刹那間，眼前影子一閃，一個像劍一般的東西飛了過來。

他的耳際傳過了一聲輕微的尖銳聲，九郎身形一躍，感到了對方的功夫，不是一般女子所能有的。

如果不是九郎，隔着紙門早已感到對方有動靜的話，恐怕早就被偸襲而砍掉腦袋了。

刀尖從耳際揮過，似乎感覺到一塊冰冷的東西觸到耳朵，他雖藝高膽大，也心頭一驚。

對方的兵刃，是一把長柄大刀。

一個穿着白睡衣的女子，像幽靈般的站在黑暗中。

「美妙的一招！」

九郎用很冷靜的聲音說着。

這時，進入院中的鬼面佐源太，也已經大叫起來：

「我來告訴井上河內守，你們大夥聽著：天下最大的秘密，已經被人發覺了，你們的主人與家臣們，立即的將秘密向世間公開吧！」

因爲他是練過武術的人，聲音特別洪亮，在靜寂的夜空，向四面八方擴散着。

藩邸立即引起了一陣譁然。

不被聲音驚動的，只有在這兒對峙着的九郎與穿着睡衣的女子而已。

「……」

「……」

經過數秒鐘的對峙之後，九郎踏出了第一步。

「看刀！」

隨着丹田發出的聲音，第二招又飛到九郎頭上了。

一瞬間，九郎白色的身軀似乎潛入了塌塌米中。

眞奇怪，攻擊九郎的女子，也不得不張大眼睛在黑暗中尋找着。

因爲九郎已滑退到十數尺的後方。

不但如此，他還以悠閒的姿態，迅速的動作，點燃了在身邊的燈籠。

一片紅色的光，頓時照耀了整個房間。

在燈光中，浮現出的一個絕色女子的美艷姿態，使九郎看了不禁讚嘆道：

「眞美！」

瓜子型的臉龐，雖然面色蒼白，但仍掩不住美麗。

尤其是那雙大大的眼睛，不但魅人而且澄清

無比。

她體內一定流着正統貴族的血液，所以才能有如此高雅的氣質與美麗。

聽着有無數的人，越過院子的吵雜聲，九郎微笑着說：

「我早就聽說過藩邸中，住着一位不知從何處飛來的神秘仙女，原來就是妳。」

九郎如此說着，這位美女看到九郎俊美的姿態，半吃驚半懷疑著，立刻又生氣的說：

「再接我一刀！」

低聲叫着，傾出左半身，將刀柄朝下，再把刀刃向天空做了所謂半圓弧的招式。

這是攻擊兼防禦的招式。

九郎微笑着躍進一步說：

「我有一個請求！如果妳輸了，你要聽勝者的命令。」

她這時踏出右脚，彎下左臂，將大刀又揮了過了，做爲對於九郎的回答。

九郎又輕易的閃開。

「再來一刀！」

美女將落空的怨恨，完全放在這小小的聲音上，把全身的怒氣，放在一連串的攻擊上。

她似乎要從正面攻過去，却忽然的一轉身，將大刀像飛燕般的砍過來，再很快的抽回去，實在是令九郎連喘息的空隙也沒有。

九郎像一隻鳳蝶般，不停的穿梭着，終於抓住了對方的破綻，猛然間，欺身過去，朝她的右手重重一拍。

長柄大刀，頓時掉在塌塌米上。

但是這位美女並不害怕，立即從胸中抽出短劍，向九郎刺過來。

如果被攻擊者不是有深奧武功的強手，一定無法躲過她這迅疾致命的一招。

短劍又被打落在塌塌米上。

美女立即全身無力的坐下來。

「你殺了我吧！」

冷靜的說著，將眼睛閉起。

「我不是說過了，輸了要服從勝者的命令嗎？」

「……」

「也許我是來救妳出去的人哪！」

「……」

「其實我早已受到有身份人的拜託，要我從井上河內守的藩邸中，救出住在裏面的美佐代姑娘。剛巧我今晚很偶然的救起從井上河內守畫舫中，掉入河裏的女子，她是被剝光衣服而讓人推下河裏去的，因此這其中一定有著隱情，所以我就到這兒來，想看看妳，妳會不會成為我的同志，目前還不清楚，但是我可以發誓，我絕對不會成為妳的敵人。」

說完後，九郎就靜靜的聽著外邊的動靜。

聽起來，佐源太是將那一大羣追趕著的敵人，漸漸的引開到藩邸的外圍了。

九郎認為佐源太幹的很好。

忽然間九郎感到美佐代一股強烈的視線，注視着自己，於是他也就將眼光轉移到對方美麗的面孔上。

美佐代雖然仰頭看着九郎，但是在表情上，却無法掩飾住她孤獨無依的神色。

「怎麼樣呢？」

九郎用着細小的問聲。

一直看著九郎的美佐代，忽然的低下頭。她的脖子細白而勻稱，充滿著貴族女性的高貴氣質。

「隨便你好了，請你帶我走吧！」

美佐代低聲的這樣說著。

劍鬼正如九郎所預料的一樣，不會做白白的犧牲。

佐源太像一隻蝙蝠一樣，跳上井上河內守藩邸的高牆上，說：

「唉呀！已經殺掉幾個了。」

他擦拭著染滿血跡的刀劍，說完就跑走了。

藩邸中還有叫聲、怒罵聲及追趕聲，但都距離佐源太越來越遠了。

跑到一條完全沒有人影很窄的小巷中，佐源太進入了路旁的一個小土地廟裏。

佐源太立即倒下躺著，他感覺全身疲憊不堪，似乎連動一根指頭，亦覺得無力似的。

源氏九郎要我大喊，不知是何用意？

雖然這種懷疑，在他腦中盤旋著，但是也很快就被睡魔帶走了。

大地現出了曙光，黎明即將來臨。

在薄薄的晨霧中，走過來兩個人影。

源氏九郎與美佐代，

佐源太藩邸的人都已被誘至一邊，使他們能很輕易的脫身。

「天快亮了！」

九郎對美佐代很親切的說著。

「是啊！快天亮了！」

美佐代望着一片乳白色的天空。

「人在如此靜寂的世界中走著，就會想到為何人與人之間不能和平相處呢？」

九郎如此說著。

美佐代深深的點著頭，表示也有同感。

看來這位美麗的少女，已被九郎具有的奇妙魅力完全的吸引住了。

兩人經過了阿彌陀堂前，悠閒的走著。

走過了淺草人行道，轉入了一條巷子，巷道的兩旁都是一排髒兮兮的低矮而簡陋的房子。

住在這一帶的大都是跑江湖賣狗皮膏藥之類的下三流人物，其中一家的門口，吊著一塊木板招牌，寫著：

「女梳髮家」

老板名叫須摩，原來是風塵女子，曾在深川酒館中擔任過女侍工作。

讓須摩梳過的頭髮，可以保持長久的時間，

而不會變型或散亂，例如除夕夜梳的頭髮，等到初五、初七，也還是完好如初，由此可見她的技巧眞高明。

因此，不但是風塵女子喜歡到他這兒來照顧生意，就是連一些高級武士的夫人們，也常派佣人來接她到府邸中替她們梳髮。並且，如果稍不如須摩意的話，她可以端起架子不去的。

須摩是個高頭大馬的女人，但是她的丈夫朝吉，却是像十二、三歲小孩一樣矮小的男人，所謂的跳蚤丈夫，就是形容他。同時兩人的脾氣，非常暴躁，從早到晚都爭吵不已。

連鄰居們都覺得，如果有一天沒有聽見他們的打罵聲，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似的。

今天早晨，也不例外。

一陣打破碗盤的聲音，緊接着是丈夫朝吉的咒罵聲：

「你這個賤骨頭，如果我害怕老婆眞像跳蚤的話，就不會住到這個破爛的貧民窟來了。」

「胡說什麼？一個月沒有賺到幾個銅板，却想偷偷的跑到吉原的青樓去玩姑娘，你還是個什麼好東西！」

「好好！哼！不知道當初是誰要求過：即使一輩子不賺一分錢也沒關係，只要我不找你麻煩就可以了。」

「那個時候，是因爲我太高大了，沒有人願意娶我、理我，我只有找一個矮小男人了。正巧看到你站在厨房的壁櫥上，喘着氣，才半開玩笑似的向你招呼一聲。」

朝吉是一個手藝相當好的木匠，曾建蓋了深川第一流的酒店——「御增屋」。就在那時，看上了須摩。

他唯一的缺點，是喜歡喝酒，經常因爲酒醉而不去工作，却與太太爭吵不已。

「你說什麼？在壁櫥上喘氣？你竟敢把丈夫看成一隻小老鼠？」

「一天到晚像老鼠一樣的喝著酒，我看你的

名字乾脆改爲酒吉好了。」

「你說什麼？」

朝吉拿著一柄掃巴，衝了過去，但是一下子被女人從後面抓住了脖子，舉在空中。

小男人在半空中掙扎著，須摩抓着他向前走，笑著：

「你用陰溝裏的水浪洗臉吧！」

說著，就要將他向陰溝中丢去。

這齣鬧劇上演，正緊張的時候。

須摩突然叫著說：

「唉喲！是你呀！」

須摩立即鬆手，而掉在地上的朝吉，也叫著：

「啊！九郎先生！」

源氏九郎俊秀而清雅的身影，停在他們的面前。

跟在他身後的是美麗的美佐代姑娘，在早晨的清新空氣中，更顯得高貴無比。

說起來，朝吉夫婦與九郎已有十多年的交情。

「好久沒看到你們了，還是像十年前一樣，吵吵鬧鬧的，眞是英雄本色，不減當年。」

「啊！九郎先生不要取笑我們啦！」

朝吉從地上爬起來，向著太太說：

「喂！你呆在這兒幹什麼？趕快去將樓上打掃一下。」

「是！」

須摩乖乖的跑進房中。

朝吉的父親，過去是九郎家中的佣人，說起來九郎該是他的少主人。

處於那個時代，大家都講究道義與人情，所謂江戶人特有的性格：不管是做任何事，總要有始有終，堅持到底。

九郎回頭看著美佐代說：

「他們雖然每天打打罵罵的，但却是一對世界上最好的人，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在這兒住下去

。」

美佐代也注視著九郎說：

「我也想做一個普普通通的平凡女性。」

看著九郎帶著美佐代步上二樓時，夫妻兩人在背後：

「這是什麼關係？」

「什麼是什麼關係？」

「你難到看不出來她不是一個普通的姑娘？我看倒挺像一位公主！」

「我也這樣想著。」

「是不是會成為九郎先生的太太？」

「嗯！這眞是很相配的一對，郎才女貌。」

「對呀！眞是絕對相配！他比妳與奈良寺的大佛像結為夫妻還更相配。」

「你又胡說些什麼？我看你倒是與市場旁邊，付半文錢即可讓人參觀三尺高的侏儒去結婚，還比他們更相配些！」

「什麼？」朝吉又怒氣滿面。

「唉！今天起不能打架了。」須摩說：

「對！對！」

朝吉的怒氣，頓時全消了。

兩夫妻縮了下頭，都表示同意。

在二樓上。

九郎與美佐代對坐着，九郎重新道歉說：

「請妳原諒我昨晚的冒失無禮。」

美佐代搖着頭。

「不，沒有關係！」

她低下頭說：

「我應該要謝謝你的一番好意，將我救出來。」

九郎問說：

「如果沒有什麼顧慮的話，你能否告訴我你的身份？」

美佐代想了片刻，最後終於下了決心說道：

「我是前關白太政大臣近衞忠房的女兒。」

九郎所猜測的與此不遠，所以聽到了，一點也不感覺意外。他接着問：

「妳偷偷的住在井上河內守的藩邸是什麼原因？」

「非告訴你不行嗎？」

美佐代似乎有難言之隱，如此問答。

「如果妳能告訴我，將對我以後的工作，較為順利。」

對九郎爽朗而鎮定的態度，美佐代的一顆心完全被吸引住了。

「我要在下個月十日，在江戶宮的西丸舞臺上，表演平安朝代的京舞，讓將軍觀賞。」

「是這樣嗎？」

九郎靜靜的注視著美佐代，指出道：

「我想妳的任務，恐怕不只是表演古代的京舞吧！」

美佐代吃了一驚，張大眼睛看著九郎，又低下頭去。

「妳是計劃著，在舞蹈時能找出空隙，想刺殺幕府的重臣吧！」

「……」

美佐代並不回答他。

「好，妳不必回答我，我已知道了你的身份與到江戶的任務，我可大概的猜測出你們的行動。」

這樣說著，九郎站起身來。

「唉！等一下！」

美佐代也慌忙的站起來，看著九郎說：

「你是不是還會回到這兒呢？」

「會回來的。」

「在這個世間上，除了你之外，我已經沒有可依靠的人了。」

高貴身份的公主眞誠的這樣說着，已將他在心中愛慕着九郎的情意，完全從話語中表露出來了。

九郎輕輕的點了一下頭，即走下了樓梯。

那一對歡喜寃家正在下面等著他。

「九郎先生！她眞是一位非常美麗的公主！」

「我見猶憐，何況你們男士。」須摩笑着說。

九郎也開朗的微笑着：

「眞的呀！你們知不知道關白太政大臣。」

「不知道！」

「你們眞是呆子，關白太政大臣就是像公卿一樣大的官，對我們老百姓來說是一個高高在上的人。」

「就是說是天皇的第一家臣。」

「你說的這個大臣發生了什麼事？」

「我帶來的這位姑娘，就是他的女兒。」

「什麼？這可不得了。」

「什麼不得了？」

「你不知道，怎能將這樣高貴身份的公主，住在如此破爛的房子裏呢？」

「這就是因爲你們與她有緣份啊！」

「不要開玩笑，九郎先生！」

「一切拜託了。」

九郎立即朝外頭走去。

朝吉慌忙追出，趕緊擋住九郎說：

「你叫我該如何侍候公主呢？」

「我也不知道！你看著辦。」

「你怎能這樣不負責任？不過，九郎先生，如果你想娶她爲妻的話，事情就不一樣了。」

「也許會這樣做的。」九郎接着說：

「好啦，別囉哩囉嗦啦，她是一個很重要的小姐，請你特別小心的照顧她吧！」

很快的，九郎已消失的無影無踪了。

已經是深更半夜了。

在井上河內守藩邸的後門，秘密的抬出了一頂轎子，有十多個家臣守衞着前後四週，行列靜靜的在月光下的夜路上疾行着。

從汐留一直走到紀伊國橋，再向左彎，就看到了本多隱岐守的藩邸。

這一帶有許多藩主的藩邸，連接在一起，可是在日落西山後，這裏就鮮有人跡，靜寂無聲。

轎子停在一幢很大的巨宅門前。

這座宅邸是幕府的公用招待所，只有守衞的武士交班看守着，並沒有特別的人物住在裏面，本來這是做爲幕府地位高的官員開會的地方，但一直都沒有使用過。

從轎中走下的，是江戶宰相渡邊宗佐衞門。

他從側門進入，一直到大玄關停下，馬上就被領進了書房中。

稍過片刻後，出來了一位頭上帶着一襲覆面的頭巾，身軀相當高大的男子。

宗佐衞門很恭敬的叩着頭說：

「好久沒向您請安了。」

一個渾重的聲音截住他說：

「聽說你把河內守當做瘋人關起來了。」

宗佐衞門抬頭說：

「您已經知道了！」

「你實在是太大膽了，宗佐！」

「也是不得已！」

「你眞相當的壞！」

「這是誇獎我，還是責罵我？但是有一件事我要向你道歉，就是前夜有兩名來歷不明的浪人，偷進了藩邸，綁架了美佐代，至今不知去向，而且也還找不出一點頭緒來。」

可是，對方並不感覺意外。

「怎麼樣的浪人？」

「一個是臉部兇惡，有一支鐵肢的人；另一個從遠遠望去，是一身純白裝束，連帶的武器也都是白的。」

「全身都是白的？」

宗佐答復着：

「也許正是使用假名字的年輕人——源氏九郎吧！」

「誰是源氏九郎？」

「身份不大清楚，但會使用一套秘劍，像是一個天下無敵的劍客。」

看起來是一個通曉很多事情的人。

「日暮先生！」

宗左衞門如此稱呼對方。

「會不會是源氏九郎，受了別人的託付，綁架了美佐代姑娘呢？」

「恐怕是的。」

「如果是這樣，事關緊急，不能再猶豫了，我們必須趕快的進行原來的計劃。」

「要殺掉寬永寺的一品親王。」

被叫做日暮先生的人，在覆面下冷笑着說：

「我看事情不會那麽簡單的，但是也不能再猶豫了，一切由我來辦好了。現在最要緊的是，你立卽去找到源氏九郎，將他除掉。」

「我卽刻去派出一些高手，來對付他。」

就這樣，他們的對話結束了。

宗佐衞門再次的進入轎子，回去的心情，比他來的時候，無形中增加了一股焦慮不安。

井上河內守靜靜的坐在完全黑暗的屋中。

不知是經過了三小時或四小時。

他醒來時，已是躺在一片黑暗中了。

對一向嬌生慣養的年輕藩主來說，這種恐怖的經歷，還是頭一次嘗到的。

是不是永遠都見不到太陽了？

想到這兒，他眞的快要發瘋了。

黑暗是如此的恐怖，河內守第一次的明白到。

只有在吃飯的時候，佣人點着蠟燭，送菜飯進來的那一會兒，才令河內守有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感覺。

端飯進來的，都是渡邊宗佐衞門的心腹，他們被禁止開口說話，因此不管河內守問了什麽，都像啞巴一樣，不回答一個字。

因爲他是被鐵鍊鎖在石柱上，只能動動手脚，所以無法衝過去，把人打倒。

河內守雖然知道對方不會回答他，但他每一次還是問東問西的。

「要把我關在這兒多久呢？」

「宗佐衞門做了幕府何人的走狗？」

「宗佐衞門到底有何陰謀呢？」

「如果把我如此關在黑暗中，萬一眞的發瘋了，宗佐衞門會如何？」

他對剛剛送進飯來的人說：

「你去叫佐衞門來，我告訴他寬永寺的秘密好了。」

他已經無法再忍受在黑暗世界中如此坐着的生活了。

宗佐衞門到底來不來呢？

河內守目前只是想着，如果看到太陽一眼的話，卽使是井上全家滅亡了也可以的。

沉重的鐵門，發出嘰嘰聲，門被拉開了，蠟燭的燈光很快的劃破了黑暗，照射到房中的每一角落。

進來的不是宗佐衞門。

是帶着一襲頭巾，體格高大的一個人物。

這個人就是前夜宗佐衞門，在幕府的公用的招待所見到的人物，也卽是被宗佐衞門稱爲日暮先生的人。

「雖然是自做自受，可是河內守先生，你也得到了一點經驗。」

蒙面的人冰冷微笑着，如此說道：

「你是誰？」

「你只要記住日暮二字卽可。」

「你不敢說出你的身份嗎？我看你就是唆使着宗佐將我關到這兒來的使者吧？」

河內守氣的全身發抖，如此問着。

「如果你要這樣想，也沒有關係，今天有這樣的結果，也是你自己所招致的。現在不用再說了，我想來請敎你的是寬永寺的秘密。」

「你去帶宗佐來。」

「要殺掉你，或是留下你，都是由我日暮一言之下所決定的，宗佐衞門是聽着我的命令行事，如果你想早一刻逃出這個黑暗地獄，你就趕快的說出寬永寺的秘密吧！」

「我說出來，你不是也會殺掉我的嗎？」

「千金一諾，我答應你，將你送到你所希望住的地方去，過着安靜的隱居生涯，而且我還可以派上兩三名的美女侍候在你的身邊。」

河內守猶豫了片刻，最後下了決心說：

「被供奉在鎌倉仙覺寺中的源瀨朝公的戰用是……。」

他這樣說着，還沒有說出重要部份。

這正是緊要的時刻，忽然間。

「喂！等一下，不能再說下去了，河內守先生！如果你再說出來，你性命難保。」

一個很清爽的聲音，這樣傳了過來。

比河內守還要大吃一驚的日暮先生，從懷中立卽拔出手槍來。

「什麼人？」

語氣銳利的追問着。

「剛才你所提到的——源氏九郎。」

「什麼？」

日暮震驚着像彈簧般的霍然站起。

第二天清晨。

在通往鎌倉的山芝內庄的山坡道上，有一頂轎子隨着轎夫們的吆喝聲，向山頂爬了上去。

抬轎子的人，不是普通的轎夫，而是從吉原所挑選出來的，叫做金太的年輕江戶人。

「老板！我們在這兒休息一下，好嗎？」

前面的轎夫停下來，對轎中的客人如此說。

轎簾掀開了，客人探出頭來，他是源氏九郎。

「不錯，在這個地方演出一場劍舞，倒是個很理想的所在。」

他自言自語的說着。

「劍舞？」

轎夫們奇怪的看着九郎說：

「馬上就會有一批浪費生命的人追過來的。」

「什麼？」

「也許我的任務，是要將他們送回他們的老祖宗家去，你們最好站在遠處，看熱鬧吧！」

他還沒有說完，就從山坡下傳來了相當數目的馬蹄聲。

「就是他們嗎？老板！」

「對！」

「這怎麼可以？我們是道地的江戶人，最講義氣，我們的客人被偷襲，怎能袖手旁觀呢？我們幫助你！」

「對！」

後面的轎夫，也如此贊同着。

九郎聽到了，很爽朗的笑着說。

「要幫助我，你們就裝做不知道的樣子，繼續的將轎子抬走。」

「只是這樣就可以了嗎？」

「對！」

九郎再拉下了轎簾，坐到裏面去。

轎夫們再運起力氣，抬起轎子。

他們盡全力的向前面奔跑着。

還沒走出六十尺遠，一羣人馬已衝上山坡來了。

每個人的手中都拿着一支長矛。

跑在前面的人，發現了轎子，立卽喊道：

「瞧！在那兒！」

如此說着，就用雙脚夾緊馬腹，向前狂奔。

一衝近轎子，就舉起長矛，向轎子刺進去。

這不是普通功夫所能有的快速行動。

吃了一驚的轎夫們，將轎子放下，罵着說：

「你們要幹什麼？」

「你們這些混蛋！」

他們擧起棍子，向馬上的武士打過去。

這些轎夫，眞是說到做到，要幫助客人了。

「轎夫！你們在旁邊看着吧！」

九郎在轎中叫着，從側方跑出來。

他的手中拿着剛剛刺進的一支長矛。

轎夫們看到了背後有六匹馬趕過來，騎士們迅速跳下，他們立卽照着九郎吩咐逃開了。

九郎用冷冷的眼，看着騎士們說：

「辛苦你們的追趕，我看你們是日暮屬下的人吧！很遺憾的，這個山坡會變成地獄正殿的一條捷徑，我就在這兒來替你們超度吧！」

他的話還沒說完，一支長矛已像電光般的向他身上刺來。

九郎連一步也沒有移動，只是將奪來的長矛反拿着，用矛柄將此人打倒在地。

「唉喲！」

旁邊的另外一人，也很快的刺過長矛來。

這只是一瞬間的事。

九郎所表現的高超武技，實在太奇妙無比了。

他不但奪過對方的長矛，還反手刺進對方的胸部，就在他丟棄槍柄的一霎那，拔出了他的短劍，把站在旁邊的敵人從頭頂劈成兩片。

刺倒一個人，又劈了一人，這完全是在同一時刻完成的。

九郎的白衣，已被敵人飛濺的鮮血，染得紅紅的，更增加了幾分淒艷色彩。

「相信你們都不是我的對手，可是我不喜歡做無謂的殺生，你們也不要枉自逞強，白白死掉，也是非常可惜的，趕快回去吧！」

九郎垂下刀來，忠告着圍在他面前的敵人。

但是沒有一人會聽進去。

有數人同時兇叫着，刺出長矛來。

眞是一些趕死的人。

只見到九郎濺滿鮮血的身軀，旋轉了一下。

一個人的身軀，被截爲兩段。

一個人的頸子斷了。

一個人的面孔被劈開了。

另一人，從右肩被斬掉，血流如注。

說是不知何時被斬掉，這眞是一點也不誇張的話。

在九郎閃着白光的蹤躍中，有的人踉蹌着倒下，有的人是全身扭曲。

殘殺的局面，就在電光石火的一瞬間結束了。

「你這個潑婦！」

「好痛啊！你眞的打我啊？」

「打你怎麼樣！」

「你說什麼？你這個矮東瓜！」

「你敢叫丈夫矮東瓜？」

「矮東瓜就是矮東瓜，你的祖先大概也是矮東瓜？」

「你再說，你這個濺骨頭！」

這一對夫妻，又在樓下叫罵着打將起來。

在樓上聽到的美佐代，不好意思不管，於是走下樓來。

很滑稽的是，丈夫竟被太太騎在身上，而臥倒在塌塌米上，他只是空伸着雙手雙脚，在嘴中喃喃罵着。

「請你停手吧！」

美佐代這樣勸告着須摩，

「唉呀！不行啊！公主你怎能見到此種情景？」

這樣說着，紅着臉孔的須摩，立卽從朝吉身上跳下。

朝吉好不容易的爬起來，喘着氣說：

「公主，正像你所見的，被她壓着就如一座石磨般的不能動彈，眞是沒面子。」

他向美佐代道歉着，

「你們兩人的事情，我不清楚，但是請你們不要打架。」

「是！公主說的對！可是我這個老婆，實在是天底下脾氣最暴燥的人。」

「你胡說什麼？每次都是你向我挑戰，我一直想做一位好太太。」

「唉喲！不要笑死人了，你也想做一個好太太？如果你想成爲一位好太太的話，至少要把現在的身體縮短一半，就差不多可以了。」

「你胡說什麼？我這個身體是父母生下來的，我看你才是應該跳到大河中，洗洗澡，喝喝水，漲大了身軀後，再回來吧！」

「什麼？」

「怎麼樣？」

美佐代看見他們二人又將打起來，就用較生氣的口吻！

「不要吵了！」

而向他們說：

「我要向你們說明一件事情：自從我到你們這兒來以後，看到了你們的生活，才感覺到人的生存，應該要像你們這樣。」

「別開玩笑了！我們從早晨一直打罵到晚上，這樣的一對夫妻，又不能多賺銅板，也不懂得禮貌，等於是猫狗一樣的生活，妳還羨慕什麼？」

「不，你們雖然打罵着，過一會後，大家還是誠心以待，互相愛慕着。在我以往生活，雖然沒有打罵，但是像生活在冷酷世界中，我到此地以後，才了解到生爲女人，最幸福的是擁有一個家庭，煮飯、洗衣、理家……等等，同時能到鄰居家聊聊天，這才使人感到有眞正人生的滋味。」

「這倒沒什麼困難，不管如何醜陋的人或痴呆者，都會成家的，是不是？須摩！」朝吉說。

「對呀！公主，像妳這樣高貴身份的人，豪華無比的生活正等着妳呢。」

「不！」

美佐代微笑着，搖頭說：

「我們在宮殿中的生活，無法表露出人所具有的純粹感情，必須克制自己的情慾。遇到悲哀的事情不能太傷感，遇到高興的事情，也不能過於興奮。我現在明白到那種生活是充滿虛僞的，我只想做一個普通人家的妻子，而且想住在像你們這樣的房子，過着樸素而實實在在的生活，請你們幫助我達成這個心願，好嗎？」

「你眞是異想天開！」

「眞是的！」

朝吉與須摩，兩人相對着嘆息。

「這位高貴的公主，眞是有福不知享！」

他們並不知道，美佐代所希望的，是與源氏九郞能在一起過着平平靜靜的夫妻生活。

在鎌倉仙覺寺。

這一個寺廟的建築，無法與建長寺、圓覺寺、瑞泉寺……等，五山十刹的名寺相比。

這所寺廟，似乎是被丟棄在山中，完全孤零零的建造在荒無人煙的地方。

如果，你到鎌倉去向當地人詢問此寺時，所有的人都會搖頭說：

「什麼？仙覺寺？我不知道！」

源氏九郞好不容易找到時，已經是太陽快下山的日暮時分了。

這地方眞是難找！

走過了長久無人足跡的長着雜草的小徑，終於，看到了一座廢寺。

不但寺門已經倒塌，到處都長着一叢叢的雜草。隨着九郞的步伐，夜鷹被驚起，從草叢中飛出，使人會吃一驚。

九郞敲着本殿的門。

敲了三次，但毫無動靜。

九郞把門推開了。

就在這一瞬間。

「奇怪！」

九郞緊皺着眉頭。

他聞到了一股血腥味。

他三步併做兩步，跑上了塌塌來，看到了一點點血跡。

「遲了一步！」

九郎低聲在口中恨恨的叫着。

這些血跡是一絲絲的一直延長到本殿的後面去。

九郎一步一步的走進本殿後面。

他看到了在神像前，端正的坐着一名老僧。

「住持！」

他這樣叫着，却沒有回音。

血跡就在他坐的地方止住了，老僧很顯然的受了傷。

雖然如此，從他背後看來，似乎沒有一絲痛苦，端正的坐着。

「住持，怎麼樣了？」

九郎走過去看了一眼，不覺間叫出聲來。

合什而瞑目着的老僧，已經不是這個世間的人了。

看來似乎是被人刺殺而受到了重傷，知道自已無法得救時，他就忍着痛苦，從本殿走到神像前，想在神像前求解脫。

雙手合什着斷了氣，這是不容易做到的。

在一座沒有名氣的山廟中，擔任住持，還有這樣的高僧，實在是出人意料。

九郎深受感動着，坐了下來，向着老僧深深的行了一鞠躬。

這時，一陣跑步聲傳了過來。

「師父！」

一個少年的狂喊聲。

九郎站起身來，走到走廊上。

這個少年約有十二、三歲，穿着樸素，有着一張個性似乎十分倔強的面孔，他喘着氣跑過來，看到九郎的出現，張大眼睛，睨視着九郎。

「我不是壞人！」

九郎很溫和的說着：

「和尚已經到西方樂土去了。」

「……」

少年雙唇顫抖着，默默的跑上本殿。

「師父！」

跑到神像面前呼叫着，全身無力的跪下來。

一大顆，一大顆的淚珠，滑落到面頰上。

九郎聽着少年的慟哭，過了一會兒後，才溫和的撫着他的肩頭說：

「怎麼樣？你是不是去追殺那殺死和尚的壞人的？」

「是的！」

少年點着頭，揚起臉看着九郎。

「你是誰？」

「我是源氏九郎，一名流浪者，但是可以向你保證，我絕不是一個壞人。」

少年注視着九郎說：

「是眞的？」

「對！你告訴我經過吧！我們好替和尚報仇！」

少年斷斷續續的說出事情的經過。

這個少年孤兒流浪到古寺來，已是兩年前的事了。他名叫和太郎。

有一天，他從山上檢了木柴回到寺廟來時，看見了三個蒙面武士，偷偷向寺廟走來。

和太郎直覺的認爲，這一定不是好人，所以躲在暗處觀察，看着武士們進入正殿。

和太郎偷偷的繞到後門窺視時，聽到了武士們抓住老住持，威脅他拿出源瀨朝所供奉的大刀。

老僧很嚴峻的拒絕了他們，對拿出的白刃，並不感到一絲害怕。

本殿是很窄小的。

三個人分頭去搜查，並且沒有花多少時間。

「在這裏！」

用長矛刺着天花板的人，不久撞開了一塊天花板，從上頭掉下了一個細長的盒子。

：

這時，一直沉默着的老僧，突然大喝一聲說，

「你們這些魔鬼！如果你們敢用骯髒的手，拿着那把刀，一定會遭受到可怕的報應的。」

他的罵聲，使其中一人衝動起來。

立即揮刀向老僧的肩頭砍下。

訴說經過的和太郎，這時也感到好像是自己被砍殺般的，緊縮着全身的肌肉，痛苦萬分。

「那麼你追到了什麼地方呢？」

九郎如此問着，和太郎回道：

「他們這些畜牲，是騎馬跑走的。」

他們是在山下，早準備了馬匹。

可是，和太郎還是偷聽到了三個人的談話，了解到內情：

「日暮先生想要這把刀幹什麼？」

「大概是在下月上旬，要在吹上御園的舞臺表演古式的京舞時，必須使用那把大刀吧！」

「我看未必，要我們專門到古寺來偷走古刀，一定有更大的原因在其中。」

「同時，那名老僧最後還說着一番不吉的話，這柄刀是一定有來歷的。」

「別管他！我們不要觸霉頭就好了。」

三個武士很快的不見踪影了。

九郎聽完了和太郎的敍述，就問道：

「你有沒有看過和尙師父經常寫日誌？」

「有！」

「你拿給我看，好嗎？」

「好的！」

和太郎立即站起來，跑進倉庫中，雙手捧着十多本的簿子回來。

九郎非常愼重，仔細的一頁頁翻着看。

和太郎就在這時拿出了棉被，將老僧放在上面，燃起了蠟燭，點着香，並且還替九郎沏了一壺茶，他豪不慌亂的做着每一件事。

這一切使九郎感到這個孤兒，聰明伶俐而且勤快。

並且，由於他是在寺廟中長大的緣故，當他把一切事情做好之後，就坐在老僧的旁邊，敲着木魚，開始唸經。

一個唸經，一個看日誌，時間過去不久。

九郎大聲叫着說：

「就是這個！」

和太郎聽見九郎高興的大叫聲，就停止唸經，回過頭來問說：

「什麼事？叔叔！」

九郎微笑着說：

「你知不知道，去年春天有一位高貴身份模樣的和尙，到這個寺廟來找老住持呢？」

「嗯…我想想看，…對！是有一位面孔非常高貴的和尙來過。」

「他是上野寬永寺的一品親王，身份高貴，日誌是如此記載的。」

「一品親王？」

「他是天子的親戚，這把大刀，就是一品親王偷偷寄在寺廟中的，一品親王與寺裏的和尙很早即認識了，是很親密的朋友。」

「可是，爲了這把刀，和尙被殺掉了，這也是一品親王所帶來的。」

和太郎很生氣的叫着：

「而且連那把大刀也被奪走了。」

「這個你用不着擔心。」

九郎向和太郎深深的點着頭說：

「我有件事想拜託你，可以嗎？」

「什麼事？」

「你替我帶信到上野寬永寺，親自送給一品親王，你只要在玄關上大聲叫着；我是從鎌倉的仙覺寺所派來的就好了，會不會？」

「會的，我這樣做，你就能替和尙報仇嗎？叔叔！」

「能！我答應你！」

經過了一個鐘點後，和太郎小小的身影，在月光下向江戶拼命的奔跑着。

「還是弄不清楚！」

牛次搖着頭，如此嘆息着。

在源氏九郎所借住的房子中，牛次像管家一樣的替他看管着。

他所想不透的是，住在隔壁房間中姑娘的事情。

被井上河內守從畫舫上推落河中的小夜姑娘，差一點淹死，却被救起了。雖然經過了五天，但是她仍像啞吧一樣，並沒有開口說出一句話。

「這個姑娘眞是不懂好歹，我們是她的救命恩人，最起碼也該開開口，向我們說聲謝謝。如果，喝了過多的河水而變成啞巴，那是沒辦法的事；但是，我每餐都親自送飯給她吃，也應該對我們笑一笑，並不是件困難的事！」

實在說，牛次像下女一樣，每餐都侍候着她，眞是相當不容易。

可是，小夜睬也不睬，不但不說一句感謝的話，而且連正眼也不瞧他一眼。並且，等到差不多時分，進去看時，她已經吃完了東西。

「眞是見她的大頭鬼！還配是京都女子，這樣的不懂人情事故。」

牛次雖然在口中如此抱怨着，但還是每次照樣的到厨房去張羅，雖然是一湯一菜，却替她料理的很好。

「小姐！吃飯的時間到了。」

牛次看着她蒼白的臉孔，這樣叫着。

不錯，在京都環境中所長大，而具有高貴無比的氣質，都在她美麗面孔上表露無遺，但是看到她冰冷的神情，牛次心中就會感到不愉快。

「唉！小姐！」

牛次到了第五天，眞的忍不住了，向她叫着。

「我想問妳，妳是看我什麼地方不順眼，請告訴我。」

「…………」

「我也是一個堂堂男子漢，在這兒誠心誠意的侍候妳，並不是要妳說一句感謝的話；但是由於我這樣的一片熱誠，妳笑一笑也沒有什麼關係吧？同時這樣做，也是女人應有的禮貌，對不對？」

「怎麼還不說話呢？嘴巴並不是只爲了吃飯而存在的，也是爲了說話才與生俱有的。」

牛次自己一人如此嘮叨着。

這一番話牛次認爲說得很有道理，沒有想到，從小夜長長的睫毛中，流出了一顆顆晶瑩的淚珠，滑落到雙頰上。

牛次狼狽着，像做錯了什麼似的。

「唉呀！怎麼哭了？我並不是有意的，只是看到妳一天到晚不說一句話，想改變下妳的心情，才大聲一點的說話，如果惹了妳生氣的話，請妳原諒。」

牛次頻頻叩頭道歉着，小夜終於抬起頭，第一次正眼的看着他。

「對不起！」

用很微小的聲音，小夜道歉着。

「什麼？」

牛次呆住了，因爲她很爽快的道歉，使他感到迷惑了。

「我本來是想死掉，因爲我不想再活在這個世間上，所以當時，我很恨你們將我救起。」

「可是，妳的父母費盡了心血，才養育妳到如此大，妳怎能如此的輕生呢？」

「不，我過去不希望再活下去，現在雖然已經打消死的念頭，可是又不知道怎樣活下去，所以沒向你們說感謝的話，天天過着像痴呆一樣的生活。」

牛次搖着頭，想找出較爲恰當的語言來安慰她，但是他肚裏頭沒有半點墨水，實在是想不出半句話來。

這樣，倒使牛次不知如何是好了。

突然在隔壁房間裏。

」

「如果妳還想死的話，我給妳機會，好嗎？

九郎冷冰冰的說着，走進來。

到江戶城的吹上御園，一般江戶人能够自由進出的日子只有三天。

歌劇開始日（正月三日夜起）。

將軍誕生日。

玄猪慶典日（十月第一亥次日之夜）。

其中，將軍誕生日，就在吹上御園舞台上演出面具戲以資慶祝。

不管如何，到這一天，因爲能够進入到將軍所住的宮內，因此有許多人，都事先數着日子，等待這一天的到來。

當然，因爲人員有限制，所以都在事先做了資格審查，審查合格後，才能進宮。

當天，從正門進入了中門之後，再從守衞手中，每個人分配到一柄雨傘，以防萬一下雨時，可派上用場。

這柄傘，可以帶回家做紀念品，因此很多人都希望能被選上進入江戶城，回家時，即可向四週鄰居炫耀一番。

那一天也是一個很晴朗的日子。

清晨六時大手門（正門）開了，一羣穿着整齊的老百姓，早已在門口排成了行列，等着進去。

舞台是設在吹上御園的大禮堂前面。

將軍座位，是設在中段高台上。

其他的諸侯武士們，就陪在他週圍坐着。

大約有千餘人左右，在庭院中的草坪上舖着蓆子，坐着等待舞蹈的演出。

在演出之前，一般人都會得到將軍所賞賜的錫瓶裝的酒，酒瓶可存放於家中，視爲光榮的紀念品；等到酒分配完畢後，將軍才會出現，坐在寶座上。

「聽說今天除了面具戲之外，還有古色古香

的京舞，主角是京都的第一紅舞女，長得如天仙般的美麗。」

「據說與我們在馬路旁所看的野台戲大大的不同。」

「你這個笨蛋，怎能用那個來比較呢？算可以說是相差了十萬八千里呢。」

大家在輕聲的談論着。

笙笛與鑼鼓的聲音響起來了，舞台上的面具戲開始演出，演的是唐僧西天取經的故事。

面具戲結束時，報幕者道：

「休息片刻後，就演出京舞。」

大家都期盼着一位十分美麗的公主，來演這齣戲。

可是，隨着笛音與琴聲，却出來了一位帶着面具，穿着華麗衣裳的舞姬，大家都很奇怪。

對京舞有所認識的人，也對舞者帶着面具感到奇怪。

站在舞台中央的舞姬，演出了一段在櫻花樹下，遭遇到一場風暴，而倒在地上的情景。

風暴過去之後，舞姬站起身來時，已經換成了一個鬼婆的面具，她拔出掛在腰間的一把大刀，向着舞台前面所搭起來的橋樑上走過來。

大家以爲她要在橋樑上舞蹈，但是她却朝諸侯所排列的座位舞過來了。

這樣的舞法，是從未見過的，所以在舞台下，引起了一陣嘩然。

但是，這名舞姬，很快的跑到一位侯主面前，將大刀的刀尖，頂住了他的鼻子。

被刀尖頂着鼻子的人，是稻葉右京太夫意正。也就是被稱爲日暮先生的人。

「賤東西，你這是幹什麼？」

右京太夫睜大眼睛咆哮着。

舞姬是一直站着不動。

雖然有數名差役跑過來，但是在沒有將軍下令之前，誰也不敢輕易的有所行動。

不知爲了什麼，將軍還是沉默着，看着舞姬

拿着刀頂着右京太夫的鼻子。

右京太夫氣的滿面通紅，大叫着：

「即使妳是關白近衞京忠房卿的女兒，也不容許妳這樣的不禮貌。」

這倒是令大家吃驚而困惑的事。

突然間，從舞台屛風後面，一個吹着笛子的伶人站了出來。這個伶人，就是日常身穿白衣的源氏九郎。

「稻葉右京太夫先生！你怎能肯定這名舞姬，就是近衞京的女兒呢？」

「什麼？不是她，會是誰？」

右京太夫愕然着，睨視九郎。

「一開始就帶着面具，始終把面孔掩藏起來，可是你却立即斷定是近衞京的女兒，你是不是有透視的眼睛？」

九郎一步步的走近，將舞姬所帶着的鬼婆面具，用手將它拿開了。

舞姬是小夜。

「右京太夫先生！請你仔細看看，這位姑娘，雖然也是京都女子，但是與近衞京的女兒，是一點也不像的，你會認錯人，就表示你已經事先知道了今天的舞姬，是近衞京的公主。你爲什麼會知道呢？這是一個秘密，也許是你已看穿了她的企圖，她是在掩藏自己的身份，而想讓將軍看中的。」

換句話說，美佐代的希望，是要成爲將軍的愛妾。

這其中當然有很深的緣故。

那個時期。

日本最大的富翁，不是大阪的大商人，也不是江戶的錢莊老板，而是上野寬永寺。

在寬永寺中儲有府庫，這是每年公家捐送了大批的金錢，存於將軍家的家祠寬永寺中，長年累月的堆積下來，形成了一筆龐大的數字。同時，還經營着一般人存放款的錢莊工作。

當時是沒有銀行的時代，一般老百姓把所賺的錢，如果放在自己家中，怕被盜賊偸走，或是有火災的話會被燒毀，所以多數存放在寬永寺。

同時，寬永寺以府庫金爲資本，還經營貸款給各諸侯的工作，可收取到一成的利息。

寬永寺從一般老百姓的身上，將錢全不付息的收進來，對諸侯則以一成的利息貸出去，所以自然而然的金錢是愈滾愈多了。

據說在三百多名諸侯中，沒有借府庫金的侯主，不會超過兩三個。

當時，寬永的住持，是從宮廷派來的一品親王。

當時天皇的府邸，是比任何窮困的侯主，還要窮。

所以，天皇也想借一借寬永寺的府庫金來週轉一下。

一品親王應天皇府邸暗中的要求，因此也不得不想辦法，在極端秘密中，向京都繼續的送上了千兩箱。

日暮先生也就是稻葉右京太夫，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曉得了這個秘密，而去恐嚇一品親王，想向他敲詐一大批的金錢。

關白的近衞忠房怕秘密被洩露，就命令他的愛女美佐代準備以必死的決心，演出京舞，希望讓將軍看中她，成爲他的愛妾。他是想美佐代成爲愛妾後，親自向將軍透露出天皇府邸借款的秘密，應該是可以得到原諒的。

可是，美佐代發現稻葉右京太夫卑鄙行爲，就決心要刺殺他，以免他威脅一品親王，但却被井上河內守的輔臣宗佐衞門聽到了她的計劃，告知了稻葉右京太夫，而做了事先應變的計劃。

眞想不到，由於白衣浪人源氏九郎的出現，他的陰謀完全崩潰了。

南町奉行遠山行衞門尉景元馬上就跑到將軍面前，低聲的催着將軍說：

「請您退席吧！」

十二代的將軍家慶，是一個很賢明的人，並且對於今日的事件，他早從遠山景元處得到了報告，而准許了逮捕奸臣的計劃。

家慶點着頭，站起身走進去。

看到將軍退席之後，一直微笑着源氏九郎才拿起了小夜身旁的大刀說：

「右京太夫先生！你可知道，你前天派了幾名部下去襲擊鎌倉的仙覺寺，殺掉了住持，奪取了大刀，其實那是一把假刀，現在我手中拿的這把刀，才是眞正的源瀨朝公向寺廟所供奉的大刀，你早已知曉寬永寺府庫金所記載的畫圖就是藏在這把大刀的刀柄中。」

右京太夫滿面痛苦而又極端憤怒，雙目圓睜。

「怎麼樣？你還想要不要這把刀？或是要這把刀送你上西天？」

九郎這樣清楚的說着，話音未了。

右京太夫將手中拿着的扇子向九郎擲過去，大叫着：

「來人哪！把此人拿下。」

他手下的武士，從隔壁房間中奔出來。

這時，町奉行守的捕快們也圍過來了。

應該是演出慶祝將軍誕辰舞蹈的舞台，一刹時變成了可怕的戰場，看戲的人，老早跑光了。

九郎拿着大刀，一步步逼進了守衞着右京太夫的武士羣中。

雖然他們人廣劍多，但是九郎的劍式，充滿了壓制他們的銳氣，他一個人高昂的鬪志，使四周敵對的武士，不敢冒然攻擊。

這種招式，是必須具有天賦劍才的人，才能做到。

從前後左右，任何方所來的攻擊，都能够自由自在的閃躲，並且不會分散注意力，心無旁騖。這更是經過了多方的磨練，才有這種臻於化境的高強劍術。

經過了片刻沉默的對峙後。

殺聲震天，血液也在半空中飛濺，在鋼鐵碰觸的火花下，有人踉蹌着，有人倒下了，出現了一幅地獄的淒慘圖。

右京太夫，看到家臣們一個個的倒下，就變成了瘋子一般，霍然站起，拿起了掛在牆上德川家的家寶之一——三日月長矛，衝過來咆哮着：

「源氏九郎，我要與你同歸於盡。」

不知什麼時候起，九郎的左手，拿着那柄大刀，右手却拿着另外一把刀。

他將雙刀，高高的舉在頭上。

「右京太夫先生！源氏九郎現在要讓你開開眼界，你到閻羅殿時，才會了解鳳蝶劍的功夫。」

兩天之後。

蝙蝠半次將雙手放在袖子裏，慌慌忙忙的跑進了淺草馬道旁的貧民窟中。

「唉呀！好臭！聞久了鼻子都會爛掉！」

像這樣骯髒的地方，在江戶也是很少見的。

「關白公主竟想在這樣的地方，成立一個家庭住下去，眞是令人不解的事。」

他自言自語着，跑到了巷子裏面的一幢破房子面前，將門拉開。

「對不起，有沒有人在？」

立即有一個清脆的回聲：

「找誰呀？」

出現的是一個美麗的平民模樣的女子，雖然穿着樸素，身披木棉織的單衣，但是更襯托出她有一股清純之美。

半次懷疑的問着：

「我想請敎一件事，一位美佐代小姐是不是……。」

「就是我！」

「什麼？……怎麼變得這麼快？」

「你是不是指我變成了一個平常的女子？」

「就是啊！簡直完全換了一個人。」

「我因爲討厭過去生活的方式，而想在平民的環境中，過着平凡的生活。」

「這樣最好！」

「你是不是源氏九郎派來的？」

「對！因爲九郎先生想要到別處去，有點事要辦，所以離開了江戶，但是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妳，所以交待我來此照顧妳的一切。」

美佐代忽然的低下頭，淚珠在眼眶中打轉。

可是這只是一瞬間的事情，立即又抬起頭來，勉強的露出微笑說：

「我相信他一定會回到我這兒來，你想呢？」

「當然！我可以向妳保證，他一定會回來的。」

半次特別用力的說着。

美佐代將眼光凝視着晴朗的天空，似乎在對自己說着：

「到現在我才明白，女人的幸福，究竟是什麼東西了。」

這是眞正了解到愛情的人，才能以無比滿足與歡欣的心境，發出如此美妙的言詞。

稀有的貢品

「唉喲！」從路邊的茶館中，走出來的一名旅客悲叫着，他的拐杖被撞的遠遠的，而倒在地下。

有一匹馬，像箭一樣的奔過，捲起了一陣塵埃。

騎者是一名用頭巾蒙着臉孔的年輕武士，他身着顏色鮮艷的服裝。

看起來似乎是一位大諸侯的隨身武士，他策馬在路上狂奔。街道上，因爲天氣晴朗，行人衆多，所以大家立卽的向左右散開。

「混帳東西！像瘋子一樣。」

躲在路旁的馬夫，在嘴中如此罵着。

「什麼事啊？眞是大白天遇見鬼了。」

「是不是侯主的少爺發瘋了？」

路旁的衆人議論紛紛的談着。

這匹馬一直飛奔着，越過了戶塚地帶的客棧，一口氣的跑到了藤澤的客棧地區。

到了這兒，這名騎士跳下馬來，跑進驛站大叫着：

「拜託！替我準備一匹新馬。」

雖然他行色匆匆，但是聲音一點也不含混，仍是很清爽的。

驛站在古代是轎子或馬匹接替的營業場所，正如目前的汽車公司。

「眞不湊巧，剛在一刻鐘之前，幕府的公家行列恰恰離開，把所有的馬都僱走了。」

老板很委婉的拒絕着。

「什麼？幕府的公家行列？是那一個侯主？」

「我不大清楚，好像是將軍身邊的高級侍衞

。」

這名年輕武士十分爲難的看着疲憊不堪的馬匹，而自言自語道：

「看起來，這匹馬已經太疲勞了，我想大概無法到達箱根了。」

從江戶開始，片刻也不停留的一直跑着，這匹馬已經累的快要倒下去了。用商量的口吻說道：

「老板！眞的沒有一匹馬嗎？想想辦法吧！」

老板看着這名用頭巾包着臉孔的年輕武士。

這是一個女人！

這樣直覺的猜測着，嘴裏答道：「想不出辦法。」

這名武士似乎知道沒有希望了，就說：

「算了！」

再翻身躍上馬背，一抖韁繩，就要動身。

老板立卽追出來，叫着：

「喂！喂！你是不是要過箱根？」

「是呀！」

「像你這個樣子，關卡是不會讓你過去的。」

雖然老板這樣叫他，但是年輕武士並不理睬，揚起鞭子打着馬背，飛奔而去。

「他想幹什麼？」

老板看着他的背影，搖着頭。

那個時期。

箱根關卡的警衞，比一般的關卡較爲嚴緊，尤其對於槍炮與女人更是特別的注意。也卽是說，將槍炮要帶入江戶，或是女子從關東地方出來，經過這裏，都必須受到最嚴格的檢查。

因爲，槍炮在江戶十里四周之地是嚴禁携帶的。

另外，各地侯主的母親、太太及女兒，一定要全部住在江戶的藩邸，這是德川幕府的政策，爲了預防侯主的叛亂，將她們當做人質，扣留在

江戶，因此侯主的家眷爲了回到自己的家鄉而想盡辦法，要偸偸溜過去。所以箱根這個關卡就特別注意的調査來往旅客的身份。

女子要出關的話，一定要得到幕府正式的許可令牌，才可以出關。如果女子扮成男武士，當然會在關卡受到懷疑而搜身的。

「看樣子，她是沒有令牌的。」

這個驛站的老板還在嘀咕着。

這位年輕武士雖然明知在自己的前面有如此的一個難關，但他還是鞭策着疲乏的馬匹，奔向大道。

在這一帶，可以看到風平浪靜的一片大海，海鷗很悠然的在空中飛舞着。

拉着魚網的漁夫們，唱着小調的歌聲，也輕鬆的向四週慢慢的擴散着。

年輕的武士爲了要讓馬匹休息一下，於是跑到沙灘上，停了下來。

當他在沙灘上翻身跳下時，從旁邊的樹林中跳出了幾個人。

「啊！」

年輕武士這樣低叫着，迅速的回過頭去。

在他的背後，也有同樣數目的人跑出來。

看來，一個個都是很厲害的角色。

「他們已經先埋伏在這兒了。」

這位年輕武士從心中驚異的想着。

他就是爲了逃避後面的追蹤者，才那樣的驚動了路上行人，而在大道上狂奔着。

很遺憾的，這些追趕者抄着小徑先到一步，已經等在這兒，準備殺掉他。

也罷！這也是天命？

看來，這位年輕武士就這樣認定了，他一點也不驚慌，等着敵人逼進。

先後逼進來的這羣人，每個人臉上的表情都充滿着自信，認爲絕對不會讓對方跑掉的。

當距離縮短到十數步以內時，大家排列成一堵牆，將他團團圍住。

年輕武士拔出刀來，擺出了金鷄獨立的架式。

他似乎對武術也經過了相當的修爲，但是他那瘦小的身軀，面對着那麼多的高大的武士們，沒有一個人不替他捏把冷汗。

在陽光閃閃下，武士們都拔出刀來。

就在這劍拔弩張的時刻。

這位年輕武士向着自己正面的敵人衝進了四步，而把刀擧在頭頂上，大叫着：

「看刀！」

敵人也相對的擧起刀，排好了陣式。

「不想死的滾開！」

似乎是爲了表示自己是女性，而發出了一聲尖銳的嗓音，向敵人衝殺過去。

大概想以這一招擊敗敵人，兇猛的將刀揮下的一剎那，年輕武士忽然的沉下身而向旁邊逃過了約數尺之遠。又一個翻身滑下沙丘，放開脚步奔逃。

他動作之快，眞令人感到驚異。

他所逃跑的方向是一片大海，所以攻擊的人才留下了這個空隙。

年輕步士向大海一直奔跑着。

這個時候，海面平靜的很。

在海岸邊，繫着一艘小舟，年輕武士跑到小舟旁邊時，看到了一個帶着斗笠身穿白衣的人，從舟上站了起來，這位年輕武士似乎在本能上感覺到這個人是自己的救星，就不顧一切的跳上小舟。

像海鷗化身一樣的人，一隻手划着槳，眼睛注視着衝過來的武士們。

站在最前面的武士大叫：

「退開！」

但是這個人，用很清楚的聲音告訴他們：

「俗語說：『倦鳥入林，獵者不殺』，所以你們還是退回去吧！」

可是，這十多個血氣旺盛的武士們，那裏肯

聽，就喊着：

「如果你想妨礙我們，你就休想活下去！」

白衣浪人雖然在殺氣騰騰中，但還是一副從容不迫的態度。

「我雖然不知道詳情，可是看到你們以衆欺寡，我就必須幫助這個年輕武士，所以要我袖手旁觀，是做不到的。」

其中一人就叫着想跑上小舟：

「浪人：讓我看看你的臉孔。」

可是，一下子就被划槳打倒在沙灘上。

然後，白衣浪人就將頭上的斗笠拉開。

源氏九郎的面孔今天也是非常的明朗，他高貴的氣質與俊秀的容貌，武士們看的都呆住了。

躲在舟中的年輕武士，自己看了也不覺在口中發出了讚美的歎息。

「你是誰？」

「姓源氏名九郎，我不希望你能永遠記住。」

他這樣的將敵人毫不放在眼中的回答着，更使武士們怒不可遏。

「殺掉他！殺掉他！」

大家如此叫喊着，武士們想從前後左右爬上小舟。

九郎就用那支槳在半空中迎接着他們，自由自在的揮舞着。

武士們一劍接着一劍，却都不能刺到九郎身上，實在不能說是他們的功夫太差，而是九郎的武功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靑的境界了。

經過了片刻之後。

在風平浪靜的海面上，一支小舟在前進着。

這個白面的流浪者，操舟技術也是很高明的。

坐在小舟前頭的年輕武士，只是注視着流浪者俊秀的側影。

九郎看着天空說：

「你想到那兒去？我就將這艘船搖到那兒，你究竟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要越過箱根。」

「要過箱根？」

九郎愕然的看着這名年輕武士說：

「你這種打扮是瞞不過人的，是不是你有令牌呢？」

「沒有！」

年輕武士搖着頭。

「你被追趕着，又沒有令牌，竟要越過箱根，眞是異想天開！」

這名年輕武士表現出一種哀求的神情說：

「可不可以用這艘小舟划到沼津去呢？」

「你是說要彎過伊豆嗎？」

九郎笑着說：

「這是無法做到的，卽使有着二十年操舟經驗的船夫，也不敢做此種冒險，海一旦生起氣來是比人更可怕的。現在看來，雖然風平浪靜，但是你看看那邊的天空不是正擁現出一堆堆的烏雲，預兆着一場暴風雨卽將來臨嗎？」

「眞對不起！」

這名年輕武士很老實的道歉着，他已經將女人的性情顯露出來，垂頭喪氣的坐在那兒。

「既然這樣，請你把我帶到小田原就好了。」

「追趕的人會不會又跑先了一步，在那兒等着你？」

「現在只求老天爺保佑了。」

「我看你還是不要有那樣的奢望吧！」

九郎的口氣十分冰冷。可是，在他的內心中却想着：到底要如何做，才能讓他通過箱根呢？

年輕武士偸偸的擦了一下臉上的淚水，抬起頭來看着九郎說：

「我原本不敢再麻煩你，因爲與你無親無故，素昧平生，但這並不是我自己一個人的事情，而是有關一位身份重要者的一件大事，因此，如

果你願意的話，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

「有身份的人？我看卽使是一個路邊的乞丐，他的生命也是同樣的重要，身份高貴者的生命，不見得就比一般人有價值吧？」

這樣微笑着的九郎，似乎不同意年輕武士的看法。

年輕武士跪在船板上叩着頭說：

「我求你幫助我，好嗎？」

九郎稍微考慮一下，說道：

「怎麼辦呢？你已經上了船，好吧！我能划到什麼地方就算什麼地方吧！」

年輕武士雙手合十的向他叩頭着說：

「謝謝你的救命之恩！我將一輩子感謝不盡。」

然後說：

「我想把實在的情形告訴你。」

九郎搖手阻止着說：

「你等一下，很奇怪的，我這個人常常被捲進了大事件中，而殺過了很多人。如果我再聽你的話，相信一定又會捲入漩渦中，屆時不知道又要殺死多少人，這眞是罪過！我只要將你平安的送過箱根山，就好了，你只當作我是你的男佣人，替你完成任務卽可。」

「是！」

年輕的武士無可奈何的點着頭說。

過了一刻鐘之後，黃昏已殘，黑夜卽將來臨，小舟到達了距離小田原稍遠，一處沒有人影的沙灘上。

「在黑夜中爬上山本來是可以的，可是我想今晚住宿在這兒，等到天亮時再出發吧！」

九郎這樣說着，年輕武士也點頭同意。

「可是我們要住那兒呢？如果不住客棧，什麼地方最好？」

九郎一邊說著，越過了沙灘，向一片黑暗的山上走著。

在箱根山，最有名的是箱根七泉。

湯本、塔澤、堂島、宮下、底倉、木賀、蘆湯。其中江戶的有錢人所住的大都是湯本的溫泉。

湯本的溫泉，是在一片山林中，沿著一條名爲早川的溪流，所開發的溫泉地帶，這兒客棧的屋頂，都是用杉皮所蓋成的，上面壓著一塊塊的石頭。

在這一帶的樹梢上，一羣羣的猴子跳來跳去，一到夜晚，野狼就跑到路上攻擊行人，可以說是一個尚未開發的山谷。

在氤氳瀰漫著的客棧中，來投宿的旅客並不很多，在每一家客棧中，差不多只有兩三位旅客而已。

一家客棧的二樓窗邊，有一個似乎剛洗過溫泉出來的人，他將毛巾包在頭上，向外面眺望著。

「奇怪！」

他看到月光下有兩個黑影走過去，就緊張著說：

「就是那個年輕武士。」

他那一雙銳利的眼光，毫不放鬆的看著兩人的背影。

此人身材肥胖，一副江戶大商賈的模樣，其實他是從大阪到長崎一帶，衙門所要抓的盜賊首領，他名叫阿童吉兵衞。

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宵小之輩，他是連外國船隻也敢乘火打刼的盜賊首腦，如果有必要的話，一下子動員兩三百名的小嘍囉，是沒有一點問題的。

平常，他都是在江戶的行德地方開著一家古董店，表面上是裝做一個正經的生意人。

兩天前，他就僞裝成有風濕病而到溫泉來治療，就投宿在客棧中，不過他一定是有目的而來的。

「如果他是從江戶逃出來的女扮男裝之年輕

武士，我可不能輕易的放他走。」

這樣在心中想著的吉兵衞，馬上脫下了浴袍，換上了外出服。

一下子，變成了商人模樣的吉兵衞，跑出了客棧，絲毫不因肥胖而行動困難，他步伐敏捷的在大街上奔著。

他想這兩個黑影絕對還沒跑出十丈以外。

他正邁開大步，想往前追時。

「喂！」

忽然間，從背後有人叫住他。

與其說是因爲吉兵衞一時的疏忽，而沒有注意到來者的出現，倒不如說是不速之客的來臨，完全沒有發出一點聲息，更爲恰當。

回頭看的吉兵衞，一瞬間呆住了。

在淡淡的月光下，站著一個狼狽不堪像鬼一樣的浪人武士。

「商人！你看來好像是很有錢而有福相的人。」

「請你別開玩笑！」

「不要隱瞞，雖然你裝做一個大商賈，但是依你的舉動看來，並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商人。」

「……」

「看來你一定是使用兩個化名以上的大惡徒。」

這是正確的猜疑。

這個傢伙究竟是什麼人？

吉兵衞在心中集中精神凝視這個鬼一樣的人。

「我嘛！叫鬼面佐源太，出來到處流浪，剛巧手頭拮据的很，身上沒有一文錢，你要不要與我合作呢？」

「武士也想做強盜嗎？」

「黑吃黑有什麼不可以呢？」

「拜託你不要將我看成一名惡徒，如果是少許的費用，我倒可以奉送一些。」

雖然吉兵衞如此回答，但他眼睛一直尋視著兩個黑影是不是走進了客棧，而失去他們的蹤影呢？

「我鬼面佐源太並不是乞丐，並不想爲了要你一點盤纏而叫住你。」

「你究竟要多少？」

「把你身上所有的，統統拿出來。」

佐源太伸出左手，指著吉兵衞的腹部。

這一隻手是黑亮亮的鋼製義肢。

吉兵衞嚇了一跳，向後退了一大步。

「不拿出來，就殺掉你！」

「你太殘忍了。」

「如果你是一個善良的人，我絕不會這樣做。」

「凡事都好商量，這樣好了，我給你十兩好吧？」

「不，你懷中起碼有一百兩以上。」

眞的猜中了。

吉兵衞在心中叫著說：

「怎麼樣？是拿出來呢，還是要人頭落地？」

「……」

「喂！趕快做決定吧！」

可是吉兵衞想了一下，並不回答他，變的很鎭定的：

「先生！你不要想一百兩這麼微少的數目，這樣好了，我告訴你一件可以賺到數千兩以上的事情好嗎？」

「什麼？」

「我也不用再隱瞞了，我是大盜阿童吉兵衞，現在正計劃著要打刼十萬兩以上的金錢，如果你願意的話，也參加一份好嗎？」

這樣說著，吉兵衞呵呵的低笑著。

七泉之一——宮下溫泉是建立在溪流的上方，在像一座屏風般的斷崖上，附近也建立了許多

的寺廟。這些古寺都有著數百年以上的歷史，寺廟的境內都長著如人一般高的雜草。

這些古色古香而有來歷的古寺，看來現在很少有善男信女前來進香。

其中一所寺廟的住持，名叫夢想上人，是一位看上去飄然而出塵的老僧。

他在正殿的佛像前唸著經，突然的停下來。

「妙眞！妙眞不在嗎？」

他大聲的呼喊著。

「來啦！」

從遠處回答著，接著聽到了一陣從走廊跑過來的聲音。

「是你叫我嗎？師父！」

探頭進來的是一個看來很聰明伶俐，同時有著一雙大眼睛的十二三歲般的少年。

「這部經實在是太長了，妙眞，你替我去端藥湯來吧！」

藥湯其實就是指酒。

「師父！你昨晚臨睡前，不是將藥湯都喝光了嗎？」

「是這樣嗎？那你再去買吧！」

「不行，師父我前天對偷闖進來的狐狸，潑了一盆熱水，如果今晚我出去的話，狐狸一定會變成妖怪來報復我的。」

「你口中唸著經去的話，什麼妖怪也不敢碰你。」

「不，那是一隻老狐狸精，如果變成妖怪來嚇我是很容易的。」

「唉：今天又沒有湯藥解悶，一定睡不著覺，妙眞！當和尙眞是辛苦！」

「怎麼辛苦呢？」

「第一：臉孔必須裝得一本正經的，要將死人送到世界上人所從來沒有到過的什麼地獄或極樂等地去，這不是自欺欺人嗎？第二：老是像有那麼回事似的，唸著經替別人超度，其實本身並不曉得唸著的是什麼意思，這不是很可憐嗎？」

就在這師徒正講得起勁的時候。

有人敲着廟門。

「奇怪，現在這個時刻竟還有人到這個破廟裏來。」

妙眞搖著頭，跑過走廊，開了廟門。

一看到大門外的人就叫著說：

「唉喲！老狐狸來了。」

妙眞大喊一聲後，回身跑進房間，拿了一根如意棒出來，想要打狐狸。

妙眞認爲來者是狐狸的化身也是有道理的，因爲站在廟門外的是一位身穿純白服裝，同時配著白鞆白鞘的大小二劍，有著高雅氣質的白面青年，而且後面還站著一位像旦角一般模樣俊秀的年輕武士。

「小鬼！不要那麼認眞！我們並不是妖怪狐狸，請你告訴主持說：源氏九郎來了！」

九郎微笑著說：

夢想上人聽到妙眞提起到源氏九郎，就笑容滿面著：

「啊！源氏九郎！眞是稀客稀客！」

自己親自站起身來迎接他們。

九郎帶著年輕武士走進了住持的房間，經過了一場寒暄之後說：

「和尙！我有一件事想拜託你。」

「什麼事？」

「你能不能想想辦法，讓這位年輕人通過關卡？」

夢想上人看著在九郎背後端端正正坐著的年輕人說：

「是一個女孩子嘛！」

「對！」

「我看沒有令牌吧！」

「對！」

「這可怎麼辦呢？」

上人傷腦筋了。

九郎深信這位高僧一定會想出妙策來，讓她

過關的，所以才來拜訪他。

「師父！」

妙眞忽然走到了師父旁邊。

「我有一個好辦法……。」在他的耳際喃咕着。

聽著的上人頻頻的點著頭，忽然不由得拍了一下妙眞剃光的腦袋說：

「對！妙眞！你這個腦筋還眞靈光。」

他這樣誇讚著，又繼續說到：

「妙道！你趕快去集合大約十個左右的地痞來。」

「是！」

妙眞現在一點也不怕狐狸了，從古寺衝出去了。

「年輕人！」

和尙這樣叫著說：

「像你這樣的打扮，怎能通過箱根呢？」

「我想救一個有高貴身分的人……。」

「那一個有身分的人？」

「和尙，不要問這話了。」

九郎從旁邊阻止著說：

「我們只要將這個人平安的送過箱根的關卡，就等於是完成了任務。」

「是什麼引起了你這種善心？」

「如果我說是因爲這個人長的太美麗了，你會不會笑我呢？」

「對！實在是一位美女，正如一枝梨花春帶雨，可是你有沒有想到，美女像一把利斧，如果將她一層美麗的表皮剝下來，也不過是一個髑髏而已，可不可怕呢？」

和尙這樣說著時，就聽到了很多的腳步吵雜聲音，從山門處傳進來。

「我看他們來了！」

和尙走出了寺外。

妙眞帶頭引進來的有十多個在這一帶以抬轎

爲生的地痞流氓。在箱根山中，這些地頭蛇表面上做著轎夫的工作，一般知情的人將他們看成毒蛇般的非常害怕。

事實上，這其中的人也有曾淪爲強盜，也有曾對年輕女子施以暴行的，他們幾乎都是從故鄉被驅逐出來，無家可歸的流浪漢。

可是，不知道爲什麼？這些惡徒們對夢想上人却非常的尊敬，如果是夢想上人交待的，不管如何困難，都會遵命而行。

也許是上人飄然出塵的神態，在地痞流氓的眼中，是非常值得人尊敬。

「你們這些滿腦子壞主意的惡徒們！」

上人用很嚴肅的聲音說：

「我有一件事想拜託你們！」

「什麼事？和尚竟如此板著面孔說話？」

「我認爲在這個世間中雖然有三百六十行，但是最不好對付的是賭徒、馬夫、扒手、強盜、轎夫和花花和尚。」

「別開玩笑了，我們以抬轎爲生也是一個很正當的職業，做衣服、做草鞋的人，那一項不是替別人做事呢？」

「雖然你們如此的自誇，但是抬人的行業，畢竟是不入流的，你們一定不想也讓你們的孩子再做這種行業吧？所以，我想差不多在這個時候，你們也該向世上的人表示表示轎夫中也有洗心革面的人物。」

「怎麼做呢？是不是要我們不喝酒、不賭博、不嫖妓嗎？這已經太遲了。」

「不，我並不是叫你們改掉你們的娛樂嗜好。」

「那要怎麼做呢？」

「改做和尚吧！」

說著，和尚就摸了一下自己的光頭。

「你叫我們當和尚？你知不知道，我們連一個大字也不認得，怎能唸經呢？」

「誰叫你們唸經了？只要像我一樣，把頭剃

光，就能立即成爲和尚，怎麼樣？你們願不願剃光頭呢？」

「你要給我們多少代價？」

不愧是箱根的地痞流氓，他們馬上就看出了這其中一定有緣故的。

「每人一兩黃金，怎麼樣？」

上人這樣微笑說著。

將這些地頭蛇變成和尚，究竟有何玄機藏在其中？當然只是爲了使這位年輕武士，能够通過箱根關卡所採取的方法而已。

源氏九郎在房間中，似乎已經知道了這種手段的背後，會有什麼目地，而忽然微笑的點著頭。

從小田原到箱根客棧有四里多遠的距離，而從箱根客棧區到三島則有三里多。

綜合起來雖只八里左右的山路，但對旅客來說却是一種艱辛的路程。

往上爬的時候是很艱辛的，因爲山路險阻而且彎彎曲曲的，如果遇到了下雨天，更是舉步維艱；老幼婦孺經此地，必須讓人揹著才能上去。

可是下了山，走近崖下的蘆湖，眞是人間仙境，一片清麗的湖光山色，尤其在湖面上所呈現富士山的倒影，就等於是在欣賞着一幅活動的美麗畫面，眞使人有流連忘返的感覺。

就在這幅動人的景色中，有一個行列在靜靜的走著。

在五匹馬的背上，豎立著幕府公用的令牌，同時在馬背上還馱著有花紋的貨箱。

坐在最前面，領導著行列的騎馬武士，是幕府旗本五千石的杉戶源左衞門。

看著倒映在湖水中的秀麗山峯，將軍的侍衞們微笑著說。

「唉！好久沒看見富士山的倒影了。」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就在他們正陶醉在這湖光山色之中時。

對這種美麗的景色，有著一點兒也不相襯的

聲音，從後面傳過來。

照理說，應該是嚴肅的唸著經；可是聽起來，却像是抬著神龕要過節一樣，聲音熱鬧而吵雜。

「幹什麼的？」

源左衞門皺著眉頭，叫一名武士去看個究竟

過了一會兒，武士立即回來報告：

「是一隊送葬的行列，可是與普通的送葬隊伍似乎不大一樣。」

「有什麼可疑之處嗎？」

「是——」

源左衞門思考了一下，告訴他說：

「明明知道幕府公卿的行列在前面走著，還敢跟在後頭哭哭啼啼的，實在太不把我們放在眼中了，你去告訴他們停住行列，等與我們隔了一段距離後才可以走。」

可是，毫無用處。

派去的武士面容氣得蒼白的回報說：

「他們一行人，一點兒也不肯讓路。」

「好！」

皺著眉頭的源佐衞門將馬轉過頭去。

這時送葬的行列已逼近到了很短的距離。

這一行人有的提着白色的燈籠，有的高舉着長條的幡布，在棺木前面走着，抬着棺木的都是剃着光頭的和尙。

其中一位穿著紫色袈裟的和尙正在唸著經。

這些抬著棺木的光頭和尙，每個人的臉孔上不是有傷疤就是有著烙印，一個個的表情兇惡無比。

而跟在行列最後面的，是用斗笠遮著臉孔的一個白衣人與一個小和尙，更讓人感到有點奇怪。

源左衞門跑到燈籠前面，將馬停住，大聲的叫著：

「停步！」

「和尙！我問你，在幕府公家行列的面前，你們為何故意的以不祥之物跟隨在後呢？」

「唉喲！您這位先生！」

大聲回答著的和尙就是夢想上人。

「人死了就必須要送葬，這有什麼不對的地方？而且墓地在三島，必須經過這條路，不是很應該的事嗎？」

「住口！晚個二、三十分鐘再埋葬死者，又有什麼關係呢？」

「死亡的人必須在太陽落山之前埋葬於地下，這是自古就有的規矩，連你這樣位居高官的人也不知道，實在太可笑了。」

「你這個野和尙竟敢嘲笑杉戶源左衞門嗎？」

源左衞門在馬背上紅著臉孔，將手放在刀柄上，

「你想用刀向送葬者的行列揮舞一番嗎？」

夢想上人向他傻笑著。

這當然是不可以的事情。

源左衞門不得不掉過頭去，向侍衞們說：

「我們趕快走吧！」

不知何時，源氏九郎與小和尙妙眞，已從最後面走到前面來了。

九郎從斗笠邊緣下，看著插著令牌在馬背上的貨物，就感覺奇怪。

「有什麼奇怪嗎？九郎先生！」

「我想那些貨物箱是空的。」

「這倒奇怪了，是不是想到別地方去接貨呢？」

「嗯。」

九郎點着頭：

「妙眞！你想的不錯，大概是去接貨的。」

送葬的行列要通過箱根關卡，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關卡的守衞們一本正經的拒絕夢想上人。

「這是我們寺廟中的施主，這位老太婆昨天死了，她留下遺言，要將屍體一定要送回故鄉三島去埋葬，所以特來打擾你們，請網開一面吧。」

聽到此話，眞不讓隊伍通過，也實在是太不通人情了。

夢想上人還是一片虔誠的表情說着：

「這位死掉的老婆婆是一位大好人，平時對這些轎夫們都很照顧，所以這些兇暴的人，對這位老太婆就像是自個的親娘一樣，因此，她死了之後，他們就自動的剃光頭，抬着棺木送她回到自己的故鄉去。」

他這樣說着，可眞找不出一絲破綻來。

這個送葬的行列，就很鎭靜的一步一步慢慢的通過關卡。一越過關卡，這些臨時的和尙，就一塊兒大聲的唸着：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似乎在故意的嘲笑着那些關卡的官吏，是被矇在鼓裏的一些傻小子。

行列不久就到了三島，而停下來。

「上人，我看到這兒也差不多了。」

九郎這樣招呼著，和尙也點著頭說：

「我看棺材中的人也快要窒息了，我們將他放出來吧！」

他笑著說。

棺木放在地上，

「好了，你們的任務已經完成，可以回去了。」

上人揮著手，要將這些轎夫們趕回去。

「和尙！我們看這棺木中大概是一個活人，而且可能還是個女人吧！」

「你們不要管這件事！」

「如果是天下第一美女，也讓我們瞧瞧嘛！」

「你們瞧了眼睛會瞎的，趕快走！趕快走！」

將他們趕走之後，上人才打開棺木的棺蓋。

九郎與道士都認爲從裏面出來的一定是一位年輕貌俊的武士。

並且他們三人都在天亮時同時看著年輕武士進入到棺木中去的。

可是，打開棺蓋一看，站出來的竟是一位與年輕武士一點兒也不相像的人。是一名浪人，在他的臉孔上，有很多刀痕。

妙眞看到了這人垂下來的右手，是一隻發著黑色亮光的義肢。

「唉喲！」

大叫一聲而呆住了。

「好久不見了，源氏九郎！」

這樣說著，在醜陋的臉孔上，浮出了一絲嘲笑的表情。

一瞬間，九郎訝然了，隨卽苦笑著，這是自己的一時大意。

「想不到再碰到你了，鬼面佐源太！」

「請你不要見怪！源氏九郎，這並不是我故意來惡作劇的，這是一名叫做阿童吉兵衞的盜賊，所要我演出的一場戲。」

「河童吉兵衞？」

「根據他自己的吹噓，他在日本全土是擁有武士黨徒的大首領，並且向我說：如果我與他合夥的話，就會給我數千兩的黃金，卽使是將他的話打一個折扣，也有好幾百兩，正巧，我懷中一個銅板也沒有，所以他就叫我趁機與年輕武士對換，請你多多原諒吧！」

「那個年輕武士怎麼樣了？」

「不知道，我想他是一個大盜賊，如果他們無法過關的話，恐怕會利用小舟划過蘆湖的。」

「你要與他們在何處碰面呢？」

「你不要想錯了，源氏九郎，今天我並不是你所僱的手下，因爲阿童吉兵衞已先拿了十兩的定金給我，所以我是不會告訴你的。」

寃鬼，九郎在心中想著，也許在前世卽與這

個厲鬼結了仇，大概是因果報應在其中吧！

「好吧！這一次我們是敵人了。我想大概以後還有機會，我們會以武器相見的。」

九郎又微笑著說：

「我看這一回合是輸給你了。你走吧！」

佐源太走出棺材後，就將它踢到山崖下去。

「九郎，你爲什麼要放走這個厲鬼呢？」

和尚看著佐源太遠遠離去的背影說道。

九郎並沒有回答，而向著妙眞說：

「我看你替死人超度還挺像一回事的，眞不湊巧，棺材已被踢下山崖，所以你也無法唸經了。」

九郎同時也在心中想著：

我只是想幫那名年輕武士過關而已，但是不管我喜歡與否，我的命運又要拖進這事件的漩渦之中。這位武藝高強的流浪者，又感覺到無法不插手其間了。

箱根的天氣是變化無常的。

在上午還是沒有一片雲彩的晴朗天氣，但是一到下午就完全的變爲烏雲滿天。

從溪谷中湧出的一片濃霧，立即將蘆湖包圍起來，就在黃昏即將來臨時，一艘小舟不發出聲響的，偷偷的划出了蘆湖。

划著小舟的人是阿童吉兵衞。舟上載著一位雙手被反綑在背後的人，正是那位年輕武士。

「這樣看來，到達對岸時，大概已是深夜了。」

這樣說著的吉兵衞，很巧妙的操著槳，向前划著。

年輕武士的臉孔上沒有一絲表情，木然著。

「千春小姐！你就是這個名字嗎？」

吉兵衞用一種很親密的口吻叫著她。

「我知道妳是長崎奉行小出內匠頭，時春先生的小姐，你到西丸的內部侍候將軍夫人時，不知道爲了什麼原因，你經常的打扮成年輕武士，

在將軍外出時，常常跟隨著侍候他，對不對？千春小姐。」

「……」

千春將臉乾脆轉移方向，不睬他。

但是在充滿著霧的湖水上，什麼東西也看不見。

已經沒有人會來救我了。

她獨自思索着。

「妳不想告訴我的話，我來告訴妳好了。」

「……」

「像我這樣的一個平凡老百姓，也知道很多事情的。」

看這個老奸巨滑的盜賊，還不知道他究竟存心如何，但是千春已對他感到極端的厭惡，認爲還不如投河而死較好。

「從琉球派來的使者，爲了向幕府朝貢，而從長崎到江戶去，妳就是在東海道上跟蹤著這一行使者們而跑來的，我是不是看穿了你的心意呢？現在的問題是，究竟與妳見面的琉球使者，到底是何許人物呢？」

說到此處時。

「住口！」

千春阻止他說下去：

「像你這種該殺的盜賊，竟還有這種好奇心，我看你還是省省工夫，少管些閒事吧！」

「唉喲！妳怎能這樣說，妳忘了妳是被逮捕的人了？而且在這種環境之下，我划著小舟在沒有人跡的湖中央，想對妳非禮是非常輕易的。」

千春全身顫抖著，心中十分着急。

「我們現在來試試吧！我看妳大概是還沒人碰過的千金之體，如果妳不反抗的話，我就不會對妳施加暴力的，不然的話……。」

在黃昏的霧氣中，這一支小舟發出單調的划槳聲，靠近了對岸。

吉兵衞將舟划到了對岸後，並沒有讓千春平

安的上岸，而威脅着她：

「怎麼樣？」

將船槳丟到湖中，吉兵衞掏出香煙來點著了，吐出一口煙霧說：

「千春小姐，妳想通了沒有？」

「……」

「怎麼變成啞巴了？」

「……」

「妳要裝死也沒有用的，我河童吉兵衞什麼壞事都做絕了，我看妳還是乖乖的接受我的建議，不然的話，妳會一輩子哭著過日子的，妳趕緊坦白的告訴我：琉球使者運送了何物到這兒來呢？」

「……」

「如果妳再不同答，我就眞的要動手了，我已經快忍耐不住了。」

他這樣說著，就將煙斗收起，要站起身來。

這時，千春就想躍身投入湖中。

「唉呀！等一下！」

吉兵衞早已料到她會來這一招，立卽跳過去，抓住了千春的頭髮將她拉回來。

看來這個吉兵衞對於這種行動倒是很熟練，他緊抱著千春，使她無法動彈。

千春只能轉動著頭，向他的臉孔吐了一口唾液。

但是，吉兵衞還是嘻皮笑臉的說：

「在小舟上要對美女動粗，我河童吉兵衞倒是第一次嘗試，這個結果可都是你自己逼我做出來的。」

千春一下子就被放到艙上，仰臥著。

吉兵衞是懂得點穴的，他一下子就點住了千春的麻穴，使得千春無法掙扎。

雖然千春一點兒力氣也沒有了，但在臉孔上還是呈現着反抗的表情，狠狠的盯着吉兵衞。

「呵呵！千春小姐不要這樣充滿敵意的看着我，等一會兒你就會知道生爲女人的眞正滋味了

，那個時候，妳還會感謝我哪！」

吉兵衞看着她憤怒的視線，又冷笑着說：

「妳儘管的恨我吧！眼睛都不必眨一下，恨死我！把我看成魔鬼或是毒蛇都可以。」

「……」

千春繼續的掙扎着，她深信着奇蹟一定會出現。

狠盯着他是目前千春所唯一能做到的反抗。

可是奇蹟並沒有出現。

經過了幾秒鐘之後，千春所看到的吉兵衞的臉孔忽然朦朧起來，心中不由得感到害怕。

不行，不能這樣，雖然她愈想努力的睜開雙眼，但是對方的臉孔愈來愈模糊了，變成了一團白色。

千春感到無比的恐懼，全身顫抖着。

不久，就感覺到全身飄浮在半空中，有一種陶醉的感覺，好像躺在一堆白雪中睡覺而沉下去一樣。

不行，強忍着將眼睛睜開。

「唉喲！」

千春發出小小的叫聲。

看着對方已不是吉兵衞色瞇瞇的臉孔，而是一張有高雅氣質的清瘦的年輕人。

「妳看看我的臉孔，妳知道我是誰嗎？我很早就已愛慕着妳，我要將身與心都奉獻給妳，現在妳要開始與我共行夫妻之禮了。」

一個很柔和而甜美的聲音，傳進了千春的耳朶中。

不，不是他！不要受騙。

雖然對自己這樣喊着，但是不一刻間，千春的神經慢慢的麻痺了。

男人對她的甜言蜜語，使她逐漸喪失了反抗的意志。

她的衣服被脫掉了，全身赤裸着。只是湖上吹來的一陣冷風，使她的全身感到一陣的顫抖而已。

吉兵衞毫無顧忌的在完全被催眠住的千春身上撫摩着。

四週的霧已經完全消散，湖上黃昏的色彩愈來愈濃了。

吉兵衞吞了一口唾液，想要爬上千春身上的一瞬間，從岸邊的樹影後面，飛來了一支小劍。

對揮過來的聲音，本能的想要躲過身時，因爲心情興奮喘氣急促而慢了一步。

吉兵衞叫了一聲：

「唉！」

就雙手按着自己的胸部倒了下去。

小劍很深的插進了他的胸膛中。

接着，有一條繩子抛過來，鈎住了船頭，小舟被拉上岸了。

吉兵衞很痛苦的呻吟着，他看清了在一瞬間打消了自己意念的對手，竟是一個白衣打扮的年輕人時，就搖着頭說：

「我輸掉了！」

不愧是一個大盜賊，一知道自己敗北時，就很爽快的承認了。

九郎將小舟拉上沙灘，抱起了千春。

「先生！」

倒在船舷上的吉兵衞，撕下自己的衣服壓住了噴血的傷口說：

「你怎麼知道小舟會划到這兒來呢？」

「站在山頂上，望一眼就知道從什麼地方來，到什麼地方去，一目瞭然。」

九郎用很明朗的口氣回答着。

「你怎麼會知道我將這個年輕武士用小舟運過來呢？」

「這是你失敗的原因，你所僱用的鬼面佐源太，我們是早已認識的。有時是敵人，有時是同志，將來還有機會和他一較高低的，所以他才無意中透露出來的。」

「這眞是我吉兵衞一生中唯一的大失敗，可

是你要知道，我並不是一般普通的盜賊，而是一個比別人有着加倍的智慧，且是一個有仇必報的可怕盜賊。」

「好吧！你傷好了之後，我隨時等着你！」

九郎就笑着將千春放在肩頭上，消失在樹林間了。

「好！走着瞧吧！」

吉兵衞自言自語着。

「唉喲！我以爲是香菇變成的妖怪！」

馬夫驚叫着大聲說。

週圍的行人也笑了。

因爲小和尙帶着斗笠，就像一個張開來的香菇在路上走着。

這條路是駿河路的第一程——小野氏五萬石沼津城下的一條街道。

將斗笠拉高一點的小和尙很嚴肅的問着：

「我想請教各位！」

「什麼事？小和尙！」

「幕府公家的行列，什麼時候走過去的。」

「是不是有五匹馬帶着貨物的行列？」

「是！」

「大概經過了十分鐘以上，這時恐怕已經到了城內的客棧中了。」

「謝謝你們！」

說着，又將斗笠拉下來繼續往前走。

妙眞是受了源氏九郎的拜託，而在箱根與夢想上人告別後下山到城裏來的。

他還沒走到一百尺遠的時候。

「喂！小和尙！」

有一個人從後面叫着。

妙眞一回頭，看到坐在路邊一棵大樹下的人，不禁嚇了一大跳。

因爲這人正是從棺木中出來，有着黑亮義肢的浪人。

「什麼事？」

雖然內心害怕着，但故意提高聲音說：

佐源太就站起來，走到他身旁說：

「你一個人要到那兒去？」

「沒有目的！」

「你是不是要到西部去？總有個目的地吧？」

「我想欣賞欣賞各地的風光。」

「不要騙人！」

「浪人先生！」

「什麼事？」

「我看你定有什麼目的，才會與我一起走這條路？」

「看起來好玩嘛！」

「好玩？」

「對！當我的腰間這柄劍出鞘時，不是很好玩嗎？」

「你好殘忍！」

妙眞壓低聲音說着。

「什麼？你說什麼？」

「我說你好殘忍！」

「你是說我嗎？」

「對呀！不說你說誰?!」

「小混蛋！你想死嗎？」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求求菩薩救救我，也救救你這個六根不清的鬼東西。」

「小和尚！你敢這樣駡我？我看你大概以爲有源氏九郎做靠山是嗎？源氏九郎交待你做什麼事？說！」

佐源太故意的顯示殺機，而逼進了妙眞。

妙眞內心雖然害怕，但表面上仍裝做若無其事般的走着。

「浪人先生！」

「什麼事？」

「聽說你與源氏九郎做過眞劍的比鬪？」

「……」

「有過嗎？」

「有。」

「是不是輸了？」

「沒有勝負？」

「你撒謊，我也會知道的。」

「輸了又怎麼樣？」

佐源太大聲說。

「你輸的時候，是不是在心情上引起了某種震動？」

「什麼？」

「你一直相信自已是壞人中的壞人，可是當你輸給源氏九郎時，你在心中突然感到有一種孤獨感，你想到，這樣混一生，既無親人又無朋友，產生了寂寞的心情，不由得起了陣陣寒意。」

「……」

佐源太默然不語。

他的心意完全被看穿了。

同時竟是被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說的那樣準。

「哈哈！對了吧！浪人先生！」

妙眞抬頭看着佐源太微笑着。

鬼靈精！

雖然在心中這樣駡着，但是表面上一點也不生氣與怨恨，他看着妙眞：

「你說中了，又能怎麼樣？」

佐源太很嚴肅的問他。

「可以說，在源氏九郎的面前，你已經產生出一種心理，你無法勝過眞理與正義，你需要溫暖，需要友情，成爲源氏九郎的朋友！」

「小和尚！你在教訓我？」

「絕無此意，這是一個很正經的建議，叔叔！」

妙眞伸出手，握住了佐源太那隻發出黑色光亮的義肢。雖然他在接觸時感到一陣厭惡感，但他還是拉着它說：

「如果你成爲了我們的同志，我們就如同得到了百萬大軍！」

佐源太雖然在心中想接受妙眞的勸告，但是他在嘴中仍強硬的說：

「我鬼面佐源太還沒有傻瓜到被小和尙幾句花言巧語就受騙的程度！」

可是不久之後，這一對年齡相差很多的朋友却進入了沼津城。

沼津城中的客棧集中區叫做清水屋。

馬路旁排列着許多小客棧。

面色兇惡有着一隻鐵肢的浪人，與被人認爲香菇妖怪的小和尙，走進了其中的一家。

妙眞走進房間之後，自己獨自的靠着牆壁坐下來。

劍鬼也就地坐上，向下女叫着說：

「趕快拿酒過來！」

妙眞就微笑着說：

「我看這酒似乎是很好喝的東西。」

「當然，還用問嗎？酒是天之美露，百藥之長，消愁玉漿，如果在這個世間上，沒有酒與女人，就一點意思也沒有了，如何能活下去？」

看來鬼面佐源太，酒蟲早已在喉嚨中作祟，想要喝酒了。

可是妙眞又繼續的笑着說：

「人是奇怪的動物，照你所說酒是很好的東西，但是喝了之後，怎麼又會變的發瘋呢？」

「你胡說八道些什麼？」

「第一杯是人飲酒，第二杯是酒飲酒，第三杯是酒飲人，我看浪人先生，你不要被酒飲掉了吧！」

「你混蛋！你以爲我會酒醉嗎？你可知道我的酒量，李白飲酒一斗，能做詩百篇；鬼面佐源太飲酒一斗能殺百人，哈哈！」

眞的，等到下女送飯菜過來時，佐源太並不夾菜，只用飯碗，大碗大碗的喝酒。

妙眞端正的坐着，注視着他喝酒的模樣。

不多一會兒，酒精起了作用。

佐源太躺下來，發出鼾聲的睡着了。

妙眞從口袋中拿出了一個小袋子，解開了繩子向飯碗中倒了下去。

白粉滲進了碗中。

妙眞再加上酒，使白粉融化掉，裝做無事般的，將小袋子再放回口袋中。

經過了兩小時以後。

「喂！浪人先生，起來吧！」

被推搖着的佐源太，只是翻了個身，又繼續的睡着了。

妙眞向他的耳旁用很大的聲音叫道：

「你被酒飲掉了。」

佐源太立卽霍然而起，恨恨的看着妙眞說：

「你這個討厭的東西，鬼叫些什麼？」

妙眞仍然微笑着告訴他說：

「我看！是我們開始工作的時候了。」

「工作？什麼工作？」

佐源太說着就伸出手拿起滿碗的酒，一口氣喝下去。雖然，他口中感到有點苦苦的，但以爲是自己喝酒過量的關係，才有這種感覺。

「你要揹着我偷進客棧去。」

「揹着？揹着是何意？」

「揹！就是揹着哦。」

「住口！我又不是女人還要揹孩子。」

「我沒學過隱身術，如果被抓到了我也沒有反抗的能力，而你呢？背着一個人就像是多穿着一件衣服般的輕便。」

佐源太看着小和尙，有一種很奇妙的感覺。

因爲他忽然覺得這個小和尙，如果不是將軍家的私生子，恐怕也是高貴人家的庶子。

他並不知道，這是酒中的藥起了作用。

佐源太感到要服從小和尙，就是自己的任務一般。

「好！你要我揹你偷進客棧街，想做什麼？」

「這等我們達到目的地後，再告訴你，我們

走吧！」

深更半夜。

在沒有人影的街道上，只有風聲呼呼的吹着。

在客棧與客棧的巷子間，有一個駝背的黑影跑出來。

「我們到客棧街的後面去！」

好像是他背上的瘤發出聲音，這樣命令着。

在這兒所謂的客棧街，就是指藩主公卿所派遣出來的武士們所投宿的特別宿舍，一般老百姓們是無法住進去的。

因爲這是藩主們所包辦的客棧，所以規模非常龐大。

尤其是其中的清水屋這一家，只是本舘的建坪就超過了四百八十坪。

如果要把厨房、院子、倉庫包含進去的話，起碼超出了一千坪以上。

因此，要偷進去並不十分困難，但是偷進去之後，想找到所要找的房間，却並不容易。

佐源太跑到後面去，跳過了高牆，站在茂密的樹林中。

「到什麼地方呢？」

「咦！到什麼地方？」

妙眞故意裝瘋賣傻的說。

「不知道怎麼辦呢？」

「我們先去找找放着貨物的房間吧！」

「那大概是二樓的房間了。」

「好！我們走吧！」

「你到裏面去想幹什麼？」

「你的任務是把我帶到那兒就可以了。」

「哼！」

如果是平常時候的佐源太，早就發起脾氣，而對着小和尚的背後揮上一刀，將他的頭砍落在地上，但是因爲吃了迷藥的關係，只能乖乖的站在那兒。樹林間有猫頭鷹在叫着。

這一所房舍的窗戶全部都是關着的。

「如果我們要偷入二樓，我們還是先找梯子較好！」

在背上的聲音這樣說着。

「不要囉嗦，我自己會想辦法的。」

劍鬼想憑着自己的眞工夫，不想引借外力。

佐源太一下子就跳上了走廊，拔出了小刀撬開了門，馬上就走進去中廊，在裏頭的房間透出了燈火，看樣子有相當的人數在裏頭。

佐源太搖着頭，將小和尚背好一點，就沿着牆壁前進。

沒有聽見一點談笑之聲，但從感覺上得知，房中的氣氛似乎很緊張。

佐源太停下脚步，就聽見裏頭說：

「這樣說來，從琉球來朝貢的使者完全是假的，而把外國船隻中的金銀財寳完全沒收了，偷偷運進來啦！」

「對！這件事情，你們回去絕不能向家人說起。」

這樣命令着的聲音，是幕府公家行列的指揮者——杉戶源左衞門。

「不但是沒收貨品，並且還把活着的人叫使者運過來。」

「什麼活着的人？」

「是一個像天仙般的美麗女子。」

源左衞門笑着說。

「不過這個陰謀終究會被人發現的。」

「等到被發現的時候，要如何的處理，我們上司也都考慮過，我們會將過錯推給長崎奉行小出內匠頭時春，都已經巧妙的安排好了。」

「好！安排的很妙，可是美女是什麼人呢？」

「不要這樣追根究底，只要你們能平安完成使命的話，每一個人就可得到賞金五十兩。」

原來如此！

佐源太在走廊上點着頭表示知道了。

我可以看出河童吉兵衛所想要的究竟是何物了。這個小和尚也被源氏九郎利用着，而想要這個東西。如果是這樣，我也參加一份。

佐源太走到了長廊的盡頭，踏上了樓梯。

小和尚就像睡着覺一樣，一句話也不說。

在踏着階梯的時候，佐源太就問道：

「小鬼！你都聽到了嗎？」

「聽到了。」

「你也想偷走假琉球使者所運來的東西吧！」

「我們信佛的人，是絕對不做小偷的。」

「不要騙我！你一定是受到了源氏九郎的拜託，而在計劃着偷走的辦法。」

在最裏面的一個房間中，堆放着由五匹馬所運來的貨物。

源氏九郎的眼力，早已在箱根關卡看出來貨箱是空的。因爲是空的，所以並沒有人來看守。

「好，到了！」

佐源太把妙眞卸下來。

「辛苦了，你可以走了。」

妙眞像他的主人一般，命令着他。

「你一個人留在這兒做什麼？」

「你的工作是把我送到這兒卽可，現在你的工作已畢，趕快走吧！」

「我擔心你！」

「這是我個人的事情，我一點也不害怕，你擔心什麼呢？」

「不是這樣說的，我是對你所要做的事感到興趣。」

「這樣說來你是要參加源氏九郎的行動了？」

妙眞微笑着問。

可是佐源太却默然的走出去，他想再詳細的去偷聽樓下房間的秘談。

佐源太眞是大膽無比，但是因此差一點就丢

了生命！

他站在黑暗的房間中，將耳朵貼在紙門上聽着。

就在這時，房間中沒有說話的聲音。

杉戶源左衞門接受了如此重大的命令，是一點兒也不敢掉以輕心的，同時他的武功也相當的高強。

他站起身來，拿起了掛在牆上的長矛，就喊着：

「嘿！」

他向紙門的一方強力的猛刺進去。

他知道沒有反應後，立卽的拉回長矛。

坐在裏面的一些人臉色都變了。

「來人哪！」

因爲長矛從矛刃處被截成了兩段。

「趕快出來啊！」

從每一個房間中跑出來的武士，像一大羣的蝗蟲般，奔走到走廊上，將隔壁佐源太所躱藏的房間包圍了。

佐源太在黑暗中笑了，他像一個好久沒有吸過血的吸血鬼一般，看到這麼多人跑過來，他貪婪而殘忍的性格又再一次得到發揮的機會了。

他慢慢的靠着紙門移過去，就在這一刹那間。

佐源太飛起身軀將劍刺出。

「唉喲，」

隨着這聲悲叫，紙門不但被斬成兩塊，人的血液也飛濺起來。

一個武士被斬斷了咽喉，倒在走廊上。

佐源太如魔鬼般的飄飄然的移到走廊，對衆人說：

「誰想早一步到陰曹地府，誰就先來吧！」

七八隻的白刃圍着他，佐源太却毫不在意，等他們圍逼相當近時，才搖搖血刃說：

「你們看一看，這把劍好久都沒吸過人血了。」

佐源太因爲身體中還有迷藥成份，更使他的神經興奮着，而讓他的殘忍性更加的高昂。

這時，有一個年輕武士求功心切，從刀列中走出，向佐源太欺身過去。

「你想比別人早些死嗎？」

佐源太將劍指着天直立着。

宇宙劍——這一招可以自誇的招式，並沒有使這名年輕武士感到害怕。

「看刀！」

從全身發出所有的力量如此叫着，將刀砍來。

「好！」

佐源太改變了架式將劍水平的揮過去，看到劍上有了新的血跡，他將水平的劍式廻旋着叫喊着：

「你們大家都得死！」

佐源太叫着衝進了白刃陣內，儘量的飛揮着自己可怕的劍法。

這時，在二樓的最裏間之房間中。

小和尚妙眞說着：

「眞的幹起來了！」

然後用很嚴肅的神情雙手合十的說：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貪者必滅，智者必離。危險，危險，君子危而不近。」

這樣的在口中唸唸有詞的，然後打開了空貨箱，自己躲進到貨箱裏頭去。

東海道的原宿。

在這個沿海的小鎮中，馬路旁有兩排松樹，襯托着一片晴朗的秋天景色更爲可愛。

在這兒眺望富士山，是最好的一個場所。

如果沒有這一座山，恐怕走東海道這條路的旅客會減少一半的。

「奇怪！」

源氏九郎這樣說着，在路邊的茶館停下來，欣賞着景色怡人的富士山。

「什麽事奇怪呢？」

問者是站在九郎身邊的一位楚楚可人的少女，也就是不久前女扮男裝傻俏的年輕武士。

她是長崎奉行小次內匠頭的千金——千春小姐。

「在一年四季中，富士山應該都是使人賞心悅目的，在任何時候看來這座山都是有生命的。可是，看它的人，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會產生愉快、興奮，在痛苦與悲哀的心情下，看到富士山不但不會愉快，還會更加的傷心、埋怨。爲什麽人有這許多的憎恨與煩惱？而必須互相的勾心鬭角呢？」

九郎說完後，才想起自己的這一番理論對這位姑娘等於是白說了，才不得不苦笑接着說：

「怎麽我會和你講這些不相干的話呢。」

千春偷偷看着九郎高雅的側影，而感到他，雖然有着一般高貴的氣質，但是從他側臉神色上看，也可以知道他平日並不是多麽快樂的。

九郎感覺到千春親切的視線注視着自己，於是回過頭來告訴他說：

「本來我只是想送妳越過箱根，就算完成了任務。」

「對不起！你救我的命，我會沒齒難忘的。」

「好！妳既然這樣說，妳想如何報答我呢？」

「你希望什麽東西呢？」

千春低着頭說。

「什麽東西都可以嗎？」

「可以！」

「好！我想今夜與妳做一夜夫妻！」

「什麽？」

千春又驚又喜，看着九郎。

九郎只是笑着看她。

「好！要是你希望這種東西的話，可以！」

千春很肯定的點頭表示同意。

九郎反而感到不好意思的說：

「妳眞的肯？妳還是一個處女，怎能如此隨隨便便的送給一個陌生男人，把自己的貞操毀掉呢？」

「如果是送給你的話，我不會感到後悔的。」

千春很小聲的似乎在告訴自己。

於是，九郎立刻變的很嚴肅同時用冷冰冰的口氣說：

「女人的貞操是一輩子只能奉獻給一個男人的，妳應該要好好的保重它才對！」

這樣說着，就從椅子上站起，看着馬路的一端說：

「差不多行列快要到了吧？」

九郎一個人這樣自語着。

千春看着九郎的背影，忽然間感到一股悲哀湧上了心頭。

經過了兩晝夜，千春如影隨形般的跟着九郎，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是似乎在很早很早的時候起，命運就已經注定了兩人會連接在一起。

所以，突然間九郎竟要求她獻身時，千春眞是又驚又喜，而且在她心中有這一天應該來臨的感覺。

可是，當她拋棄了少女的羞耻心，而答應他時，他却忽然變成了一副冰冷冷的態度，實在使千春整個人像掉進冰窖中，她感覺到自己的一顆芳心已經破碎了。

「唉喲！這是什麼行列？」

路上的行人，看到這一行人們的出現都瞠目結舌的看着。

雖然在行列前面的武士與平時藩主到江戶行列中的武士並沒有什麼兩樣，但是行列中却有穿着異樣衣服的樂師，彈着三弦琴，吹着笛子打着鼓。同時還有把頭髮梳得高高的數十名娘子軍，並且在馬背上還放着許多花花綠綠的布匹，漆着

朱紅色的牛車代替轎子。

行人竊竊私語着：

「這是從琉球來的。」

「什麼？琉球！那是唐國過來的。」

「他們從那麼遠的地方到我們日本來幹什麼？大概不是爲了向將軍朝貢蕃薯而來的吧？看他們奏着樂器，大概是要讓將軍看看琉球的舞蹈吧！」

「你知不知道琉球的舞蹈。」

「聽說琉球的舞蹈是搖着臀部舞着的。」

「唉！不要胡說八道！他們來了！」

正使是一名琉球王子，他帶領着讚禮官、儀衞正、樂正、常翰使、樂師……等，都是穿着琉球人的服裝，但是面貌却與琉球人並不大相似。

源氏九郎與千春站在已成熟的稻田中，等待着行列的走近。

旁邊的樹林中還繫着一匹馬。

「千春小姐！」

默然凝視着行列的九郎說道：

「在那輛牛車中，你說有一名琉球公主坐在裏頭嗎？」

「是的！」

千春點頭着。

那是去年春天的事情，以瀨戶內海爲根據地的海盜，帶着八幡大菩薩的旗子跑到南海去，攻擊了琉球，同時把中山王的公主奪走了。

長崎奉行因爲經常往來琉球，所以與中山王有着特別親密的關係，經過長崎奉行的多方連絡及許多波折之後，才決定以一萬兩的黃金把公主贖回去，可是幕府認爲長崎奉行越權處置，不但將他改調別處，還對中山王指令要朝貢三萬兩的黃金。

同時還要公主來晉見將軍，不過，所謂的晉見，其實就是要公主來陪伴將軍。

杉戶源左衞門要偸偸的從琉球使者的行列中來接收公主。

千春被父親帶着一起到琉球時，與公主如姐妹般的相處，所以爲了救她，千春就單身策馬的從江戶奔來。

源氏九郎從千春處得知詳情後，就不得不插手其間干涉此事。

「千春小姐！在那個行列中有不少武功相當高強的警衛武士，我不敢保證一定能把公主救出來，如果失敗，我想妳也只有認命了。」

「是的！」

「如果成功了，我會把公主帶到這兒來，你就與公主一起坐着馬逃跑吧！我來做斷後的工作。」

「謝謝！我一定會做到的。」

千春看到九郎翻身上馬，不知不覺的在胸前雙手合什祈禱着，即使是不能奪回公主而失敗的話，也希望九郎能够平平安安的回來，女人內心的變化眞是快得很。

九郎在稻田中的田埂上迂迴着前進，想衝進行列中，在跑了約兩百尺時。

「唷！」

忽然的將馬拉直了。

因爲此刻，突然從稻田中站起來許許多多的人。

站在中央者，拔出了劍，劍刃在陽光下閃亮着，大聲命令道：

「衝啊！衝過去啊！」

伏在田中的一大夥，像一陣旋風般向馬路奔過去。

這一羣人中有浪人，也有無賴、地痞流氓等……，身份很複雜。

可是，在表面上看來，他們的攻擊陣勢前後都有聯繫，證明了他們是經過訓練而不是普通的暴徒。

九郎腦中突然想到：

「不錯！這是河童吉兵衞幫派的人。」

這樣的直覺到，九郎只好袖手旁觀着。

行列原本靜靜的走着，看到這一大羣人圍了過來，就有了騷動了。他們沒有想到在白天的一片美麗景色中，竟會受到攻擊，這眞是出人意料。

可是他們也不是容易對付的。

在行列中有十數個幕府的侍衞，這些侍衞被派遣着預備萬一發生事情時，可以派上用場的。

「快！」有一個侍衞這樣叫着。

這十數名侍衞馬上團結在一起，排成了防衞的陣勢。其他的人只會驚愣着、慌張着，相形之下，他們是冷靜而有組織的。

不過，暴徒們看到這一行整齊的陣勢，不但不感到害怕，反而提高了鬭志，喊叫着衝過來：

「不要讓他們跑掉！」

「不要讓公主跑掉！」

「快呀！不要講話！」

這一條路充滿了一片混吵雜的聲音。

在此地，有怒號與怒號，白刃對白刃，血液及血液，彼此接觸着。

「混蛋！」

「死掉！」

「你才該死掉！」

如此互相攻擊叫罵着，處於劣勢的是攻擊者這一邊。

「看劍！」

「送死啊！」

「唉！」

這樣發出短短的尖銳叫聲的，是被攻擊者的這一邊人。

不用說，在功夫上後者是比前者強了無數倍，可是在人數上，前者是多出數倍以上的。

而且，這些惡徒對於殘酷的攻擊，也有着充分的經驗。

幕府侍衞們拚死的戰鬭，經過片刻之後，敗像愈來愈顯露了。

尤其在這個時刻，從海邊的松林中又衝出來了十七、八個新手，大勢已經決定了。

有數名無賴漢跳上牛車，從裏面拖出了一個穿着華麗衣服的少女。

這時，抬着貨箱的伕役們放下貨箱逃跑了。侍衞們也一個一個的倒下。

「好！可以撤走了！」

一個商人模樣的指揮者如此叫着。

此刻，被拖出來的少女，出人意料的撞倒了想要捆住她的無賴而逃走了。

「你這個賤貨！」

因爲以爲是一名弱女子，所以沒有留心以爲很容易捆綁住她，但是面臨着必死無疑的公主，不知從何處生出了如此強大的力量，而躲開了追來的浪人，她跑了有一百步以上，這是她所能跑的最大極限。

要是沒有一個白衣救星在她面前出現的話，**這位公主一定會像路旁的一朵小花般被蹂躪了。**

九郎將馬趕過去，把少女像棉絮般的輕輕拖上來，坐在他的背後。

「這就是鷸蚌相爭漁人得利，謝謝你們，再見！」

這樣叫着，將馬掉頭而去，愈跑愈遠。

「混蛋！」

「畜牲！」

「等一下！」

許多人這樣罵着叫着想要追趕，但是追不及了。

「糟糕！源氏九郎還是出來了！」

一個人獨自的躲在遠遠的大樹下，河童吉兵衞雖然因爲受到了九郎的刺傷，而沒有親自指揮攻擊，但是這個打刼的計劃，却是由他的腦筋所想出來的。

「走着瞧！」

看着跑的遠遠九郎愈來愈小的背影，吉兵衞**的眼神中，燃燒着憤怒之火。**

就在當天的黃昏。

琉球使節的行列，好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般的，靜靜的到達了設在原宿富士屋客棧的臨時招待所。

不知道爲什麼，這一行人被下令禁止說出白天時候被暴徒攻擊，而公主被奪走的不幸事件，每一個人都繃着臉孔，將牛車拉進了院子裏。

裝扮成琉球王子的人，是新任的長崎奉行——相馬內膳正的心腹——楠本啓十郎。

他被招待人員迎接着，裝出笑容打過招呼後，走入了貴賓室。

楠本啓十郎坐在上座後，好像喝了一碗苦水般，而深深的嘆息着。

杉戶源左衞門好像很着急的奔進來說：

「啓十郎，今天在東海道道路上所發生的事，差不多已經越過箱根傳到江戶去了。」

啓十郎抬頭看着源左衞門說：

「我太慚愧了！」

有氣無力的聲音回答着。

「是誰奪走公主的？」源左衞門問。

「我看不出來。」

「什麼？你看不出來？像你這樣老練的人，竟沒有注意到從長崎就開始被人跟蹤着了？」

楠本啓十郎本來是將軍身邊的侍衞，也是幕府的秘諜，並且還一度擔任過秘諜的指揮者，在外櫻田的間諜藩邸領導着他們。

源左衞門做夢也沒有想到，像他這樣厲害的人物，竟會意外的被人從手中奪走他所保護的公主。

「眞是對不起，但是我們的確一點也沒有感覺到有盜賊的踪影。」

「混帳東西！」

源左衞門氣得臉色通紅，大罵着說：

「虧你還敢如此說，啓十郎！你與我都應該切腹的。」

「等一下！」

啓十郎將頭抬起，表情十分鎮定，似乎有了對策：

「我想奪走公主的人，也許是前長崎奉行所指揮的海盜，也卽是說內匠頭爲了要將公主還給中山王，而暗通消息給海盜，請他們來接走的。」

「你是說他與海盜有勾結嗎？」

「對！內匠頭曾許諾給海盜黃金一萬兩，把公主贖回去，因爲這項罪行而被罷除了奉行的職務，所以可能與這些海盜們勾結在一起，將公主奪走後，再向中山王恐嚇，拿到這筆錢。」

「如果奪走公主的是海盜，不只是會強奪公主，而對貢物金、銀、財寶也會搶走的。」

「貢物是一點兒也沒被搶走。」

「爲什麼沒有被搶走呢？」

「因爲我把金銀財寶等貢物，故意的留在後面，另外再派人保護着運回來。」

「嗯！這一點，你做得還不錯。」

「我們是僞裝成大阪商人將葡萄酒、醬油之類，運到江戶，現在正在路途上，大概在十分鐘之後就會到達的。」

「這是不幸中之大幸，如果財寶沒有被搶走，也許我們的人頭還可以保存住了。」

「杉戶先生！」

「什麼事？」

「有沒有人在江戶與琉球公主見過面？」

「我想是沒有人見過她的。」

「這樣就好了。」

啓十郎笑着說：

「我們去找一個像公主一樣的少女，來個掉包之計，不也可以嗎？」

「你說什麼？如果被發現了，那不是要被抄家滅族嗎？」

「你想想看，如果我們老老實實的將公主被搶走的事情報告上去，結果不是一樣嗎？我想還

不如在死中求活較爲聰明呢！」

啓十郎低着頭說着。

源左衞門本來就是一個膽小鬼，所以一時沉吟着答覆不出來。

過了一會兒以後。

「你能立卽找到與公主一模一樣的少女嗎？」

「如果想去做的話，並沒有什麼困難。」

曾經幹過間諜工作的啓十郎，使得源左衞門很放心的將此事交給他去辦。

「不管怎樣，財寶沒有失掉，這倒可使我們稍感安心的。」

啓十郎所說的並沒有錯，差不多過了十分鐘之後，在已是黃昏的路上，有數輛貨車發出了很大的聲響，到達了招待所。

卸下來的每一件貨物上，都有着大阪外船場河內屋商店的烙印。

僕役們其實也是長崎奉行的捕快們裝扮的，他們很快的把這些貨物運進到裏面的房間去了。

在房間中，早已擺着杉戶源左衞門從江戶運過來寶貨箱，箱上有幕府公用令牌旗幟。現在可以照着預定計劃的陰謀進行着，將運過來的琉球財寶，搬移到空貨箱中。

源左衞門與啓十郎進到房間來。

「你是說在這些酒桶中埋藏了金銀財寶。」

「是的，在這其中有許多的珊瑚、珍珠、金項鍊……等，如果要換成現款的話，每一件東西價值都在數千兩以上，甚至於數萬兩以上。」

啓十郎這樣說着，就打開了酒桶蓋，拉出了裏面的東西。出現的是一包包的金銀財寶都用黑布包着。

「我很想看個清楚，但是現在已經太晚了，只要把這些貨品移進到空箱中卽可。」

這種黑色的包裹約有十個左右，立卽就被收藏在空貨箱中。

源左衞門交待着啓十郎要好好的看守着這些東西，就回房睡覺了。

然後，差不多經過了二十分鐘左右，這個房間窗戶旁的牆壁，發出了輕微聲音並且旋轉着。

這個房間是安排貴賓所休息的房間。因此，在深更半夜中，都有守衞的武士藏在床鋪旁邊的夾壁中，這個夾壁是可以旋轉的。

這時，就在黑暗的房間中出現了小和尚妙眞。

妙眞隱藏在這個房間中，並沒有什麼値得奇怪的。

因爲妙眞是被鬼面佐源太背着進入了沼津城下的臨時招待所——清水屋，然後他躲藏在源左衞門所負責運送的幕府公用的空貨箱中，接着，貨箱從沼津被運到原宿來了，等到貨箱被抬入貴賓休息室後，他就偷偷的從貨箱中跑出來了。

妙眞非常小心的，偷偷摸索着，他看清了走廊四週的房間沒有守衞者，就放心的走着。

然後，他跑到放着財寶的貨箱旁，打開蓋子唸經道：

「南無阿彌陀佛！貪者必滅，智者定離，有形的必毀，惡事必會敗露。」

他口中如此唸着，就將黑色包裹一個個拿出來，而且解開繩子，拼命的掏出裏面的東西。

經過了十幾分鐘之後。

妙眞把剛放進貨箱中的各種金銀財寶拿出來，再放回酒桶中。

將已經空的貨箱照樣的捆好，用黑布包着移到了幕府公用的貨堆中。

「眞險！好不容易做好了。」

妙眞擦着臉上的汗水如此說着。

這時，忽然間隔着走廊的紙門一下子被拉開了。

這是啓十郎起來巡邏，偶然的發現了在休息室中有異聲而進來的。

「唉！奇怪！」

看到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和尚，站在房間中央，他雖然懷疑是狐狸所變的妖怪，但還是衝過來要抓住他。

「阿彌陀佛！」

妙眞自個兒也吃了一驚，想要跳開，但被抓住了，他知道了抵抗是毫無用處的。

他不是一個愚笨的少年，他明瞭自己沒有武功，也沒有力量，要違抗的話，除了運用智力之外，是無法可想的。

可是，很不巧的，對方並不是一個善良的人。

因爲啓十郎是幹過間諜的工作，老奸巨滑，是不會讓小和尚三言兩語所能騙過去的。

妙眞裝做狐狸所變的樣子，做出各種滑稽的動作，啓十郎並不放在眼中，叫罵着：

「小鬼！別想逃！」

將妙眞的手臂擰住的快要折斷了。

也許會被殺掉！

這樣的預感在妙眞心中閃過時，不管有多大的膽量，都會在背上感到一陣寒意，使少年不知不覺喊出：

「師父！夢想上人快來救救我啊！」

這一瞬間，對方不知道爲了什麼，發出了一聲很低的呻吟，向前倒了下去。

妙眞立卽跳開，看到了像魔鬼般的鬼面佐源太站在自己的面前。

「嗨！」

妙眞高興的叫着，想到劍鬼來得還眞是時候。

劍鬼不知在何時已經進入了招待所。

「妙眞！你現在才知道光靠着腦筋，是不一定會做成功一件事的。」

他冷笑着。

「什麼？我是想再說幾句話，騙過他而逃走的。」

「你這個小鬼！死要面子，如果我不救你的

話，你早已入地獄了。」

這樣被說的妙貞，用手摸着自己的頸子小聲說着：

「阿彌陀佛！謝謝觀音菩薩。」

「你在這兒做了些什麼事？等一會兒我再問你，現在我們趕快走吧！」

佐源太這樣說着，可是妙貞却微笑着：

「我們明天早晨再走，先將這人處置好，將他隱藏起來，等着看熱鬧吧！」

在同一時間。

源氏九郎在距離原宿有三哩遠的山中，一所樵夫的小茅屋裏，圍着爐火，與他對坐著琉球公主。

但是沒有看到千春小姐。

九郎無法把公主交給千春用馬匹帶走，因為沒有想到由河童吉兵衞所指揮的那羣暴徒們偷襲了行列，而使九郎臨時計劃改變，雖然奪得了公主，但是九郎沒有時間回到千春所等待的樹林中，而一直的奔向山中。

他想如果讓千春帶着公主逃跑的話，一定會很快的讓吉兵衞一行人發現，而追回去的。

結果是九郎把千春小姐放棄了，他想千春小姐是一個有勇氣而且習過武的姑娘，一定會想辦法來保護自己的安全的。

九郎一句話也不說，將木柴一條條的放進火爐中，而驅散深夜的寒氣。

公主也默默的看着爐火燃燒。

忽然間，九郎抬起頭來看着公主。

公主也將視線迎接着九郎。

這是奇妙的兩目相接。

不但是九郎感覺到與這個異鄉高貴身份的姑娘，似曾相識，而在一起共同生活着；甚至於這位公主也有着此種感覺。

九郎立即將視線移開說：

「妳先躺着歇息吧！我可以整夜的燃燒着爐

火，而使屋中保持着溫暖。」

可是公主却用一雙充滿熱情的眼光看着九郎說：

「我想還是這樣坐坐比較好！」

「……」

「我一直在埋怨着自己的不幸，而到剛才被你救了之後，才感覺到，我過去所遭受的不幸，完全是為了得到目前片刻的幸福，而由神來做的安排，不知道為什麼，我到現在才感到眞正幸福的滋味。」

「……」

「我在琉球的時候，也是一個人很孤單的住在王宮中，從來沒有一個人像你這樣眞誠的對待我，我對你有着一股只要在你身邊就有安全的感覺。」

「……」

九郎沒有回答，也無法回答。

生在深宮中的公主，她把自己的感受，完全坦白的說出來，可是這樣對九郎只會增加麻煩的。

因此，九郎不敢開口，只是默默的聽着她的訴說。

這是一個天高氣爽的晚秋午後。

將軍家的出巡行列，偷偷的從江戶城出來了。

在當時將軍要出巡的話，等於是天下的一件大事。光是到上野的東照宮去做參拜的儀式，就要帶着數千名的隨從，而且行列在經過的路途上，是禁止有煙火氣，（也卽是禁止炊飯），以示崇敬，同時二樓的窗門，也都要貼封起來。

在行列走過時，每一家的主人，都要在自己的房子前面舖上席子，跪在上面叩着頭，以示最虔誠的迎接之意，如此一來，根本無法做生意。

可是，微服出巡的話，就與平常並沒有兩樣，居民們可以裝做視而不見不加理睬。

大概將軍又要到什麼地方去玩了。

衆人在自己的店中如此想着，看着行列的通過。

這一天行列的目的地是洪御殿，隨從也不到一百人，只有年輕的侍衞武士守衞着轎子而已。

不久，到達了洪御殿。

將軍從轎子中走出來，他在頭上覆着紫色的頭巾，使人只看到他的一雙眼睛。

到了一間四面都畫着孔雀圖樣的房間，將軍一坐下來就下令說：

「時間不多了，趕快做吧！」

立即被帶進來的是杉戶源左衞門，與長崎奉行守捕頭楠本啓十郎。

源左衞門與啓十郎的臉色眞來有點慌慌張張的，尤其是啓十郎的一雙眼睛，更不停的在房間中打轉。啓十郎所擔心的是：害怕被發現自己所僞裝的琉球王替身，而想得到將軍家寵愛的奸計。琉球公主是沒有人認識她的，所以倒不必擔心這項陰謀被人看穿。

可是啓十郎一直在心中感到陣陣不安，他似乎覺得在他的周圍有人在監視着他，使自己不能輕鬆。

當他在富士見屋放着貢品的房間中，發現了奇怪的小和尚之後，雖然啓十郎將他抓住了，但是在突然之間，自己却一下子昏過去而不省人事，等到醒過來時，已經躺在床鋪上，好像是做了一場惡夢一樣。

他馬上查驗包裝琉球金銀財寶的袋子，還是用黑布包裹着，一切完好如初，那爲什麼有個小和尚出現呢？無論如何這是沒有辦法解釋的。

是不是狐狸精？

原宿，原本就是狐狸很多的地方。

啓十郎是秘諜出身，照理說是不該有此種想法的。

不管怎樣，經過了重重困難，終於到達了洪

御殿，預備將公主及琉球的財寶呈獻給將軍。

但是在啓十郎的腦海中却有着一種暴風雨卽將來臨的預兆。

這是一種不吉的預感。

小侍衞們將黑布包裹一個一個的搬進來。

將軍說：

「打開！」

繩子解開了，布袋子口露出來。

「啊！這是什麼？」

小侍衞目瞪口呆的看着，裏面裝的竟是一塊塊的石頭。

啓十郎的全身頓時變的冰冷冷的。

將軍用很尖銳的聲音問着：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啓十郎立刻臨機應變，用恭恭敬敬的口吻說：

「爲了在路上怕受到不法之徒的襲擊，因此，我將這些包裹製造了許多同樣外表的黑色袋子以資混淆，而使不法之徒不能辨別眞僞，眞的貨品卽將運到，請稍待片刻。」

啓十郎仆伏在榻榻米上，向將軍報告着。

「源左衞門、啓十郎，你們所呈報的是眞的嗎？」

將軍在蒙着的頭巾中露出了一雙威氣逼人的眼神詢問着他們。

「是眞的！這是我措施的一個失誤，請原諒！」

「你們該不會是疏忽了，而讓東西被盜賊偸走了吧！」

「絕不會發生那種事情。」

將軍呵呵的笑着：

「好好好！東西以後再看，現在先把公主送到寢室來吧！」

將軍說完就離席進去了。

雖然是大白天，但是寢室經過了特殊的設計

，光線很暗，同時還點燈。

將軍脫下了白色的袍子，坐在床上，但仍帶着頭巾。

這時，走廊上傳來了一陣衣服與地板磨擦所發出的唏嗦聲，漸漸的移進了將軍寢室。

貼身婢女的聲音傳來了：

「報告將軍！琉球公主帶來了。」

「進來！」

將軍以冷淡的聲音回答着。

穿着盛裝的琉球公主，走進來很有禮貌的問安着。

將軍並沒有回頭。

經過了片刻的沉默後。

「來！陪伴我！」

他命令着。

「是！」

公主（其實是假的）走到了大屏風的後面，發出了一陣令人綺思的脫衣聲音。

只有極短的時間後，就來到了將軍的面前，坐下來，

這時，將軍才轉過頭來看她。

身披透明水色的輕紗，在燈光下，眞如一位夢幻中的美女，這位氣質高貴而美艷的女子，對將軍來說眞是一種極大的蠱惑。

在輕紗下，腰際繫着一條緋色的絲帶，更使將軍全身的熱血沸騰着。

「靠近一些？」

「是！」

她立即的靠了過去。

輕輕的紗縷脫下，露出了一副光滑的美玉雕塑般的胴體。

將軍將她發出麝香的身軀擁抱着。

他很不客氣的撫摸着她的胸部。

女子富於彈性而溫暖的軀體，深深的吸引住了將軍。

她並無任何不安，很自然而安心的倒在將軍

懷中。

閉着眼睛的女子，面容美麗整齊的如一件精製的藝術作品。

將軍一直凝視着她：

「妳不是處女！」

一句話劃破了周圍美妙的氣氛。

頓時，美麗的女子皺起了眉頭。

「妳大概在十六歲起，就嘗到了禁果，同時還經歷過了許多的男人，所以妳變成了如此的美麗成熟而解風情，妳正如一朵有毒的玫瑰，怎麼樣？」

「……」

女子將臉藏在將軍的胸中，不敢看他。

將軍將她一把推開，對她說：

「妳是什麼出身呢？是武士家還是商人家？妳的血統看來不錯，可能有着相當好的家庭背景。」

女子知進無法隱瞞了，就立即退到榻榻米上，她站立着的姿勢，表示出她不是一個普通的女子，她臉部的害怕表情，正如地獄中看到了許多的妖魔鬼怪而驚懼顫抖的那種神情。

「哈哈哈……能看出妳是假貨，沒有人比我更適當了，因爲我也是假的將軍！」

在笑聲中，對頭巾拿掉，現出了源氏九郎俊秀的容貌。

「怎麽樣？姑娘！妳假扮成公主，我僞裝爲將軍，在這豪華的寢室中，我們來合歡一番吧！這不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嗎？」

經過了十天之後——

南町奉行遠山左衞門尉景元官邸庭院中的一角，有一所小巧的建築物，琉球公主靜靜的坐在屋中。

她看着滿院盛開的黃、白色的菊花。

她臉上的表情却是一片沉重與哀怨。

順着木門舖着白石的一條小徑上，傳來了一

陣脚步聲。

公主的知覺似乎處於恍惚狀態，竟連如此清響的聲音也沒有聽見。

「公主！」

千春以清朗的聲音叫着她：

「探子來報！琉球的船隻已經到了品川外港，妳一定很高興又可以回到家鄉了。」

千春當做是自個兒事情一般高興着，公主回過頭來看她：

「我，我不想回琉球！」

她語意肯定的說出來：

「噢？」

千春很驚訝的問道：

「妳說什麼？」

代春的口吻充滿着責備，但也稍微了解她的心事。

公主再度將視線轉向着菊花。

「千春小姐！」

「什麼事？」

「思念一個人是很痛苦的事情。」

「……」

「妳曾經談過戀愛嗎？」

「嗯，……有……啊，……沒有！」

千春將頭垂下來。

公主公思慕的人，與自己腦海中所隱藏的秘密，正是同一個人。

「像妳這樣的美麗，一定得到過俊秀男子的眷戀，我是沒有這種經驗的……。」

「……」

「我只是一片單相思而已，要想忘記他，最好還是乘着來迎接的船隻回去吧！」

千春看到公主眼中的淚珠，一顆顆滑落到面頰上，看到此情，心中不由得感到一陣抽搐。

公主淚水滿面的注視着千春。

「千春小姐！」

「是！」

「妳是不是也在想念着那個人？」

「……」

千春頓時似乎要停止了呼吸，而無法回答。

「妳是不是也喜歡源氏九郎先生呢？」

「沒有這回事！」

千春雖然否定着，但是她那狼狽的神情，公主是猜測得出來的。

公主點着頭：

「妳一定很寂寞，請原諒我的失言。」

她向千春道歉着。

然後，她聲音低微的似乎在告訴着自己。

「我應該回琉球！」

經過了幾天之後。

在靠近東海道神奈川宿附近斷崖邊的迂迴山路旁，有一座小茶館，源氏九郎以瀟灑的姿態坐在其間。

在茶館往遠處眺望，晴空萬里，海面上風平浪靜，眞可使人忘掉一切的煩惱。

大自然是太廣大了！人類是太渺小了？

九郎的心中發出此種感慨，也許是受了週圍景色的影響。

那時，坐在鄰席的商人，似乎聽見了不尋常的聲音，臉上顯露出了驚異的神情。

「咦？那是什麼？我聽到了奇妙的音樂聲。」

他向九郎問着：

「先生！你聽到了沒有？」

「嗯！聽到了！」

九郎舉手指着海上！

「是由那艘船上所傳出來的。」

「是什麼音樂呢？」

「我想是琉球的舞曲。」

「噢！是嗎？」

「那是要回琉球的船。」

「眞的？」

「可能是在奏着離別的舞曲。」

「原來是這樣，我不太清楚，但的確是很悲傷的調子。」

「是的，琉球的舞曲，有一種說不出來的低沉的調子，可能演奏者本身也是很傷感的。」

九郎留下這句話就離開了。

才走了約短短的二百尺左右，忽然從背後發出了一聲槍響，九郎應聲倒地。這時，在斜坡的樹林中，跑出了一個人是河童吉兵衞。

「終於打倒他了。」

他走近九郎的身旁，想將九郎推落斷崖，就在這一瞬間。九郎如飛鳥般的躍起，以極快速的一劍，把吉兵衞刺殺了。

吉兵衞發出一聲哀嚎，身軀跌落倒浩瀚的海中。

好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一般，九郎離開了。在船上所奏出的哀傷舞曲，繼續的由海面上傳來。

梳子的奇蹟

逢坂山是靠近江戶山城的境內。

冷風在初冬的空氣中吹着，源氏九郎帶着深濶的斗笠，慢慢的爬上了逢坂山。

東海道沿途有五十三個關卡，他那身純白的衣裳已經稍微退了色，同時還有一點髒。

這位年輕的流浪者，並沒有一定的去處，他毫無目的的走着。在赴京都的路途上，要做什麼呢？

他還沒做決定。

在昔日的關卡舊址，有一間小茶館。在屋簷下掛着一支褪色的旗幟，在上頭寫着：

「甜酒！」

九郎進入裏間招呼着，坐在椅子上。

「忍耐力眞強！」

他似乎在嘴裏無意中說出，其實是有意說出來的。

有一個稍胖的中年商人，走入了茶館，坐在九郎身旁。九郎又同樣的說了一遍：

「忍耐力眞強！」

這位商人看了九郎一眼，眼光十分銳利。

商人說道：

「諒必你已經知道我的來意了。」

「嗯！你在龜山城下就開始跟蹤我了。」

從龜山開始，關、坂之下、土山、水口、石部、草津，再經過琵琶湖，一直跟到這兒來，眞是一個忍耐力很強的人。

九郎問他：

「你跟蹤我有什麼目的呢？」

商人模樣的男子小聲的回答着：

「先生！實不相瞞，我是一個小偸。」

他又接着說道：

「我叫丹兵衞，喜歡熱鬧，在東海道一帶，我是頗有名氣的。」

九郎問他：

「你爲什麼看中了我呢？」

丹兵衞說：

「先生在龜山城下時，是不是看到了一名垂死的年輕流浪漢。」

九郎回答：

「對！看到了！」

一名到處飄泊的流浪漢，受到當地地痞流氓的圍攻而被殺死，這情景正巧被九郎看到了，要救他時，已經晚了一步，而奄奄一息了。九郎本想不理睬，但是看着他垂死掙扎的表情，却又有幾分不忍，同時覺得他看起來是一位有良好出身的人，因此問他：

「你有什麼遺言要告訴我嗎？」

年輕浪人有氣無力的說出：

「我的口袋中，有一把梳子，請你把它送到京都五條坂的清水屋去。」

他這樣懇求着九郎

「我會替你送到的。」

九郎在他的耳邊大聲的回答。

對方聽見了，似乎安心的闔目而斷氣了。

微胖的商人對九郎說：

「我想要那把梳子。」

九郎微笑着問：

「這一把梳子大概有什麼秘密藏在其中吧？是不是有百萬兩的寶藏圖樣，刻在梳子上？」

商人說：

「不要開玩笑，但是這把梳子的確是很重要的東西，我身上現有一百的黃金，如果送你肯將那把梳子給我，這一百兩金子就送給你，我的目的就是要以一百兩的黃金，買你那把梳子才接近你的。」

九郎拒絕了。

「我已經答應了死者，一定要將東西送去，我不善於說謊，信守諾言，是我平生的信條。」

小偸丹兵衞站了起來

「既然這樣，我也只好認命了，告辭！」

九郎叫住他：

「那麼你還要不要跟蹤我呢？」

他凝視着丹兵衞。

丹兵衞浮出了一絲苦笑，同時說道：

「像你這種沒有一點空隙讓我下手的人，是我第一次所遇見的。如果不甘心，而硬要偸你的東西，結果你一定會殺掉我的，這多麼划不來。」

越過逢坂山到京都，還有一哩遠的路程。

九郎讓那位小偸先走一步，他一個人慢慢的經過蹴上、栗田口白、川橋，到達了三條大橋。

一般的旅行由江戶經過東海道五十三關，到達終點時，都會在三條大橋停留一會兒。

九郎也不例外。

「先生！」

叫他的是丹兵衞，他的服裝打扮像一名忠厚的生意人，表情也很溫和，他說道：

「我在這兒恭候大駕很久了。」

九郎很冷淡的說：

「我並沒有叫你在這兒等我呀！」

丹兵衞道：

「你是沒有交待過我，可是你那奇特的性格，深深的吸引住我，使我自願的在這兒等你。」

「你說什麼？」

丹兵衞說：

「我眞不知從何說起，雖然我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不能很清楚表達我的意思，不過，你眞的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神態，眞令人欽佩！」

「……」

「我想告訴你梳子的秘密。」

九郎說：

「不要急！我並不希望你說出來，我只要將

梳子送到目的地就好了。」

丹兵衞叫了一聲：

「就是因爲這樣你不管，遇到什麼事情都很坦誠的說出來，並且沒有一點私怨，所以特別的有吸引力。」

九郎說：

「用不着替我戴高帽子！」

說完，就離開了。

丹兵衞緊跟着說：

「我可以跟隨你嗎？」

九郎說：

「與我無關，同是這一條路，你要走是你的自由。」

丹兵衞說：

「那麼就讓我自己選擇，好嗎？」

接着就和九郎並排的向前走着，

九郎對於京都的地勢非常熟習。

他採取了人煙稀少的小路，往五條坂的方向走去。

「先生！」

丹兵衞叫着。

「什麼事？」

丹兵衞說：

「眞對不起打擾你了，像你這樣年紀輕輕的，在極短的時間，是用什麼有法而磨練你成爲如此的武藝超羣，凡事豁達的人呢？」

「……」

九郎不答。

丹兵衞說：

「我現已四十歲了，却還不能步入正途，我從十二、三歲的少年時代到現在爲止，從沒有在大路上堂堂正正的走過，而總是走着歪小道……」

就在這一瞬間，遠處突然飛來了一箭，打斷了丹兵衞的說話。丹兵衞中了箭，發出了呻吟聲，九郎扶住了他即將倒下的身軀。

九郎巡視着黑暗的路上，想找出襲擊者。並沒有人影，背部被深深中了一箭的丹兵衞，語氣沉重的向九郎說：

「先生！那把梳子是很不吉利的，你最好趕快丟掉它吧！」

這兩句話，竟成爲丹兵衞在世間所留下的最後遺言。

九郎把他的屍體拖到路旁，爲了愼重起見，他搜了搜丹兵衞的口袋，果然發現了在他的頸子上掛着一個用繩子綁着的皮袋，在這皮革袋中也有着一把小梳子，這把梳子竟與九郎身邊的梳子是同一樣式。

突然的，九郎將身體閃過一旁，第二支箭又飛掠而至，九郎慢慢的站好姿勢，準備迎接第三支箭，他將腰間的劍小心翼翼的拔出。

殺氣雖然籠罩着四週，可是等了一會兒之後，並沒有人影出現。

究竟是爲什麼？

九郎在心中焦慮着。

正是這時，從路旁邊的小巷口，傳來了咔嗒咔嗒的木屐聲。

接着，出現了一個穿着黑色衣裳的女子，在和服的裙擺下，若隱若現的小腿，顯得非常均勻，從她輕浮的擧止看來，過去大概會是一位歌妓，但現在是半老徐娘了。

她穿着水色的和服，襯托出小腿更加的晶瑩潔白，她走過來看到丹兵衞的遺骸後，稍微吃了一驚頓住了。

但是，她即刻下了決定似的，仍然朝前走着，不看遺骸，也不再回頭，筆直的往前走去。

九郎從斗笠透出的眼光，無意中看了她一眼，

此時，女子也回過頭來看着他：

「唉喲！」

九郎忽然兩眼極痛，不覺大叫了一聲。

太粗心大意了！

九郎跳開了六尺左右。

是那個女子口中所噴出的針使九郎受傷的，這個女子原來是敵人。

飛針是由斗笠的露孔穿進去的，射傷了九郎的兩眼，幸好是射在眼皮上，因此眼睛內部並沒有受到傷害，可是被五、六支的飛針射中了眼皮，因此要張開眼睛也是十分痛苦與困難的。

就在這時，前後有五、六個浪人漸漸逼進了九郎的身邊。

不得已，九郎將身上的大小二劍拔出來，擺出了鳳蝶劍的架式，在閉目中，要使用這種劍法，倒是第一次。

從左右逼進的刺客，散發出不尋常的殺氣，九郎感覺得出他們有殺過人的經驗。

同時，他回想着丹兵衞所說的話：「這把梳子是不吉利的東西，攜帶者會一個一個被殺掉的。」

九郎在這種險惡的環境下，竟還有此種心情想到這些事情，眞是令人佩服。

第二天的午後。

九郎好像沒有遇到任何事般的，以平靜的步伐，出現在五條坂。

雖然在昨天受傷成爲盲人，以及與數名強敵週旋過，並且還殺了四個敵人，但是現在却完全看不出他經歷過昨天的那種情景。

被刺中的那雙眼皮，頸部及脚部都受了輕傷，可是他毫不在意。

五條坂的地名雖然有個坂字，但並不是一個小丘，而是一片平地，在道路的兩旁，有許多的陶器店。

每一家店中，人都很稀少，像是一個古都，非常的寧靜。

九郎一直想找出清水屋這一家，但始終無法找到。

奇怪！

他站在一家商店的門口，向裏頭叫了一聲，等了一會兒，從裡間出來了一位老者。

「聽說有一家清水屋，請問究竟在何地？」

這名老陶工立刻用很警覺的眼光看着他：

「什麼事？」

「受人之託，送東西來！」

老人搖搖頭冷冷的說道：

「沒有人能接收你送來的東西了。」

「爲什麼沒有人了？」

「因爲他們全家已遭慘殺了。」

九郎吃驚的問他：

「那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

老者回答道：

「大概有二十天左右了，現在招牌已經拆下，變成空空的那一幢，就是清水屋！」

「是誰幹的，你知道嗎？」

「是在半夜裏發生的，誰也不清楚，連左鄰右舍都沒被驚動，入侵者是偷偷的侵襲，將裏頭的人統統殺光了！」

那種情景可以想像到的確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清水屋中住的是六十歲的主人及兩個女孩，另有三個工人，很不幸的，每個人都是一刀斃命。

九郎聽完這些話後，直接的朝那所空屋走去。

他無意中覺得清水屋比別的店舖，顯得更古老而且陰氣沉沉。

清水屋沒有旁道，必須由正門進入。

九郎毫不猶豫的撬開一扇木門，踏入了冰冷而有霉味的店中。

九郎郊踏入店中後，神經立即緊張起來。

在房間的某個角落中，都似乎有人躲藏着。

他這樣直覺着。

這並不是說他知道有人隱藏在這兒，而是因爲他多次經歷過了這種情形，因而培養出了如此

銳敏的成覺。

他進入到內間後，站了一會兒，才走向了樓梯口。

樓上有人！

九郎在心中確信着。

他知道二樓上一定有人，因此他故意的把脚步放重踏上了樓梯。

似乎樓頂上有人蠢動的聲息，九郎就站在樓梯的中央，等待着事情的演變。

經過了數秒鐘之後，通道上突然出現了一團黑影，接着發出一聲如琴弦般的鳴聲。

恰好，一支箭向九郎迎面而來。

九郎將身軀向旁邊閃了一閃，再單手將飛來的箭接住了，他這種迅速無比的招式，必定會使樓上的敵人吃驚的。

果然，以後樓上的敵人，就銷聲匿跡了。

九郎沉思了片刻，鬆馳下神經，慢慢的登上了二樓。

樓上的一扇窗戶被打開了，陽光從那兒射進來，照耀着全室。

很意外的，有一名女子被捆綁在床柱上，她的頭往下垂着。

可惜！

九郎不禁皺了下眉頭，爲她惋惜着。

因爲她半邊的臉上，都是鮮血般顏色的紅痣，她的面部輪廓十分整齊而美麗，更使人同情，

這女子已經昏過去了，在敞開的裙擺下，露出了雪白的腿部。

九郎解開了繩子，替她運了運氣，救醒了她，再將她抱起。

一會兒之後，她氣息微弱的張開眼睛，仰頭看着九郎的臉部。頓時，她露出了很害怕的表情，掙脫九郎的懷抱。

九郎以溫和的微笑，看着她說：

「妳是誰家的姑娘呀？」

這位女子似乎極爲害怕，一步一步往後退縮着。

「怎麼了？妳看我像一個壞人嗎？我並不知道妳被綁架在這兒，只是無中意跑了進來，結果却救了妳，妳應該向我道謝才對呀！」

但是，那位女子對九郎的話，並沒有任何反應，仍然一直退縮，離九郎遠遠的。

這時，九郎才聾然大悟：

「啊！妳是又啞又聾！」

這女子有一副奇怪的面容，又聾又啞，却又遭人綁架，由這三重極大的痛苦所交織出來的。

如此使人同情的姑娘，爲什麼會將她監禁在這所全家人被殺的屋中呢？這必定是射殺丹兵衞那一黨人所爲的。

九郎又很自然的被捲入了這件如謎一般的事件中。

啞巴姑娘恢復了鎮靜，但也費了相當的時間。

九郎看她神色稍微安靜了後，從懷中掏出了兩把梳子，展示在啞巴姑娘的面前：

「妳知道這個嗎？」

姑娘畏懼着接過這兩把梳子，看過片刻之後，又還給了九郎。

好像不知道梳子的來歷。

九郎站起來說：

「我送妳回家吧……但是不知道妳家在那兒！這樣吧！妳走在我的前頭好了！」

他說完之後，就走下了樓梯，

啞巴姑娘感覺到九郎對她並無惡意，也就跟隨在後，走出房子，來到了大路上。

九郎用手指着左右的方向。

姑娘顯露出不安的神態，猛搖着頭。

「這個……該如何是好呢？」

九郎苦笑着。

她一定是昏迷後，才被送到這兒來的！她的家到底在那裏？誰也無法知道！

九郎在心中如此想着。

唉！管他的！九郎開始移步了，姑娘也很溫順的跟在他的身後。

京都的範圍並不很大，面部有這奇異特徵的姑娘，一定會留給人深刻的印象，因此帶着她在路上走着，可能會碰到認識的熟人的。

九郎在心中如此打算着，因此朝着熱鬧的街道走着。

九郎的想法果然沒有錯。

通過了八坂神舍境內，再由西樓門走到四條通時，忽然從前面跳出了一個商人模樣的人。

他是一位中年密探看起來經驗十分老道，這個中年男子注視着他們：

「武士先生！你要把姑娘帶往何處？」

要送到那兒，我也不知道，正在傷腦筋呢？

「……」

「不要裝蒜了！你用了什麼計謀，拐誘了那位姑娘，而且竟敢在大白天帶着她在街道上走！」

「請你不要誤會，我是救她的人。她自己也不知道家在何處，我正想遇到像你這樣的人！」

「你不是說謊吧！」

「你們這些吃公事飯的密探們，有一個通病，就是對事事都存着懷疑。但是從我的相貌中，你應該是一眼即可看出，我並不是一個會說謊的人。」

九郎似乎以諷刺的口吻說着，接着他又問：

「她到底是那一家的姑娘呢？」

「王宮中殿下官人的女兒？」

「殿下官人？」

聽到這句話後，九郎重新回頭打量着這位姑娘。

服務於宮廷中的人，統稱為公家，但是被准許上殿奏呈的人是所謂堂上殿上人，官階是在六品以上的公卿，至於不被准許進入宮殿的公家，

就被稱為殿下官人。通常殿下官人的俸祿不優厚，因此家境都不十分富裕。

怪不得這位啞巴姑娘的穿着，看起來比平常武士家姑娘的穿着，要差得多了。

「殿下官人不是有很多位嗎？」

「你問這幹什麼？他是沒有能力送你酬勞的一個貧窮家庭！」

附屬於幕府所司代官邸的密探喜兵衞，以善於猜疑的眼光看着九郎。

「我並不想酬勞，只是因為救了她，而想順便到她的家中去看看！請你帶路呢！」

「……」

喜兵衞考慮了片刻後，默默的在前走着。

姑娘的家是在一條通堀川橋旁邊的小巷中，是一幢極小的建築物，大門並沒有關，喜兵衞站在門口，正想要進入時。

啞巴姑娘很興奮的已先奔入了屋中。

經過了不到十秒鐘的光景，從裏邊發出了一陣很奇異而悲戚的喊聲，那一位是啞巴姑娘所喊出的。

喜兵衞及九郎，立刻迅速衝入了庭院。

在房間裏，這一家的主人，被一刀斜斬成兩段，而倒在地上。

由他所流出的血色可以判斷，這是沒有多久以前所發生的事。

「畜牲！你們又幹了！」

喜兵衞說出了這句話後，很快的將房間巡視了一遍，想要找出可疑的線索，可是一切的物件，仍很整齊擺列着，沒有被翻箱倒櫃的跡象。

九郎看着喜兵衞的動作，心中想着：

「這名密探已預測到了慘劇的發生，同時也知道了姑娘被誘拐的理由，這也就是說，公家機關已經在秘密的調查其中的緣故，如果是的話，那是指什麼呢？……

啞巴姑娘哭倒在父親的身邊。

九郎走到屍體的旁邊，突然看到了在榻榻米

上有血字的指梳。一定是在斷氣前，在很痛苦的情景下寫出來的：

「梳、七、之、松。」

是什麼意思呢？

九郎不明瞭。

但是梳這個字的意義九郎是知道的。

「我失陪了！」

九郎說完就離開了。

喜兵衞也沒有留住他的理由。

九郎走出玄關時，啞巴姑娘從裏間跑出來，拿着一把不知從那兒找出來的梳子，梳子的式樣，竟與九郎所持有的完全一模一樣。

「啊……啊……。」

她發出了奇異的聲響，似乎在訴說着什麼，然後把那把梳子交給了九郎。

「多謝！」

九郎道謝着，以微笑的面容向着她。

啞巴姑娘以充滿淚水的眼睛，看了九郎一會兒，然後默默的轉身回到屋中去了。

黃昏時分，九郎走向松原通烏丸四幡藥師寺廟對面的一家古老商鋪。

商鋪外邊掛着一塊招牌：

「王宮御用製梳室」

招呼九郎的是一個駝背的老者。

九郎拿出了那三把梳子問他：

「這幾把梳子，是不是你們這兒製造的？」

「是的！」

這位老者似乎是受了某種威脅，而不得不回答。

「是不是造了很多把，交給了宮廷？」

「不是，不是，這是由東山三十六峯中的第七峯，才產有的千年黃楊樹，取其根部所造成的，而且下了特別的功夫做的非常精緻，因此才製了五把呈給了宮廷。」

「宮廷中有許多的女官，是那一名女官買的呢？」

老者回答：

「是三巨頭裏的伊予總管所購買的。」

三巨頭是指大典侍，勾當掌侍、伊予。所以伊予在宮廷中的地位是相當高的。

「最近你是不是聽到伊予總管死了？」

「你知道的眞不少！」

老者的表情十分驚訝。

九郎走出外邊，感覺到有人跟隨在他身後。當走到古老寺院城牆邊上的馬路時。

忽然的，九郎將身體隱藏起來。

「咦？到那兒去了？」

發出聲音的是前一日向九郎吹出飛針的那位女子。

她今天的穿着打扮，像一位商家婦人。

雖然是在黑暗中，但仍可看出她白皙的面龐。

「手脚眞快的傢伙！」

走了約一丈左右，不由得感歎着。

就在這時，九郎却在高處笑着說：

「怎麼樣啊？女豪傑！與吹針術相比，妳的跟蹤法並不怎麼高明吧！」

女子擺好架勢，循着聲音來處往上看，穿着衣裝的九郎正坐在山門頂上。

「妳是想奪取我身上的梳子，所以想盡辦法跟蹤我，對嗎？」

女子沒有回答，只是揮出了手中的鏢。看她這種熟練的招式，身手是不尋常的。

九郎一閃身，那支鏢從他的身際飛過。

「以女人來說，妳擁有這些無用的武技，反而會害了妳自己的。」

九郎微笑着，他在夜色中露出潔白的牙齒。

「畜牲！」

女子連續的再揮出兩隻鏢。

但是這兩隻鏢，都被九郎踢落到地上了。

也在同一時刻，九郎從上頭跳下，踢中了女

子的肩膀。

女子倒在地上，裙擺敞開了，顯露出雪白的雙腿，她想翻身而起時，九郎立即將她壓住，用手摀住了她的嘴：

「妳不要胡亂掙扎，如果不老實一點的話，我就用樹枝刺進妳的要害。」

說着，就撿起了身旁的樹枝。

女子眞的不敢動彈。

九郎站起身來問她：

「究竟是何人組織成了你們這些黨徒？」

「我不知道！」

她回答的態度，顯得非常不友善。

「要妳吐出眞言的手段，我不是不會用；不過，我不會像你們一樣殘忍的！」

九郎說了這幾句，就反離身開了。

那女子沒有想到對方竟如此慷慨的放過自己，心中覺得很不是滋味，她看着九郎的背影，也跟隨在後面。

「武士先生！」

「什麼事？」

九郎並不回頭，繼續的向前走着。

「這不是很奇怪嗎？似乎是不應該有的事！」

「有什麼可奇怪的？」

「你爲什麼不殺了我呢？」

「我殺了妳，有什麼用！」

「可是，我本來是要殺你的，你却不懷恨在心！」

「懷恨女人，並不是我的本性！」

「你的確與別人大不相同！」

「妳也很奇異，與別人不同，竟追在我的背後，要我殺妳。」

「我並不是要你殺我，所以才跟隨着你的！」

「妳想要扒我懷中的梳子，可是你會白費力氣的！」

「像你這種人，我眞是第一次看到！」

「妳下一個步驟，是不是想以美色來誘惑我呢？」

「笑話！我從來沒有向別人求情過，也經歷過了無數的場面，說起來，我阿峰也是在日本響噹噹的名女人！」

「我饒恕了妳，妳就變更了方式，可見妳還不够妖婦的資格。」

「並不是我變更方式，不過我總有跟隨心中所喜愛男人的自由吧！」

說完這句話後，阿峰就靠近了九郎的身旁說：

「你到什麼地方，我就跟隨你到什麼地方去！」

京都的北部，有一座是利尊氏墓及寺院，在後面的山，叫做衣笠山。

在古代稱爲絹掛山，在寛平年間，有一天宇多法皇在王宮中，突發奇想，竟在一個炎熱的天氣中，他說：

「我要看雪景！」

這實在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

朝廷的公卿們只好絞盡了腦汁，將這一片山峯用白絹布裝飾爲冬天的景色，來讓天皇欣賞，因此這座山就稱爲絹掛山。

這一座山的坡度，並不十分陡峻，在山下的小路上，有一頂轎子正在慢慢的走着：

「還沒到嗎？」

轎子裏傳出了詢問聲：

好像是一位年紀頗大的商人。

「快了！先生！」

這時，在登山口附近的樹林中，有三個蒙面人跑了出來。

他們擋住了轎子，一人在前，一人堵住了退路，另一個人用白刃掀起了轎簾。

二名轎夫發出了叫聲，倒地不起。

坐在中的，是一位胖胖的大商賈模樣的中年人。

不知在什麼時刻，他的右手已拿着一柄發亮的短槍，他用那柄槍瞄準着敵人的胸部，問道：

「有什麼事情嗎？」

他的態度鎮定，的確很有膽量。

「出來！越前屋！」

雖然是喊他出來，但是看到他持有短槍，也不由得退後了一步。

被稱爲越前屋的商人，自己穿好了拖鞋後，站起身來，態度從容的看着這三個人說：

「我先向你們打個招呼，這把短槍可以連發六槍，而且我對射擊很有把握，所以我並不懼怕你們；這一點請你們瞭解。你們有什麼話，商量一下再說吧！」

三個蒙面人中的一人說道：

「傳言不虛，你眞是一個大惡徒，越前屋！」

「好說，好說，我祇不過是一個在江戶開錢莊的生意人，你們才是雙手沾滿了血腥味的可怕殺手！」又接着說：

「鞍馬黨！要打倒將軍，將天下呈還給天皇，我看你們就是那羣人，大概沒有錯吧！」

「正是如此！」

「你們終於坦白的承認了，雖然志氣可嘉，可是你們的做法太過分了，我早已預料到，不知會在何時將受到你們的威脅。」

在江戶開着首屈一指錢莊的越前屋嘉右衞門，竟將這件事做爲極平常的一種談話，絲毫也不在意。

「越前屋！我們的行動你調查的倒很淸楚！」

「事情發展到此，我也是順便查明的，是你們毒殺了宮廷中三巨頭的伊予總管，而奪取了五把黃楊梳子吧！」

「……」

「那五把梳子不知何時又被別人捷足先登了，所以你們顯得狼狽不堪！」

「越前屋！你別說的那麼難聽，使用刀劍從伊予總管手中搶奪了五把梳子，不正是你派的手下嗎？」

「正是如此，確實是我利用了丹兵衞偸梳子，但是壞事眞不能做，丹兵衞的夥伴因與他鬧意見而分開了，每一個人拿走了一把梳子，因此，我現在也煞費心機的在找梳子。」

「你煽動了丹兵衞，要以高價購買他的梳子，對吧！」

「的確，一把梳子價值一千兩，丹兵衞的夥伴們知道此事後，就各懷鬼胎的逃到我這兒，想單獨的賣給我，因而引起了他們的分裂。」

其實眞象是這樣的：

越前屋嘉右衞門，爲了要探知重大的秘密，知道宮廷的女官伊予總管收集全了五把梳子，所以他就利用丹兵衞去偸取。

如果五把梳子全部收齊了，一柄一千兩，五把卽有五千兩，所以丹兵衞了要把此事做成，因此利用了無賴彌太郎，殿下言人何合主馬，及女扒手阿峰，和貧窮的公卿等，拉攏了他們，從女總管那兒成功的把五把梳子偸取過來了。

這些惡徒們，因爲得知丹兵衞將一把梳子賣給越前屋，卽可獲得一千兩的報酬，因此丹兵衞以外的四人，就各自偸了一把，然後各走各的，不知去向了。

「事情發生的眞巧，我命令他們偸東西，却沒有得到梳子，也不知道現在散在何處。可憐的彌太郎及丹兵衞和河合主馬，被你們殺掉了，剩下的阿峰依附了鞍馬黨，而貧苦的公卿也行蹤不明，你們想要如何處置我呢？」

越前屋說着，同時面頰上泛着冷笑。

「越前屋，你要去拜訪蒙面大納言，是商量什麼事情？可不可以事先說給我們聽聽呢？」

「你們想知道有什麼用意呢？」
「看情形，說不定必須也殺掉大納言。」
「你們的脾氣實在是太暴戾了！」
越前屋接着說：
「不問青紅皂白，凡是阻擋你們去路的人都要殺掉，這種舉動，豈不是胡鬧嗎？」
「別說了，不要講這些無謂的話，你趕緊吐出眞言吧！」
三方面同時將白刄對準了越前屋，慢慢的逼近了。
越前屋以轎子爲後盾：
「我剛才已經聲明過了，我有這把短槍，因此是不會怕你們的，如果有什麼事情要商量的話，最好還是在和藹的氣氛下進行吧！」
「好！那麼我們聽聽看你所說的。」
鞍馬黨徒收起了白刄。
越前屋將視線輪流在他們身上注視着，然後以毫不在意且平靜的聲音說：
「從此以後我所計劃的事情，希望你們都不要失手，而且若能將那五把梳子送到我這兒來的話，我就會付給你們鞍馬黨五萬兩金幣。」
這個時候。
源氏九郎正坐在面對着加茂川旁的小飲食店的二樓上，聽着阿峰說出越前屋嘉右衞門的事情。
「原來如此！」
背靠着床柱，一隻脚撐起，九郎用刀抱住膝蓋，閉閉眼笑着：
「那五把梳子中有三把在我的手中，而妳的身上也擁有一把！」
「是的！」
「最後的一把是在貧窮公卿的手中，貧窮的公卿究竟在那兒呢？」
「他的行蹤不明！」
「他叫什麼名字？」

「東坊城三位，但是實際上是眞的還是假的公卿，我也不知道。」
阿峰一邊說着，一邊從身上掏出了一個紙包。
「送給你！」
打開紙包放在九郎的面前。
這與九郎所拿的三把梳子是同樣的東西。
「爲什麼要給我呢？」
「因爲我愛上你了！」
說完，微微一笑。
「是嗎？妳的厚意我心領了，像妳這樣妖艷而成熟的女子，如果向人表示愛意，不管是任何一位男子，都會受寵若驚的。」
「那麼越前屋爲什麼要花五千兩的代價，買下五把梳子呢？這眞讓人想不透。」
「你脫離了鞍馬黨，却還拼命的想找到梳子，可見一定有重大的秘密在梳子中間，譬如說是否有百萬兩黃金之埋藏地點，透露於梳子裏呢？不然的話，梳子要那樣大的價值，那可眞是神話了。」
說完之後，九郎伸了個懶腰，躺在塌塌米上，閉起眼睛睡覺了。
阿峰注視着九郎的睡貌：
「黃昏即將來臨，太陽快下山了。」
她從紙櫥中拿出了一條氈子，蓋在九郎的身上，但是她的眼光十分銳利。
九郎的呼吸很均勻且有規則。剛才在吃飯喝酒的時候，阿峰在酒中所放的迷藥已開始生效了。
大約有一個小時之久，阿峰一直看着九郎的睡姿，終於她很有信心的從九郎的懷中搜出了四把梳子。
一把是無賴彌太郎的，一把是地下官人河合主馬所有，另一把是屬於丹兵衞的。這三把梳子染上了無數的血腥，經過了多方的波折，是很不吉利的東西。

剩下的一把梳子，只要能找出東坊城三位，將它奪過來，然後交給越前屋的話，就有五千兩的報酬，屆時，多麼令人羨慕之榮華富貴的生活都可以享受到了，眞是一輩子都用不完的一宗大財產。

阿峰極興奮的想着，心胸不停的起伏着。

五把梳子如果全到手了，不賣給越前屋而去查出秘密的話，說不定會變成幾萬兩也有可能的！

阿峰站起身來，看了睡意正濃的九郎一眼說：

「年輕人！對不起！我並不是很容易被男人迷惑住的女子，在我幼小年紀時，就開始跟隨着母親，歷經滄桑，被無數的男人玩弄過，到今天，我所需要的只有錢而已，因爲它會聽我的話，哈哈！再見！」

阿峰在心中如此想着，接着就轉身而去了。

就在這一時刻，九郎的眼睛睜開了。

他的面頰上露出了微笑：

「唉！女人！女人！」

他看着阿峰的舉止，獨自的感慨着。

阿峰走出了這家飲食店後，就一直向前走着。因爲她非常的興奮，所以步伐顯得快速而穩健。

經過了百萬遍門，向東轉入了白川，順着小路，爬上了山路，沒有多久，阿峰就走到山裏，在山谷中突然呈現出一座規模很大的古屋。

這座房屋並沒有大門，週圍有很多的樹木，似乎是一座久無人居的廢墟。

越過了樹林，是一片很寬的庭院，已荒廢了很久，雜草蔓生其間，雜草中夾着一顆顆如帆的白石，遠遠望去，有如是海面上的景色。

這幢建築物不知經過了多少年代，顯現出古老而典雅的顯貌。

阿峰經由木門，穿過了庭院，走近了內房。

白色的紙門並排關着，整齊而美觀。

「有人在家嗎？」

經過了片刻，有一扇紙門從裏邊被推開了，出現的是一位白髮白髯的老人。

模樣看來似乎是一個隱居的學者。

「是阿峰！有什麼事？」

「我有事情想請教你！」

「上來吧！」

老人招呼着她，

阿峰很客氣而恭敬的進入房中，重新對老人行禮。

老人自稱爲樂水庵主人，這位老者的詳細身世，連阿峰也不清楚。

阿峰只知道，這位老者並不把她看成爲一個壞女人！

「妳很久沒有來了！」

「很久沒來向你請安，眞對不起！」

「是什麼事情呢？」

阿峰就把從九郎那兒奪來的四把梳子擺在老者的面前，同時把這四把梳子的來龍去脈，源源本本的告訴了老者。

默然聽着的老人，這時突然舉起手來，掩住了阿峰的嘴，眼光向外看。

「阿峰！妳被跟蹤了！」

講了這句話後，站起來拿起了牆上的長矛。

當時的情況確實像是有人進入院子。

阿峰的臉立刻變了顏色。

她的腦海中直覺着

——是源氏九郎。

這時，阿峰非常恐懼。

老人推開了紙門，擺好了刺槍的姿式。

「是誰？」

他大聲喝着。

源氏九郎手中挾着一支盛開梅花的樹枝，很鎭定而悠閒的走到樂水庵老者的面前，雙方互相注視着，做無言的對峙。

不知是何原故，老者將長矛收回了，問道：

「你到我這兒來，有何目地？」

「從我身上奪走了四把梳子的女人，她究竟要到什麼地方去，使我深感興趣，因此我跟蹤她，結果來到了這兒。」

「請問尊姓大名？」

「源氏九郎！」

「是假名吧？你眞實的姓名呢？」

「讓你猜想吧！」

「我再問你，你也不會回答的，上來坐坐吧！」

老者如此招呼着。

因為九郎的人品及氣質，都非常的高雅而正派，老者瞭解到他不是敵人。

阿峰已由房間中消失，一定是藏在別處的房間，那四把梳子，仍然擺在原處。

「詳細的經過，想必那位女子已說過了。」

「我已經聽過了，你也是想打聽梳子的秘密，如果運氣好的話，也想要賺上一筆錢的傢伙吧！」

老者很不客氣的這樣問着。

九郎微笑着說：

「我實在是無意中變成這種情況，阿峰一定很相信你，所以才要求你把梳中的謎解開！」

「雖然我這麼大把年紀不是白活的，但是對梳子的事情，我也不十分清楚。」

他說着就拿起了那些梳子，一把一把分別的用銳利的眼光審視着。

「不懂，什麼都看不出來！」

他很坦白的說着。

九郎靜靜的坐在那兒等着。

他們互相對坐着，不瞭解彼此的心事及立場，不過，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在他們心中，他們倆人彼此都沒有私慾。

老者看了九郎一眼，笑着說：

「越前屋嘉右衞門在日本是有名的大商人，

這個傢伙所需要的是什麼呢？我們可由這一點來猜想。」

「……」

「是不是錢？」

「不會吧！」

九郎搖搖頭，肯定的說。

「對！他的錢財堆積如山，……不是錢，那麼是地位或者是身分？」

「越前屋他深深了解到武士的生活方式，是會受到拘束的，他曾經這樣的豪言過，有錢財的生意人，生活是多麼的自由與快樂，那麼他所要的，可能不是地位，也不是身分。」

「非錢，非地位與身分，那麼他所期望的，究竟是什麼呢？」

老者交叉抱着雙臂，閉起眼睛沉思着。

九郎打破了沉默的氣氛。

「以社會常識來判斷，剩下的只有女人了，但是以越前屋優厚的財力來說，不管是江戶或着是京都，無論是多麼動人的美女，都應該很容易到手的。」

「……」

「除開這三種因素外，還有什麼呢？」

老者自問自答着，張開了眼睛：

「如果有更大的野心的話，那就是奪取天下了——」

「……？」

九郎楞住了，沒有回答，只是注視着老人，他內心想着：

不管越前屋有多大的錢財勢力，但是以他屈屈一介生意人，懷有奪取天下的野心，那簡直是太異想天開了。

「哈哈！你大概是認為我把越前屋估價的太高了。」

老人開口大笑着說。但是，到後來九郎才知道，老者這句話正是無意中說了越前屋的野心。當時，九郎以為只是老人誇大的猜想而已。

「老先生是不是認識另外一位持有梳子的人——東坊城三位？」

「認識的！」

九郎原不期望得到回答，意外的，老人却說出來了：

「在衣笠山的山麓，住着一位蒙面大納言，東坊城三位很可能是藏在該處。」

老者肯定的告訴九郎。

九郎收起了那四把梳子，向老者行過禮，然後站起來說：

「我馬上到那兒去看看！」

「這些梳子帶在身上聽說是很不吉利的……你不擔心嗎？」

老者帶有稍微諷刺的口吻問着。

「染有血跡的梳子，是不適合女子携帶的，除了我之外，可能沒有其他的人更適合來收集這五把梳子了。」

說完後卽走出了房間，老者送他到玄關外。

這時，阿峰無聲無息的走回到房間中坐着，老人並不正視着她說：

「妳倒裝的很老實嘛：阿峰！」

「是我失敗了，老隱士，我認命了，鬭不過他的，輸了！」

阿峰的表情並不十分氣憤。

源氏九郎這個奇異的年輕人，阿峰敗在他的手下已有三次之多。阿峰畢竟也曾闖蕩過江湖，見多識廣，膽量也是十分大的，她現在能看破一切，甘拜下風，十分坦率的承認，足見她的性情可謂是拿的起，放的下，看的開。

越前屋嘉右衞門出現在衣笠山中一座宏偉的住宅前，這是在他說服三個蒙面鞍馬黨徒從之後沒有多久的事情。

表面上，他像沒有發生任何事一樣，態度非常鎭靜，坐在裏間等待着主人的出現。

不一會兒。

「讓你久等了，越前屋！」

隨着聲音出現的是一位以白色頭巾覆着面部，身高約五尺左右的公卿。

他的臉部只露出了一雙眼睛。

被稱爲蒙面大納言的人，在宮廷中有一股潛在的勢力，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但是還沒有一個人看到他眞實的面貌。

據說他以頭巾覆面已有三十年之久了。

從天皇到宮廷的公卿們，以及與幕府之間，如果發生了重大的問題與磨擦時，往往都靠着這位白頭巾的蒙面人來解決事情。

這位蒙面大納言的智慧，遠比衆位公卿高出甚多，他處理事件的手腕，是非常的乾淨俐落，令人折服。

越前屋向他行着禮。

「很久沒來請安了，您看來較前更爲健朗。」

「不必說了，越前屋，你收集五把千年黃楊木的梳子，好像是失敗了！」

「原來您已經知道了，實在是我的能力不够，所以沒法做到，讓自己養的狗反咬了自個兒的手，眞是對不起！」

越前屋想要獲得這五把梳子的原因，是他曾經聽到蒙面大納言的一番話所引起的興趣。

「用不着向我道歉，並不是我要的，而是你自己所希望獲得的。」

他用極冰冷的口吻說着。

「您說的雖然不錯，可是像我越前屋這般的人物，竟會被自己的狗咬了手，在抱有巨大野心的前提下，實在是只有承認失敗。」

「好了，好了，不必再提此事，你今天有什麼事情到此地來呢？」

「如果沒有辦法得到那五把梳子的話，是不是有其他的道路可尋呢？我是特地來請敎此事的。」

越前屋每一年都送給蒙面大納言一千兩黃金

，這種舉動，並不是要賄賂大納言在宮廷中爲他取得什麼利益；只是想，如果將來遇到了困難時，他會很樂意的幫忙自己，因此是以這種心情來送錢的。

越前屋不只是對蒙面大納言如此，同時也對其他的有關人士每年致送金錢。

「越前屋！」

大納言喊了他一聲說：

「我當初只是告訴你五把梳子的秘密，但是並沒有告訴你用何種方法去收集以及如何的利用，而你竟會這樣做，究竟你的野心是什麼？」

「我向您老實的說吧！最初是因爲我怕您反對所以沒有向您提起；但是，我要的東西，如果你能夠給我的話，我立刻就給你五萬兩金幣。」

越前屋以要求的口吻說着。

「你這簡直是無理的要求，越前屋！你除了將那五把梳子拿到手之外，是別無他法可想的。」

這是大納言的囘答。

源氏九郎無聲無息的出現在大納言的宅邸，是當天深夜裏的事。

他站在黑暗的走廊上，看到不遠處的一間房中透出了燈光。燈光的亮度很強，他知道有人在裏頭，並且不準備就寢。

九郎想探索那間屋子，所以就集中精神，小心翼翼的，慢慢往前移動着。

他心中想着：在三十年的長時間中都帶着頭巾的臉部，到底是什麼模樣，我倒有興趣想看個究竟。

因爲九郎還沒有到這兒之前，就從宮廷中一位很和藹可親的殿上人口中，探聽了大納言的生平。

殿上人對他說：

「說起來也奇怪，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自天皇以下，誰都是看到大納言自始至終帶着頭巾

的，沒有人懷疑他，也沒有人怪罪他，無論是什麼人要求他拿下頭巾，他總是不答應，不知是什麼緣故，他擁有此種奇妙的特權。」

殿上人繼續說道：

「眞不懂，他的一切事情好像是謎一樣，讓人猜不透！」

「那麼他的年齡有多大呢？」

「大概超過五十歲了，他沒有妻子，一年也沒有幾次出現在宮廷上，聽說在家中生活的很寧靜。」

因此，想要揭開他秘密的人，不只是九郎一個人，可能連殿上人都有着這種好奇心，

「那麼我去看看吧！」九郎說出了這一句話，殿上人的表情似乎有點不安；

「你必須冒着一去不復返的決心去冒險，我想他並不喜歡孤獨的生活着，因此，一定有秘密而且有着某種防備，拒絕人去探索。不祇如此，以往也曾經有人進去打聽，結果却沒有見他囘來過，而行蹤不明，很可是遭受了被殺的命運。」

他如此的警告九郎，對於這種冒險，九郎是深感興趣的。

他走近了有燈火的房間前，將身體擺好了架式，再踏出了一步。突然，他脚下所踏着的木板，發出了像鳥叫般的尖銳叫聲。

這時，木板下頓時呈現出一個大洞。如果不是像九郎這般身手矯健的人，必定會跌入黑洞中的；可是他却很快的跳開了。

九郎脫離了危險後，將身體轉過來，用極迅速的行動，踢開了房間的紙門，跳進了房中。

「……？」

他想帶着頭巾的大納言必然在裏面，可是，很意外的，却是一個年約五十歲左右的婦人，獨自的面對着小書几，在那兒翻閱着書籍。

她是一位風度高雅、面容美麗的婦人。

「眞是……失禮的很！」

九郎不由得道歉着，並且說着：

「打擾了！」

「你爲什麼沒有經過可許就擅自的闖入呢？」

「如果我在玄關等着求見的話，必定是不會答應我的要求，因此只好自己闖了進來。」

「……」

「我是源氏九郎，想見見大納言。」

「大納言不在，他出去了。」

婦人以很鎭靜的誠意回答他。

九郎明明知道是謊言，但却覺察不出一絲破綻。

「我聽說大納言除非是上宮廷之外，並不輕易外出的。」

「大納言是不住在這兒過夜的。」

她說出了令九郎很感意外的話。

「不會有錯嗎？」

「如果有懷疑的話，你自個兒到處去找找好了！」

她如此說完後，就在小書桌前，繼續的翻閱書籍。

九郎疑惑的看了她一眼說：

「打擾你了！」

行過禮之後，步出了房間，踏上走廊。

雖然走廊上並沒有什麼埋伏。

但是他走在庭院中時，却感到有某種危機在那兒等着他。

庭院外卽是一片樹林，綿延到衣笠山。

叢林中以松樹較多，其中也有某些樹，開着不知名的花朵，月色中飄下了幾片花瓣，源氏九郎孤獨的身影沐浴在月光中。

這條小徑，似乎一直通往密林深處。

九郎停止了前進。

這是一處危險而設有陷阱的禁地。

在每一棵樹的陰影下，都隱藏着敵人，而且個個都是高手。

九郎如此直覺着。

蒙面大納言竟培養了如此的高手爲部下，這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九郎也不禁心頭一寒。

由密林吹來了一陣風，吹動着樹梢。九郎在後跑着，過了一段距離後，他又停下了步伐。

他感覺到危機四伏，如果走錯了一步的話，就會喪生此地的。

九郎警惕着自己。

成羣的敵人一定隱藏在四週，圍着九郎。這是九郎的感受，一股殺機漸漸逼進了九郎，九郎已有過數次這種經驗，因此遇到了這種情況，他不但不緊張，反而生出了鎭定的心情及力量，來估量敵人的實力。

眼前雖然沒有敵人的影子，可是九郎集中着所有的神經，準備應付此種不尋常的危機。

九郎是非常重視這種靈感的，因爲這種靈感每次都讓九郎猜中了。

好！

九郎心裏向自己說着。

來吧！

全身都充滿鬪志的九郎，絲毫沒有顯露出緊張的神情。他調整了一下呼吸，緩慢而小心的踏出了脚步，向前走着。到了一處樹蔭濃密的所在，月光都被遮隱住了。

在黑暗中。

「嘿！」

在聲音發出的同時，一枝長矛穿過了樹枝，如箭般的刺向了九郎。

九郎輕輕的一閃，同時滑出了五六尺遠。一瞬間，另一邊的樹背後，也刺出了一枝長矛。

「嘿！」

這一矛刺中了九郎的衣袖。

這是九郎故意讓他刺中的，他反手拔出了劍，揮向樹背後。

「嗚……啊！」

一陣臨死前的悲鳴從樹後傳出，接着就聽到了有人撲通倒地的聲音。

九郎拔出了刺入衣袖中的那隻長矛，以單手持着。

他把劍收回劍鞘，走了約三步遠，又站住了。

一種應付危機的本能，叫他不能再往前走了，但是九郎覺得背後也有人逼過來，他以不動的姿態，經過了五秒鐘之久，突然九郎利用這柄長矛爲憑藉，往上一躍。

頓時，有數支箭像流星般的飛過他的脚底下。

這眞是千鈞一髮的時刻。

這眞不能說是劍技的高明與否，而是具有異常的稟賦以及奇異的預感，才能躲過這致命的一擊。

九郎以很快的速度跑出了約三丈遠。

在這其間，有兩個人由左右分別向九郎襲擊，但都沒有成功。

有一片空地呈現在眼前。

在出口處，九郎把身體仆在地上。

此時，槍聲響了，子彈飛過了他的頭頂。

這也是在間不容髮的時刻中所發生的事。

並不是九郎預知有人用手槍瞄準着他才伏下的，而是被一種直覺命令着，他必須如此做。

像球一樣，在草地上打滾着的九郎，看見了兩個敵人緊追而來，他故意的將背部向着敵人，也就是說九郎故意在敵人面前，暴露出自己的身體。

敵人當然不會失去大好機會，立刻揮下刀來。但是，那兩把刀尖還沒有到九郎的身體前，就被九郎將拔出的劍以倒揮水平的姿態，將這兩名敵人斬成了兩段。

九郎利用他輕快而有彈性的腰部，縱身躍起

，站定之後，左手也拔出了小劍，走到了前面的空地上：

「向源氏九郎挑戰的是誰？報上名來！」

他擺出了鳳蝶劍的招式，用威風凛凛的聲音問着。

這時，圍着這片空地的樹林中，跑出來了十多個人。

正面的一人，以很鎮靜的步伐走近了九郎。

「我們是由一羣敬愛天皇的義士所組成的聯盟集團——鞍馬黨，你應該知道吧！」

「鞍馬黨爲了什麼原因要暗殺我呢？」

「爲了要奪取你懷中的四把梳子。」

聽到此話，九郎的腦際閃過了一絲疑問。

但是他沒有時間多加思考。

十數支的白刃在月光下，都是擺着向下的架勢，採取了扇形的攻勢，看到這種整齊連續動作的陣型，九郎知道遇見了未曾遇到過的強敵了。

這種預感是正確的，這時九郎必須要採取鳳蝶劍的絕招，他必須在沒有一絲雜念下，才能使用出這種招式。

他的鳳蝶劍招式，從未被打敗過，鞍馬黨恐怕也知道。

因此，除了要奪取這四把梳子的使命外，更帶有要擊敗鳳蝶劍的目的。

九郎在心神合一、完全鎮靜的境況下，擺好了架勢。

他露出了一絲破綻，故意稍微的動了一下，脚往前滑着。

「殺！」

由正面猛然來了一擊，九郎看的很清楚，他以小劍架開，用右手的長劍斜揮了過去。

他以快速異常的動作繼續揮着劍。

隨着他揮劍的動作，週圍發出了咽嗚聲，同時鮮血如雨，噴向各處。

似乎才剛剛擺出鳳蝶劍的架式，前後左右已經倒下了五、六個敵人。

這時，不遠處，突然有警笛聲發出。隨着笛聲，在身旁的幾個敵人，以拚死的態度，逼進而攻擊源氏九郎，九郎想，這正是鳳蝶劍招法大事發揮的最好環境與時機。

但是，不知是何原故，十數支白刃同時噴出火來，火焰同時向九郎射去。

一瞬間，九郎的眼睛被火花灼傷了。他想要反擊時，已經遲了一步。

在這期間，由背後出現了十數條鈎繩，向他扔擲過來，將九郎綑綁住了。

九郎像個粽子似的，被綑綁得緊緊的，他也似乎認栽了，毫不反抗，只是將眼睛閉起，任由他們處置。

為什麼敵人不把自己殺死，却綁將起來？

九郎心中想着！如果這時你們不將我殺死的話，改日你們一定會後悔的。

「抬到這兒來！」

將他抬進了一間被指定的房屋中，令他意外的是，自己被放置的地點竟是在柔軟的被褥上。

——這究竟是為什麼？

九郎睜開了眼睛。

被帶回到大納言的住宅中，雖然是閉着眼睛，但是他仍然感覺到很清楚是，可被放下的地方，明明是為客人所準備的寢室，這實在令九郎百思不解。

在寬濶的房間中，佈置的非常講究，所有的擺設都非常的昂貴與豪華，香爐中所點燃的香，散發出陣陣撲鼻的香味。

被縛後，竟然還待為貴賓，九郎實感意外。不一會兒。

紙門被推開了，九郎只是注視着香煙嫋繞，並不回顧。

「源氏九郎！想不到今日也會遭遇到此種屈辱吧？」

聽到這種平靜而略帶諷刺的口吻，九郎回過

頭去，看到坐在那兒的，竟是原先在小書几前看書的那位氣質高雅，面容清秀的老婦人。

「……」

「呵呵！你用不着以那種怨恨的眼光看我！」

「是妳！妳是鞍馬黨的嗾使人嗎？」

「你不必問那麼多！」

「是嗎？以我來看，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如果不能問這件事的話，那麼我想請問的是：為什麼不殺了我呢？」

「因為你實在是人間少有的美男子，膽量又大，劍術又好，全國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來，所以如何能輕易的殺掉你呢？」

「多謝妳的誇獎，我們彼此是敵對的關係，妳對我如此，使我覺得相當難堪，妳用不着對我擺出這般假慈悲的樣子！」

「那麼你是說叫我趕緊殺了你嗎？」

「並不是要妳殺我，不過妳實在不必假仁假義，我是不會上你們當的。」

「我想嘲笑你、玩弄你，希望看到你忍受不了的那種痛苦模樣。」

「啊?!妳想玩弄我？」

「正是！我很久以來就斷了與男人來往的念頭，早已將男人的滋味忘記了，我活到了這個歲數，做夢也沒有想到還會對男人有興趣，但是，我第一眼看到你步入房間，心中的血液又重新沸騰起來，回復到年輕時的狀態，我自己也覺得這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

九郎從心底生出了一股厭惡感。

「你如果認為我是一個下賤女人的話，也就由你吧！我並不認為這是一件可恥的事，能够對你動情，我是非常高興的。」

「……」

「你要知道，我決定要做的事情，一定會想盡辦法做到的，我有這個自信！」

那老的婦人說完了之後，就站起身來，慢慢的解開了衣服上的腰帶。

啊唷！眞受不了。

九郎緊皺着肩頭。

婦人將腰帶像蛇一樣的徐徐滑落在脚邊，把上衣脫掉了，然後再將裙子解開，剩下所露出的是只穿着一件與她年齡極不相稱的顏色鮮艷的內衣裙。

她擺出了誘惑的姿勢，雙腿弓起，透過着稀薄的內衣，換了別人也許會產生陶醉感，但九郎恰相反，他心生厭惡。

「我至少也該替你解開腰部及脚背的綁繩。」

「用不着！」

九郎很無情的拒絕了。

「呵！雖然我已經有二十年沒有碰過男人的身體，但是由於我養顏有術，仍擁有着三十歲年紀的柔滑肌膚，你不要那樣無情的嫌棄我吧！」

「我討厭妳這種自甘墮落的醜態！」

「你能這樣的鎭靜，眞是令我更加的喜愛。」

說完之後，就將身軀倒在九郎的身上。

她把朱唇慢慢的迎上了九郎的嘴唇，九郎覺得一陣厭惡感通遍了全身，他感到比死還痛苦。

他上下排的牙齒咬的緊緊的，閉起眼睛，以表示抗拒。

當老婦人把臉部移開時，九郎說道：

「我知道妳的身份了！」

「……」

「妳就是蒙面大納言，我知道妳爲什麼用頭巾將面部隱藏起來的原因了。」

三十年的長久時間，一直用頭巾隱藏着臉部，連天皇也沒有瞧見過他眞實的面貌，如此像謎一樣的人物，就是蒙面大納言，他在一年當中，只進出朝廷，他沒有妻子，一個人孤獨的在衣笠

山中生活；一旦宮廷與幕府間發生紛爭時，能夠調節糾紛的人就是這個女人。

九郎的慧眼把眞象識破了。聽見九郎說出那句話的女人，不禁整個人楞住了。

「妳僞裝成另一個人，在背後唆使、組織這些慘無人道的鞍馬黨，並且指揮他們，想奪取天下的大權，眞是很了不起！」

九郎雖然被捆的很結實，處於劣勢，但他所說出來的言論，却聲勢逼人。

被說中要害的大納言，她內心雖然驚愕着，但是毫無表情，只是一直冷眼注視着九郎。

「大納言——噢！不，妳應該是已經過世大納言的未亡人，以妳區區一個女人，來計謀如此大的野心，妳想會成功嗎？雖然妳有此種陰謀，但不能證明妳是一個聰明的女人。」

九郎很不客氣的諷刺她。

三十年前，當丈夫大納言去世時，她的脾氣原本生性剛烈，因此想到僞裝成自己的丈夫，來繼承他的事業；幸虧他的丈夫是僅僅生了兩天的重病就死了，除了家中的親信佣人之外，沒有人得知此噩訊。她的身材、聲音也和死去的丈夫有相似的地方，因此只搖身一變，就成爲了假的大納言。對於外界則僞稱，因爲生了病的關係，請了三個月的假，身體復原後，就又出現在宮廷中，從那個時候起，就一直覆着頭巾，只露出了一雙眼睛；她對此一掩飾是說；由於發高燒的緣故，臉部潰爛的很厲害，如果是讓天皇及其他人看到的話，會產生極不愉快而難過的感受，所以要帶着頭巾請天皇准許；基於這個原因，天皇准許了。

經過了三十年的時間，沒有被人發現到她的秘密，無論是誰都沒有見過她的容貌，只是感覺到她是一個手腕非常高明的人物。

但是在這麼漫長的一段歲月中，她絞盡了腦汁，一步一步的準備實現她所計劃的大陰謀。一般的宮廷大臣，都對她另眼相看，於是在暗地裏

，有一股龐大的勢力擁向着她。同時，她到現在有着關白以上的發言權地位，加上她秘密的在諸國各地的武士中挑選了許多好手，組織成鞍馬黨、隨心所欲的支配着他們，實在是一個站在得意峯巒頂端的女魔頭。

但是她深情以待的人，竟對自己百般的侮辱與不理睬，她怎麼會如此容忍呢？

但是假大納言想要虐待被捕者，仍以勝利者的姿態，驕傲的口吻說：

「你說完了沒有？」

「還沒有……妳嗾使越前屋加右衞門，想要把五把千年的黃楊梳子弄到手，越前屋將此工作交給小偷丹兵衞，丹兵衞就結合了殿下言人何合主馬及無賴彌太郎、女扒手阿峰，以及貧窮的公卿東坊城三位等四人爲一黨去進行，結果是每一個人都得到了一把梳子，但是那幾把梳子後面，一直有不吉利的因果尾隨着；所以丹兵衞及河合主馬還有彌太郎，接連的被殺，這倒底是誰殺的呢？」

「……」

「眞沒有料想到，不知是什麼鬼使神差，被殺的那三個人及女扒手阿峰，他們所持有的梳子，都相繼的到我手上來了。」

假大納言聽見了並不感到十分驚訝，由此可證明，她已經事先得知了。

九郎以冰冷的眼光看了她一眼：

「剩下唯一一把梳子的持有人——東坊城三位，如果遇見了他，我就可以把所有的梳子都收集全了。」

「呵呵呵……。」

假大納言發出了罕有的嘲笑聲。

「最後的那把梳子，你是沒有辦法得到的。」

「我一定會得到的。」

「決不可能！」

假大納言肯定的搖着頭：

「你已經與東坊城三位碰過面了！」

九郎輕輕的微笑着：

「妳以爲我不知道嗎？其實東坊城三位就是妳的假名，對吧！」

假大納言頓時痛恨，怨憤的表情通通呈現在臉上：

「說實在的，你眞是一個讓人不能疏忽大意，必須處處提高警覺的年輕人！」

「妳才是一個令人不可忽視的女魔頭，妳嗾使着越前屋，自己又變成了東坊城三位，加入了陰謀，連越前屋本身也被騙了。妳一個人化裝成三種不同身份的人出現，再加上是鞍馬黨的首領，下令殺手殺掉了丹兵衞、河合主馬及彌太郎，除了妳之外，別人是沒有辦法做出來的，不巧的很，偏偏出現了我這個人，毀了妳的如意算盤，實在是出乎妳的意料吧！」

「呵呵！你別忘了，現在你是被擒在我的脚下，是風前的殘燭，你的生死之權，操之在我，你現在就把懷中的四把梳子交給我吧！」

「我是費盡了心機才得到手的，怎能輕易放棄？還是等妳取了我的性命之後，再拿走梳子吧！」

「如果你希望如此的話，那麼你就把梳子放在懷中等死吧！」

假大納言抽出了懷中的藏劍說：

「你再仔細的想想，如果你願意加入我們的行列，你不僅可以繼續活下去，而且有大大的好處，怎麼樣？源氏九郎？」

她想說動九郎回心轉意，這種念頭，也是她身爲女子，所一直看不透世事的一種心理表現。

「你不要看錯人了！笑話！妳最好不要把刺我的目標給看錯了！」

看到九郎這種從容而鎭靜的態度，假大納言的氣憤，是更加的火上加油了。

「叫你死！」

她看準了九郎的胸部，刺去一劍。

一瞬間，九郎閃開了身子，她手中的那把懷劍，剛好割斷了綁在他身上的若干條繩子。

「你這個傢伏，倒會使小聰明！」

假大納言氣憤異常，緊接着又擊出了第二招。

這個結果又造成了切斷九郎身上的一些捆繩。

「你這個傢伙！」

氣憤、激動使她失却了理智，瘋狂而拚命似的，亂揮刺着。

九郎利用她這種凌亂的攻勢，將自己身上所有的綁繩完全切斷後，就抓住了機會，一躍而跳開了六尺開外。

假大納言想追上去，但已失去了良機。

就在這時，九郎已經完全恢復了自由。

「不要亂動，太難看了！」

隨着吼聲，他踢出了一腳，將假大納言踢倒在地。

這個老淫婦，裙擺很難堪的敞開了，整條大腿暴露無遺。很快的，九郎將她的雙手反綁在背後。

「妳這個婦人，爲了一時的愚昧淺見，竟想達成淫蕩的行爲，而沒有準備保鏢。我源氏九郎是一個不死之身，像妳這般大的年紀却患着色情狂，眞是不能饒恕的。」

說完了之後，就奪下了假大納言的劍。

「以妳這樣無人道的做法，我應該將這把劍刺中妳的要害！」

「……。」

假大納言驚慌害怕的呼吸急促着，兩眼瞪着九郎。

「好了！好了！妳把藏在五把梳子中的秘密吐露出來吧！」

「……」

「像妳這樣絕世少有的狠毒女子，要對付妳

的話，我也有着慘酷的方法，我可以毫不留情的對妳做凌遲的處置，一寸一寸的割妳的肌膚，一直讓妳哀鳴到天亮。」

九郎隨着自己的說話，臉色也變的十分陰沉。

在四條通街上。

一位個子不太高，白髮白髯，自稱爲樂水庵主人的老者，出現在越前屋店中。

他那和藹的神情，絲毫看不出，他曾拿着一柄長矛對着九郎的那付剛烈氣魄。

「越前屋在家嗎？」

他向一個小徒弟問着。

「不知道您是那一位？」

「你告訴他說我是從樂水庵來拜訪的。」

小徒弟進去了不一會兒，立刻又出來到門口，他似乎是受了主人的特別吩咐，變成了一種很客氣的態度，帶着老者進入到裏邊去了。

老者邊走邊自言自語着：

「三十萬石的大名府邸，的確是相當的龐大，社會上眞是金錢第一。」

這時，越前屋出來了：

「我是嘉右衞門，請坐！請坐！」

他很恭敬的招呼着。

他們雖然是初次見面，可是這名老者對於越前屋，是非常尊重的。

記得在二十年前，身爲京都所司代的同一公卿，他運用了熟練的手腕，並且舉發了關西大商人的不法行爲，令一般人很畏懼，而尊敬的三澤甲斐守茂則就是他。

「越前屋！我現在是以一個無名的隱士來拜訪，你用不着那麼客氣的對待我！」

「那裏，那裏，老隱士到我這兒來，一定不是普通的事，有什麼我可以效勞的，只要我能辦到的一定辦。」

「你不必太客氣！」

老者以很大方的態度，喝着奉過來的茶，並且不時打量着屋中的擺設，同時又儘說些不相關的話。

以越前屋來說，老者這樣顧左右而言他的態度——他在心中想：

他究竟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不得不這麼懷疑着。

「越前屋，那麼……。」

越前屋一聽到他開始說話，知道談到正題了。

「我很冒昧的想請教你一件事，越前屋你與蒙面大納言是不是有很深的交情？」

「關係並不很密切，不過我有時拜託他，讓我能進出宮廷做生意。」

「我聽說大納言叫你把女官伊予總管所持有的千年黃楊木所製造的五把梳子收集起來。」

越前屋裝糊塗着，表現出一股不知道的表情：

「沒有這回事，大納言怎會叫我去做呢？實在沒有這個道理。」

「噢！是嗎？越前屋你不要騙我，我是樂水庵的隱士，不會向外邊宣揚的。」

「樂水庵隱士，我沒有隱瞞，的確沒有這件事！」

越前屋搖一搖頭，接着道：

「你究竟是在什麼地方聽到這些傳言的？」

「我雖然是一介隱士，但是和這件事的關連人都很有交情，如浪人、女扒手，以及其他的人……等等，有着很深切的交往。」

「那麼……。」

越前屋想起了可能是阿峰告訴他的。

「老隱士！」

「什麼事？」

「我想反問你，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值得你特意到我這兒來嗎？」

「問你自己吧！如果你眞不知道的話，我告

訴你也未嘗不可。」

「好！我洗耳恭聽！」

越前屋裝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樣子。

「越前屋！」

老者的聲調突然變成嚴肅的很。

越前屋頓時垂下了雙手，有些心虛而緊張。

「哈哈哈！不必太緊張！」

老者立卽又化爲了很和藹的態度。

越前屋被捉弄了，心中不由得十分氣憤，哼！你這個老狐狸究竟想對我怎麼樣呢？

他氣憤的情緒由心底一直往上提升着。

「越前屋！那五把梳子……。」

「是？」

「好像是與要覆滅德川幕府的大陰謀有關吧？」

「你說什麼？」

「這一種行動，必須要有很大的資金，像你這樣的大財閥，實在是有加入的必要。蒙面大納言，是大陰謀的魁首，這樣的傳說，早已遍佈在街頭巷尾間了，越前屋！你現在的情形正是如履薄冰，情況十分危急！」

說完之後，老隱士一直凝視着越前屋！

老隱士以爲說中要害了。出人意料的是，越前屋突然高聲大笑：

「哈哈哈……。」

他很鎭靜的從懷中掏出了一柄短槍，對準了老者的胸部。

「老隱士！以前擔任過京都所司代的三澤甲斐守茂則，想不到今日竟栽在我的手中，你怎麼變得這樣老糊塗了？哈哈！」

「你的意思是我單身來訪，太傻了？」

「正是，如果我越前屋會被你老隱士威脅而害怕的話，那才眞是笑話……正如你所說的，蒙面大納言的陰謀越前屋如果也介入其間的話，我很危險，豈有不防備的道理嗎？你想到我這兒來

打聽消息，要讓你活着回去，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是嗎？這倒是我失算了，確實是老糊塗！」

老者雖然這樣說着，但是他的態度依然是鎮靜而微笑着，舉着手槍的越前屋，反而產生了不安的感覺。

「越前屋！事到如今，你一定不會放我出去的，那麼在我臨死之前，你把眞實的內容告訴我好吧！讓我死也瞑目，對吧！」

「你如果有這個興趣的話，我是很願意說給你聽聽的。」

「我正等着你說，在德川三百年歷史的天下中，除了在慶安年間有一人由比正雪想要奪取將軍家的權勢，並沒有成功外，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聽過有如此類的事情再發生，雖然今天幕府的權勢是十分軟弱，但是有這種陰謀的出現，站在幕府的立場來說，還是一件很不利的事情，可是以第三者的眼光來看，這却是一件很有意義而值得褒揚的義舉。蒙面大納言是不是已經向天下發出了討伐檄文的準備了？」

「不，不，陰謀還沒有進展到這個程度，但是大納言的計劃是十分周密的，將幕府打倒，把政治權力交還給天皇之後，在處理國事政務上，大納言並不準備利用各國的諸侯及浪人。」

「噢？不用諸侯的力量，能够穩定天下嗎？」

「正是如此，諸侯們因三百年來的安逸及穩定的生活，一個個都變成了無志氣而安於現狀的庸碌之輩，他們的盔甲，長矛等武器，都擺在倉庫中生銹了。而走在街上的浪人就更不用說了，帶着眞刀的並沒有幾人，因爲他們被窮苦所迫，賣了武器度日，只是掛着空刀鞘，打腫臉兒充胖子罷了。眞發出檄文的話，這些人中究竟能有幾個人會來參加呢？」

越前屋停下來歇一口氣，繼續說道：

「所以，老隱士，大納言所想出的方法是要利用外國軍隊的力量！」

「外國的？」

老者大吃一驚，眞是太出乎他的意料了。

要打破幕府三百年來的太平日子，竟是由海上來的外國軍艦槍砲聲，在日本島的北邊有俄羅斯，東邊有美國，南邊有英國人、荷蘭人，好像正用軍艦朝着東洋的島國，一步一步的接近似的……

外國冀望於用武力來擴大對幕府的貿易，那麼幕府該用何種方法來處理此事呢？這是最嚴重的問題。

也就是說，幕府最害怕的就是從海上來的外人力量。

蒙面大納言正針對了這一個弱點。

老隱士問道：

「要利用外國的軍事力量，那麼詳細的辦法到底是如何呢？」

「這是很明顯不過的事，外國人的看法認爲我們日本的統治者應該是天皇而不是將軍，能够得到天皇的許可，外國可以順利地對日本進行貿易，這是外國人最希望的。」

「嗯！」

老隱士也認同的點點頭，正如越前屋所說的，現在掌握天下實權的是將軍幕府，但是以外國人的眼光來看：日本最高地位的主宰者應該是天皇才對！那麼開展貿易的許可由天皇來批准，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蒙面大納言看準了這一點來進行陰謀。

老隱士說：

「我知道了，那五把梳子是與此事件有關連的，也就是說藏着與天皇有密切關係的秘密在其中，是不是這樣呢？越前屋！」

「的確不錯！」

「謝謝你告訴我內情，那麼……。」

老人想站起身告辭。

越前屋立即緊張的……。

「等一等，老隱士，請你不要離開座位！」

越前屋的臉色頓時變得陰沉而險惡，將短槍瞄準了老者：

「我說過了，不能讓你活着離開的。」

「越前屋！」

老者以一種嘲笑的口吻說：

「你以為我眞會沒有防備，就敢貿然的拜訪你的住宅嗎？你未免也想的太天眞了！」

「你說什麼？」

「我在出發的時候，早已派人告訴了所司代，如果我到午時還沒有回去的話，他們就要包圍你越前屋的住宅，詳細的搜查內部了！」

「……」

「現在快到中午了，我必須趕快回去，否則的話，你會受到無謂的騷擾的。」

「……」

「你放心好了，我只不過是一名隱士而已，你告訴我的秘密，我決不會向官方報告的，所以不會逮捕你。不過我只是想把罪魁禍首者大納言抓出來，也就是將蒙面大納言從這個世界上消滅，如此，你就會變成一個老老實實的生意人，同時鞍馬黨羣龍無首，也會做鳥獸散的，這樣，天下又可恢復太平了。」

老者以很平靜而愉快的心情發出了朗朗的笑聲。

在太陽稍微偏西的時刻，源氏九郎帶着深闊的斗笠，出現在東山三十六峰中第七峰下的山道上。

他的懷中有五把梳子，是他想盡了辦法，才將五把梳子通通收集齊全的。

隱藏在梳中的秘密，已由假大納言的口中說出了一大半，只要再花些功夫，解開假大納言的秘密，他就又成功的達成一件任務了。

被九郎脅迫的假大納言說出了：

「在東山三十六峰其中第七峰的將近山頂上，有一棵巨松，被稱為神木。神木週遭繫着一條很粗的繩子供人膜拜，在那棵樹木中，就有着這五把梳子的秘密。」

她如此的告訴九郎。

九郎聽她之言，不像是假，他有這樣的感覺是有他的理由的。

因為被鞍馬黨徒所殺的地下官人河合主馬，在斷氣之前於榻榻米上所留下的血字為「梳、七、之、松。」九郎知道梳的意思，但是對於七、之、松的字義，他並不十分明瞭，現在經假大納言說出來後，頓時使九郎恍然大悟。

原來是東山三十六峰的第七峰有一棵松樹的意思。因此，他知道假大納言所言是實。

九郎將假納言捆綁之後，再用布條塞住了她的嘴，然後將她藏在起居室的大櫃子裏，大概暫時是不會被鞍馬黨徒發現的，於是就離開了那兒，一直朝着第七峰的方向去了。

登上第七峰的山路，坡度非常的雄窄，但是九郎欲以極快速而健穩的脚步，走到目的地。

就是它！

九郎發出了微笑。

在斜陽下，一片平地的一角，一棵約有兩人合抱粗的巨松，矗立在那兒。

這棵松樹在離地約五尺高的地方，有一條供祭祀用的繩子繫綁在樹幹上，巨松前有一塊大而平滑的石頭，是供祭拜物品擺設於其上的，上面擺着酒、蔗粟等供物。

九郎繞了樹木一圈，想要發現秘密的癥結所在。

他站在樹幹前，沉思了片刻。

五把梳子和這一棵老松，究竟有什麼關係呢？

他可能是有了某種靈感，慢慢走進了那棵松樹，想將那條很粗的草繩用力的取下來。

正在要動手的時候。

「你不怕受到懲罰嗎？」

隨着聲音的同時，由遠處飛來了一物，九郎立刻將身身沉下閃開了，又立刻滑出了六尺遠，然後往後看。

是一名約六尺高轎夫模樣打扮的巨漢，他手中拿着一支九尺長的六角棒。

九郎感到有一點恐怖，因爲對方只是隨便的一擲，却已可看出他是一位身懷絕技的高手，更提醒自己必須小心的應付。

「你竟敢冒犯神木，實在是大不敬的事，我要把你的腦袋打碎。」

他握着六角棒的架勢，表示出他的身手不凡，同時在他的身上也發出了一股陰沉的鬼氣。

眼睛、鼻子、嘴巴都很大，皮膚就像那棵松樹皮一樣的粗糙而結實，四肢像鋼鐵般的強健。

他那副神氣，像極了是第七峰的主人，九郎徐徐摘下了斗笠：

「我並沒有要冒犯神木的意思，但是因爲我必須要查明一件事，所以會有如此的舉動，請原諒。」

「不要多說了，你想拉開草繩的這種行爲是罪無可赦的，這不算是冒犯，是什麼呢？你應該知道觸犯神木的懲罰是很可怕的，大傻瓜。」

九郎想要在此刻向他說明實情是沒有辦法的，不得已，只好說：

「來吧！」

對方也應了一聲：

「好！」

此人全身充滿着鬪志與憤怒，一步一步的逼過來。

這時，九郎空着雙手，一直到雙方距離約在六尺左右之時。

「呀！」

那人發出了吼聲，棒也揮了過來。

九郎很輕快的跳開到五尺外。

這一擊沒有成功，但將方毫不氣餒的繼續攻

擊着。

九郎飄逸的身影，跳躍自如，他以極迅速的手法，拔出了劍，將揮過來的六角棒切成了兩段，然後又跳至五尺遠的地面上。

攻擊者的九尺長六角棒被斬爲兩段後，更加的氣憤，向着九郎猛衝過來了。

九郎在向旁邊閃開的同時，再將斷裂的棒子又切成了兩段，對方楞住了，呆視着九郎。

九郎從容的收好了劍後：

「如果你受過了兵法的訓練話，應該了解到，失敗之後，該怎麼辦吧！」

對方坐在地上，閉起眼睛，雙手合着：

「你砍下我的首級吧！」

「我要你的命，又有什麼用呢？」

「我不想活了，到今天爲止，以往我用這根木棒比武，從沒有輸過一次，今天竟然輸了，我現在活下去也沒有什麼意思，你殺了我吧！」

他像一個任性的孩子，搖着身軀。

「好了！好了！站起來吧！」

九郎微笑着說道：

「我眞不想活了，你殺了我吧！」

「我並不是普通的人，是天狗的化身。」

「什麼？」

這名年輕人張開了眼睛，驚訝的凝視着九郎。

「是眞的嗎？」

「是眞的，我是被派來掌管東山三十六峰的天狗。」

「啊！怪不得！你那奇妙的飛躍工夫，的確不比尋常人，但是爲什麼天狗竟要冒失的觸犯神木呢？」

「這棵松樹並不是神木。」

「你說謊，我就是爲了要保護這棵神木而住在這兒的，這是有着幾百年歷史的神木。」

「叫你來保護這棵神樹的，是不是蒙面大納言呢？」

「是啊！大納言說過，不論任何人都決不能讓其觸摸神木。」

「你受騙了，那個蒙面大納言才是一個世界上最邪惡的人。」

「不會吧！」

年輕人的聲音帶有不相信的樣子。

「是不是神木，你站在一邊看着我的動作，你就可以知道眞象了。」

說着，他就走進了松樹。

「嘿！」

源氏九郎兩手用力將那條粗草繩取下來了。

頓時，在剝開的樹皮上出現了一道奇異的秘密機關，正如九郎心中所料想的一樣。

樹皮上橫列着無數的小洞。

「這就對了！」

九郎興奮着，由懷中拿出了五把梳子，他先將一把梳子通到樹孔上，再把梳齒壓下去，梳齒正與樹孔相吻合，接着，第二把亦是如此，這樣，陸續的把五柄梳子都插在了樹洞中。

「危險！」

九郎叫那名年輕人趕緊跑開。

說時遲，那時快，五柄梳子完全插入了樹孔後，很奇怪的，樹幹竟無聲的傾斜着，而慢慢的倒下來。

年輕人震驚着，立卽爬起來閃躲開，這時，松樹頹然的倒在地上，斷成了兩截，發出了驚天動地的轟然巨響。

眞是料想不到。

這五把梳子就是能够解開被劈爲兩段神木的鑰匙。

在松樹的樹心部發現了一個直徑約有三吋大小的圓洞。

九郎把手伸入了洞裏，提出來的東西，是一個金色的小盒子。

「有了！」

爲了要奪取它，竟犧牲了幾十條的人命。

「這確實是一個精心的設計。」

原來是事先選擇好了這棵松樹，然後在旁邊挖了一條地道，通往樹的根部，將樹心挖空後，把這個金屬小盒子放入樹心空部以沙石填滿，地道也恢復了原狀。如果要拿出盒子的話，就必須利用梳齒對準着樹幹所露出而安排好的樹孔開啓，這樣才可以獲得盒子。

這是多麼費盡心機的裝置啊！用如此大規模的設計與工作，來隱藏的東西，究竟是什麼呢？

九郎打開了小盒子的蓋子，赫然出現的是約一寸見方，顏色如海底般澄清的一顆翡翠圖章。

啊！

九郎捧在手上看了一眼，是天皇的玉璽。

這在宮中，是象徵着至高無上的權力，天皇卽位或退位時，以及向幕府下詔書的聖旨上，都必須有着這顆玉璽所蓋的章。

幾年前，就在暗中聽說了天皇遺失玉璽之事，但是沒有人敢深信，因爲如果沒有這顆玉璽，天皇是沒有辦法下達聖旨的。

回想起來，這幾年中，聖旨的確是一次也沒有下過，這不正表示着玉璽遺失了嗎？

如果有這顆玉璽，就可以下達任何的詔書。假蒙面大納言，唆使越前屋想盡辦法弄到手，這是想當然耳。

有了這顆玉璽，就可以推翻德川幕府，准許外國船隻前來貿易。

九郎讓年輕人看了看玉璽說：「這是天皇的御用印鑑。」

「……」

「擁有了這顆玉璽，就能够搖動天下，可以叫外國軍艦來打倒幕府，也可僞造聖旨。」

「眞讓人難以相信。」

「所以蒙面大納言想盡了辦法，要把這顆玉

璽弄到手，因此叫你在這兒看守着神木，而不讓旁人來捷足先登的，你懂了吧！」

年輕人點着頭：

「那麼是誰把玉璽藏在此處呢？」

他問着九郎。

「恐怕是宮廷中的某位公卿，看穿了蒙面大納言的陰謀，秘密的呈奏天子，然後將玉璽藏在此地，但是蒙面大納言也不是尋常人物，他終於探知了隱藏處所，想盡了辦法，想要到手。」

「如此說來，蒙面大納言眞是一個壞人了！」

「可以說，在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像她那樣具有奸詐的女人了。」

「女人？」

九郎微笑道：

「是我證實的。」

年輕人簡直不敢相信。

這時他們兩人正說得起勁。

「啊！說曹操，曹操就到。」

「來啦？」

「假蒙面大納言爲了要達成她的野心，已經率領着鞍馬黨徒來了！我可能會被逮捕！」

九郎對年輕人繼續說着：

「我要託付你一件事，……」

年輕人立即叫道：

「我是站在正義這一邊的，好！讓他們來吧！」

九郎按住了興奮激動的年輕人，將天皇的玉璽交給了他並說道：

「你把玉璽送到住在白川深山中，交給樂水庵中的一名老隱士！」

年輕人不肯答應，想留下來。

九郎說：

「這是最重大的事，你必須去做到。」

他嚴肅的交代着年輕人。

「好！」

年輕人答應了，愼重的捧過了玉璽，然後以極快速的步伐，奔向了密林中。

九郎大膽而鎮靜的，等待着蒙面大納言與她的黨徒爬上山來。

「你們看！天皇的玉璽正在我的懷中，你們趕緊來追吧！」

九郎說完之後，就如旋風般的奔向與年輕人所去的相反方向。

「好呀！這個畜牲，不要讓他逃了！」

蒙面大納言很生氣的叫喊着。

九郎以輕快如燕的身影，跑到了山根下的草地，砍殺了緊隨在他身後的兩名敵人。

他又跑上了一座丘陵，由於在衣笠山遭受到失敗的情景，使他想出了一種新的戰法。

就是不讓敵人包圍住，即使敵人有不尋常的攻擊手段，也無法施展。因此，在有體力的時候，不能在同一地點待的太久，他必須向四面八方亂奔着，以出其不意的方式來殺死敵人。

因此，他選擇了一處容易藏身的丘陵。

丘陵的斜坡上，長着一片比人還高的蘆葦，九郎跑到了蘆葦叢中，藏起了身子。

追蹤而至的鞍馬黨徒，四處的尋找着，他很巧妙的移動着位置。

他突然間冒出，說着：

「看到了嗎？」

然後白刃一閃，就斬倒了兩人。

惡黨們叫着，追上來攻擊着九郎所佔的位置，但是九郎却突然的又不見踪影了。

他陸續的殺死了敵人。

他以這種捉迷藏的方式來消滅敵人，玩弄敵人。

九郎又跑回蘆葦叢中，藏起身影。

「別讓他逃了！」

惡徒們集中到一處，到了蘆葦附近，九郎並沒有顯身，只見他的白刃連閃，敵人就接連着倒

下去。

這是待時而動的戰法，是單人對付多數敵人時，最巧妙的一種打法。

九郎藏身的地點，不會久留一處。

敵人一發現蘆葦搖動，追趕而至時，九郎已離開了六尺之遠，無論用什麼方法，都無法找到九郎。

犧牲者只有增加，但是並沒有一個人停止追擊。

這一班敵人，變成爲失去知覺的一羣瘋狗了。

九郎應付着數十名敵人，同時以有利的環境與他們週旋着，他那敏捷的身法，沒有發出一點聲音。

因爲他能在蘆葦叢中利用環境之便，調整呼吸，所以才能始終無聲。

他以敏捷的身手對付着敵人。

他左手拿着小劍，擺出了鳳蝶特有的架勢，來消滅敵人，無往不利。

惡徒們臨死前的悲嚎聲此起彼落，鮮紅的血液到處飛濺着。

假蒙面大納言站在丘陵頂端，像狂人一樣的喘着氣。

她看到部下們一個個的被殺死，眞是慘不忍睹。

她痛恨九郎，幾乎到了極點，而想立卽撲身向九郎攻擊。

淫婦此刻激動的到了顚狂的地步，等她稍微恢復神智後，剛才決鬪的地點，已經變成了一片靜寂。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疑心而害怕着，不吉的預感籠罩着全身，她向四周看了一看。一瞬間，她全身似乎在多天被潑了一盆冷水一樣，整個人楞住了。

離開約六尺的前方，滿身的白色已被鮮血染

紅了的九郎正站在那兒。

大納言全身瘋抖着，想要喊出什麼，但是却無法發出聲來。

「如果妳老實的躺在長櫃中，就不會有事的，可是妳偏偏要跑到這兒來送死，眞是自做孽，不可活！大納言寡婦！」

說完，九郎笑了。

血水和汗水以及飛揚的塵土，沾爭了變成紅色的白衣，九郎像個天神一般。

「哼！」

假大納言節節後退着，九郎慢慢的逼進了她，以很小的聲音說：

「要殺死女人，倒是我生平第一次，但如果是比一切惡魔還要邪惡的女子，那實在是不得已，也必須殺掉！」

又經過了數日以後，

在東海道向東的方向，以很穩健的步伐，一位穿着白衣，面容清秀，氣質高雅的人在路上走着。

他帶着斗笠，左手拿着一支開滿花朶的樹枝，以悠然的神態，不時聞着花香，來往的行人，都在注視他。

這時在路邊的一座小茶館中，坐着一位讓人看一眼就害怕的浪人，他有一隻黑色發亮的鐵肢，一眼他就瞧見了九郎。

「嘿！」

他走出了茶館。

「源氏九郎久違了！」

他大聲的招呼着九郎。

九郎從斗笠的露孔中看到了這個人。

「是鬼面佐源太啊！你怎麼還是一副看什麼都不順眼的表情呀？」

「是的，怎麼樣？我們在這兒來決一個勝負吧！這次我有了絕對不會敗給你的新招法。」

「不必了！」

九郎拒絕了，邊走邊回答着：

「你與我都背負着殺死了許多人的罪惡，爲了劍比高下，而拔出武器的行爲是很愚昧的，我必須要避免。我剛剛從打打殺殺的漩渦中掙脫出來，爲了要等下一次這種事情的發生，現在必須暫時平息一段時間，我不想拿劍了，所以拿着花朵欣賞，這一點你要瞭解。」

九郎繼續的向前走着，心情特別開朗、喜悅，因爲他最近做的這件事，等於挽救了國家的命運，對他來說，這是多麼値得驕傲、高興！今後他仍然要向邪惡挑戰，向正義奉獻，既然這樣，就讓他繼續流浪下去吧！

（完）

武陵及經銷書目錄出版社叢書

幽默小品

①開懷篇第一集	本社編譯	定價32元
②開懷篇第二集	本社編譯	定價32元
③開懷篇第三集	本社編譯	定價32元
④開懷篇第四集	本社編譯	定價32元
⑤開懷篇第五集	本社編譯	定價32元
⑥妙不可言（小趣味叢書第一種）	黃啓明主篇	定價38元
⑦中學生101花招	方外人譯	定價38元
⑧拍案叫絕	黃啓明主編	定價35元

武俠名著

①佐佐木小次郎	林懷卿譯	定價75元
②柳生一族的陰謀	林懷卿譯	定價50元
③里見八犬傳	歐陽仁譯	定價120元
④德川家康	林懷卿譯	定價75元
⑤丹下左膳（上）（下）	安紀芳譯	定價140元

愛情叢書

①完美的性知識	魯本博士著	定價38元
②現代愛情百科		定價65元
③愛情・知識・幸福	詹世源著	定價50元

鬥智叢書

①老謀深算	陳　策著	定價55元
②吳子兵法	陳　策著	定價45元
③諸葛亮兵法	陳　策著	定價45元

本書已申請版權、翻印依法追究

愛書文庫A035

秘　劍　血　宴

原作者	柴田鍊三郎	
譯者	譚少成	
出版者	武陵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1128號	
社址	臺北市南港區興南路180巷5弄9之3號	
辦事處	臺北市士林華僑新村9巷6號	
電話	8321681・5619394・7694541	
郵政劃撥	105063	
法律顧問	王昧爽律師	
地址	臺北市懷寧街17號四樓	
印刷者	現太印刷廠	
地址	臺北市大理街76巷2弄30號	
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	

特價69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裝訂錯誤可隨時更換※

林語堂叢書

①紅牡丹　定價100元
②吾家・林語堂女兒的日記　定價45元
③八十自述　定價35元
④中國傳奇小說　定價60元
⑤武則天正傳　定價50元
⑥唐人街　定價55元

暢銷名著

①如何利用人性弱點　法　廸譯　定價50元
②白手起家的要訣　邱拓榮譯　定價50元
③攻無不克的說話秘訣　張鳴琴譯　定價50元
④細說西北軍　陳森甫著　定價150元
⑤字辭辨正手册　林川夫編　定價55元
⑥常用字辨手册　林川夫編　定價55元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華僑新村9巷6號
電話：(02) 8321681　5619394　7694541
劃撥帳號：105063
郵購9折優待，郵票通用

「武俠經典名著」本社已隆重出版

佐佐木小次郎	村上元三著	林懷卿譯	定價75元
柳生一族的陰謀	松永義弘著	林懷卿譯	定價50元
丹下左膳（上・下）	林不忘著	林懷卿・安紀芳譯	定價140元
里見八犬傳	山手樹一郎著	歐陽鐘仁譯	定價120元
德川家康	司馬遼太郎著	林懷卿譯	定價75元
幕末英雄傳	司馬遼太郎著	林也渡譯	定價75元
秘劍血宴	柴田鍊三郎著	譚繼山譯	定價65元

以上七册合購420元